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六卷



〔英〕大卫·李嘉图著

商务印书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六 卷

〔英〕斯 拉 法 主 编

胡 世 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EDITED BY
PIERO SRAFFA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UME VI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2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译出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六卷

〔英〕斯拉法主编

胡世凯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7/8 印张　253 千字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统一书号：4017·226　定价：1.25 元

译　　序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全书十卷中，第六至九卷是通信集，收编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萨伊、詹姆斯·穆勒以及麦克库洛赫等人讨论经济问题的来往书信555封，其中大部分从未发表过。这些信不仅反映了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且反映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意见分歧，对于我们了解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早期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都很有帮助。此外，信中还谈到一些生活细节，也可以增进我们对李嘉图等人生平的了解。因此，这部通信集对于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原编者斯拉法为第六至九卷写了序和《通信集介绍》，说明收集和编排这些书信的过程，并将各个通信者逐一加以介绍，对读者了解通信集的内容大有裨益，现在一并译出，未加删节。

本卷实际上是通信集的第一卷，刊载了李嘉图1810—1815年间与人来往的书信149封。这些信可大致分为两部分：1810—1813年的信主要讨论货币问题；1814—1815年的信主要讨论利润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货币问题开始的。

关于货币问题的书信，与刊载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中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内容上有着密切关系。例如，1810年2月5日李嘉图致霍纳的信（本卷第1号信）中有些论点和段落，就重新出现在第三卷的《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这一小册子的第三、四版中，读者可互相参阅。

关于利润问题的书信,则与第四卷中刊载的《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这一小册子有着密切关系。例如,1814年3月8日李嘉图致特罗尔的信(本卷第48号信)中阐述了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最初看法。此后与马尔萨斯来往的书信又一再讨论与这一小册子内容有关的问题。

就各个通信者来说,李嘉图与马尔萨斯来往的书信最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它们数量最多(占本卷信件总数七分之四),而且因为信中显示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和激烈争论。李嘉图认为英镑对外汇率的下跌,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过多而又停止兑现,纸币贬值,黄金的市场价格高于铸币厂价格;只有由英格兰银行用黄金兑换回流通中过多的纸币,才能提高汇率。马尔萨斯则极力否认这一原因,并认为不利的汇率有自行纠正的强烈趋势。在利润问题上,双方争论更为激烈,但双方都从未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李嘉图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当谷价上涨时,劳动工资势必上涨,同时地租也要上涨,因而商品价值中留作利润的部分必然缩小,利润率下降。所以,李嘉图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议会通过谷物法。马尔萨斯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赞成议会通过谷物法。他从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出发,否认谷价上涨会使利润率下降。他认为谷价上涨虽然会使工资上涨,但商品价格将随工资上涨而上涨,利润率不会下降。他强调利润率的高低主要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总之,马尔萨斯千方百计地否认工资、利润、地租三者之间的对抗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李嘉图虽与马尔萨斯成为非常熟悉的朋友,但在理论问题上毫不让步,同马尔萨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嘉图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但他还不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

与萨伊来往的书信在本卷中只有6封。李嘉图和萨伊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通信，所以原文书中直接以法文刊载萨伊的信。这几封信主要讨论价值问题。李嘉图简单地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观点，并反驳了萨伊的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

穆勒致李嘉图的信使我们看到，穆勒怎样敦促李嘉图写作，为他审阅文稿，并向他提出修改意见。李嘉图的最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是在他的敦促之下，于1815年开始写的。穆勒还劝李嘉图进入议会，后来李嘉图成为议会议员与他的劝导有关。

特罗尔致李嘉图的信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李嘉图常在致他的信中向他阐述自己的经济观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嘉图的思想。

与格伦费尔的通信，在本卷中只有格伦费尔单方面的来信，没有李嘉图的复信。李嘉图的小册子《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载本书第四卷)是在格伦费尔的敦促之下写成的。

本卷中的书信都是在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前写的，但已涉及货币、利润、价值、地租等多方面的问题，使我们可以了解李嘉图对这些问题的最初看法。

译者感到翻译书信比翻译著作困难得多，因为信中思路不如著作中连贯清晰，且有些地方只有通信者彼此明了，而第三者很难捉摸。译者虽作了极大努力，译文中错误恐仍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目　录

1810—1815年书信

① 原文书错印为1915年。——译者

第六至九卷序

现在一起出版的这四卷李嘉图通信集，使《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序言中答应早日出版的九卷都出齐了。按比例来说，它们比以前的任何一卷都包含更多的新材料：在收入本书的555封信中，317封迄未发表过。构成这本通信集的各系列信件和有关的人物，本卷卷首的介绍中都作了说明。主要对未发表过的材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查阅每卷的目录或通信者索引，凡是新信都以星号标明。①

编者感谢已故的凯恩斯勋爵，他曾积极地参加寻觅信件，并在早期阶段审阅了这几卷的清样；感谢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和F.A.海克教授，他们也看过清样，并提出宝贵的意见；还感谢已故的詹姆斯·博纳博士和已故的J.H.霍兰德教授，他们惠允利用他们编辑的李嘉图书信集各种版本中的引言和注释。

编者还要感谢弗兰克·李嘉图先生，C.K.穆勒先生，已故的F. E. 凯恩斯先生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他们作为信件的主要收藏者，都慷慨地将信件交给编者处理；感谢约翰·默里爵士，兰曼夫人，埃德加·拉乌尔-杜瓦尔先生，哈里特·J. 巴特勒夫人和已故的H.E.巴特勒教授，尊贵的尤斯塔斯·希尔斯夫人，查恩伍德夫人和O.E.达维多尔·戈德斯米德中校，他们欣然提供他们拥有的成束的或单封的信件；感谢英国博物馆的保管员，伦敦大

① 中译本里未加星号，因为全部信件，除了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译的《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中有过节译以外，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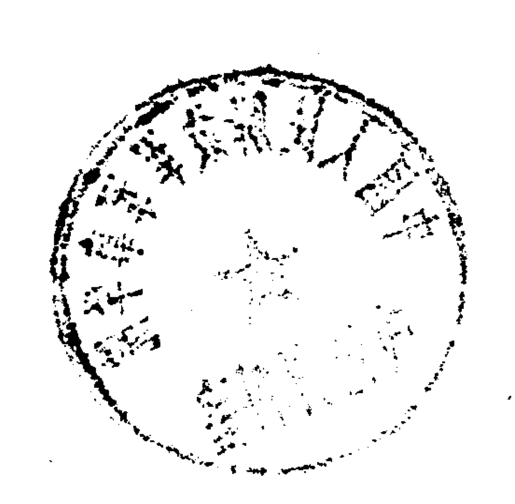
学学院、国立苏格兰图书馆、里丁大学奥弗斯通图书馆、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塞利格曼图书馆、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佩西亚公共图书馆、日内瓦公共及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以及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他们惠允利用他们保管的信件；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代表、美国经济学会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他们惠允重印他们以前出版过的信件。

在帮助寻找信件的人当中，编者特别感谢阿瑟·H. 科尔教授，海克教授，马格斯兄弟公司，E. 德纳莱许先生，乔治·奥布赖恩教授和 G. W. 津克先生。最后，编者必须感谢不计其数的其他人，编者在寻找李嘉图信件时曾向他们探询，虽然未获结果，他们却都曾为他费心。

彼·斯·

1952 年 2 月

于剑桥三一学院



通信集介绍

I. 李嘉图通信集。II. 主要通信者: 詹姆斯·穆勒, 马尔萨斯, 麦克库洛赫,特罗尔,萨伊。III. 其他通信者: 边沁, 玛丽亚·埃奇沃思,格伦费尔,格罗特,霍纳,默里,普莱斯,夏普,辛克莱,图克,韦克菲尔德。IV. 本版中的书信。

I. 李嘉图通信集

李嘉图有关经济学的通信从 1810 年他 38 岁时开始, 并终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而进行写作的一生。李嘉图有四个主要通信者——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特罗尔,他同他们经常通信多年;而同时他和让·巴蒂斯特·萨伊通信则不那样频繁。非常幸运,这五系列信件中每一系列的双方,传到我们手里都大体上是完整的。①

与穆勒的通信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完全是新的,而且生动地说明了李嘉图学习写作的情形和他思想的发展过程。可是, 与马尔萨斯的通信在经济学上更为重要。虽然李嘉图这方面的书信早已为人所知,现在却补全了。这套通信具有持续讨论的特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经常冲突; 关于这些书信, 凯恩斯写道:“这种友谊,由于它引起了政治经济学整个发展中这种最重要的学术性通信,而载入史册。”② 麦克库洛赫的信涉及的年代较短, 它们反映出一种几乎是弟子与老师的关系,在这些信里,意见分歧只偶尔在某些

① 从现存信件的内容可以推断, 散佚的信件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编者

② “罗伯特·马尔萨斯”,载《评传集》,1933 年版,第 137 页。——编者

点上发生;由于这些信大多数是在他们相识之前写的,它们更是专门从事于经济事务的探讨。最后，与特罗尔的通信显示出试图向一个比较外行的人解释李嘉图所从事的经济学讨论，因而特别饶有兴趣。所有这些书信，以及李嘉图与别人主要为讨论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来往的书信,都在这几卷中全文刊出。

同以前出版的通信集相反，与各个通信者来往的书信都统一按编年的顺序编排。这样，读者犹如置身于李嘉图在盖特科姆庄园的书桌后，按李嘉图写或收到这些书信的顺序来阅读它们。另一方面,希望阅读某一系列书信的读者,可以借助于每一卷后所附的通信者索引来这样做。(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九卷中,通信者索引是累加的,将四卷都包括在内。)

书　信

年份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穆勒		马尔萨斯		特罗尔		麦克库洛赫		萨伊		其他通信者		全部通信者	
1810		1									3		3	1
1811	2	3	7	10							4	2	13	15
1812			3	2							1		4	2
1813			6		1								7	
1814		4	8	7	1	1			1		2	3	12	15
1815	5	5	19	23	2	4			2	2	1	14	29	48
1816	7	7	10	7	3	6	2	1			2	2	24	23
1817	6	4	14	5	7	7			1	2	2	2	30	20
1818	10	7	4	4	6	5	2	5			5	5	27	26
1819	5	7	2	2	7	5	6	5		1	7	5	27	25
1820	6	6	5	6	7	6	10	7	1	2	3	3	32	30
1821	7	4	7	6	7	6	8	7	1	1	4	5	34	29
1822	5		1		7	1	7	6	1	2	6	3	27	12
1823	5	1	6	3	6	4	6	4			4	1	27	13
总计	58	49	92	75	54	45	41	35	7	10	44	45	296	259
	107		167		99		76		17		89		555	

从上表可以一眼看出信件在主要通信者之间的分配和各个时期通信的次数。从表中可以注意到，在四个主要系列的每一系列中，李嘉图写的信都比写给他的信多。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即李嘉图不及他的通信者善于保存信件。但是，也可能因为他写信比较积极。例如，通信中断以后，差不多总是李嘉图先把它恢复起来（特别是与穆勒的通信）。

在将各个通信者略加说明以后，这篇介绍还要在篇末更详细地说明这些信件的编排和注释。

II. 主要通信者

詹姆斯·穆勒（1773—1836）。詹姆斯·穆勒早期著的小册子《商业辩护论》于1808年出版，使李嘉图和穆勒第一次联系在一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这是他第一部获得声誉的著作，而他更珍视它是因为这使他第一次与大卫·李嘉图交友，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最亲密的友谊。"①可是李嘉图告诉我们，他们的亲近是由于李嘉图参加了1810年关于金银条块的论战；② 我们发现，他们在1810年底开始通信时，已很亲密。穆勒俨然以教育者自居，而李嘉图则时常感激穆勒敦促和鼓励他写作。

1802年穆勒从苏格兰来到伦敦，住在纽因顿格林，后于1814年移居威斯敏斯特的皇后广场（在那里他租了边沁的一所房子）。在伦敦，他们经常见面，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天"一起在公园里散步，③所以那时极少写信。可是在1814年以后，李嘉图和穆勒每

①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编，第14章，第4节；阿什利版，1909年，第563页。——编者

② 1818年1月26日致特罗尔函，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246页。——编者

③ 1818年5月25日致马尔萨斯函，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263页。——编者

年都有半年,从7月到1月,不在伦敦;李嘉图去盖特科姆庄园,而穆勒及其家属则是边沁在德文郡的福德修道院(在萨默塞特的边境上,靠近查德)的客人。因此,他们的通信具有高度的季节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每年的那一时期。

穆勒从事于写作他的《英属印度史》,并以投稿为生,直到1817年为止。他的朋友们都急于为他找一个可以使他有稳定的收入和独立生活的正规职位。有一个时期大家想让他当筹划中的“实用知识学校”的校长,可是这个学校从未建立起来。[①]1819年,由于他的《英属印度史》问世和李嘉图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他在东印度公司得到文牍助理审查员的职位。[②] 从那时起他忙于公务,同李嘉图见面往往局限于星期日。[③]在夏季的假期里,他起先去马洛,从1822年起,去多尔金。有几次他到盖特科姆访问了李嘉图;1814年10月,他写道,和“我的全部家室之累,包括一个妻子、五个小家伙和一名女仆”[④]到那里去;1818年8月他独自在那里住了十天;[⑤]1820年8月和9月“住了三个多星期”;[⑥] 他盼望去盖特科姆度过1823年9月(李嘉图逝世的那个月)的下半月。[⑦]

李嘉图与穆勒通信中的许多讨论,是他们阅读彼此的手稿而引起的。我们发现,李嘉图向穆勒报告他的工作和阅读情形,穆勒则对他的写作提出意见,对他的阅读提出建议。从约翰·斯

---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82页,注1。——编者

② 关于穆勒职位的详细情形,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40页注。——编者

③ 见1820年3月13日致特罗尔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162页。——编者

④ 见本书第156页。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一共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编者

⑤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285、292页和293页注。——编者

⑥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231页,并参阅第241页注。——编者

⑦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329、333页。——编者

图亚特·穆勒《自传》中的描述，大家熟知詹姆斯·穆勒的性格较为严峻的一面，这些信却显示出他的另一面，较为和蔼的一面。

在这些信里，有几处流露出李嘉图对穆勒的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友好关注。例如，当他15岁时，李嘉图邀请他在1821年夏季独自到盖特科姆去住。[①]约·斯·穆勒《自传》中述及他和李嘉图关系的段落里证实了这些："我常在父亲的书房里，使我认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面容慈祥，态度和蔼，使青年人非常愿意接近他。在我成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以后，他请我到他家去，陪他一起散步，以便谈论这门学科。"[②]可是他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③]虽然1823年9月5日李嘉图给詹姆斯·穆勒的最后一封信可以看作实际上是给约翰的，因为这封信完全讨论他所写的关于价值尺度的一篇论文。

詹姆斯·穆勒致李嘉图的信都在"李嘉图文稿"中。[④]詹姆斯·穆勒把他收到的李嘉图的来信都仔细地装订起来，并加上提要。这些信和李嘉图逝世时送交给他的文稿(其中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和不久以前李嘉图收到的两封马尔萨斯的信及一封麦克库洛赫的信)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穆勒—李嘉图文稿"。[⑤]这些都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他(在他生前抑或死后不详)再传给他的朋友

---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44和104页，并参阅第48和115页。——编者

② 《自传》，1873年版，第54页。——编者

③ 原来认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少年时候写的一张便条"，写给李嘉图的(J. H. 霍兰德编：《李嘉图短篇论文集》，1932年版，第229页)，后来发现是詹姆斯·穆勒写的一封信的附言(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331页，注3)。——编者

④ 其中的两封(第413和539号信)发现较早，刊印在J. H. 霍兰德编《李嘉图短篇论文集》中，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32年版。——编者

⑤ 第370号信例外，它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边沁手稿中。——编者

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① 1943年C. K.穆勒先生在凯尔恩斯家族的财物中发现了它们，提供本版使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的总序中已谈过)。

可是,在致穆勒的这些书信被发现时,这部通信集的其余部分都已加上注释和编排成页。新发现的书信按照编年的顺序插入适当地位,并尽可能少打乱已完成的工作;特别是避免将注释从旧信转入新信，除非是必须这样做的。结果李嘉图致穆勒的信不及其余的信注得详尽:例如，1822年在国外写的第506至509号信,就没有给李嘉图遇到的人加上传记性的注释,因为注释已经加在《大陆游记》(收入《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十卷)中这些人重新出现的地方。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通信开始于1811年6月,那时他们初次见面后立即各自开始写信给对方。可是马尔萨斯的信在李嘉图发出自己的信之前就已送达，因而李嘉图不得不改写自己的信。马尔萨斯的信和李嘉图信的初稿,都以相似得出奇的字句开始,马尔萨斯写道,“我们基本上在问题的同一边”,李嘉图写道,“对于那些原理，我们的意见是如此接近”，他们都以同样的字句说，他们应当以“私人的友好讨论”力求消除他们之间的几点分歧。②

---

① 李嘉图赠给詹姆斯·穆勒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版(1817年)的命运也是这样，现存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书上题着“著者赠”(不是李嘉图的笔迹),还有考特尼勋爵在封里写的下列说明:“这本书由著者赠给詹姆斯·穆勒,他传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而他又给了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在后者去世时，我遵照他的临终遗嘱，从他的书中挑选了这一本。1875年7月。伦纳德·考特尼。”——编者

② 见本书第60页和第62页注①。讨论的是金银条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番马尔萨斯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出版物上的论战”。关于那个阶段，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10—12页。——编者

他们初次见面是由于马尔萨斯的提议，也许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理查德·夏普居中介绍，在这些早期的信件里常提到他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见面的早餐席上的参加者。

他们初次见面时，李嘉图在出版物上还只是初露头角，而马尔萨斯已是众所周知的《人口论》的著者，该书初版于1798年，那时已是第四版。马尔萨斯曾在剑桥的耶稣学院受教育，1793年在该院继任大学评议员职位。威廉·弗伦德曾任他的学院导师，那年成为剑桥大学里一次风潮的中心人物，因雅各宾主义和不尊敬宗教而受攻击。① 后来马尔萨斯担任了宗教职务，并于1798年在他的故乡萨里郡的阿尔伯里任副牧师。从1806年起，并在他与李嘉图通信的整个时期里，他是设在赫特福德郡海利伯里的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那是训练为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士官生的寄宿学校。学院以学生不服管教闻名，信中常提到这种事情。教授们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校内，马尔萨斯住在学院钟楼下面的房子里。②

李嘉图常在周末访问海利伯里，住在马尔萨斯那里，马尔萨斯也时常访问伦敦，在伦敦，他一定同李嘉图见面，有时住在他家里，起初是在麦尔安德，后来在上布鲁克街。后来，马尔萨斯和他妻子的亲戚埃克索尔一家定期地在巴思度假期，有几次中途在格洛斯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访问了李嘉图。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书信比其他几系列书信受当时事件的影响较少，更接近于系统的讨论，可是这些信涉及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整个广大范围，以致不能把它们按问题分类。然而在某些时期，某一个主题成为主要的。因而在1811—1812年这个较早的时

① 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0卷里，作为李嘉图的早期相识，弗伦德还要被提到。——编者

② F.C.丹弗斯等：《老海利伯里学院回忆录》，威斯敏斯特，1894年版，第199页。——编者

期，通信专门讨论通货和外汇；1815年春季密集的书信是关于地租、利润和谷物价格；1820年和1821年初夏的书信是关于经济停滞的原因和普遍过剩的可能性；1823年的最后一组书信，则是关于重新挑起的有关价值尺度的论战。

虽然马尔萨斯有一子两女，但他们都没有孩子；所以李嘉图的信传给了马尔萨斯的哥哥西德纳姆的后代。① 他的孙子西德纳姆·马尔萨斯上校将它们交给博纳博士，以便他出初版。马尔萨斯上校的儿子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原来在萨里的阿尔伯里)将手稿供本版使用。

马尔萨斯在海利伯里的多年同事、法律教授威廉·恩普森知道李嘉图的信，并在《爱丁堡评论》1837年1月号上他写的马尔萨斯传记中摘引了许多段。这些信以《1810—1823年大卫·李嘉图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书信集》为题出版，詹姆斯·博纳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87年版。②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信长期没有发现。博纳博士在他的序言中说，他请李嘉图家族的代表“去寻觅相应的马尔萨斯的信，但未成功”。这些信终于和“李嘉图文稿”一起出现了，弗兰克·李嘉图先生将“李嘉图文稿”供本版使用。③

博纳的版本在确定信件的日期上有许多错误；这就搅乱了李嘉图思想发展的线索，成为深入研究这一发展的障碍。第一个例子是，归入1810年的信，原是属于1813年的。④ 结果，这不但使李

① 另一方面，他的藏书(在传给他的儿子亨利·马尔萨斯牧师之后)传给了他的姊妹布雷夫人的后代，1949年由R.A.布雷先生赠给剑桥的耶稣学院。——编者

② 李嘉图写的第454号信直到最近才出现，由瓦伊纳教授于1933年发表。第12和14号信以前未发表过。——编者

③ 马尔萨斯的第62号信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1907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540号信收在《致麦克库洛赫书信集》(1895年版)中。——编者

④ 无疑，这是因为在那些信里李嘉图的“3”字写得象一个不完整的“0”字。这些是第39、40、41、42和43号信。在形式上相似的是第76号信的日期误定为1815年2月10日(原为13日)，但这并不重要。——编者

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友谊开始的日期提前了，而且使李嘉图利润理论的形成提前了三年(这一理论是在那些信中初具轮廓的)，并将直到1813年止李嘉图所关心的几乎完全是货币问题这一事实掩盖起来。[1] 1817年3月5日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误定了日期,问题同样严重,在那个版本里定为1816年。[2] 由于这封信提到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最后一章准备付印，这一错误使这部著作似乎在事实上刚开始写的阶段就已经完成了，从而使得难以确定该书写作的各个阶段。另有两个次要的错误：1815年5月8日的信在那个版本里误定为1815年10月，1817年4月3日的信误定为1817年6月3日。[3]

关于个人私事的许多简短段落,在博纳的版本里都删去了;本版中恢复了这些段落,而未特别加以说明。

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1789—1864)。1816年麦克库洛赫自爱丁堡连续寄给李嘉图两本论国债的小册子，他们的联系就从那时开始。但是他们真正开始通信，是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1818年6月号上评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时候。这篇评论为李嘉图传播名声和普及他的学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篇评论里,他显示出自己是李嘉图理论最彻底的皈依者和弟子,他成为李嘉图学说的主要捍卫者，反击对该学说的各种批评。在以后的五年内他们经常通信;但直到1823年才见面,那年5、6月间麦克库洛赫到伦敦访问六周,在那几周里,他们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麦克库洛赫的主要职务是《苏格兰人报》的职员。该报是一些革新派为反对苏格兰托利党人的统治而于1817年创办的周

①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3页。——编者

② 第206号信。这是由于原稿中的笔误。——编者

③ 第96和213号信。——编者

刊(1823年改为双周刊)。麦克库洛赫起初是投稿者,后来当了一个时期编辑。报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他写的,他常在报上刊登主要文章或占满整个第一版的"大块文章"。正如《爱丁堡评论》所说:"苏格兰只以一种独特的报纸——《苏格兰人报》而自豪,而这种报纸只以一个主题——政治经济学而自豪。这位编辑或许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之王。"① 1819年末,李嘉图成为常年订阅者,此后对这些文章的评论是他们通信中时常讨论的主题。

李嘉图死后,麦克库洛赫被公认为李嘉图传统的主要代表者。1823年末,李嘉图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伦敦举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来纪念他;1824年麦克库洛赫被推选为讲师。他是李嘉图最著名传记的著者;1846年成为《李嘉图著作集》的编者。

麦克库洛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集》1845年版中(第177—178页),并在他编的《李嘉图著作集》1846年版前面所加的"李嘉图生平"中(第XXVI页),引用了李嘉图信中的某些段落;重印在麦克库洛赫《论文集》(1859年第2版,第559和562页)里的"李嘉图生平"中,又加引了几段;后来休·里德在麦克库洛赫编的《商业辞典》1869年版中他写的麦克库洛赫小传里也引用了几段。

麦克库洛赫死后,这些信传给了他的遗嘱执行人,其中最后一人,他的传记作者和女婿里德,在1894年将它们赠给了英国博物馆,由博物馆编为Add. MSS. 34,545号。这些信以《1816—1823年大卫·李嘉图致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书信集》为题发表,J. H. 霍兰德编,载《美国经济学会会刊》,第10卷,第5—6期,1895年9月和11月号。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的信在"李嘉图文稿"中发现。② 可是麦

① "期刊",载《爱丁堡评论》1823年5月号,第369页。这篇文章(在这几卷的注释里常引用它)被认为是威廉·黑兹利特写的。——编者

② 第541号信例外,它是和"穆勒—李嘉图文稿"一起发现的。——编者

克库洛赫的某些信(35封中的17封)在弗兰克·李嘉图先生较早(1919年)发现的一束信中，它们以《1818—1823年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致大卫·李嘉图书信集》为题发表，作为“经济学短篇论文集重印本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J. H. 霍兰德编，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31年版。其余的信是在1930年发现的，在这里第一次发表。

哈奇斯·特罗尔(1777—1833)。与李嘉图的其他主要通信者不同，特罗尔本身无权享有学术声誉；大家记得他，只是因为这一套通信。同李嘉图一样，他是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们的友谊形成于十九世纪初年，那时他们惯于每天见面，并在证券交易所“喧嚣的情景”中进行他们的讨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钦佩亚当·斯密的著作和1802年起《爱丁堡评论》较早各期上刊登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① 我们已经看到，② 在1809年关于金银条块的论战的早期阶段，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对立的两边，那时他们都匿名向《晨报》投稿；直到发表以后，李嘉图才发现批评他的是谁。

特罗尔的母亲是一位史密斯小姐，政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姑母；1777年7月2日特罗尔出生于克拉普顿，并被过继给一位帕尔默先生做继承人。1802年新证券交易所成立时，他成为它的一个成员，1812年退休，并同他的兄弟约翰·特罗尔解除了合伙关系；以后业务由后者独自经营，直到1822年后者退休时止。③ 1813年他同吉尔伯特·斯莱特(或许是斯克莱特)的女儿佩内洛普·弗

① 见1818年1月26日李嘉图致特罗尔信中怀旧的几段，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246页。——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4—5页。——编者

③ 乔治·韦布编：《证券交易所自1802年成立以来成员名录》，1855年第2版，并见“证券交易所总委员会议事录”，1812年7月6日记录(证券交易所保存的手稿；蒙秘书惠允引用)。——编者

朗西丝结婚。翌年，他买下了萨里郡戈达尔明的昂斯特德伍德作为乡间住所。这和李嘉图得到盖特科姆庄园是在同一年；此后他们之间的通信相当经常，大致隔一个月通信一次。① 虽迭经邀请，特罗尔从未访问过盖特科姆；当最后他同意去时，李嘉图在约定访问的日期之前去世了。特罗尔因脊椎受伤死于1833年6月5日。他留下四个女儿，他的寡妻活到1875年。

（上一段中的材料，除与证券交易所有关的以外，都是他的女儿弗朗西丝·特罗尔小姐于1895年——她死的前一年——供给博纳和霍兰德的，这里是取自他们编的《李嘉图致特罗尔书信集》中的引言。）

特罗尔死后，李嘉图的信似乎曾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李嘉图致特罗尔的最后24封信(还有安东尼·奥斯汀的两封信)，由特罗尔夫人"通过格里诺先生"② 赠给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根据"图书馆增添记录"中1844年2月22日记录)。第二部分包括致特罗尔的最早的30封信，一直在特罗尔的文稿中未被发现，直到1895年才被特罗尔小姐发现。这第二部分信终于由特罗尔小姐的遗嘱执行人也送给大学学院图书馆；全部书信发表在《1811—1823年大卫·李嘉图致哈奇斯·特罗尔等人书信集》中，詹姆斯·博纳和J. H. 霍兰德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9年版。

特罗尔致李嘉图的信和"李嘉图文稿"一起出现。③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曾在法国和英国受商业教育，但他经商事业的前途因他父亲在纸币崩溃过程中倾家荡产而告

① 见特罗尔提及"我们通信的通常情况"，《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315页。——编者

② 这是地质学家乔治·贝拉斯·格里诺，李嘉图和特罗尔的朋友。——编者

③ 其中两封(第534和547号信)曾和其余的分开，由霍兰德发表在《李嘉图短篇论文集》中，巴尔的摩，1932年版。——编者

终。他转向学术活动，于 1803 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可是这部著作未蒙当局赏识，萨伊转入工业，在巴黎附近的乡间设立了一家有 400 工人的纺纱厂。在拿破仑垮台以前不久，他把他的股份卖给合伙人，并回到巴黎。1814 年换了政府后，他得以出版他的《概论》第二版。同年秋，他受政府委派去英国考察工业的发展。在英国，威廉·葛德文把他介绍给弗朗西斯·普莱斯，并通过穆勒把他介绍给李嘉图，他曾到盖特科姆庄园访问李嘉图。李嘉图和萨伊一起从盖特科姆庄园去福德修道院访问边沁。[①]萨伊和李嘉图从这时开始通信，他们的通信常因彼此互相赠送自己出版的著作而得到恢复。李嘉图于 1817 年和 1822 年访问巴黎时，他们又见面了，但李嘉图发现他不是一个善于谈论经济问题的人。[②] 1821 年，萨伊被任命为巴黎美术工艺学校新设置的工业经济讲座的主讲人。从那时起，他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同时偶尔也参与商业投机的计划，他在信中试图引起李嘉图对商业投机的兴趣而未成功。[③]

在李嘉图的经常通信者中，看来萨伊是更接近于为了出版而写信的（有一次他建议李嘉图将他的信转给政治经济学会）。[④]所以，发现他在李嘉图死后马上试着安排出版，并不使人感到惊讶，但是这些安排毫无结果。最初的暗示是在他的“对麦克库洛赫先生政治经济学论文的批判性考察”一文中，该文发表于《百科评论》1825 年 9 月号。这是对李嘉图理论的总攻击，如他所说，为了防止别人指摘他以前未将他对李嘉图学说的意见公诸于众，他写道：“或许有一天人们会从我们的通信中看到，如果说我没有公开地同他进行过斗争，那么我却曾私下里为了真理而同他作过一些斗

① 见本书第 170—175 页。——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9 卷，第 244 页，并参阅本书第 175 页。——编者

③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第 166 和 224—226 页。——编者

④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9 卷，第 36 页。——编者

争。”① 似乎萨伊确实曾想将他自己的信(可能还有李嘉图的信的译文)作为那篇文章的附录发表,因为在他自己收藏的那篇文章的复本中附有下列注释的手稿:“这套通信中大卫·李嘉图的原信存放在《百科评论》的办事处,巴黎圣米歇尔闹市街 18 号,读者可以去那里查阅。”②

“存放的信”不象确曾发表过。但是我们发现,几星期后(1825 年 11 月)萨伊写信给弗朗西斯·普莱斯,③ 打算将他和李嘉图的通信以及其他几篇文章译成英文,出版一个小册子。可是,1826 年 1 月,萨伊收到普莱斯译文的样本后,似乎改变了主意;在 1 月 18 日半用英文半用法文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将普莱斯的英文同他自己的法文比较时,“我产生了一些顾虑”,其中有这个问题:“李嘉图的家属对于出版会怎样想呢?”他宣称要放弃这项计划,并对普莱斯和他自己白费的工作感到遗憾;对于白费的工作,他还加上了关于他为他和李嘉图的通信费心的意味深长的话:“我后悔曾费心将我和李嘉图的通信誊清”;④ 这或许说明了后来发表的萨伊信件的文本和在“李嘉图文稿”中的原稿有显著差别的原因。⑤

除了他的顾虑以外,一个更具有决定性的理由可能是萨伊对普莱斯的译文不满意;因为在他的文稿中有他收到的样本手稿,在

① 《百科评论》第 27 卷,第 719 页。以上面的题目重印在萨伊的《文选》中,第 279 页。——编者

② 手稿在萨伊的文稿中;(还有本书第 25 页的那一句批语)蒙拉乌尔—杜瓦尔先生寄下。——编者

③ 1825 年 11 月 11 日和 27 日萨伊致普莱斯函(未发表的手稿,存英国博物馆,Add. 35,153 号,第 229—233 页)。——编者

④ 1826 年 1 月 18 日萨伊致普莱斯函(同上,第 235 页)。并见 1826 年 3 月 7 日和 4 月 5 日函(同上,第 236—237 页)和《文选》第 525 页 1826 年 5 月 14 日萨伊致图克函(日期误定为 1825 年)。——编者

⑤ 见本书第 268 页,和《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9 卷,第 31 页注和第 188 页注。——编者

装手稿的纸夹上他批注道:"这里面是弗朗西斯·普莱斯试译的英文译稿,简直一文不值。"

尽管有这些"不相宜之处",李嘉图致萨伊的信还是夹在萨伊的信中首先发表了:它们(法文译文)和萨伊的一些复信刊印在萨伊的《杂文和政治经济学通信集》——他的女婿夏尔·孔德在他死后编辑的文集(巴黎,夏默罗书店,1833年版)中,并重印在萨伊的《文选》(巴黎,吉约曼书店,1848年版)中,这是《主要经济学家文集》中的一卷。

在本版中,李嘉图致萨伊的信都是根据手稿以英文原文发表。这些信在让·巴·萨伊的文稿中,由它们的所有者、让·巴·萨伊的外曾孙、勒阿弗尔的埃德加·拉乌尔-杜瓦尔先生在战前交给编者处理。

萨伊致李嘉图信的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其中的许多封在这里第一次按照李嘉图收到的原本①发表。②

III. 其他通信者

耶利米·边沁(1748—1832)。与李嘉图通信的时候,边沁已停了几年没有考虑经济问题,而专心致志于法律改革的计划。他第一次见李嘉图的确切时间无法肯定;但显然他们都和穆勒已认识了一些时候,在1811年夏季以后不久,穆勒介绍他们相识。③他们之

① 可是萨伊的第356号信,由于手稿已不存在,不得不根据发表过的文本重印。——编者

② 关于手稿所在地的例外情形是:李嘉图的第108号信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萨伊的第347号信在霍兰德教授的藏书中,第393号信在哈佛大学的贝克图书馆。第446、496和498号信的原本和488号信的复本在1919年发现的一束"李嘉图文稿"中,已发表在J. H. 霍兰德编的《李嘉图短篇论文集》中,巴尔的摩,1932年版。——编者

③ 在1810—1811年的冬季他们还未见面,那时李嘉图应穆勒的请求,写了《边沁评注》(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到1811年8月仍未见面,那时边沁劝李嘉图在萨里郡的巴罗格林附近租一所房子,他和穆勒正在那里一起度夏季:见李嘉图致边沁的第一封信,本书第80页。——编者

间的书信具有偶尔写的便条的性质,显然不是连续通信的一部分。不过这些信和另外一些证据表明,那些年里他们之间的接触相当密切,这种接触主要是通过穆勒来维持的。有一次,在1814年,李嘉图同萨伊到福德修道院访问了边沁;有时候在伦敦,他同边沁在皇后广场边沁家中一起进餐,一起散步,例如,1820年的一封信中就提到"按平常的钟点"在绿园见面。① 鲍林记载边沁经常自夸:"我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而穆勒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②

有几封李嘉图与边沁来往的书信,因无关紧要,在这几卷里略去了:它们是关于设立边沁所计划的实用知识学校这件未成的事的细节。他们要使这所学校发展成兰开斯特制度的高等(即中等)教育,这种制度是一种教学法,它建立在教员将功课教给"级长",他们再教其他学生的基础上。1810年成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协会——皇家兰开斯特协会,"英国民众教育的现存制度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个协会。③边沁为实用知识学校拟订了一份计划,于1814年送交李嘉图,请他支持,李嘉图答应以捐款的形式来支持。181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推进这项计划,弗朗西斯·普莱斯任秘书,李嘉图和穆勒都是委员。1817年大家建议李嘉图购买莱斯特广场中心的空地,供建筑学校之用。李嘉图以3,300镑的价格差不多买下了这块土地,④ 但是当他听说广场的商店主们威胁要诉诸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191页。并参阅边沁提到李嘉图:"我们惯于一起在海德公园散步,他告诉我下议院通过了什么。"(援引在约·鲍林著《回忆边沁》中,载《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10卷,第498页。)——编者

② 同上,第498页。鲍林在许多年后写的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似乎把他们的关系搞乱了,先说是李嘉图把穆勒介绍给边沁,然后将边沁的名言写成:"我生下李嘉图,李嘉图生下穆勒"。(约翰·鲍林爵士的《自传性回忆录》,1877年版,第68页。)——编者

③ 格雷厄姆·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莱斯传》,1898年版,第93页。——编者

④ 见1817年9月12日致穆勒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90页。——编者

法律来阻止在那块场地上进行任何建筑的时候，他不愿涉及诉讼而拒绝购买，建议就被放弃了。另一个替代的计划是将学校建筑在皇后广场边沁的花园里。随后就边沁将园地出租给学校的租借条款进行了长期的交涉，李嘉图参加了交涉。可是边沁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无法达成协议。不久整个计划都放弃了。1821年委员会解散，捐赠的款项退还给捐款人。

这些长达六、七年而又毫无结果的交涉，在与李嘉图有关的许多信件和文稿中留下了痕迹。这些信件的手稿现存下列各处：(1)英国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普莱斯报纸剪贴集"，第60卷，"实用知识学校"(其中还包括学校委员会的记录簿)；(2)伦敦大学学院，边沁手稿，第165卷；(3)"李嘉图文稿"。这些信件中，只有还涉及其他事情的信才收入现在这几卷里(收入的信都全文刊出)。其余的没有发表。将涉及李嘉图的信件及其所在地开列出来，也许是有用的：

李嘉图致边沁和穆勒，1814年7月15日。手稿在伦敦大学学院。本版中第52号信。(答应捐款。)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上布鲁克街，1816年4月5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11号，第2页。(接受学校董事的职位。)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上布鲁克街，1816年7月10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13号，第8页。(道歉不能参加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并宣称为基金筹集了1,000镑。)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盖特科姆庄园，1817年8月7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14号，第4页。(表示愿意购买莱斯特广场中心的一片空地并将它租给学校。)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盖特科姆庄园，1817年8月17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14号，第6页。(宣称他

正在购买莱斯特广场的空地。)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盖特科姆庄园,1817年9月18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14号,第8页。(通知普莱斯,他从他的律师处获悉,“广场的商店主们决定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阻止在广场上进行建筑”,他已回答说,除非建筑权得到保证,否则他不购买。)

边沁致李嘉图,寄自皇后广场,1820年5月16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问他关于将一块地租给地质学会建筑楼房的细节,作为实用知识学校的先例。)

李嘉图致边沁,寄自上布鲁克街,1820年5月17日。手稿在伦敦大学学院。(回答说,租给地质学会——他是该会的理事之一——的不是土地,而是一所房屋。)

李嘉图致边沁,1820年5月18日。手稿在伦敦大学学院。本版中第367号信。(将一次会晤推迟。)

边沁致李嘉图,1820年6月17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本版中第369号信。(希望学校设在他的花园里,以便由詹姆斯·穆勒来主管学校;提及约·斯·穆勒的教育。)

边沁致李嘉图,寄自皇后广场,1820年7月2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复本在伦敦大学学院。(讨论出租他的花园以供建筑学校的协议草案的细节[其中所附穆勒致李嘉图的一封信已不存在]。)

李嘉图致穆勒,1820年7月3日。手稿在伦敦大学学院;一份边沁笔迹的不全的复本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25号。本版中第370号信。(关于租借协议草案,回答上一条中提到的业已遗失的穆勒的信。)

边沁致李嘉图,寄自皇后广场,1820年7月6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安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边沁致李嘉图，寄自皇后广场，1820年7月7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继续讨论协议细节。）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盖特科姆庄园，1821年8月4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26号，第8页。（关于解散委员会；急于“尽快地按照各人的主权将钱退还给捐款人”。）

普莱斯致李嘉图，寄自伦敦，1821年9月21日。手稿在“李嘉图文稿”中。关于普莱斯的书的一段附言，援引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58页注中。（寄上学校的最后账目。）

李嘉图致普莱斯，寄自盖特科姆庄园，1821年9月23日。手稿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中，第60卷，第26号，第11页。（讨论结束基金和退还给捐款人。）

除信以外，在“普莱斯报纸剪贴集”第60卷，第25号中，还有李嘉图笔迹的、对边沁出租他的花园以供建筑学校的协议草案的一系列意见；每条意见后都有边沁笔迹的回答。这份文稿无日期，但1820年7月3日李嘉图致穆勒的信中提到它，显然是与信同时的。

玛丽亚·埃奇沃思(1767—1849)。在写这些信时，埃奇沃思小姐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正达到顶峰。我们发现，当她与李嘉图开始通信时，他们已建立了友谊；而且他们写信时惯于互称为“表兄妹”。[①]事实上，她和李嘉图之间的第一封信，是在她和她的两个姊妹——范妮和哈里特——于1821年11月作为李嘉图一家的客人在盖特科姆庄园住过以后几星期写的。[②] 1820年12月26日玛丽亚·埃奇沃思致她异母姊妹霍诺拉的一封信(当时她在伊斯顿格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240、274、295页。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确实有亲戚关系，无论是直接的或通过李嘉图夫人。——编者

② 她对这次访问的描述刊印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0卷中。——编者

雷同史密斯一家[1]在一起,那封信由李嘉图签名而免费邮寄)中提到她认识李嘉图,除此以外,没有更早的有关他们相识的证据。她写道:“我要求免费邮寄,除了为从大卫·李嘉图得到一次由他签名而免费邮寄的荣誉以外,我简直说不出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过了一整天,非常和蔼可亲。”[2] 1822年她又在伦敦同她的姊妹们在一起;在她写给家里的信中,一再提到“我们在李嘉图先生家的愉快的早餐”。[3]

与玛丽亚·埃奇沃思来往的书信(有一封例外),都在早已知道是莱德伯里的布罗姆斯伯罗广场的李嘉图家族所有的几封信中。这套通信中李嘉图的信,一定是在他死后由玛丽亚·埃奇沃思或她的继承人归还给他的家族。这些信曾供《经济学杂志》使用,1907年该刊在9月号上发表了李嘉图的信和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五封中的)两封信的大量摘录。这几卷中提到这些信的手稿,是把它们看作“李嘉图文稿”的一部分。

然而,有一封李嘉图的信(第502号信)留在玛丽亚·埃奇沃思的文稿中,为她的侄女哈里特·巴特勒夫人所有。这封信蒙巴特勒夫人的儿子H. E. 巴特勒教授提供使用。

帕斯科·格伦费尔(1761—1838)是下议院中关于金融问题的主要讲演者之一。自李嘉图进入议会后,格伦费尔常在经济问题上附和他,虽然极不同意李嘉图激进的政治观点。他是一个五金商,在伦

① 见本书第154页注②。——编者

② 《回忆玛丽亚·埃奇沃思》,埃奇沃思夫人(她的继母)著,未出版,伦敦1867年,第2卷,第136页。(《回忆》中的许多材料重现在已出版的《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生平和书信》中,A. J. C. 黑尔编,两卷集,伦敦,阿诺德书店,1894年版。)——编者

③ 1822年3月9日的信,《回忆玛丽亚·埃奇沃思》第2卷,第180页;并参阅1822年2月的信,同上书,第175页。并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9卷,第230页。——编者

敦市有一家大商号，他的乡间别墅是白金汉郡的塔普洛邸宅。由于他的建议，李嘉图在1815年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英格兰银行的政策，那本小册子就是《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格伦费尔的信大部分写于那一时期，内容是对那本建议的小册子的敦促和提供材料。①

李嘉图致格伦费尔的信没有找到，虽然格伦费尔家族的两个分支(都是帕斯科·格伦费尔的长子传下来的)的代表——塔普洛法院的德斯巴勒勋爵和代表伦敦市的议员E.C.格伦费尔先生，应凯恩斯勋爵的请求，在1933年寻找过信件。

乔治·格罗特(1794—1871)，希腊的历史学家，是格罗特和普雷斯科特银号的合伙人。他在1817年认识李嘉图，②由李嘉图介绍给边沁集团。③我们只有李嘉图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断；但他是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提到李嘉图对待青年人仁厚慈祥时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话(在本书第15页援引的那一段中)，对他也是非常适用的。同约翰·穆勒一样，格罗特常被邀请到李嘉图家去，一起散步和谈论这门学科，这从他1819年的日记可以看出，下面是日记摘录：④

“3月23日，星期二。6点起床。读康德，吃一点面包和牛油，8点半去上布鲁克街，与李嘉图先生共进早餐；他很客气地接待

① 格伦费尔一封1823年8月8日的信，同其余的信一样，在“李嘉图文稿”中，但例外地略去了，因为它和其余的信没有联系，纯粹是为了请李嘉图在购买一种炼铜方法的过程中作仲裁人。——编者

② 格罗特夫人：《乔治·格罗特传》，伦敦，默里书店，1873年版，第12页。——编者

③ 约·斯·穆勒：《自传》，1873年版，第72页。——编者

④ 《乔治·格罗特传》，第36—37页。——编者

我;同他及穆勒先生在圣詹姆斯公园散步,到将近12点时,我去市区;今天母亲在城里。4点到5点又读一些康德;5点半进餐;晚间重新写出我对于对外贸易的一些看法,以一种不同的形式来编排它们。11点上床。

“3月27日,星期六。6点起床。写完我对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并把它们附寄给李嘉图。再读一些康德,……读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章。11点上床。

“3月28日,星期日。5点半起床。读康德,8点半出门,去与李嘉图先生共进早餐。在那里见到穆勒先生,同他们在户内和户外(在肯辛顿公园散步)作了一些非常有趣而又有教益的谈话,到3点半,我骑马去贝克纳姆。到那里时,因疲劳和饥饿而筋疲力竭,大吃大喝了一阵,使我晚间智力受到抑制。10点半上床。”

业已查明,“李嘉图文稿”中一份未署名的关于比较成本理论的论文手稿,就是日记中提到的格罗特“对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它有12页,题目是“对外贸易”,它与英国博物馆中格罗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①笔迹相同,并具有同样的外观,那些论文都属于这一时期。

弗朗西斯·霍纳(1778—1817)是《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之一,1810年任金银条块委员会主席。这部通信集开头李嘉图给他的第一封信,在性质上,是李嘉图对自己《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一书的补充。②这封信是在霍纳于下议院提出动议

① Add.MSS.29,530号。——编者

② 这封信中有几段确实包含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三版中。——编者

以后几天写的，这项动议导致指定了金银条块委员会。这封信格式拘谨，看来他们并不熟悉。后来，他们都是站在金银条块论战的同一边的积极领袖，并由于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而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

李嘉图致霍纳的信为弗朗西斯·霍纳的兄弟伦纳德的曾孙女兰曼夫人所有。

约翰·默里(1778—1843)是默里书店的创办人，李嘉图的出版者，或按当时的叫法，是"书商"，起初在舰队街，1812年以后在阿尔比马尔街。关于他和李嘉图的关系，一个同时代的人说，作为一个著者，"李嘉图先生从未得到什么。他把他的著作送给默里"。[①]另一个同时代的人也证实李嘉图没有要版税，他说，李嘉图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交到"他的书商手里，而根本没有想到，在今天，即使最高阶层的人也不能藐视的报酬"。[②]有一次出版他的一本小册子，他怕默里可能亏本，甚至坚持由他自己承担任何亏损。[③]

李嘉图信的手稿为李嘉图出版者的曾孙约翰·默里爵士所有。

弗朗西斯·普莱斯(1771—1854)是查林十字路广场的激进的裁缝，威斯敏斯特革新派的组织者，边沁的弟子和詹姆斯·穆勒的朋友；他大概是通过后者认识李嘉图的。他与李嘉图的通信围绕着两个

① J.L.马利特1820年1月14日的日记，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152页注中援引得更完整。——编者

② 1823年9月《温泽快报》上的李嘉图讣闻(詹姆斯·希钦斯草拟的，他是李嘉图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编者

③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4页。他接受《英国大百科全书》给他文章的稿酬时，感到于心不安，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242—243页。——编者

主题,即偿债基金和人口,普莱斯把他的精力集中在这上面。1819年李嘉图受委托写一篇关于基金制度的文章,穆勒请普莱斯评论手稿,这引起他们之间的一些通信。李嘉图在那个场合写的信首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893年6月号上。① 1821年普莱斯写了一本书反对葛德文,为马尔萨斯辩护,李嘉图读过书的手稿。李嘉图就这本书写了一篇广泛的评论(第451号信)②,并将书推荐给默里出版。李嘉图与普莱斯之间关于筹划中的实用知识学校委员会的事务的一些信,没有收入这部通信集,前面关于边沁的那一节中已说明过这些信。③

理查德·夏普(1759—1835)有"健谈的夏普"之称,在辉格党和学术界中享有盛誉。④他是伦敦市区颇有地位的人,在那里,"他分别注意于设在鱼市街的帽子批发业和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联系——这也是他家的一项业务,他把它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成功的事业,总管理处设在马克巷。"⑤他在马克巷的合伙人是塞缪尔·博丁顿和乔治·菲利普斯,他们又是他的密友,这几卷中偶尔也提到他们。他曾几度任议会议员,而且作为代表波塔林顿的议员,他是李嘉图的直接前任。1810年他任金银条块委员会委员。虽然我们只有他们的两封信,夏普似乎在这套通信的早年就已是李嘉图的

① 这些手稿都在英国博物馆,"普莱斯文稿"(与"普莱斯报纸剪贴集"不同的集子,关于实用知识学校的书信都在剪贴集中)。——编者

② 这封信的手稿在哥伦比亚大学塞利格曼图书馆。——编者

③ 1818年2月8日普莱斯致李嘉图有关前一年财务账目细节的信的草稿,也略去了,因为没有李嘉图这方面参加讨论的信而不值得注意(手稿在英国博物馆,Add. 27,836号,第90页)。——编者

④ 约翰·莫利在"詹姆斯·穆勒传"中欣赏夏普的性格和影响,说是"胜过一个应酬繁忙和智闻全城的人",载《双周评论》,1882年4月1日,第496—498页。——编者

⑤ 承蒙惠允引自下面提到的尤斯塔斯·希尔斯夫人的书的手稿。——编者

朋友之一，在这套通信中他的名字经常出现。

理查德·夏普的文稿为尊贵的尤斯塔斯·希尔斯夫人(尼娜·凯-沙特尔沃思)所有，1933年她根据这些文稿写了一部理查德·夏普传，迄未出版。她将李嘉图的信供编者使用，并惠借她书的手稿。

约翰·辛克莱爵士(1754—1835)，农业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任主席，负责《苏格兰统计报告》，并写过有关金融和其他许多问题的大量书籍和小册子。李嘉图在给他的信中，答应对辛克莱的建议或出版物发表意见，但是显然不愿意卷入持久的讨论。

李嘉图给他的五封信收在《尊贵的约翰·辛克莱爵士通信集》中，两卷集，伦敦，科伯恩和本特利书店，1831年版，辛克莱在世时出版。一定还有过一些书信;其中之一显然是在1814年10月19日和29日辛克莱致李嘉图的两封信之间写的，而且辛克莱的传记作者援引了后来又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我很赞许这个国家的银行制度，它与苏格兰流行的制度相仿'——1823年3月25日大卫·李嘉图先生的来信。"① 可是，约翰·辛克莱爵士的文稿没有找到。他的曾孙、议员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曾令人在凯思纳斯的瑟索堡——他家的别墅——寻找，毫无结果。约翰·雷在1895年准备《亚当·斯密传》时，为了亚当·斯密致辛克莱的一封信，大概曾追寻过这些文稿，他说那封信"已不复存在"(第344页)。

托马斯·图克(1774—1858)是经济学家，又是一个俄国商人，他是斯蒂芬·桑顿兄弟公司的合伙人。他曾向1819年的恢复支付现款委员会提供证词，并应李嘉图的约请在1821年的农业委员会上

① 《约翰·辛克莱爵士的生平和著作》，他的儿子约翰·辛克莱牧师著，1837年版，第2卷，第307页注。——编者

作证,他致李嘉图的两封信是由此而引起的。与李嘉图一起,他于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以《物价史》一书的著者闻名,但当李嘉图在世时,他仅于1823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近三十年来物价高低的详情与看法》。

图克的信在"李嘉图文稿"中。1932年编者曾向图克的外曾孙F.G. 帕德威克先生和J.C. 帕德威克先生探询;但是李嘉图的信没有找到。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1774—1854)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父亲和《爱尔兰统计及政治综述》(1812年版)的著者,穆勒和普莱斯的老朋友,李嘉图聘他为土地经管人。"李嘉图文稿"中有他1815年至1823年为数颇多的信件,完全是关于购置和经管李嘉图产业的事。其中四封信收在这部通信集里,因为它们讨论取得议会席位的事。

至于与李嘉图来往信件只局限于一封的其他通信者,则在信下或第一次提到他们名字的地方,加一个简短的传记性注释(例如,埃蒂安·杜蒙,本书第57页;约翰·惠肖,第96页;格伦维尔勋爵,《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220页)。

IV. 本版中的书信

第I节中说过,这四卷包括李嘉图与人来往的有关经济或政治问题的书信。但是,只要一个通信者被包括在内,所有现存的信件都刊印出来,虽然其中有些只是私人或业务性质的。①

信件按照李嘉图写或收到的顺序编排。这与写在每封信头上

① 这一原则的例外情形,已在前面边沁、格伦费尔和韦克菲尔德的名下注明。——编者

的日期的顺序偶有出入，每当信件在邮递中互相错过或经过耽搁后才收到，就会发生这种不一致的情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第510号信，那是玛丽亚·埃奇沃思于1822年7月9日写的，正在李嘉图赴欧洲大陆游历之前，他直到12月回来以后才收到，所以放在同年11月的一封信后面。

每封信的标题都加了一个脚注，其中有：

(甲)信封上的地址，只要信封还存在；

(乙)原稿的所在地，如果原稿可供使用；

(丙)该信以前发表过的版本。①

关于甲项，可以看到，在1819年李嘉图进入议会以前的信，比以后的信，更常加上地址。这种差别是由于单页的信邮资较低，②一般的倾向是把地址写在信的背面，而不另用纸做信封。可是在后期，李嘉图作为议员，有免费寄发和免费接受信件的特权；因此不另用信封写地址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信封却易于被毁。

(有免费寄信权的人要亲笔写地址，加上日期，日月都要全文拼写，还要签名。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九卷末，可以看到李嘉图免费寄发的这种形式的信的影印本。这可同他进入议会以前较早的样本比较，样本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七卷末。)

在本书里第一次发表的信，可以从没有注明以前发表过的版

---

① 中译本里只保留了甲项，乙、丙两项都已删去。因为：(1)信中常提到地址，所以甲项仍予以保留，而且保留此项，有助于读者明了当时这些通信者的活动情况。(2)编者已在序言和这篇"通信集介绍"中，详细交待了所有这些信件的手稿来源，而且我国读者不易直接看到手稿，不必再在每封信下注明该信的手稿现存何处，为何人所有，所以将乙项删除。(3)全部信件，除马尔萨斯的信有过节译以外（见本书第9页的译者注），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对我国读者来说，不必一一注明每封信曾在什么英文书上发表过，所以将丙项删除。——译者

② 邮资由收信人支付，这附带说明了为什么写信人因自己写信太频繁而偶尔信中带有抱歉的口吻。——编者

本这一点看出。此外,在每卷的目录和通信者索引里,这样的新信都以星号标明。[①]然而,对于只有一部分是新的信来说,唯一的说明是在每封信标题的注释里:这是指致萨伊的信,它们第一次以英文原文发表;萨伊的来信,第一次按照它们原来的文本刊印;致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信,以前只发表过其中的摘录;迄未发表过的草稿中文字上的出入,则在与它们有关的信的注释里说明。

每封信的标题都注明"答"哪一封信,和由哪一封信"回答",如果那些信还存在。只要对较早的信详加研究,这样说明的联系便可概括一切。当一封信已标明是回答另一封信时,不再在脚注里说明信中提到的事件、人物或书籍,那些只要参阅另一封信就可以明了。

信件日期都是某月某日,而信中常提到星期几,所以每一卷里都有各有关年份的日历(1810、1812 和 1813 年例外,这三年的信为数不多)。

差不多每封信的正文都能够以原稿为根据。[②]以前发表过的信都依照较早的版本排印,再按手稿校正;那些版本中的错误都已改正,除日期上的错误以外,没有特别加以说明。

有好多封信必须改正或补全信上所写的日期(最普遍的是年份写错,这容易发生在一年刚开始时)。在这种情况下,在方括弧内添上了看来是正确的日期,这样推断的理由,除非是显而易见的,都已加在脚注里。凡信头上的日期套上了方括弧而未予说明,就是指手稿上漏掉了日期。

手稿上的改动大多数都已在编者加的脚注里予以说明,在李嘉图写的信中,这种工作做得更充分。同以前几卷一样,原稿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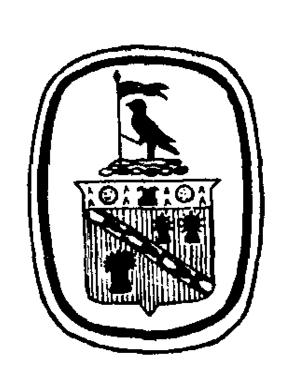
① 中译本里未说明以前的版本,也未加星号,原因见上一个译者注和本书第 9 页的译者注。——译者

② 在少数情况下,无法利用原稿,这可以从有关的脚注来判断。——编者

的拼写(即使是古怪的)、标点和缩写都予以保留，只有“&”、M^{r}、M^{rs} 和 D^{r} 印成了“and”、Mr.、Mrs. 和 Dr.。

李嘉图的信通常是写在四开的笔记纸上，在后来的年份里，纸常是有金边的。1814 年他得到了一个盾形纹章，此后，他的信用蜡封口，蜡上印有他的两个图章之一(按照他信上蜡印的原大重新画在这里)，较常用的是有他姓名缩写，上面冠以鸟形纹章的小图章，有他整个盾形纹章的大图章只偶尔使用。





1811、1814和1815年日历

1811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日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一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二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三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四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五	4 11 18 25 —	1 8 15 22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六	5 12 19 26 —	2 9 16 23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1 8 15 22 29
一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2 9 16 23 30
二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3 10 17 24 31
三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4 11 18 25 —
四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5 12 19 26 —
五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6 13 20 27 —
六	6 13 20 27 —	3 10 17 24 31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7 14 21 28 —

1814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日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一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二	— 4 11 18 25 —	1 8 15 22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三	— 5 12 19 26 —	2 9 16 23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四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五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六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一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二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三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四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五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六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1815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日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一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二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三	4 11 18 25 —	1 8 15 22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四	5 12 19 26 —	2 9 16 23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五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六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一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二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三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四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五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六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1. 李嘉图致霍纳[1]

先生:

您在下议院就目前黄金的高昂价格发表意见时说,[2]有些人把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的原因,完全而且仅仅归于纸币流通过多,而您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您在阐述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说,我们的商业由于敌人的敌对法令而处于特殊状态,这使我国必须以金银条块支付它所输入的许多商品,如谷物、海军军需品等等,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可能有一部分就是这种特殊状态造成的。您还认为,国内外对黄金的需求,以及那种需求不能象平常那样得到南美洲各矿的供给,都会使,而且已经使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

对于这个问题,先生,请允许我与您持不同的意见,而且我要进一步向您说明我这样做的理由。我毫不怀疑,虽然我未必能幸运地以我的论点来说服您,您会原谅我冒昧地发表意见的。

我看,没有别的论点能够比这一点确立得更令人满意了,即:目前金块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完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纸币流通量过多。我认为,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三种原因能够使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象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样。

第一,各种铸币,或者不如说,作为主要价值尺度的那种铸币

---

① 这封信照手稿刊印。另有一份有些小的出入和修改的草稿,这篇草稿刊印在《李嘉图短篇论文集》中,第37—42页。——编者

② 1810年2月1日,霍纳因多种原因而提议,要由一个特选委员会来调查“目前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的原因,及其对纸币价值的影响”(《汉萨德》,第15卷,第269页及以下各页)。金银条块委员会于2月19日被指定。——编者[《汉萨德》是那时英国议会文件汇编的简称,因承印这些文件的出版商卢克·汉萨德(1828年卒)而得名。——译者]

的减色。

第二，市场上金银相对价值的比例大于铸币中金银相对价值的比例。

第三，纸币流通过多。所谓过多，我是指，在见票即需兑付硬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留在流通中的那一纸币量。

在这里，我可以再加上第四种原因①，即法律严厉禁止金币出口。但是，我们从经验知道，这项法律是如此易于规避，以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它对金块价格起的作用很小。

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铸币减色不是现在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的原因。② 我们作为主要价值尺度的金币目前具有标准重量，而且除非每个几尼③重 5 本尼威特④ 8 格令⑤——法律允许几尼流通的最低重量，否则实际上银行就不予接受。

第二种原因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市场上金对银的比价可能高于铸币中金对银的比价。您说市场上金和银的相对价值是 $15\frac{1}{2}$ 比 1，我相信您说得很对。它们在铸币中的相对价值是 $15\frac{9}{124}$ 比 1。因此，铸成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金币的一盎斯⑥黄金，按照铸币厂的规定，就值 $15\frac{9}{124}$ 盎斯白银，因为这一重量的白银也铸成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银币。但是，如果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金币，或 1 盎斯黄金，将在市场上售得多于 $15\frac{9}{124}$ 盎斯白

---

① 草稿上是“理由”。——编者

② 在草稿上，这句话是：“这些原因中的第一种现在不起作用；这是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的。”——编者

③ 过去英国金币名，合 21 先令。——译者

④ 英国金衡制中重量单位，等于 1/20 盎斯，合公制 1.555 克。——译者

⑤ 英国金衡制中重量单位，等于 1/24 本尼威特，合公制 0.065 克。——译者

⑥ 英国重量单位，在通常的衡制中等于 1/16 磅或 437.5 格令，合公制 28.349 克；在贵金属的衡制中等于 1/12 磅或 480 格令，合公制 31.103 克。——译者

银；如果它象现在这样，与 $15\frac{1}{2}$ 盎斯白银价值相等，或者等于 $15\frac{1}{2}$ 盎斯铸成的银币，即 80 先令，那么，它就不再是仅值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而是值 4 镑。① 因此，金银相对价值的改变（我承认过② 近来金对银的相对价值增长很多③），④ 就不能使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多于 2 先令 $1\frac{1}{2}$ 便士，或者在 2%与 3%之间。然而，我认为，这种原因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白银不能当作标准的价值尺度，所以无论金块、银块或任何商品，都不是以银币折价，而是以金币折价。

我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当金和银的相对价值在 15 比 1 以下时，黄金必然成为标准的价值尺度，因为没有人会在他能够将 $15\frac{9}{124}$ 盎斯白银在市场上售得多于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金币时，将这一数量的白银送到铸币厂去铸成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他可以不送去铸造，是因为假定少于 15 盎斯的白银可以售得⑤ 1 盎斯黄金。

但是，如果市场上金对银的相对价值高于铸币厂的 $15\frac{9}{124}$ 比 1 的比例，就没有黄金会被送到铸币厂去铸造，因为当 1 盎斯黄金的所有者能够将它售得多于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银币时（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这样做），他就不会将它送到铸币厂去铸成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金币。不仅黄金不会拿到铸币厂去铸造，而且不法商人会销熔金币，把它当作金块出售，换取多于它名义价值的银币；他会象我所说的那样，将它换成 80 先令银币，⑥获得 2—3%

① 在草稿上，这里还有“因为 15 $^1/_2$盎斯白银铸成 80 先令”字样。——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3 卷，第 67 页，注 1。——编者

③ 在草稿上，这十八个字是后加的。——编者

④ 在草稿上，这里还有“现在”字样。——编者

⑤ 在草稿上，“售得”写在“购买”上面。——编者

⑥ 在草稿上，这里删去了“在熔化的每一盎斯上”字样。——编者

的利润。因此，黄金会从流通中消失，白银[1]变成标准的价值尺度。如果白银容许在铸币厂铸造，现在就会是这种情形，但是白银的铸造遭到禁止，而黄金的铸造却是完全允许的。[2]

在这一法律继续生效时，白银怎么能变成价值尺度[3]呢？流通中的白银量刚刚够，或者不如说，还不够小额支付之用，而现在按照7%的申水被购买。[4]即使市场上金对银的相对价值变成1比30，金仍将是价值尺度。一个30盎斯白银的所有者知道他曾一度可以用$15\frac{9}{124}$盎斯[5]白银在铸币厂铸成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银币，来清偿一笔这一数目的债务，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有铸币在流通，[6]现在他要清偿那笔债务，并无其他办法，只有出售他的30盎斯白银，[7]换取1盎斯黄金，然后将黄金铸成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或者立即换得同数的金币。

第三种原因，即纸币流通过多，可能产生的影响，显著得不容置辩，而且您确实承认过这种影响。

既已确定了这些原则，先生，现在我要进一步力求证明，您认为的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铸币厂价格的其他原因都是不充分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产生这种影响。

我愿意暂时承认我认为事实上绝不会有的情况，即敌人的敌对法令可能使我们的贸易减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必须以金银条块支付我们的全部进口货。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金块的货币

①　草稿上是“银币”。——编者

②　这一论点包含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3版中，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68页。——编者

③　草稿上是“标准的价值尺度”。——编者

④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是后加的。——编者

⑤　草稿上是“15盎斯”；另一个人的（穆勒的？）笔迹在上面写道：“错——9/120 EB”。——编者

⑥　在草稿上，这九个字是后加的。——编者

⑦　在草稿上，这里还有“这就是说，按照市场价值”字样。——编者

价格上涨的一个适当原因。[1]金块的价值无疑会增长，而我们的论证中的许多错误，是由于没有把黄金价值的增长同黄金货币价格的增长区别开来而产生的。如果谷物由于大量输出而变得缺乏，不仅它的价值，而且[2]它的货币价格，都要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把它同货币比较时，事实上是把它同另一种商品比较。当我们输出货币或金银条块[3]时，同样地，把它同谷物比较，它的谷物价格要受到影响，但它的货币价格却不能改变。[4]在这两种情况下，一蒲式耳[5]谷物不会比一蒲式耳谷物值得更多，一盎斯黄金，无论是金块或金币，[6]也不会比一盎斯黄金值得更多。不论需求如何，黄金的价格，在它是以金币或者可以兑成金币的、同等价值的银行券来衡量的时候，绝不能多于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

如果黄金的价格真是以白银来估计，则每盎斯价格可能上涨到4镑、5镑或10镑。但是，我认为我已经证明，白银并不是估计黄金价值的标准。可是，如果它是的话，由于1盎斯黄金仅值$15\frac{1}{2}$盎斯白银，而$15\frac{1}{2}$盎斯白银恰恰相当于或铸成80先令，所以1盎斯黄金现在只能[7]值和售4镑。

那些坚持白银是价值尺度的人，不能证明任何可能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对黄金的需求能把黄金的价格提高到每盎斯4镑以上。凡是价格在这以上，即使按照他们的原理，也必须看作是银行券贬值了。所以推论下去，如果银行券是金币的代表，银

---

① 草稿上是“理由”。——编者

② 草稿上没有“不仅它的价值，而且”字样。——编者

③ 在草稿上，“或金银条块”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④ 在草稿上，最后十一个字(“能”字在草稿上是“会”字)和句号是后加的。——编者

⑤ 英国容量单位，合公制36.349公升。——译者

⑥ 草稿上没有这八个字。——编者

⑦ 草稿上是“所以……只能”，无“现在”字样。在最后的手稿上先写作“现在只能”；“所以”是后加的。——编者

行券就贬值15%。如果银行券是银币的代表，1盎斯黄金象现在这样售4镑10先令，就要售得代表$17\frac{1}{2}$盎斯白银的银行券，而在金银条块的市场上，大家承认它只能换得$15\frac{1}{2}$盎斯。所以，$15\frac{1}{2}$盎斯的银块同银行保证付给持票人$17\frac{1}{2}$盎斯的证书价值相等。①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认为我能够成功地表明，美洲各矿供给量的增减并不能使金块的货币价值有丝毫变动。

在黄金继续作为标准的价值尺度时，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或白银的供给不足，都可能把白银的货币价格提高到5先令6便士、6先令或8先令，甚至提高到等于或大于1盎斯黄金的价格。金银相对价值的改变会产生这种影响，但是黄金的缺乏，或对黄金的需求，无论这需求多么巨大，都不能提高黄金的价格，虽然可能提高它的价值，因为它本身就是估计它价格的媒介。②

我相信，马里亚特先生极力主张，不利的汇兑是金块价格高昂的原因。③我明了，他是把原因误当作结果，正象我在别的地方曾试图表明的那样。④他也注意到一个几尼在汉堡值26或28先令；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假定在那里一个几尼会售得同26或28先令内所包含的一样多的白银，我们就要大受欺骗了。现在一个几尼在汉堡售得的白银，如果送到我们的铸币厂去，可以铸成21先令6便士，或者再多一两个便士，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多，是由于这两种金属相对价值的改变。然而，同一数量的白银可在汉堡购

① 以上两段重现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3版中，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84—85页。——编者

② 参阅《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3版中同样的论点，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60页。——编者

③ 1810年2月1日约瑟夫·马里亚特就霍纳的动议发表的演说(《汉萨德》，第15卷，第275页)。——编者

④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75页注1，并参阅同书，第64页，注1。——编者

得一张在伦敦以银行券支付 26 或 28 先令的汇票，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的流通媒介贬值能有更令人满意的证明吗?①

我荣幸地是

先生

您最卑贱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麦尔安德，新林

1810 年 2 月 5 日

弗·霍纳先生

2. 李嘉图致霍纳

由于黄金是英国的通货本位，而白银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本位，在英国和那些国家之间就不能有固定的汇兑平价，因为金银相对价值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动都要影响到它。因此，如果在白银是每盎斯 5 先令 4 便士时，汉堡通货 33 先令 8 格罗特同 1 英镑，或一个几尼的 $\frac{20}{21}$，价值相等(当伊莱亚森先生在下议院作证时宣称 33.8 是同汉堡之间的平价时，②是这样的)，那么，在白银跌到每盎斯 5 先令 2 便士或 5 先令时，它们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那时一个金英镑值更多的白银，也就值更多的汉堡通货。

所以，要求出真正的平价，我们必须确定，在平价是 33.8 时，金银之间的相对比例如何，以及在我们希望计算它的时候，其相对价值如何。1797 年黄金价格是每盎斯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

① 这一段的内容和最后两整句的文字重现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 3 版中，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3 卷，第 80—81 页。——编者

② 见“秘密委员会关于银行未清偿的兑现要求的报告，以及关于限制支付现款的报告”中丹尼尔·伊莱亚森的证词，1797 年(《下议院各委员会报告汇编》第 11 卷，第 159 页)。——编者

白银价格是每盎斯5先令4便士，所以1盎斯黄金同14.6盎斯白银价值相等；1798年黄金是每盎斯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白银是每盎斯5先令$\frac{1}{2}$便士，所以那时1盎斯黄金值15.44盎斯白银。

如果按照平价1镑值白银14.6,①那么在平价是15.44时，就有6%的申水；33.8的6%的申水是2先令，所以，当金对银是15.44比1时，平价为35先令8格罗特。

穆歇特先生在他的表中说，1798年的汇率是38.2，并指出这对英国有13%的利益，但是我看，那时这对英国只有7%的利益。②我实在怀疑是否有这样多。1797年，关于同汉堡的汇兑平价，意见纷纭，伊莱亚森先生说它是33.8，而博伊德先生，我想，说它是在35以上。③如果把35作为1797年的标准或平价，则1798年的平价为37，因而38.2对英国只有3%的利益。金勋爵指出，或许实际的平价比35还低一些④，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争论点上，穆歇特先生过于重视伊莱亚森先生的证词。

以上的计算表述如下，或许更容易进行。

$$14.6:33.8=15.44:35.7\frac{3}{10}$$

如果1797年的平价是35，则

$$14.6:35=15.44:37$$

当黄金按比例比白银贵14.6倍时，平价是33.8，则当金对银的比例如下时，平价是：

1比$14\frac{1}{2}$……………………………约33.5

$14\frac{3}{4}$……………………………　34.–

---

① 李嘉图没有说明“白银14.6”的单位，根据他上一段中的计算，显然是他写错了，这句话应改为“如果按照平价1盎斯黄金值14.6盎斯白银”。——译者

② 国王陛下铸币厂的罗伯特·穆歇特著：《银行限制法案对国家通货和汇率的影响的研究》，伦敦，鲍德温书店，1810年版，附录。在1810年的第2版中，穆歇特对1798年的估计降为对英国有5.7%的利益。——编者

③ 1797年，沃尔特·博伊德在上议院限制支付现款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汇兑平价是“银行发行的货币34先令3格罗特”（《上议院公报》，第41卷，第221页）。——编者

④ 《对于限制英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支付硬币的看法》，伦敦，卡德尔和戴维斯

15 ………………………… 34.7

$15\frac{1}{4}$………………………… 35.2

$15\frac{1}{2}$………………………… 35.9

但是,如果在1797年,金对银是1比14.6时,平价是35,那么,当金对银是:

1比$14\frac{1}{2}$时,平价约为34.9

$14\frac{3}{4}$………………35.4

15 ………………35.11

$15\frac{1}{4}$………………36.6

$15\frac{1}{2}$………………37.2

大卫·李嘉图

1810年2月6日

3. 李嘉图致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①]

麦尔安德,新林

1810年4月24日

先生:

遵照我荣幸地见到您时您所提出的要求,我力求尽可能接近原意地重新写出我在为自己一本小册子中的一段话进行辩护时所

书店,无年份[1803年版],第89页。在以《对于对银行施加限制的影响的看法》为题出版的"扩大第二版"中,同上,1804年,这一说法有了一些改变("在35左右",第151页)。——编者

① 手稿是李嘉图笔迹的一份复本或草稿,顶端有奥斯曼·李嘉图的笔迹:"致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

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1740—1818)被认为是《朱尼厄斯》的著者;可是关于该书是"弗朗西斯著的"这一说法直到1816年才提出来。——编者

说的内容，那段话您在尊著的第二版[①]中曾加以批评。您对我的结论所持的异议是以下列词句来表述的：

“假定某一数量(而不是更多一些)的纸币是流通所必需的，超过那一数量的发行额都是多余的，则结果似乎是，银行[②]多发行一些它的纸币，各乡村银行必须按比例少发行一些，因为整个来说，需要少发行那样多。”[③]

对这一点，我这样回答：如果流通所必需的纸币量是一个一定量，不容许增加，则上述命题的正确性是反驳不倒的，但是，由于在目前限制银行支付硬币的情况下，流通容许纸币无限地增加，英格兰银行的发行将成为乡村银行的发行同比例增加的原因。

让我们假设，在某一个时候，英国流通中的纸币总额是2,000万，这一金额完全适合流通的一切需要；在这2,000万中，有500万只在伦敦流通，而且都是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在商业或信贷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这家银行将它的钞票数目增加100万。

伦敦地区的流通增加了$\frac{1}{5}$，从500万增加到600万，而乡间的仍同以前一样，伦敦的商品价格就会大大上涨，同时乡村的商品价格却保持不变。因此，商品会从乡村送到伦敦去出售，这种情形会继续下去，直到伦敦和乡村的物价之间的通常水平重新恢复，追加的100万按照2,000万原来分配的同一比例在伦敦和乡村之间

① 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对流通中纸币过多而硬币稀少的看法》，第2版，伦敦，里奇韦书店，1810年。——编者

② 指英格兰银行。在本书中都是如此。凡是其他银行，通信者都说明是“乡村银行”或“私人银行”。——译者

③ 第60页。这一段接下去说：“我将非常感激大卫·李嘉图，正如我因为其他原因已经非常感激他一样，如果他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按照它的过程来解释这件事，而不借助于形而上学；并解释，他根据什么证据说它是可能的，或者为什么他相信它是可能的，即银行纸币发行额的任何增加都使乡村银行增加它们自己的发行量为那一数量的四倍多。[《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86—87页，并参阅注1。]这一切，如果真是这样，他就能够以一小段话登在《晨报》上来解释。”——编者

分配了之后为止。

如果乡村银行不增加它们的钞票数量,过程就是如此。但是,那些企业的经理对于他们的利益都是趋之若鹜,倘若他们有一种合乎情理的可能性能使钞票继续流通,他们就准备利用机会增发他们的钞票。现在正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伦敦的通货增加和伦敦市场上的物价上涨,使乡村银行能够增加乡村的通货,直到对乡村的商品价格产生同样的影响为止。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数量恰好是乡村通货的 $\frac{1}{5}$,或 300 万,这正是伦敦通货增加的比例。在一个短时期内①,乡村的通货会相对不足,但不能老是这样,所以必须分摊英格兰银行加入总流通的那 100 万②,或者增加乡村银行钞票的数量,来使乡村通货提高到它对伦敦通货的通常比例。英格兰银行增加它的钞票数量 100 万,就会使乡村银行增加它们的 300 万,因而有 400 万加入并被吸收到英国的总流通中去。

如果乡村银行增加它们钞票的数量来开始这一过程,而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数量保持不变,则乡村银行不能把它们增发的钞票保持在流通中。它们的钞票会换成英格兰银行的钞票,直到它们的钞票减少到原来的数量为止。会造成这种结果的步骤如下。只有乡村的商品价格将会上涨;因此,商品会从伦敦送到乡村去出售,在较贵的市场上换取乡村银行的钞票。根据法律,乡村银行的钞票可以换成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所以它们就会这样兑换,因为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要用来在较便宜的市场上重新购买。只要两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有利的差额,这种情形就会继续下去。通过这些办法,乡村银行的钞票会迅速减少到它们原来的数量。

先生,希望我已幸运地使您明了我。如果我还没有做到,我乐于向您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如果您和我仍有意见分歧之处,我

① “在一个短时期内”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这句话先写作“或者减少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数量”。——编者

很愿意知道您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如果正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您对这里表述的原理与我意见一致,则我们的通信将使我感到满意。

[在纸的背面,奥斯曼·李嘉图的笔迹写道:

"这封致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的信的签字,剪下来给了罗斯的爱德华兹先生,他希望得到我父亲的签字。

奥·李　　1846年10月26日。"]

4. 穆勒致李嘉图[①]

[由5回答]

我亲爱的先生:

我将曾向您提及的文稿的第一部分送上。[②]在我读其余部分时,您可以先读这一部分。送上的约为全部的三分之一。全部文稿会使您感兴趣的,虽然您将发现它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可以出版。在某些方面,它太粗浅了;在其他方面,它又太深奥了。前提和结论条理不十分清晰,观点也并不总是正确的。事实上,它是著者关于一个问题的零散的、未加整理的文稿,对于这个问题他还未钻研到底就已停止了研究。

您若相当详细地写下您的评语,则感谢之至。由于在适合于出版方面我的意见将为译者所遵循,您对我意见的支持将使我感到高兴。

我渴望看到您的整个小册子。[①] 当心别让他们漏印目录,就象他们对穆歇特的第一版所做的那样。[②]

---

① 信封上写着:"大卫·李嘉图先生"。未经邮递。——编者

② 杜蒙所译边沁的《惊慌(价格论)》的译文手稿;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269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亲爱的先生

您真诚的

詹·穆勒

1810年12月25日

纽因顿格林

5. 李嘉图致穆勒[③]

[答4—由6回答]

我亲爱的先生:

您送来的手稿,我已读了一大半,甚感愉快。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它对它所论述的问题有一些很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如果不把它公诸于众,我感到可惜。但是同时,我认为它带有一些根本的缺陷,整个来说,这些缺陷将使它不作相当大的修改便不能产生许多良好的效果。在说明我的意见时,我希望您明了,当这位才气横溢、学识渊博的著者反对这些意见时,我是感到万分羞愧的。但是,每个人必须从他得到的那一分理解来判断。首先,看来著者并不明了,在通货状况良好时,纸币流通是由贵金属的价值多么有效地保持在应有的范围内。相反地,他争辩得似乎他认为,纸币流通容许无限地增加,直到最后变得如此庞大,以致造成公众的某种巨大灾难。这种见解毫无过去的经验作为依据,而且对这门科学作任何正确的考察,也都不能在纸币可以兑成硬币的时候,使纸币流

① 《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银条块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编者

② 穆歇特:《银行限制法案对国家通货和汇率的影响的研究》,1810年版。1810年的第2版中加上了目录。——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詹·穆勒先生"。未经邮递。穆勒加上提要:"李嘉图先生 1811年1月 论边沁/杜蒙的货币论文"。——编者

通可以或者可能膨胀到这样地步。根据我对您想法的理解，我毫不怀疑，您是完全同意这一意见的。其次，就我已读过的来说，著者全然没有注意到不加节制地发行纸币对我们的对外关系将会产生的影响，一种被认为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三，他的许多论点是建立在这一假定上，即增加流通媒介虽然会使通货贬值，却也使资本和商品增加（倘若增加流通媒介是通过商业渠道来进行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有益的；他假定货币使那些原来不会生产出来的货物仅仅因为那笔货币而生产出来。他的著作的许多部分提出这种意见，我却很难理解，因为他没有提出持这种意见的任何理由。可是，就在我停下来的地方的前面，我终于发现有一节或者一章用于这一目的。①在我极其认真地加以研究以后，老实说，我应该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由于纸币一般是为了商业目的而采用的，他认为采用纸币差不多总有一些好处，那些好处他以前认为只是适当地采用金属货币才具有的。由于一个国家的许多收入是固定的货币地租，他假定那些得到货币地租的人不愿意把它储蓄起来，或者不如说，不愿意把它花费在能使将来的收入增加的物品上。现在，由于通过商业途径而采用的全部货币会这样来花费，他认为同样的有益效果将会接踵而来，好象那些有货币收入的人已经这样有益地使用他们的地租和年金了。

我认为货币增加，除了提高商品价格以外，不能有其他影响。社会的某些成员用这种办法靠牺牲他人而发财致富；这只是财产的转移，而没有创造。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是否将把他们的额外收入比原先占有这些收入的人使用得更为节约或更为有利，那只是精打细算的问题。然而，我的意见是，没有其他阶级比占有固定的货币地租和年金的人储蓄得更多。就我对他们的观察来说，我见

① 参阅对边沁的书第2卷所批的第34注；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318页。——编者

过许多富翁,他们都是社会上最善于攒钱的人。

我看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因为增加货币而使一国的资本增加;这个办法是这样的。在劳动工资达到与改变了的货币价值相适应的新水平以前,劳动者的处境会相对地更坏;他要与他所消费的相对来说生产得更多,或者不如说,他不得不消费得更少。由于制造业者会因为他的商品而获得一个额外的价格[①],他得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所以,他就可以增加他的实际资本,直到劳动工资上涨使他处于他应有的地位为止。在这期间,社会资本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增加。

第四,著者假定银行家的发行是由、而且可以由他们的存款的比例来调节。但是,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一个银行家也许可以根据10万的存款而稳稳当当地发行30万;但是,并不是因此他就可以以100万的存款来稳稳当当地发行300万。

关于货币增加所产生的影响,除了我已经论述过的以外,我可以再加上一点,即通过商业途径输入的货币不但不会使商品增加,反而使商品实际上减少。货币,或铸造货币的金属,无从被输入,除非各矿的产量都增加了。这种金属的价值在世界上普遍跌落,这迫使对这种金属的使用必需增加。现在黄金(或白银)处于货币状态,对我们来说,不是生产性的,也不增大我们的财富,但我们却要输出可以当作真正有效资本的商品,去换取这种非生产性的商品。不仅个人会因为黄金更加充裕而受到损害,而且除了拥有金矿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损害,因为它们都把劳动用来生产商品,它们必须用那些商品去购买货币。

这是我仔细读过的这部著作中我觉得根本错误的一些原理,可是它有许多卓越的内容,如果因为其中可能夹杂了一些错误,我们就抛弃了精华,我感到可惜。

① 在手稿上,"价格"是多数。——编者

我不知道您是否急于要我将全部或一部分手稿归还给您，不幸最近晚上的时间都被占用了，而且未来的几天也将如此。昨天上午我留在家里，悉心考虑我提到的那些段落。我将在几天或一星期内读完它，如果您能这样久不用它。您若无法告诉我，我就立即奉还。我觉得意思不清楚或者我不同意的那些段落，我已用铅笔在纸边上注了一个数字，并在我面前的一张纸上对它们作一些简短的评语。我怕这封冗长乏味的信会使您厌倦，所以赶快停笔，使您不要因为再读下去而更感疲劳。盼写行字告诉我，下星期的哪一天您能有空同我共进羊肉。希望您到天亮以后才离开我。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811年1月1日

6．穆勒致李嘉图

[答5]

我亲爱的先生：

昨天我看见杜蒙先生①，向他说明了您和我对这部著作的意见。他似乎不愿意放弃它，并有意进行加工，使适合于公众阅读。他对这个问题虽不熟悉，却很有资格来谈论这些原理。我告诉他，我曾把文稿给您看过，而且我认为使您和他认识也许有用，所以我说，我看最好是您和他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您读这些文稿比我仔细得多，对这个问题的各点比我了解得更详细。他回答说，他非常高兴认识您。我可以肯定，李嘉图夫人和您都会高兴认识他的，

① 日内瓦的埃蒂安·杜蒙(1759—1829)，边沁的弟子、编者和法文译者。——编者

因为他不仅才智出众，而且素有教养，同法国、英国和俄国所有最伟大的人物都一起生活过，对世界具有丰富的知识，此外，他还是一个极其愉快而坦率的人。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他同您一起进餐。他对这个主意表示非常高兴，只是距离太远。我说，我知道您可以给他张床，要是他愿意走到思罗格莫顿街您的账房去，我将在那里同他会齐，我们从那里设法乘车。他对此欣然同意了。

不过这一切都要对您完全合适和方便才行。否则这件事可以毫不为难地取消。然而，如果您高兴见他，且您将读完文稿，邀他星期五见面如何？他急于尽快地就这个问题作一决定。我只怕床不方便，现在您一大家人都在家。但是，您有床给他(因为您曾要给我一张)，我可以回家来。如果对于处置我没有什么不便，您可以把我放在您能找到的随便哪个洞里。

您看，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同您客气，我只要求您不要犹豫，立即坦率地说这样安排对您是否合适。如果合适，我想您应当立即(因为怕他会有约会)送封短柬给杜蒙(干草市场19号)，邀他吃便饭，我们三人可以一起谈谈他的文稿问题。他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您不要使他感到是邀请他参加宴会，因为宴会会破坏我们见面的目的。

我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纽因顿格林

1811年1月4日

7. 李嘉图致杜蒙[①]

亲爱的先生：

敝友穆勒先生给我以认识您的快乐，这是我所急于接受的。本星期五[②]他同我一起进餐，希望您愿意陪他同来。我奉上数行向您保证，您的光临将使我感到万分荣幸，而且讨论我刚读过的才气横溢的手稿中的某些论点将使我异常愉快。[③]

我们有床供您和穆勒先生使用，并望您星期六勿急于离开我。若蒙惠允，敬请星期五3点半至思罗格莫顿街16号我的办公室与穆勒先生会聚，我们从那里一起动身。

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
您顺从而感激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麦尔安德，新林
1811年1月6日

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④]

[由9回答]

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
1811年6月16日

亲爱的先生：

---

① 信封上写着："干草市场 19号 杜蒙先生"。图章"PAR"（普里西拉·安·李嘉图），上面冠以"康沃尔乌鸦"（威尔金森家族的纹章，后为李嘉图所采用）。——编者

② 1月11日。——编者

③ 见本书第53页，注②。——编者

④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我在愉快地同您认识以后就冒昧地写信给您，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基本上在问题的同一边，所以我们可以进行私人的友好讨论，而不必在出版物上就我们的分歧进行长期论战。相当时期以来，我就认为，许多现代政治经济学家，在热衷于纠正商业阶级关于贸易差额的荒谬观念时，忽视了贵金属因被用作交换媒介而与其他商品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差别；我想利用机会在出版物上发表这种意见。但是，如果您在某种程度上喜欢那种看法，我将阐述这种意见而不特别提到您的名字，即使提到，也一定予以尊重和赞扬，这是您在这个问题上显示的才能和知识所极其应得的。既已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深入研究它的唯一宗旨乃是求得和传播真理，我宁愿向对方作任何让步，而不维护在我看来不符合政治经济学正确原理的任何见解。

对您就这一问题所写和所说的一切详加考虑以后，我仍然不得不保留我的意见，即您对过剩一词的用法[①]造成一种对事实的不正确印象；这一词汇绝不是仅仅因为金银条块可能是最有利的出口商品，而就可以应用。在输出金银条块的同时，可能国内有别的商品真正是过剩的，正在按照不能取得平均利润的价格出售。可是，如果这些商品已经输出了许多，或由于任何别的原因，而不能有较高的价格，或在外国只高1%或2%，我想，由于输出体积大的商品费用较大，并且压低国外市价的危险性也较大，还是输出金银条块好，虽然与大量商品比较，金银条块可能在两国具有恰正相同的价值，当然也就无所谓相对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金银条块出口只是因为必须有某种东西去清偿债务，而当时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即使借助于汇票所得的申水，仍不足以提供适当的利润，这才求助于交换媒介，对它的需求总不会造成比运费或许还有铸造

① 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中；例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61页。——编者

费更大的损失。

还有,一般说来,我不得不仍旧认为,各国偶尔利用交换媒介来对外支付,一定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且贵金属的平均水平应当由一种随时准备纠正暂时的波动的原则来维持,这比认为暂时的波动从未存在要更自然和更可能得多。我们下次见面时,我很愿意听到您对这些和另外一些问题的意见。同时,关于这个总问题,您能否给我关于与某些国家的折算汇兑的材料?我们最近从那些国家输入金银条块,例如牙买加就是。我不能不认为,由于我们的通货贬值,与某些这样的国家折算的汇兑一定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能举出一个这一类的清晰的例子,它将立即表明我们不利的汇兑有多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不利。希望您不久就能光临赫特福德郡。要是星期六或下星期日对您方便,也许霍纳能够见您。下星期期中我将离开家一会儿。请相信我怀着诚挚的敬意。

您顺从的仆人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8—由10回答]

亲爱的先生:

我毫不迟延地回复您亲切的来信,并竭力消除我们之间的几点分歧,它们妨碍我们在货币问题上,以及在经常互相通商的国家里调节货币价值的规律上意见完全一致。除了您所说的传播真理以外,我对这项讨论并无其他目的。所以,如果我无法说服您,而

---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

另有一份草稿,用铅笔写明日期“6月17日”,显然是在收到马尔萨斯6月16日的信以前写的(主要的出入在脚注里说明)。——编者

您要在出版物上发表您的意见,您是否提到我的名字,对我是无关紧要的。我相信,您这样做将最充分地促使这门科学的正确原理建立起来。[①]

就调节其价值和决定其进出口的规律来说,我看不出金银条块[②] 和任何别的商品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诚然,金银条块除了作为对美术工艺有用的商品以外,还普遍用作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③]但是,它并不因此而被从商品的名单中勾销掉。发现了某一物品有新用途,因而对它的需求就增加了,供给也扩大了。这种新用途使每个人都成为金银条块的贩卖者,他买它然后再卖它。所有这些贩卖者的普遍竞争将调节每一国家中金银条块的价值,就象这些或者其他贩卖者的竞争将调节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那样地肯定和严格。我蒙您同意,[④] 将商品的每个买者都称为金银条块的贩卖者,虽然用商人的语言来说,在一切情况下,货币的卖者都被称为买者,但他们是一种商品的卖者和另一种商品的买者这一点并不因此而较不真实。发现发酵和蒸馏可以使谷物有一种新用途,并没有改变谷物的性质。[⑤]如果以后我们发现它可以用于另外100 种目的来使人类舒适和享受,对它的需求就会增加,它的价格首先会[⑥]大大上涨,但这只是它将发生的唯一变化;同每一种别的商品一样,它将继续按照同样的规则来进口和出口。我毫不怀疑

---

① 在草稿上,这一段是:"对于经常互相通商的国家里调节货币价值的那些原理,我们的意见是如此接近,所以我盼望我们以私人的友好讨论来竭力消除妨碍我们意见完全一致的几点分歧。"——编者

② 草稿上是"货币(或金银条块)"。——编者

③ 草稿上没有"和交换媒介"字样。——编者

④ 在(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等人关于金银条块问题的评论中,载《爱丁堡评论》,1811 年 2 月号,第 352 页。——编者

⑤ 草稿上是:"发现经过发酵和蒸馏可以从谷物取得酒,并没有改变谷物的性质,也没有改变调节谷物进出口的规律。"——编者

⑥ 草稿上是"可能",而不是"会"。——编者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意见分歧；所以，这就要您来说明，为什么黄金因作为世界货币而有的新用途，就使它不受竞争的普遍规律所影响，① 为什么它就不是肯定不变地(不变地只是按照这一词汇应用于其他商品的意义来说的)寻求最有利的市场。

可能我不恰当地选择了“过剩”这个字眼来说明贸易逆差的原因所给我的印象。② 但是，看了一下《评论》③ 中的那篇文章，我发现您恰正是在我希望表达自己意思的那种意义上来用它的，因为您承认相对过剩的通货可能是，而且时常是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但是您争辩说，它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是这样来理解这个字眼的，现在我要争辩说，它乃是固定不变的原因。在一个国家，货物减少和货币确实增加都可能造成这种相对过剩(或者进一步节约使用货币也是如此)；而在另一个国家，货物数量增加或货币数量减少也可能造成这种相对过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效地造成了货币过剩，如同各矿都生产得更多了一样。我并不否认，贵金属的价值的确发生暂时的波动；相反地，我认为这些波动从不停止，但我把它们全都归于一个原因，即上述情况之一所造成的通货过剩，而不归于对某些商品的需求。我认为，这些需求是由通货的相对状况来调节的；它们不是原因，而是结果。④ 我觉得您没有充分考虑

① 在草稿上，这里有一个句号，而没有这一段的以下部分。——编者

② 草稿上是“来说明我对这一事实的印象”。——编者

③ 《爱丁堡评论》，1811 年 2 月号，第 342—343 页。——编者

④ 在这五整句(从“我是这样来理解……”起)的地方，草稿上是：“现在我的意见是，通货相对过剩乃是唯一的原因；这种相对过剩可能是这里或国外货物绝对量的某种改变造成的，这种改变可能使以前周转那些货物的货币量相对过剩，或者它可能在一个国家是由货币确实增加造成的，而在另一个国家是由货币减少造成的。我并不否认，贵金属的价值的确发生暂时的波动，相反地，我认为它们的价值从不停止波动，但我把它归于刚才说过的两种原因之一，因为平时它根本不是由一国欠另一国的债务引起的。您的意见只是关于输出大体积商品的额外费用，但是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我们必须假定这些费用构成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我们的比较是根据进口商能够销售商品的价格来进行的，那些价格必然包括各种费用。”——编者

导致一国向另一国借债的种种情形。在您提出的各种情况下，您总是假定债务已经构成，而忘了我始终主张通货的相对状况正是借债的动机。我说谷物不会被购买,除非货币相对过剩;您以假定它已经被购买而只有支付问题来回答我。一个商人不会为了谷物而向外国借债，除非他深信他因谷物而获得的货币将多于他为购买谷物而借的货币。如果两国的贸易局限于这些交易，它就令人满意地向我证明，一国货币过剩，而另一国谷物过剩。它还证明，除货币以外,没有东西是过剩的。如果确有另一个商人输出了糖，就可以清偿谷物的债务而不输出货币,那么我应当说,糖是过剩的商品;[1] 输出糖这种更过剩的商品，减少了商品总量,就会提高货币的价值,从而在短时期内,如果谷物继续输入,糖继续输出,货币甚至同谷物比较也不再是过剩的。您的意见只是关于输出大体积商品的额外费用,但是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我们必须假定这些费用构成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我们的比较是根据进口商能够销售商品的价格来进行的,那些价格必然包括各种费用。

我认为对于牙买加的折算汇兑的了解不会对争论的问题有所帮助,不过我将尽力获悉关于它的每一细节,并希望本星期六能来赫特福德郡访您,那时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些表面上的困难。

亲爱的先生,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是

您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思罗格莫顿街，1811 年 6 月 18 日

① 在草稿上,这里有一个句号,从这里起,草稿上是:“但是可以说,‘英国的货币是相对过剩的，因为输入谷物的商人愿意输出货币’;对;但是输出糖这种更过剩的商品,减少了商品量,就提高了货币的价值,[这里删去了‘如果在输入国糖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同样高出那样多’字样]输出货币不是因为它在外国只比一种商品便宜，而是因为它比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先写作‘它是最便宜的出口商品’]。”草稿这一页完;以下部分尚付阙如。——编者

1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9]

东印度学院

1811 年 6 月 20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将非常高兴在星期六② 见您。由于一个姊妹抵达城里比我预期的要早一些,明天我不得不去伦敦,但是我将在星期六 5 点钟回来,希望那时我有见到您的快乐。若有事妨碍您来,敬希掷下一行,用两便士邮递,寄交拉塞尔广场南安普敦巷贝德福咖啡馆。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我希望不要发生那种情况),也许您能安排星期六上午同夏普先生③ 共进早餐,并在星期五晚上通知我。

老实说,我还不能理解通货过剩是借债的唯一动机,我们在见面时再讨论这一点。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诚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1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④

拉塞尔广场

贝德福咖啡馆,1811 年 6 月 21 日

亲爱的先生: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6 月 22 日。——编者

③ 理查德·夏普。——编者

④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未经邮递。——编者

刚才接到您亲切的短柬。[①] 由于马尔萨斯夫人要到星期日或星期一才能回来，而且请夏普先生到府上比到舍间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也许我还是接受您的盛意好。所以明天我将愉快地同您共进早餐，但是我不能留下来吃午饭。希望您能劝夏普先生参加。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诚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1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片断)

麦尔安德，新林

1811年6月23日

亲爱的先生：

对您昨天提到的问题作适当考虑以后，我不能同意您的这一意见，即汇兑不会准确地表示通货贬值的程度。

我想，您的说法是：通货贬值2%，换句话说，货物上涨2%，但是汇兑并不一定只下跌2%，因为国内外的货物都上涨，汇兑受的影响可能多达4%。可是依我看，在汇兑达到能够支付出口费用这一界限之前，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不会使商品进出口的数量或实际价格发生任何变化。

[纸的底部裁掉了；下面的写在纸的背面。]

通货增大2%，结果国内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上涨2%左右。对

① 李嘉图的短柬尚付阙如。——编者

② 手稿(李嘉图的笔迹)是一份不完整的信稿，信可能未寄出，只是内容表明是给马尔萨斯的。——编者

汇票的需求将提高汇票价格 2%，或者换句话说，降低国外汇兑 2%，从而迅速抵销对货物进口的鼓励和对出口的阻碍。贸易将照旧继续进行，但是将以贬值 2%的媒介来估价。对外国人来说，商品的实际价格不变。如果汇兑由于进一步贬值而下跌 5%或 7%，则金属货币只要我们能输出多久，就会出口多久，在那以后，贸易将恢复到习惯的水平，出口货将恰好平衡……

[以下部分尚付阙如。]

13.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东印度学院

1811 年 7 月 7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刚从剑桥的喧嚣忙乱中回来，② 便赶快告诉您，我希望不久能当面感谢您亲切的来信。③

我预定明天到城里来，并已写信告诉夏普先生，我将在星期二④ 同他共进早餐。如果他没有事，希望您能同我们聚会，因为我怕我在城里逗留的时间短促，也许找不出一个下午是没有预先约定的。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在格洛斯特公爵于 1811 年 6 月 29 日任剑桥大学名誉校长后，庆祝了几天。(见 C. H. 库珀：《剑桥编年史》，第 4 卷，第 497—498 页。)——编者

③ 可能是第 12 号信。——编者

④ 7 月 9 日。——编者

1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关于牙买加汇兑的札记]

与牙买加的汇兑平价据说是通货[②] 140 镑对 100 英镑。在牙买加，1 美元是按通货 6 先令 8 便士流通的，因而 420 美元也等于 100 英镑。但是，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平价，1 美元所值和包含的纯银仅同英镑的 4 先令 $3\frac{3}{4}$ 便士的一样多；所以 420 美元仅同 90 英镑 11 先令的白银价值相等，或与同量的黄金价值相等，如果黄金的市场价格和[铸币厂][③]价格一致。463.72 美元或通货 154 镑 11 先令 6 便士是 100 英镑白银的真正平价。但是，如果黄金被当作英国的通货本位，而在牙买加白银对任何金额都有法偿权，则两种贵金属相对价值的每一变动都一定使汇兑平价改变。现在黄金是白银价值的 16 倍，平价一定是 164 镑 2 先令牙买加通货或 492.34 美元。在牙买加，现在一张汇票的价格是它们的估计平价 140 加上 5% 到 $2\frac{1}{2}$ % 的申水。假定是 5%，则一张汇票的价格是 147 镑，比真正平价低 17 镑多，或者不如说，对牙买加有不到 $10\frac{1}{2}$ % 的利益。在牙买加发现向英国输出美元有利的时候，汇兑只是在名义上对它有利，实际上由于输出货币的费用而是不利的。147镑牙买加通货——一张汇票的价格，或每个重 17 本尼威特 8 格令[④]

---

① 手稿(李嘉图的笔迹)无日期、签字和地址。纸上有水印“1806 年”。
看来这是李嘉图寄给马尔萨斯的“关于牙买加汇兑的说明”的草稿，大概就在他们于 7 月 9 日见面以前寄出的，马尔萨斯在下封信里讨论到它。马尔萨斯把它包含的材料用在他论金银条块的第二篇文章里，载《爱丁堡评论》，1811 年 8 月号，第 453—454 页。——编者

② 指牙买加通货，下同。——译者

③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④ 这是美元的铸币厂重量，流通的美元的实际重量可能低于这一标准。——作者

的441美元也一样，可按美元在英国的现行价格售得113英镑，使美元汇款比汇票多13%的利益，不过必须从中减去输出美元的一切费用。考虑到黄金的价值16倍于白银，而美元的价格是每盎斯5先令11便士，标准白银是每盎斯6先令1便士，黄金必定是每盎斯4镑17先令。如果以多布隆[①]的价格(现在是每盎斯4镑13先令6便士)作为标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黄金的价值，但是最近未挂牌的标准黄金的价格可能略低于这一价格。与牙买加折算的汇兑看起来使英国吃亏$10\frac{1}{2}$%，而真实的汇兑实际上对英国有13%的利益，两下相加使英国通货贬值不到3%或4%[②]，标准黄金的价格是按4镑17先令计算的。[③]

1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④]

[由16回答]

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

1811年7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我在愉快地见到您时，因急于进行我们的讨论，而忘了为牙买加汇兑的说明向您道谢。在折算的汇兑有利的条件下输出金银条块，依我看，就是输入金银条块的国家纸币贬值的有力证明。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英国汇票仍有名义上的申水，如果能够表明以前金银条块输出极少或不输出的时候申水更多，证据就更为明显。也许您有机会确定1808年的申水是多少，以及它下跌的过程

① 旧时西班牙金币。——译者

② 先写作“在3%和4%之间”，而这又先写作“约等于”。——编者

③ 这里删去了“这一差别可由美元的实际重量不足来解释”字样。——编者

④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如何。

至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我想,虽然我们在最近的谈话中也许接近了一些,看来我们还不会完全一致。我要补充的只是,在将过剩一词用于通货时,就我所记得的来说,我是始终一致的。我总是把它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促使价格普遍相对上涨,而没有降低任何商品价格的趋势;而从不把它用于另一种情况,即一批商品的价格上涨,必然随之而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如谷物或某种必需品缺乏的情况那样。我仍然认为,导致这样两种不同结果的这两种情况应该给以不同的名称。

您若有空,我想请您注意一下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第2册第18章。① 虽然我决不同意他那章中总的结论,可是我想,在那里您将看到,我所说的不是由通货相对过剩造成的价格相对上涨是指什么。

休谟、斯密、赫斯基森和所有论述这些问题的最可敬的作家们都一致认为,不利的实际汇兑在能够支付贵金属的运费之前,有自行纠正的强烈趋势;我不能不最坚决地同意他们的意见。否则我看不出战争期间会有什么来鼓励输出更大量的工业品。但是,如果如您所说,汇率的变动总代表各种通货价值的相应变动,那么这样的鼓励就不会有了。

我们期待马尔萨斯夫人一家下星期来把我们的房子挤满,在那以后我将去林肯郡约10天。② 在我回来时,希望我们有在赫特

① 标题是"降低工业品价格以便在国外市场销售的方法"。——编者

② 这次和以后马尔萨斯访问林肯郡(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93页,第8卷,第226页,并参阅第8卷,第349页),无疑都是为了林肯郡威尔士比的牧师俸禄;那是他父亲的表兄弟亨利·多尔顿于1803年让给他的,他"终其一生作为非常驻牧师"领受了那份俸禄,"而将教区交给各个相继接任的副牧师管"。(见约·梅·凯恩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载《评传集》,1933年5月重印本,第113页。)——编者

福德见到您的快乐。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我写得非常匆忙。

1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5—由 17 回答]

亲爱的先生：

自从愉快地接到您的信以来，我一直事务繁忙，直到今晚才有机会回信。

我将尽力取得您希望要的关于从 1808 年到现在牙买加汇票申水的材料，但是，由于这些交易都是在牙买加进行的，这里的商人往往对汇给他们的汇票的售让价格不熟悉，我还不能肯定我将获得成功。

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们最近注意的问题上我们终将意见一致的可能性竟是如此之小。您给过剩这个字眼应用于通货时所下的定义，不能使我满意。虽然应当承认，在谷物缺乏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应随之而下跌，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货过剩却是不可能的呢？我明了，通货必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且必须与它所周转的全部商品来比较。如果歉收后它与商品的比例大于歉收前，而国外货币与商品的比例没有发生这样的改变，我看，那就没有别的说法能够比“通货相对过剩”更正确地描述这种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与谷物比较，不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由理查德·夏普签字和写明日期“1811 年 7 月 18 日”而免费邮寄。

手稿（如正文中所印）以外，另有一份不完整的、无日期的草稿（主要的出入在脚注里说明）。——编者

仅货币,而且每一种别的商品,都变得相对地便宜了,所以它们将被输出,去换回本国需要的谷物。所谓相对过剩,我是指相对的便宜,我认为,在一切通常情况下,商品出口就是这种便宜的证明。的确,只要一个人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所使用的货币量都是由它的价值来调节,因而,即使它只有100万,也可能是相对过剩的,即使它多达1亿,也可能是不足的,那么我预料,他对货币的相对便宜乃是货币过剩唯一令人满意的证明就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① 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的分歧只在于一个字眼的正确使用,我应当立即放弃这个争论点,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对原理的意见不一致。您认为坏收成会提高谷物价格,但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其他商品的价格。无论它会不会这样,都不重要;但是,如果您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我却要说,货币不会出口,因为货币不是最便宜的出口商品。如果在歉收以前,货币在某两个国家价值相同,也就是说,它们的一切出口商品毫无例外地在两国的价格都相同,那么,按照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歉收以后,歉收国的一切商品价格都要下跌。在两国价格不等的时候,只有商品才会输出,去交换谷物,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在输出货币的原因上有

① 在草稿上,这一段的头一部分是:“我很担心,在我们最近讨论的那一点上,我们不会终于意见一致。我对您给过剩这个字眼应用于通货时所下的定义并不满意,因为商品价格总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变动,可能英国通货(只有英国通货)大为增加,而使某些商品价格随之下跌。然而我想,您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通货是确实过剩了。我不能不认为,通货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比它所周转的商品相对地增加了(不管它的数量是确实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在其他国家货币与商品的相对数量没有发生这样的改变,就可以叫做通货过剩。我认为,货币出口乃是它相对多的证明。如果法国小麦只有平常收成的3/4,英国只有平常收成的1/2,结果英国小麦的价格比法国的高,小麦从法国输往英国,因为它相对过剩,我并不认为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可是,如果我把这个词汇用在小麦上是错误的,我却毫不怀疑,它用在货币上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所使用的货币量都是由它的价值来调节,所以即使它只有100万,也可能是相对过剩的,即使它的数量超过1亿,也可能是不足的。”——编者

分歧。[1]您确曾说过，国外市场上可能商品过多。[2]什么！商品过多而价格更贵！不可能，这两种情况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在两国都是20镑，由于坏收成，它在一国降低到15镑，则在另一国，在它也下跌到15镑[3]之前，那种商品就不会过多。在货币能被输出去交换谷物以前，国外市场上不仅一种商品的价格，而且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定下跌(因为您假定在英国它们全都下跌了)，我承认那时货币将被输出，但是，即使在那时候，货币输出也只是因为在输出国，与商品比较，整个来说货币是更便宜的，我坚决主张这就是货币相对过剩的证明。[4]

您认为坏收成使货币便宜只是与谷物比较而已，与所有其他商品比较，它比以前更贵了。我觉得您很不一致，您坚持[5]这种变得缺乏和昂贵的商品将被输出，虽然它在价值增加以前没有离开我们的趋势，同时有些商品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不是变得更贵，而是变得更便宜，可是我们却顽固地保留住它们。这种论证方式我

---

① 在草稿上，以上三整句是："无论它会不会这样，对我的论点都不重要；所以我愿意现在承认它会这样。如果在歉收以前，商品价格在某两个国家恰正相等，在这以后，歉收国的商品价格一定低于另一国，因而商品将被输出，去交换输入的谷物。我要求您解释，根据什么原理，在货物可以更有利地用来换取谷物的时候，货币可以输出。"——编者

② 见《爱丁堡评论》，1811年2月号，第345页，援引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101页。——编者

③ 草稿上是："到15镑，或大约15镑"。——编者

④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是："我们都承认输出货币这一事实，我们只是在原因上意见分歧。我说输出货币不是坏收成的必然结果，是因为坏收成虽然常使货币便宜，货币便宜却不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如果那时货币被输出，那是因为它不仅变得便宜，而且比任何别的出口商品更便宜，我坚决主张这就是货币相对过剩的证明。"——编者

⑤ 从这里起到这一段结束，草稿上是："这种商品在相对便宜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输送出去，外国也不会接受它，现在它变得更贵却有离开我们的趋势，同时还有些商品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不是变得更贵，而是变得更便宜。这种论证方式我无法同意。"——编者

不能同意。

关于另一点,即汇兑准确地衡量通货贬值的程度,我不得不谦逊地保持这种意见,尽管高级当局反对① 我。我并不是要争辩说,汇兑剧烈变动的状态(例如给予某个外国的补贴所引起的)可以准确地衡量通货的价值,因为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对汇票的需求不会由于国家的正常商业而产生。所以,这种需求会借汇兑所提供的奖励而起促使商品输出的作用。在补贴支付以后,汇兑将重新准确地表示通货的价值。同给予补贴的情况一样,政府的对外开支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些都有造成不利的汇兑的自然趋势,然而,如果对汇票的需求是正常的,商品出口商之间的竞争怎么竟会减少对出口的这种奖励,这却是令人惊异的。我认为,按照事情的常规,如果由于经常提到的任何一种情况,某两国的通货价值略有改变,它就会迅速地传给汇兑,如果这种情形永远继续下去,汇兑就没有自行纠正的趋势。可是,似乎事实是,各国通货与商品的比例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经常波动,总是趋近一个绝对的水平,而又从未真正达到它。我竭力为自己拥护的意见辩护,希望没有使您厌烦。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死抱住某种体系,一旦我确信我有过的某些见解是不正确的,我随时准备放弃它们。我将注意考虑您提到的詹·斯图亚特爵士著作中的那几章。我希望在夏天过完以前来赫特福德访您。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诚挚的

大卫·李嘉图

麦尔安德,新林

1811 年 7 月 17 日

① 草稿纸到此为止;草稿的以下部分尚付阙如。——编者

1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6]

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
1811 年 7 月 26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刚从林肯郡回来，看到您 21 日的来信，② 非常感谢。关于牙买加汇票的说明很巧妙，而且令人满意。我想，当汇票的申水在 20% 及以上时，要确定经常的汇款是否以金银条块来进行，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以金银条块来进行的，我看，以金银条块进行的汇款就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的汇兑主要只是在名义上不利，连最有偏见的商人也难以否认这一点。据说最近从牙买加来的金银条块汇款，申水仅 5%，而且是按金银比价的实际状况来进行的。如果发现，1810年汇兑在名义上不利的程度稍小一些的那个时期里，与大陆上某些部分的实际汇兑实在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并不感到奇怪。

我若再在《评论》上写文章，一定提到您的计划，并予以赞扬，我认为这是它所应得的。③

在赴林肯郡的途中考虑您 17 日信中的问题时，我觉得比以前更充分地抓住了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象您现在这样，承认在政府的对外开支和补贴的支付中，由于金银条块是商业世界的通货并被普遍接受，使用它的比例就大于其他商品。因而我应当承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　大卫 · 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李嘉图的这封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李嘉图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第 4 版附录中概述的金锭计划，马尔萨斯在《爱丁堡评论》1811 年 8 月号上予以赞扬，第 470 页。参阅本书第 81 页。——编者

认,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至少如果货物合同立即履行的话),按照您给过剩所下的定义,金银条块会因为相对过剩而移动。但是,我仍然认为,要表达您的意思,便宜一词更为正确,而且要将各国商业来往中贵金属移动的原因最明白易懂地告诉读者,用国外商品相对便宜的说法比用国内通货相对便宜的说法更好,特别是在变动是商品的供给而不是通货的供给造成的所有那些情况下。

我为什么认为通货便宜一词比通货过剩更为正确的理由,可以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我毫不[①]怀疑这种情况有时是发生的。在谷物普遍缺乏的时候,一个富国在这种场合能出很高的价格购买一个穷国的谷物,虽然谷物在穷国也许比在富国更为相对不足,因此,说谷物出口是[由于][②]相对过剩就非常[不正]确了。我认[为],在谷物缺乏的时候,比在其他时候更需要使用通货;按照我们习惯的观念,一个人几乎不能把比平时更为需要的商品叫做过剩的;但是与大量商品比较,通货仍然是便宜的,或者我不如说,国内商品昂贵,金银条块去国外寻求比较便宜的商品。

您在17日的来信[③]中误解了我。但有事打岔,我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件事和说完我要说的话。现在我大概要有些日子不出门,所以我必须推迟到在这里愉快地见到您时再说,希望您不久能来,我很高兴在下星期开始后第一个对您合适的日子见您。我或许不会很快就到城里来,请将桑顿先生的小册子寄下。[④]也许您能交明天3点钟来赫特福德的马车寄下。我急于看到它。谨向李嘉图夫人致敬。

---

① 手稿上写成"是"字。——编者

②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③ "信"字在新的一页开头,因而不留神拼写错了。——编者

④ «1811年5月7日和14日亨利·桑顿先生在下议院就金银条块委员会的报告进行的辩论中的两篇演说»,伦敦,哈查德书店,1811年版。广告登在7月24日的«泰晤士报»上。——编者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担保证券上涨，恭喜，恭喜。①

18. 李嘉图致珀西瓦尔②

[由19回答]

麦尔安德，新林

1811年7月27日

先生：

在最近议会关于纸币问题的讨论中，您明确地承认，减少银行券的数量会提高它们的价值，从而降低金银条块的价格，但是您认为这种减少却不能不损害到我们的财源，紧缩我们的贸易，并使我们的商业萧条。③看来您承认金银条块委员会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您对他们推荐的补救办法还犹豫不决。先生，我不是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来打扰您，它已经公诸于众，而是请允许我建议您

① 见本书第82页，注②。——编者[当时英国对拿破仑作战，担保证券是英国政府向民间借债而发行的债券。以后的信里多次提到这种债券。——译者]

② 手稿是一份李嘉图笔迹的复本。

斯潘塞·珀西瓦尔自1809年起任首相和财政大臣，到1812年他被暗杀时止。早在1810年李嘉图曾送他一册《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下面这封地址和日期为“唐宁街，1810年2月5日”并由托马斯·布鲁克斯班克签字的信表示收到了书：“珀西瓦尔先生指示我奉告您，他已收到您本月2日给他的信，并为随信一起送来的书向您深致谢意。”——编者

③ “有些先生们认为，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银行纸币的减少有减少汇兑差额的趋势，他同那些先生们并无意见分歧；它会起那种作用；但是，它要使国家遭到最可怕的灾难。”（“1811年5月8日珀西瓦尔在下议院就金银条块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的演说”，《汉萨德》，第19卷，第1071—1072页。）——编者

考虑一项措施，我认为这项措施，如果被采用了，将大大安定公众关于银行券进一步贬值的心理。我觉得这项措施极其符合您承认其正确性的那些原则。使银行必须出售金块给任何申请数量不少于 5 盎斯的购买者，按每盎斯标准金块 4 镑零 15 便士的比率换回它自己的钞票，而且银行付出的金块，不论是来自外国铸币或份量轻的几尼，都让它随购买者的心意自由地输出。

一项起这种效果的法令将使公众不受通货进一步贬值的影响。到连最胆小的人也不感到危险的时候，银行就有充分的自由和闲暇，并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采取其他也许必需的办法，逐渐减少它的纸币数量，直到把纸币提高到同标准铸币的实际价值一样为止。如果有了这样一项规章，现在存在的而且一定会增加的恐慌心理就会大为减弱。虽然我们哀叹，至少有一个时期铸币的面额实际上从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提高到 4 镑零 15 便士，可是我们对未来却抱有信心，并且不再担忧走上那同一条使其他国家的金融陷入无法挽救的困境的毁灭道路。使银行服从于这样一项规章，无论如何总不能算是令它为难。在限制支付硬币以前，实际上它必须按每[盎斯][1]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便士将黄金卖给公众，因为它必须按这个比率用金币去换回它的钞票。除了 1797 年那个大恐慌时期以外，它通过发行来控制黄金价格而没有感到实在不方便。那次大恐慌所引起的对黄金的需求只是为了各地本身的需要，当时的汇兑对英国是大为有利的。无论欧洲大陆或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对黄金的需求如何，在银行能够限制自己的纸币发行额时，它就能够抑制黄金价格上涨的趋势。

先生，在刚获钦准的提案满期时，[2]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使银行

---

①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② 斯坦厄普勋爵的法案在一年内继续有效，这项法案虽然没有在名义上，但却在实际上使银行券成为法偿币。——编者

券成为法偿币，我相信，一项我所建议的能起这种效果的规定，将使这项措施几乎不造成任何恐惧，因为它将使公众完全不受银行券进一步贬值的影响；而没有这项规定，他们根据对过去的观察，害怕纸币价值将继续不断下降的理由就太多了。对将来的一切租约和合同都抱有这种信念所将产生的影响是毋庸指出的。

先生，希望您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冒昧地写信给您，我深盼您相信，如果我的意见是错误的，至少它是我的忠实信念，因为我同王国所有其他享有年收入的人以及证券持有人一样，对于纠正我们目前的货币制度并无其他目的。

我荣幸地是
先生
您卑贱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尊贵的斯潘塞·珀西瓦尔阁下

19. 珀西瓦尔(罗森海根代笔)致李嘉图[1]

[答 18]

唐宁街
1811 年 8 月 2 日

先生：

珀西瓦尔先生嘱咐我奉告您，收到您上月 27 日给他的信，建议他考虑一项规章，根据它，英格兰银行必须按照每盎斯 4 镑零 15 便士的比率，以标准金块换回它的钞票。

① 信封上写着："麦尔安德　新林　大卫·李嘉图先生"。
A. 罗森海根是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编者

珀西瓦尔先生指示我在复信中指出,您一定知道,在议会休会期间,您建议的计划无法被采纳;他对我国通货的目前状况及其原因的看法与您很不相同,他无意采纳您觉得可取的补救办法,他知道您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我荣幸地是
先生
您非常卑贱顺从的仆人
A. 罗森海根

大卫·李嘉图先生

20. 李嘉图致边沁[①]

麦尔安德
1811 年 8 月 13 日

亲爱的先生:

请您接受我对尊函的谢意。我非常高兴在您的附近度过几周,因为除了能与穆勒先生欢聚以外,还使我有机会得以拜识您,这是我所向往已久的,但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的家庭人口众多,为了李嘉图夫人的安适,必须使全家人都和我们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孩子不在,她就会不快乐。目前这是做不到的,除非把我们的大部分孩子从学校里叫回来,而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刚回学校去。真抱歉,我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深盼您回伦敦时光临麦尔安德,以补偿我目前的失望,这是穆勒先生时常答应给我的快乐,而且您亲切的来信似乎给我以新的权利来

---

① 边沁加上提要:"1811 年 8 月 14 日,麦尔安德(大卫)李嘉图致皇后广场耶·边,谢绝布莱钦利的房子。"边沁和穆勒在萨里的巴罗格林(离布莱钦利不远)度过那年的晚夏和秋季。——编者

要求它。

亲爱的先生，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是
您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耶·边沁先生

21．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东印度学院
1811年8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听到您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在学院愉快地见到您。现在我匆匆奉上数行，请问您本星期六来对您是否方便，我正在为《评论》写文章，[②]想跟您商讨一些论点。恐怕夏普先生不在城里，否则我很高兴看到他同您聚会。下星期初我必须把那篇评论寄出。它是非常一般性的，与我们的争论无关，我觉得我们的争论是一个细致的问题，一般读者不会有兴趣。请回我一行，告诉我是否可以期待愉快地见到您。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我们5时进餐。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爱丁堡评论》，1811年8月号，第10篇，"一些论述金银条块问题的小册子"。——编者

22. 穆勒致李嘉图[①]

[由23回答]

萨里,戈德斯通
巴罗格林邸宅,1811年9月22日

我亲爱的先生:

首先,这封信是要作为我俩的纪念品,虽然我们都没有死。其次,它另有一个目的,这您一会儿就会明白。

关于第一个目的,您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全都很好,尽情享受这良好的天气,您的许多朋友也在这里。每天早晨看报,首先是看担保证券的价格;自从我们到这里以来,价格一直很好,这使我们颇感欣慰。在我们当中,没有人比边沁先生对它的涨落更为关心了,有一个时期他真为您担心。我把您的沉着稳重和您对所办事情的知识都告诉他,这才使他放心。[②]他重申和郑重地确认他的诺言,待春季天气好转就来访您。

好,请告诉我们麦尔安德某些人的一些情况,作为上面这条消息,这条很有价值的消息的答复。我不希望听到他们受到什么损害。有些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许会说,希望他们一切都好;他们都应该大受奖赏;他们都很和蔼可亲;他们都惦念着我,对待我比我所应得的还要好;等等。但是对我来说,我讨厌阿谀奉承。此外,我没有忘记对我的申斥。不,不,是赞扬!无论是否值得赞扬,难道人们值得赞扬的地方我都必须加以赞扬吗?包括骂我的人吗?我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1811年5月20日李嘉图等人订约出借的1200万镑贷款的担保证券,或临时证券,逐渐下跌,到7月跌到贴水$2\frac{1}{4}\%$;这时已经回涨,9月20日停留在票面额上。——编者

知道怎样更好。可是，正如我前面说过，我愿意听到一点关于他们的事；他们是否正在改正他们的态度等等；例如，李嘉图小姐是否正在改掉她那悻悻不乐的坏脾气。在艾林顿也有一家李嘉图，①我很讨厌他们，如果您能告诉我他们遭到了什么不幸，那倒是非常令人惬意的。

在这第一件首要的事之后，现在是第二件，也就是最后一件事了，即金银条块本位制。您要知道，来此之前，边沁先生听说，他的一些朋友不能领会他对金银条块问题的意见，他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在这里举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有资格参加的人来参加。由于我被看作这种场合的主要发言人，而且我发现，在谈话时，发言容易漫无边际，我想把要点写在纸上，作为发言提纲和参考的标准，使我们的谈话切题。为此，我开始在空闲时间把我的想法汇集起来，并随兴之所至继续写下去，直到篇幅已经相当大了。在这里，它在使人信服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我知道您会喜欢读它，而且我有机会把它寄到伦敦，所以我已寄上，供您细读。②您读过后，请告诉我您对它的看法，这将是我盼望收到的您的来信中一个额外的话题。

那篇论文在威斯敏斯特皇后广场边沁先生家里，写明交给您收，恐怕您需要派人去取它。我读过《爱丁堡评论》中关于金银条块的文章。③您容易猜到我对它的看法如何。

您将发现，我寄上的论文写得象篇评论。这是因为我们在谈话时开的一些玩笑才这样做的。

希望您读时写下您的评语，不适合写在信里的，我将在进城时来看。论文您也可以留在身边直到我来时，如果您认为它值得在

① 李嘉图的父亲及其尚未结婚的子女。——编者

② 穆勒关于金银条块的论文没有找到。——编者

③ 马尔萨斯的文章，载《爱丁堡评论》，1811年8月号，第10篇。——编者

屋子里占个地方的话。

我亲爱的先生
我是您非常真诚的
朋友和仆人
詹·穆勒

我们到城里来不会早于下个月月中，在那以后不久我将来看您。

我忘了您在思罗格莫顿街的号码,所以寄到证券交易所。

来信请寄第1页日期上的地址。

23．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22—由24回答]

[伦敦
1811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在使用最精巧的恭维词句时,却宣称您不是阿谀奉承的人。我星期二收到的您的来信中又是什么呢? 您巧妙地设法使我们全都感到舒服，这使新林的居住者都很高兴。连我那性情抑郁的女孩子也开颜微笑了,她和她的父亲对于被人关心,并对同您一起度过时光的人,都感到满意。每当我看到有扬扬得意的情形时,我就肯定那里有阿谀奉承,而且同样地肯定这是一个能手干的。穆勒先生不会阿谀奉承! 那么看您刚寄给我的手稿最后一页上的注,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 戈德斯通 巴罗格林邸宅 詹·穆勒先生”。伦敦邮戳,1811年9月26日。——编者

那里是怎样说李嘉图先生的？如果您觉得没有义务在应予赞扬的地方加以赞扬，您却不惜在不值得赞扬的地方加以赞扬。可是我感谢您来信，而且实在高兴知道，您们都好，并象我所希望的那样使用了您们的时间。前一两天我们还谈起过您，推算您回家的日子，真遗憾，它竟还那样遥远。希望穆勒夫人和孩子们在刚过完的好天气里身体健康，精神焕发，使他们能够适应迅速到来的生气不足的季节。我十分感激边沁先生和您对担保证券价格的关注。它仍然很不稳定，但我对价格猛跌的忧虑已经大为减轻。您对我的沉着稳重和有关担保证券的特点的知识作了错误的估计。即使我具有这些优点，在处理象担保证券这样难以控制的商品时，它们也没有什么用。但在这种场合，我总是采取一种稳妥的办法，我至今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办法——我只下小赌注，所以即使输了，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您告诉我，您同边沁先生郑重地重新约定春季来访，使我非常满意。我现在奉告您，我即将到城里去住，同他相距不超过一英里，希望现在不必再推迟到那个时期来访，并希望他同意这一意见。由于我们的女孩子们年岁渐长，又要接近她们的教师，最近李嘉图夫人表示希望到城里去。这种愿望每小时都在增长，在短时间内已变得绝对不可抗拒。房屋找过了，运气不好，在格罗夫纳广场上布鲁克街找到了一所房屋出让，对我们正合适，有各种设备，房间数目正合我们这一大家子的需要。可是对于购买它有一道障碍，一道最严重的障碍，价钱太大，我连听都不愿意听。然而，困难只会使勇敢的人受到鼓舞，在从各方面详加考虑以后，它就不显得那样可怕了。我不久便发现，我周围的人的愿望增强，我的反对就同比例地减弱，几天之内我被完全征服了。总之，这所房屋是我的了。我在离开麦尔安德时，将感到遗憾的，除了其他几项以外，就是距离您更远了一些。但我对自己说，这是到城里去，从城里走虽

然更远,总不象①穿过危险的十字路口那样坏。此外,我将有一张空床,希望能常留您和穆勒夫人用它。②

暂停谈我的事,否则我没有地方评论您的手稿了。我很喜欢它,它攻击我们的论敌正中要害,而且对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具有最贴切的论证。我将不休息,直到您出版它。

我们时常比较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以致我不可能找到什么重要的我不同意的地方。有些无关紧要的论点:我们的论敌所承认的范围,他们赋予贬值这个字眼的意义,流通媒介的增加对价格的影响必然被以信贷、期票和汇票进行的交易的扩大或缩小所改变,等等,这些我将在我们见面时提请您注意。我也怀疑,在没有国内的动乱或国外的入侵这样的恐慌现象的时候,倘若银行券数量低于流通所需要的水平,而且政府在纳税方面继续接受它,由于不兑现而信誉不佳的银行券是否就不能按票面流通。我深信,在任何国家,银行券为政府所接受,它贬值就绝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由于数量过多。斯坦厄普勋爵说,只有在野蛮时代才需要黄金作为通货本位,③如果您表明他发表的意见是极端愚蠢的,并表明没有某种参考的标准,调节纸币的价值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我就很高兴了。商品涨价往往不是因为纸币价值下跌,而是因为国家的财富增长使购买者人数增加。赋税被认为是另一种原因。在这些点上您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指教;这是被大家忽视的问题的一部分,您若对它保持沉默,您的著作便是不完整的。

您没有给价值这个字眼下定义。它同价格这个字眼具有很不

① 手稿上"象"字拼写错了。——编者

② 1812年春季,李嘉图从麦尔安德新林迁往格罗夫纳广场上布鲁克街56号。——编者

③ "相信必须以黄金作为流通媒介,只是适合于霍滕托特人(南非的一个种族——译者)的一种观念。认为必须有金的流通媒介,只不过表明我们刚刚处在文明的开始,或者不如说,还处在野蛮时代的边缘。"("1811年7月16日斯坦厄普勋爵就他自己的关于流通媒介的议案发表的演说",《汉萨德》,第20卷,第982页。)——编者

相同的意义，可是我觉得您常把这[些字眼]① 作为同义词来用。您在第27页上说："贵金属的价值在整个地球上都是一致的"，或者不如说，"能够存在的唯一差别，乃是运费造成的差别。"如果您是说"价格"，而不是"价值"，我就同意您的意见了。如果一张在伦敦兑付100镑的汇票在汉堡售98镑，或者与我们的货币98镑的金银条块相等的汉堡货币，那么我应当说，金银条块的价格在两国相差2%。但是，当我们谈到金银条块的价值时，我们是指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我的理解是，我们是指用另一种商品来衡量它，如谷物、咖啡、金属器具或者可供出口的千百种商品中的任何一种。以这些商品中的任何一种来估计，货币或金银条块在任何两国可能价值不同，所差的不仅是它的全部出口费用，而且是它所交换的商品的全部进口费用。因此，如果将货币运往东印度群岛的费用达5%，将棉布从东印度群岛运往伦敦的费用达10%，在货币能从英国输出去换回棉布之前，它的价值用那种商品来估计，在东印度群岛比在英国至少要高15%。您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这一部分感到有些困难，因为您在第34页上指出，消费者支付这些费用。无疑是由他们来支付，但这些费用首先是由出口商垫支，并构成这种商品价格的一部分，而且一定会决定金银条块的输出，虽然这不是立即显而易见的。如果金银条块在两国的价格之差大于它的出口费用，它就会出口，但是，当它的价格有这样大的差别时，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它以某种商品来估计的价值在两国之差比出口费用大得多，我想您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对第45页上的下面这段话有同样的反对意见。"如果要问谷物的进口在什么限度停止，我们回答，就在该国金银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金银的价值的那一限度停止。"我看这里所说的情况会阻碍金银出口，但不会限制谷物进口，英国可能有1,000种东西比谷

① 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物便宜，所以它也许有意用它们去交换谷物。您指出，对谷物的需求是无限的。显然您赋予需求这个字眼的意义与我不同。我并不把仅仅是占有一件东西的欲望叫做对它的需求，这种欲望无疑是无限的，而我是把需求理解为具有购买力的占有欲望。如果是这样，需求乃是有限的。另外有一两点，我们见面时，我再同您讨论。我想现在您一定对我感到十分厌烦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慎重考虑。您若有空，我很高兴再听您谈谈。

艾林顿的一家李嘉图我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见到，我见到的那些人对您所怀的感情无异于您对他们的感情，所以您要当心。要考虑到他们在被攻击时怎样联合起来。当他们被激怒时，世界上所有的穆勒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您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注意。在重看第45页上的那段话时，我确信，如果价值这个字眼的用法更窄一些，例如，"就在该国的金银以谷物估计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金银的价值的那一限度停止"，我们就意见一致了。

24.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23]

萨里，戈德斯通

巴罗格林邸宅，1811年10月15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预见到我们见面时要弄清楚某些论点，因而我想，有些论点，在我看来，我能够事先弄清楚而不致以太多的字句来麻烦您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的,还是先清除掉好。

至于我没有做而您说您希望我做的那些事,我将留待下一次再做。

您反对两件事: 1. 谈到"贵金属的价值"而未给价值这个字眼下定义; 2. 说谷物的进口在金银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金银的价值的那一点停止。

1. 谈到任何国家贵金属的价值,我一概是指它们与该国的商品比较的价值。当我说贵金属在一切国家价值相等时,我是指,以商品来表示的贵金属的价值相等,而且作为比较物的商品从一地运往他地的费用也考虑在内。因此,譬如每个人都会说贵金属的价值在整个大不列颠是一致的,可是在大不列颠的某些地方,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可以仅及其他地方的一半,差别完全是由构成开支中主要项目的商品的运费造成的。所谓贵金属的价格,我是指任何一国通货的数量,那种通货含有一定重量的贵金属。

2. 对您的第二点反对意见,我不能回答得这样清晰,因为我对自己的学说也记不那么清楚。您说金银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并不会使谷物的进口停止,因为可能还有其他更便宜的物品用来交换谷物。但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一论点相当明确地表明,这种情形正是不能存在的;在有更便宜的东西去交换谷物的时候,购买谷物就不能使金银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我对这一论点的记忆已极不清楚,因为我没有非常注意它,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固着在我的记忆里;要回忆它,我必须重新创造整个思路。请您看一下带有这种看法的论点,看事情是否正象我现在设想的那样。如果不是,现在我看一定可以证明,在金银条块的价值增长这一假定的情况下,商品不会那样便宜。

至于需求这个字眼的用法,我遵照斯密博士的把它叫做有效

需求的规则,它往往是指购买的愿望与能力相结合。[1]在一个大荒年,可以说一个国家对它平常需要的谷物量有需求,虽然这样大的数量中也许它有相当大的比例无力购买。

关于您的反对意见就谈这些。我想,就是按照您的意见,它们也无损于这一论点的明确性。对我们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这一明确的论点在它现有的形式下,是否比在别人赋予它的形式下,更有可能使我们的论敌哑口无言,并说服不是我们论敌的人。我不会轻易地接受劝告,来为它费尽一切必要的麻烦,使适合于出版。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这样做,除非我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大好处。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人在您身边,他对这个问题的知识可以信赖,譬如说,夏普或马尔萨斯,[2]您可以请他们读一读它,而不要说这是谁的,这样我们就能以他们的意见来帮助形成我们自己的。

您搬到城的西头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自己不喜欢住在那里。我希望您不是开始过时髦的生活。甚至对于追求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也只是痛苦而不是幸福的源泉。热爱这种生活的人,一半是为了消遣解闷,另一半是为了比阔斗富;而有些人卷入这种生活只是因为懒散怠惰,不愿意费心去抗拒这股潮流。这种生活道路的后果是如此普遍,几乎不可避免,那就是,孩子们长大成人心情毫不愉快,他们没有才干,完全依靠偶然的机会,偶然性支配着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我想到您的情况就不寒而慄。然而,这是在说教,而我讨厌说教,它从未比在目前的场合更为无用。至于它的不妥之处,说教的人是有权利说话不妥当的。如果我是在讲道坛上,您越爱我,我却要告诉您,我对您的看法越坏。此外,关于训练孩子们使他们最有机会获得幸福,由于我对这一点非常注意,自视有一点发言权,您的孩子们是值得对他们加以注意而且会报

---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7章。——编者

② 见第25号信。——编者

答这种关注的。

月底以前我们不会到城里来。在这期间,您若有事要告诉我,请赐知。穆勒夫人(同我一起,谨向李嘉图夫人等等致敬)和小家伙们都发胖了。我亲爱的先生,怀着无限的敬意和关注,我是

您忠实的

詹·穆勒

我忘了告诉边沁先生我正在写信给您,他已上床睡了。

25.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由 26 回答]

亲爱的先生:

我早已希望在伦敦愉快地见到您。我渴望有机会介绍马尔萨斯夫人和李嘉图夫人相识,当我在赫特福德受您殷勤款待时,马尔萨斯夫人已就这个问题答应过我,我肯定要请她履行诺言。我们的约会不多,而且有一张床经常供您支配,所以希望你们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就惠予占用。

我的一位朋友① 就金银条块问题写了文章。我冒昧地将手稿寄上。您若能将它看一下,并示下您对它的意见,则不胜感激。如果他认为论点的现有形式,比别人赋予它的形式,更有可能使我们的论敌哑口无言,并说服不是我们论敌的人,他是会接受劝告而准备将它付印的。

您若太忙,目前无法注意它,请勿与我客气,径将手稿经马车寄交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我收。

---

① 穆勒;见本书第 90 页。——编者

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敬,我是,

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证券交易所

1811 年 10 月 17 日

26.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25 一由 27 回答]

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

[1811 年 10 月 20 日左右]

亲爱的先生:

我在赫特福德愉快地见到您以来,没有到过城里,否则一定来拜访您。在马尔萨斯夫人第一次陪我同来时,她将非常高兴被介绍给李嘉图夫人。

目前我事务繁忙,所以只能粗略地看一下贵友的小册子。从我这样读一下所能判断的来看,不能认为它整个来说文体或内容都很好。我觉得文体有点晦涩和造作,重复太多,想要装得确切而又没有做到。我从绪论断定,我将找到货币、价值、通货和汇兑等字眼的非常确切的定义,但是我没有看到对这些词汇作任何解释,来使讨论更为确切。

至于内容,虽然有些是很好的,偶尔论点也阐述得不坏,可是我觉得它绝不是没有错误的。为了证明黄金价值在我国并不比在大陆上高,花费了许多劳动和时间。但是,能够说明目前现象而又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 16 号 大·李嘉图先生"。未经邮递;可能同穆勒的手稿封在一个包裹里。——编者

不致引起过多争论的唯一假设，乃是大陆上的黄金价值增长，而不是这里的黄金价值大于国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著者的论点方向不对。

关于全世界贵金属的水平问题，我对于他论述这个问题的形式，绝不能同他意见一致。在许多次要的论点上，我觉得他也是不对的。所以，整个来说，我并不预期它将使许多论敌哑口无言，我倒是从您的笔下看到更多的东西，我毫不怀疑，它的效果会大得多。

然而，连您那优美的文体和清楚的阐述，也绝不会使我同意您的全部意见。因为，我越是考虑我们最近谈话的主题，我越相信，把通货过剩或便宜（在这些词汇能被清楚地理解的任何意义上来说）说成汇兑变动的唯一原因，肯定是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作最仔细的和（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最公正无私的考虑以后，我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见，即贵金属移动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不是为了恢复通货的水平。

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愿意同您多谈一些。您能不日再度光临吗？我们总是十分高兴在赫特福德见到您的，如果李嘉图夫人有意作一次短途的乡间旅行，马夫人对于在学院见到她将感到莫大的愉快。

亲爱的先生，我是您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2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26]

思罗格莫顿街

1811 年 10 月 22 日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另有一份同样的复本，但不是李嘉图的笔迹。——编者

亲爱的先生：

您费心看过了我寄上的文稿，并对它作了评语，令我万分感激。

尽管您过份褒奖地鼓励我，我想我不会再有足够的信心向公众发表意见。我盼望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公众已经开始注意，而且才智出众的人士正在进行讨论。然而，我感到遗憾，您竟不能同意我的这一学说，即汇兑不是受其他原因影响，而是受通货数量与世界各国所需使用量的关系所影响。这从您略嫌过于生硬地解释我的命题可以看出。我希望证明，如果各国真正明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就绝不会将货币从一国输往他国，除非由于相对过剩。我确实假定各国在它们的贸易往来中对它们的利益和利润都是趋之若骛，在目前职业的分工和资本的充裕方面都有所改进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以致事实上货币绝不会移动，只有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有利时，它才会移动。第一点要考虑的是，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各国有什么利益？第二，它们的实际情形如何？显然现在我不必对后一点多所担心；如果我能清楚地表明公众的利益是象我所阐明的那样，则后一点对于我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说人们不知道经营他们的事业和偿还他们的债务的最好和最便宜的方式，并不能算是给了我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不是科学的问题，且可用来反对政治经济学中几乎每一个命题。所以，这就有待于您来证明下面这种情况能够存在：当货币不是最便宜的出口商品，而且货币（把各种商品和货币的全部出口费用都考虑在内）在国外不会比在国内买到更多的货物时，以货币的转移，而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偿还债务，会对一个国家有利。在我看来，您一再承认，商品的相对价格调节商品的出口。那么，货币将流往大部分货物是便宜的国家，同货物将流往大部分货物是昂贵的任何其他国家，是否同样地肯定无疑？我说大部分，是因为如果在两国

一半出口商品的便宜为另一半的昂贵所抵销，显然这些国家的贸易将局限于只是货物的交换。当您说货币将去国外偿还债务、支付补贴或购买谷物，虽然它并不过多，但同时又承认[它][①]将迅速地由货物换回来时，[我]看您正是承认我所坚决主张的意见，即当一国的货币由于债务而并不过多时，输出货币的费用应当省掉，这对两国都有利，因为接着要有另一种毫无益处的费用把货币重新运回来。

如果在某国进口商品昂贵，而出口商品并不相应地便宜，在那样的国家里，货币是高于它的自然水平，必然出口去支付昂贵的商品。但是，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只是通货过多，可以说，货币出口是去恢复而不是破坏这一水平，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我应当道歉再度以我的意见来打扰您，但这是您把我拖到这里面来的。您能有空来伦敦看我们时，我很高兴马上继续谈这些争论点，希望马尔萨斯夫人和您不久将光临舍下。以后某日我将极其愉快地再来赫特福德访您。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2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东印度学院
1811年12月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不得不十分为难地说，我预期在星期六为您借用的教授的

①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床已经借出去了。我相信您知道，我们在自己室内只有两张床。我在进城以前,为霍纳或夏普预借了汉密尔顿先生①的床，我在见您时,预期能另借一张;但正如我告诉过您,我不能说得很肯定,现在果然我没有太自信是对的。旅馆太远了，在今年的这个时候无法去住。

希望这次失望不致使您的来访推迟太久。下星期六② 您能来吗?我想也许可以劝夏普先生③ 陪您同来;那时您若把您曾提及的对上一期《爱丁堡评论》的评语带来,④ 我将洗耳恭听,我们还可以就整个问题作一番痛快而充分的讨论。我从惠肖先生⑤ 处获悉，他们要在星期日早上回去,如果我们邀请了谁在星期六会见他们,就没有什么时间讨论我们希望〔决定〕⑥ 的那一点了，这是我对目前的失望不那样感到遗憾的一个原因。

希望您能在下星期六来。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

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教授。——编者

② 12月14日。——编者

③ 起初把"夏普"拼写错了,后来改正了。——编者

④ 8月号中马尔萨斯论金银条块的文章;见本书第81页，注②。李嘉图的评语没有找到。——编者

⑤ 林肯法学协会的约翰·惠肖(1764—1840),是审计委员之一，辉格党的著名人物。他与马尔萨斯同时在剑桥。(见W.P.考特尼:"回忆惠肖",载西摩夫人编:《霍兰邸宅的"教皇",惠肖与其友人通信选》,伦敦,1906年版,第19—37页;这本书大部分是惠肖致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一家的书信。)——编者

⑥ 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29. 李嘉图致蒂尔尼[①]

[由 30 回答]

麦尔安德，新林

1811 年 12 月 11 日

先生：

敝友夏普先生鼓励我提请您考虑我对一些办法的浅见，这些办法可以有利地用来，第一，[②]制止我们的通货继续贬值，第二，把通货恢复到它的标准价值。

依我看，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这第一个目的是最迫切的，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除了剥夺银行目前拥有的无限地增加它钞票数量的权力以外，任何别的办法都不能有效地制止贬值。限制银行的纸币发行量可以直接做到这一点；但是反对这种措施的话说得好象很有道理，即妥善的政策也可能需要临时增加银行的纸币，在这样的时期剥夺银行增加它钞票的权力可能[③]成为各商业阶级感到极大痛苦和困难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论点并不象提出它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有份量。可是我请求准予推荐的措施可以消除这种反对意见；这项措施不过是使银行必须按照与目前市价相近的固定价格将金块卖给购买数量不少于 50、100 或 200 盎斯的任何买者，这项规定继续实行 6 个月。

---

① 手稿是一份李嘉图笔迹的复本。

乔治·蒂尔尼(1761—1830)是辉格党的领袖，曾任金银条块委员会委员。

李嘉图在这封信中概括提出的两项计划，议会于 1819 年采纳；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第 364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这里删去了“补救”字样。——编者

③ 这里删去了“引起”字样。——编者

这将使公众免受银行券进一步贬值的影响，因为在商业和信贷维持其目前状况时，银行为其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把银行券的流通量保持在目前的限度内，以防止金银条块价格上涨使个人用银行券购买它以供输出而有利可图。如果由于商业发展或信贷窘迫而需要较大的流通量，银行可以扩大发行量而丝毫不影响金银条块的价格，因而不会给银行带来任何不便，或使商人得不到增加的供应量，而这种供应对他们的业务可能是重要的。

即使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通货接近我们以前的标准，仅仅采用这里推荐的措施已可使将来绝对安全：我们通货的贬值将被有效地制止，银行目前拥有的可以随意减少这个王国每个人货币财产的价值的惊人权力将被剥夺。它还使我们有空闲时间来考虑可能必需的进一步措施，而不必使议会保证采取某种特殊处置办法。如果大家认为使银行券成为法偿币是方便适宜的，则公众将会知道，银行券虽已贬值20%以上，但不会进一步贬值，银行券的价值也不再以银行经理们的反复无常或臆造的理论为转移，公众的这种理解将使这一措施不致造成任何恐慌心理，而没有这种保障的话，恐慌心理多半是会产生的。

为达到第二个目的，即把通货逐渐恢复到它的铸币厂价值，我建议在6个月期满时，规定银行必须按照比现在确定的价格每盎斯低6便士或9便士的价格出售金块，这项规定只继续实行一个月。到那个月底，银行应将下个月的价格每盎斯再降低6便士或9便士，每过一个月就降低这样多，直到价格减到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为止。价格就按照最胆小的人认为必需的那样逐步减低，如果金块价格每月下跌6便士，差不多要经过4年通货才提高到它的标准价值；如果每月下跌9便士，则少于3年还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当这个盼望的目的达到时，是否允许银行象现在这样继续以它的钞票供应整个流通，或者是否强迫它支付硬币，对公众来

说，都无关紧要。钞票持有人所需要的不是货币，而是货币所值的东西。对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倘若他以两种货币能买到恰好同样多的东西，那么他带20个几尼或21镑的钞票到市场上去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公众有权将他们的钞票按照黄金的铸币厂价值换成金块，而不致受到贬值的影响，那么即使作为永久的措施，我也喜欢流通的全是纸币，象我们的这样，而不喜欢别的货币，因为纸币比较经济，并具有其他显著的优点。

毋庸指出，上述整个计划是从这一假定出发的，即银行拥有无限的权力来调节金块价格的涨跌，最近就金银条块委员会的报告进行的讨论已极其令人满意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我在结束此信之前应当说明，我曾冒昧地将此信前半部分阐述的措施推荐给财政大臣。如果要使银行券成为法偿币，这项措施便可以有利地用来防止恐慌心理。他婉言谢绝了我的建议。[1]我打扰了您这样久，谨致歉意。我荣幸地是，

先生

您非常卑贱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尊贵的乔治·蒂尔尼阁下

[下面的写在另一张纸上。]

我原拟在致蒂尔尼先生的信中加上下面这段话，但在考虑时感到对这部分计划似乎有些反对的意见，而考虑它们，要使我作更长的讨论，这与我预定的目的不一致。

这项计划还有一部分要提到，它虽不是计划的主要部分，却可能有利地加以采用。不能设想银行愿意做什么可能损害公共或私

① 见第18和19号信。——编者

人信贷的事。无论我对银行的错误会有什么意见，没有人会比我更相信银行动机的纯正。可是，如果银行对这个问题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而将流通紧缩得太快，它也许会按一种使人们大惑不解和烦闷苦恼的比例来提高通货的价值。所以，既要使公众不受某些时期银行券不适当地增加的影响，又要使公众不受银行券数量缩减太快的影响，这才合乎大家的心愿。以法令规定银行在减少它钞票的整个时期内，必须购买(不少于一个固定量的)金块，价格比它出售金块的价格至少每盎斯低 2 先令，这样就可以最充分地达到这一目的。当银行按每盎斯 4 镑 17 先令出售金块时，它必须按 4 镑 15 先令来购买。当银行按 4 镑 15 先令出售时，它应当按 4 镑 13 先令来购买。这样，用议会认为适宜的循序渐进的办法，就可以使通货的减少绝对安全而没有任何危险。

30. 蒂尔尼致李嘉图

[答 29]

先生:

承蒙夏普先生使我今天上午荣幸地拜悉尊函。您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我国流通的目前状况所具有的弊病，使我万分感激，我将给这些建议以应有的注意。我大概不久就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朋友夏普，将请他转告您我对这一议论中的问题可能有的想法。

我荣幸地是

先生

您的感激和顺从的仆人

乔治·蒂尔尼

格拉夫顿街

1811 年 12 月 12 日

3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东印度学院

1811年12月12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可能在这以前已经知道，不幸夏普先生不能在星期六到我们这儿来。可是，我们盼望能愉快地见到您。您不愿意来进午餐使我感到遗憾；但是，您若真是喜欢在离城以前进餐，我们只有满足于恭候您来喝茶了。

我希望一位从剑桥来的朋友史米斯先生[②]同您会晤，他是剑桥的近代史教授，偶尔也涉猎政治经济学问题。

谨向李嘉图夫人致敬，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3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③]

[由33回答]

麦尔安德，新林

1811年12月22日

我亲爱的先生：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威廉·史米斯(1765—1849)。——编者[为区别Smith和Smyth，分别译作"史密斯"和"史米斯"。——译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

另有一份同一日期的、有封面的草稿(主要的出入在下面的脚注里说明)。——编者

我写信给您，首先是要提醒您，李嘉图夫人和我深盼马尔萨斯夫人和您于下月光临麦尔安德，我们希望那时竭力使您们的来访舒适，使你们能同我们一起住一段长时间。其次，我想改正我留给您的文稿[1]中的一些错误，[2]那些错误同我的其他许多错误一样，您用来反对我结论的那些精辟论点使我得以发现它们。我在力图探索一笔补贴对于促使商品输出的作用时，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曾说过，它会引起：第一，对汇票的需求；第二，某些商品的输出，那些商品的价格在两国已相差很大，只需要汇兑刚开始下跌就可以提供的微小刺激来使它们输出；第三，价格相对状况的实际改变，即输出国的上涨，输入国的下跌，涨跌的程度抵销掉从不利的汇兑获得的利益；最后，汇兑进一步下跌，从而又有一批货物输出，然后再是货币输出，直到补贴支付完为止。看来，如果补贴的数额不大，它将完全靠输出商品去支付，因为汇兑下跌足以鼓励商品输出，但不足以鼓励货币输出。如果货币输出与商品输出的比例相同，那就是说，假定一国的商品等于100，它的货币等于2，如果用以支付补贴的出口货中货币至少占$\frac{1}{50}$，那么在这样支付以后，两国的物价仍同以前一样。虽然汇兑必定下跌到货币输出变得有利可图的那一限度，它却立即有复原的趋势，并且不久就会上涨到汇兑平价。但是，正因为输出的货币少于这一比例，汇兑将继续永远不利，而且上涨的趋势不会大于下跌的趋势。

我相信您承认，在我们的通货增大2%的情况下，虽然它全部是金属的，本国的商品价格将比它们的原有水平上涨2%；由于这种上涨仅仅局限于本国，它将阻碍输出而鼓励输入；其结果将是对汇票有需求和汇兑下跌。过剩的通货(您不反对这样叫它)所造成

① 见本书第96页。——编者

②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的以下部分是："最近我们在府上谈话时，您对我理论的反驳使我得以发现它们。"——编者

的物价上涨和汇兑下跌，将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除非它由这里通货数量的减少，或其他国家通货相对数量的一些改变来纠正。

我相信您几乎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些将是通货直接增大的结果。现在由于一次坏收成或投票批准一笔补贴趋向于产生同样的结果，即国内物价高昂这种相对状态和随之而来的不利的汇兑，所以它们只容许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而且[①]同通货增大的情况下汇兑没有上涨的趋势一样，在支付补贴的情况下，它也不会上涨；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利的汇兑都是通货过剩造成的，或者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是使货币输出极为有利的价格相对状态造成的。我始终认为，全世界的货币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按照它们的商业和支付额来进行的，如果某国的货币由于某种原因而超出那一比例，多余的必定输出，并在其他国家之间分配。然而，我总是假定我的读者明白，我的意思是，只要货币能不花任何费用地输出，事实就会是这样。如果货币输往法国的费用是3%，往维也纳的是5%，往俄国的是6%，往东印度群岛的是8%，与那些国家比较，英国通货可能超过它的自然水平依次为3%、5%、6%和8%，因而汇兑可能永远按照那些比例被继续压低。一旦通货过多，汇兑必定继续不利，直到通货的相对数量有了一些改变为止。可以引起这种改变的情况很多，我留给您的文稿中都已详尽地说明了。我特别要求您注意，业已增大的通货的影响与[②]补贴的影响恰相一致，我为了支持我的意见——不利的汇兑没有自行纠正的趋势——而提出的论点有赖于这种一致性才能完全成立。

可以说，通货增大所引起的国内物价高昂这一相对状态，是这

---

①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的以下部分是："同第一种情况下汇兑没有上涨的趋势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也不会上涨。"——编者

② 草稿上还有"投票批准给予某个外国的"字样。——编者

种原因的自然结果。[①] 但是在支付补贴的情况下就不是这样;商品出口去支付补贴是被迫的,它会在国外市场上造成过剩。但在支付了补贴以后,出口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国外市场上的物价将上涨到它们的原有比率。[②] 然而,不会真是这样。在国外,商品可能有微不足道的上涨,但不能重新达到它们的原有比率,除非汇兑也上涨到平价,但是在对汇票的需求不超过供给的时候,汇兑绝不能上涨到平价。现在国内市场上外国商品的价格[③] 要下跌(在补贴起作用的过程中,我们有大笔差额要支付,外国商品不能[④] 供应得象平常那样充裕),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会较大[⑤](从我们的商品将在交换中[⑥] 被接受的时候起),因此,我们货物的输出将为外国货物的输入所平衡,汇票的卖者将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买者。这些是我希望将我的论文加以修正的内容,它现在谬误甚多,请把它掷还。您进城时,敬请把它带来。

我亲爱的先生

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是您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在以上最后十个字的地方,草稿上是"是它们的自然状态"。——编者

② 草稿上是"原有水平"。——编者

③ 从"但不能重新达到"起,草稿上是:"但在汇兑继续被压低的时候,不能重新达到它们的原有水平,而在汇票的买者不多于卖者时,汇兑会继续被压低;然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国内市场上外国商品的价格",等等。——编者

④ 草稿上是"不是"。——编者

⑤ 草稿上没有"较大"字样。——编者

⑥ 草稿上是"与它们的交换中……因此"。——编者

33.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答 32］

吉尔福德，韦斯顿邸宅

［1812年］[2] 1月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萨里写信就可以说明我以前没有回复您亲切的来信的原因。

我在启程之前遗憾地发现，由于预料董事们对于学院最近发生的风潮会有指示，[3] 教授们必须在假期结束前一个星期开会，恐怕这将完全妨碍我们从萨里出发穿过城的途中在麦尔安德拜访您和李嘉图夫人。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在早春得到补偿。如果能够做到，我自己力求在14日左右来看您。我们可以在夏普先生家或交易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进早餐，那时我把您的文稿带来。我不得不在同一天回学院去。

承蒙您把论文留给我，我完全同意它的第一部分；但是，尽管您上次作了解释，我仍然认为汇兑有自行复原的强烈趋势。在我们所考虑的情况下，我们的货物在国外确实要下跌，但我们惯于输入的外国货则将维持原价。不可能设想，当支付手段因汇兑有3%的不利而受阻碍时，平常为取得支付这些商品的汇票而进行的竞争不会大大地松弛下来。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手稿上是"1811年"；邮戳上是"1812年"。——编者

③ "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的学生最近发生了一些骚动，这使几位董事必须在星期二到那里去；那时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迅速恢复了平静。不服从的现象在本月4日已引人注意，那天教师们谴责了在盖伊·福克斯纪念日放手枪等等的行为。"（《泰晤士报》，1811年11月18日。）——编者

您盼望我特别注意我所承认的通货过剩的影响同给予补贴或在荒歉时购买大量谷物的影响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注意了，但看不出您所说的酷似之处。在一种情况下，有立即输入商品和输出金银条块的强烈倾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立即产生的倾向却是输出商品。甚至在第一种影响过后可能有一些表面的相似之处，可是再仔细看一下,它就不是这样了。在通货真是过剩的情况下,一切商品都受影响,在国内较贵,在国外相对地便宜;而在其他情况下,只有某些商品的价格受影响,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区别。

如果只有金银条块到国外去恢复通货的水平，当然紧缩国内的纸币也会起同样的作用。但是,假定有一笔400万的补贴,在汇兑下跌了贵金属的运费那样多以后,还有200万没有支付,为了支付债款余额，您不用紧缩通货的办法，而用输出金银条块的办法，来促使商品出去吗？这些商品本来是不应当出去的，它们出去显然使两国都感到不便。

我写得十分仓促,而且有人在我身边,错误之处请原谅。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34. 李嘉图致霍纳

我亲爱的先生:

«晨报»上关于与大陆的汇兑上涨的那段话,①引起了您和我的注意,我立即查阅韦滕霍尔的表②，看看那一说法是否正确。

---

① “本市与北欧的汇兑在星期二发生了非常意外的变化。汇兑上涨对本国有将近10%的利益。我们知道安霍尔特邮船从俄国收到许多巨额汇款。”(«晨报»,1812年1月2日,星期四。)——编者

② «汇兑行情»,每星期二、五由詹姆斯·韦滕霍尔出版。——编者

从该表来看，与巴黎的汇兑在一个短时期内上涨了5%，与汉堡的汇兑则在一个更短的时期内上涨了10%。与俄国的汇兑没有注明，今天我无法得到关于它的任何消息。可是我明了，最近俄国政府对他们的纸币采取的各项措施都不能造成上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上涨仅仅局限于与俄国的汇兑，而在目前的例子里，与汉堡的及巴黎的汇兑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我认为，即使在这些动荡的时刻，汇兑除了两种原因以外，极少受影响。一，最普通的原因乃是相互通汇的两国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或一种想象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因还可以追溯到两国之一的通货数量的增减。另一个原因是输送货币的困难和费用（或对这些的预期）有所增加或减少。我相信，有一个时期与大陆的汇兑对我国不利的程度，不仅达到我们通货贬值的数目，而且超过很多，或许多达10—15%。货币的价格的实际差别（因为汇兑所表示的只是货币的相对价格，而不是相对价值），以及糖或咖啡的①价格的实际差别，都可以归因于我们的敌人加在出口途径上的困难。如果由于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强国有意媾和，这些困难将要减少，或预期将要减少，那么英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和所有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都会提高；换句话说，汇兑对英国不利的程度将要缩小，缩小的数量就是输出货币的风险和费用减少的整个数量。在目前的例子里，汇兑是否受这样一种原因，或与目前贸易的剧烈变动及不自然的状态有关的其他情形所影响，则我无法判断。

至于《晨报》上的这一说法——“安霍尔特邮船从俄国收到巨额汇款”，作者决不是指货币确实转移了，因为即使在现在汇兑也支付不了这种转移的费用。他所指的不过是，在汇兑好转的情况下，有巨额汇票转让了。只要有一个汇款人，就必定有一个出汇票

① 这里删去了“相对”字样。——编者

人;只要有一个卖者,就必定有一个买者。所以,说上次安霍尔特邮船开出了许多汇票,同说汇出了[1]许多汇票一样正确。除了货物或货币以外,没有东西可以叫做真正的汇款,汇票只是转移一笔债务,而从不清偿它。

我很高兴有这样多精明能干的人士研究我们通货贬值的问题,并注视它所带有的症状。即使得不到别的良好结果,我相信至少进一步的贬值会被制止,而且公众将得到许多正确的消息,而可在将来防止这样惊人的祸害重新发生。我将很有兴趣地读劳德代尔伯爵的论文。[2]

真抱歉,我的消息是如此贫乏。

请相信我是您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麦尔安德,新林

1812年1月4日

一位可敬的经纪人告诉我,与汉堡的汇兑实际上没有牌价那样高,而是要低2%;事实上汇票有两种价格,这取决于各有关方面的信用;在目前贸易梗阻的情况下,这种差别比以前更大。这可以说明上涨的部分原因。

弗·霍纳先生

① 先写作"转移了"。——编者

② 劳德代尔伯爵:《大不列颠纸币贬值得到证实》,伦敦,朗曼书店,1812年版。——编者

35．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东印度学院

1812年2月2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回到学院以后，一直很忙，而无法考虑进城。可是，马尔萨斯夫人和我没有忘记李嘉图夫人的盛意邀请，总想一有机会就履行我们的诺言。我们想到，本周末也许可以离开家一两天，所以写信来了解，我们拟那时来访，对您和李嘉图夫人是否适宜。如果您正在搬家，或准备搬家，或因为别的原因，我所说的时间，或本星期五，将不方便，请毫不客气地说，因为我深信，以后春天我们将在城里住些日子，那时可以有机会到布鲁克街问候李嘉图夫人，我想您将在4月或5月住在那里。[2]

我想再看一下您在夏普先生家宣读的那篇论文，[3]并把另一篇再看一遍。[4]我认为我已相当清楚地抓住了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我尽可能对它详加考虑以后，仍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把问题简化的愿望常将最科学的人引入歧途，看来确实是这种愿望使您将本当属于两个原因的现象归于一个原因，而对（至少在我）看来与您的学说相抵触的事实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老实说，我仍然认为您的原理不能圆满地解释所有这些事实。我看汇兑表而越来越确信我在我的第一篇评论中所阐述的是正确的，[5]即："虽然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思罗格莫顿街16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86页，注①。——编者

③ 大概是在1月14日；见本书第105页。——编者

④ 参阅本书第96页，注④，和第102页。——编者

⑤ 关于金银条块问题对李嘉图等人的评论，《爱丁堡评论》，1811年2月号，第360页。——编者

通货过剩对汇兑的影响是肯定无疑的，但同那些与通货问题无关的商业交易或政[治][①]事务的影响比较起来，通货过剩的影响是迟缓的。在通货过剩这前一种原因以稳定的和大致均匀的步伐前进时，后一种原因的更迅速的运动却以各种方式来阻碍、恶化或改变它的作用，从而造成折算的汇兑一切复杂的和似乎不一致的外观。”

我们之间的问题有一部分(我看)只能由经验来决定。您认为，在支付一笔补贴时，输出的商品将在比例上多于金银条块。我认为，如果补贴数额颇大，输出的金银条块将多于原先用来周转被输出的商品的金银条块。这一点的决定须看实践中一种在贵金属运费范围以内的刺激(或者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按照那种价格运送少于通常比例的贵金属)，对于偿付一笔三、四百万的债务来说，是否已经足够了。如果不够，显然输出的金银条块将在比例上多于商品，因为在可以按照铸币厂价格取得金银条块的时候，比金银条块需要更大刺激的商品就不能被输出。

银行在给予补贴的情况下所感到的恐慌，我看，毫无疑问地表明经验决定了哪一条路。至于汇兑的状况乃是各种不同通货的相对价值的正确表示，这样一种见解与出口的刺激乃是不利的汇兑所提供的这一概念肯定是不一致的，您把这种刺激的作用看作为什么支付补贴而不必输送贵金属的主要原因。我相信我在萨里写的信[②]中有一点错误，但我仍认为汇兑有自行复原的趋势。我们现在谈论的刺激就是一种证明。

您非常诚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手稿破损；已发表的评论中没有“或政治”字样。——编者

② 第33号信。——编者

3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片断)

[……]向您保证，我不是要重复我已说过一百遍的故事来使您厌烦，而且我对于我写了四页并未谈别的事感到羞愧。另外还有几点，我在愉快地见到您时再说几句。您若进城，愿意光临证券交易所吗？除非我家对您顺路。我请您到那里去，是因为我即将离开布鲁克街一些时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人要在明天上午去拉姆斯盖特，她不同意我独自留在家里，所以我在伦敦的时候将主要是同舍弟[2]在鲍[3]；有时我也在家过一夜。我的事情变化不定，我根本无法预见以后两三个月里有多大一部分时间能在海边度过。可能我在城里的时候很多，您可以在证券交易所找到我。请代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并相信我是

您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3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4]

伦敦

1812年8月29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这封信只有最后半页保存下来。背面写着："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未盖章，未经邮递；也许同马尔萨斯的一份手稿装在一个包裹里。日期一定是1812或1813年（在李嘉图搬到布鲁克街以后和买下盖特科姆庄园以前）；在那两年里，李嘉图一家都在夏天去拉姆斯盖特。纸上有水印"1807年"，与第38号信的纸相同。——编者

② 摩西·李嘉图。——编者

③ 地名。——译者

④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我今晚离城去拉姆斯盖特,我想我将在那里逗留两星期左右,因此我无法接受您下星期六的盛意邀请;但我希望不久就能拐向您那殷勤好客的住所。如果9月19日,星期六,您完全无事,而且对您和马尔萨斯夫人都很方便的话,我很高兴在那天晚上同您一起喝茶。我不得不在星期一上午离开您。不消说,如果我使您有一点不方便,我将感到万分抱歉。如果我没有约定再去拉姆斯盖特,19日以后随便哪一个星期六来拜访您对我都同样适宜。

也许您愿意在19日前几天写几行寄到证券交易所,那时我一定在城里。您关心担保证券的价格,令我感激,看来它情况很好。[1] 戈德斯米德先生[2] 告诉我,就他所知,在去年圣诞节前后,汇兑好转的时期,没有黄金从法国输入。有少量从里斯本输入。我查阅了韦滕霍尔的表,看来去年圣诞节前后汇兑和黄金价格的变动如下。

	与汉堡的汇兑	多布隆	葡萄牙黄金
1811年			
11月29日	24	每盎斯 £4.15.—	
12月 3日	24.6		£4.18.6
6日	24.6	4.14.6	4.18.6
13日	25.—	4.15.6	
20日	25.—		4.19.—
31日	27.6		
1812年			
1月 3日	27.6	4.14.—	4.18.6
31日	27.6		4.18.6
2月21日	28		4.17
3月20日	29.—		4.15.6
31日	29.4	4.14.6	4.13.6
4月21日	29.4	4.17.6	4.17.6
6月 5日	28.6		4.18.6
7月31日	28.9	4.19.—	5.——
8月28日	28.9	5.— —	

① 1812年6月12日李嘉图等人订约出借给英国、爱尔兰和东印度公司的2,250万镑贷款的担保证券,或临时证券,那时有6%的申水。——编者

② 艾伦·阿谢尔·戈德斯米德或艾萨克·莱昂·戈德斯米德,莫卡塔和戈德斯米德公司的合伙人,英格兰银行的金银条块经纪人。——编者

昨天美元的价格是每盎斯6先令$3\frac{1}{2}$便士，比以前有过的任何牌价还高1便士，我认为只要再上涨一点点就会使这种货币符号退出流通。我们在见面时再谈我们的老问题。①我现在非常匆忙，只好停笔。请代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并相信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②

3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③

伦敦

1812年12月1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曾写信给桑顿先生④，请他在星期六以后和星期四以前对他最方便的随便哪一天，在舍间进餐时同您见面，但我还未从今天的邮车及时得到他的答复。我将寄上一行到"俱乐部之王"⑤。我只请夏普先生同我们聚会。

您在城里的时候，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吗？保证您非常方便，而且这将给我以莫大的快乐。如果马尔萨斯夫人陪您同来，那就更好了，李嘉图夫人和我都不胜冀盼。

① 这里删去了"我们完全同意赋税将重新"字样。——编者

② 马尔萨斯在信尾用铅笔写道："3月里有金银条块从汉堡输入吗？"——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④ 亨利·桑顿(1760—1815)，代表索斯沃克的议员，金银条块委员会报告的著者之一。——编者

⑤ 主要是由辉格党政治家组成的一个小社团，从1798至1823年每月聚餐一次。马尔萨斯在1812年4月4日，李嘉图在1817年6月7日，被选为会员。夏普、麦金托什和惠肖都是创始人。（见《伦敦的俱乐部》，1828年版，第2卷，第159—201页；并见W.P.考特尼："俱乐部之王"，载《霍兰邸宅的"教皇"》，1906年版，第333—340页。）——编者

我相信,在与我们的老问题有关的许多点上,我们是意见一致的,虽然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分歧。近来我对它没有象您考虑得那样多,我常后悔没有写下来,因为我记不清楚我们讨论中发生的主要分歧。我不能不认为,减少通货数量就可以纠正不利的汇兑,我还认为这也就证明,至少有一个时候通货必定是过剩的。在汇兑不利的时候,通货总是过多,虽然不利的汇兑并不总是通货过多造成的。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敬。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如果您愿意占用我们的房间,敬请掷下一行。让我再说一遍,您同意我的请求将给我以莫大的快乐。

正当我要离开市区[①]时,收到桑顿先生的答复,他在星期三和星期四有事,定于星期一同我们见面,但他希望我们到他家去聚会,因为上议院将就金银条块问题进行辩论,[②]他不能肯定他是否必须出席下议院。我将同他确定这一点,如果我未写信给您,而您又不同意在星期六晚上来的话,我将于星期一在家恭候您。

3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③]

证券交易所

1813年2月25日

① 伦敦最老的城区,是商业和金融区。——译者

② 可是上议院在12月18日星期五就进行辩论,通过了金币提案(以继续上一年斯坦厄普勋爵的法案)。——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邮戳上是"1813年"。——编者

我亲爱的先生:

我大忙了一天之后,现在才有时间奉告您,我将竭力请穆歇特先生于星期日上午在舍间进早餐时同您见面。无论如何,盼望您来,如果穆歇特有事,我将能告诉您他是否将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在市里同我们见面。他非常愿意帮忙,如果他能对说明汇兑问题有所贡献,我确知他是不厌其烦的,不过我想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什么,因为以前有一次他严重地冒犯了权贵。①

您清楚地阐明了现在我们之间的分歧;我认为以前我们从未相互了解得这样透彻。对汇兑起作用的一些原因具有暂时性,另一些则具有较为持久的性质。

如果我们同意,一国对另一国商品的爱好的改变和补贴的拨付,都将对汇兑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我们之间的唯一问题乃是这些影响能存在多久。我认为,它们将相当长期地起作用,而且事实上并未借助于金银条块,而是以之作为最后的凭借。

我无法相信,您对自己在应用上的习惯所作的说明,比我上次见您时您对自己的记忆力所作的说明,有什么更为正确的地方。从我的全部观察,我应得出与您得到的恰恰相反的结论,我相信您的大多数朋友会赞成我的意见。您一旦顺利地开始后,盼望您以巨人的步伐前进。

请代向马尔萨斯夫人竭诚问好。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因他 1810 年的小册子;见本书第 49 页,注①。——编者

40．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证券交易所

1813年3月22日

我亲爱的先生：

李嘉图夫人在盼望马尔萨斯夫人于本星期五陪她参加尼维特的音乐会，我可以肯定，我要告诉她马尔萨斯夫人将不能陪您进城的消息，会使她非常失望。不过我没有完全放弃见到马尔萨斯夫人的希望。

务请您在星期二以前不要离开我们。我约了您的几位朋友在星期一晚餐时见您，不仅我，而且惠肖先生、夏普先生、坦南特先生[①]和杜蒙先生都要求您来。

我曾想找一位金银条块商人。我发现这项贸易差不多全是由挣钱不择手段的阶级来经营的。有人告诉我，他们不愿意多谈，特别是关于他们的出口货问题。然而，有些消息灵通的商人，他们熟悉这种贸易，而本身并不积极经营它，我希望能够把您介绍给他们。

我不承认，如果您把交换的媒介增加一倍，它就会下跌到原有价值的一半，即使您把作为这种媒介的本位的金属数量也增加一倍，也不会这样。由于它的价值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它的价值下跌同靛青、糖或咖啡的价值下跌一样，由同一个规律来准确地调节。

穆歇特先生将在星期日同我们一起进餐。您对范西塔特先生

① 史密森·坦南特（1761—1815），这年被聘为剑桥的化学教授；他是地质学会的理事。——编者

理财的才能看法如何?[1]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4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2]

证券交易所

1813年3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为您保留了整个星期五，可惜您有事不便在那天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将在星期六上午恭候您。希望马尔萨斯夫人的光临不致推迟到“俱乐部之王”的下次聚会以后。

我看您是把价格变动上的差异归属于一个错误的原因，价格变动或许一方面是咖啡、糖和靛青的数量加倍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贵金属数量加倍的结果。咖啡、糖和靛青是这样一些商品:如果它们的价值降低很多，用量就会增加，但由于它们并不适用于许许多多新用途，对它们的需求必然有限；而金银则不然。这些金属稀少，而又适用于许许多多新用途；它们的价格由于数量增大而下跌会经常受到阻碍，因为不仅金银原有的用途对金银的需求增加，而且完全新的用途也需要金银。如果金银相当丰富，我们甚至可以用金银做茶壶和小锅。我把商品数量增大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归于这些商品之间这一主要差别，而不归于它们之一用作流通媒介那种情况。然而，无论从哪种观点来看，我都看不出这与我

① 尼古拉斯·范西塔特继珀西瓦尔之后任财政大臣，1813年3月3日他在下议院提出新财政计划；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58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邮戳上是“1813年”。——编者

们之间的问题——在通货数量或比例未受扰乱的时候，国家间的债务是否经常要借助于贵金属来清偿——有什么重大关系。

同您一样，我也奇怪为什么证券没有受到范西塔特先生的有力制度的影响。也许可以把新证券发行的迟滞，从国外来的好消息，尤其是广大证券持有人缺乏反应，看作原因。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4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

1813年8月10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去滕布里奇韦尔斯作短途旅行后回到伦敦，看到您亲切的来信。② 它关于伯克哈姆斯特德镇和伯克哈姆斯特德村之间的区分的报道，③ 又使我希望越过余下的障碍去获得那所我非常喜爱的房屋，特别是因为我在短途旅行中没有看到适合我需要的，而我旅行主要是为了找一所房屋。我收到塔尔博特先生一封彬彬有礼的来信，他希望李嘉图夫人去看他的房屋，他认为他能够建议一种以适度的费用增加房间数目的办法。当然我已给他回信。

真抱歉，我必须谢绝您本星期六的盛意邀请，我已有约会，无法再接受它。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我更坚信我关于开辟新市场或扩展旧市场的结果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承认，自战争以来，不仅我们的出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邮戳上是"1813年"。——编者

② 马尔萨斯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赫特福德郡的大伯克哈姆斯特德和小伯克哈姆斯特德。——编者

口货和进口货的名义价值，而且实际价值，都增加了，但是我不明白，承认这一点怎么会是赞成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英国可能已扩展了它与其他国家首都的转运贸易。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种植者可以将糖和咖啡不直接从那些殖民地输往欧洲大陆，而首先输往英国，再从英国输往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出口货的清单就会扩大，而英国资本丝毫没有增加。英国对某种外国商品的爱好可能已经增长，而使本国某种商品的消费受到影响。这也会使我们进出口货的价值扩大，但这并不证明利润普遍增加，也不证明繁荣程度大为增长。

我认为，商品价值增加，总是流通媒介数量增加的结果，或流通媒介的能力因改进节约它的使用而增长的结果，而绝不是原因。商品价值降低，我指名义价值降低，是各矿产量增加的重大原因，但商品的名义价值增加绝不能吸引货币进入流通。这肯定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我在一个嘈杂的地方写信，一切错误务请原谅。我必须再为我的两张半页的纸道歉。我不高兴把前半张重抄一遍。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

我永远是

您非常诚挚的

大卫·李嘉图

4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证券交易所

1813 年 8 月 1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邮戳上是"1813 年"。——编者

我想我只好不考虑塔尔博特先生的房屋，但我不能谢绝您本星期六的盛意邀请，我将在平常的钟点同您在一起。

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的财富和繁荣有了巨大的增长，我是最相信这一点的人之一。但是利润，或者不如说利润率，并不一定随着这种增长而增长，我们之间的问题就在这里。然而，我并不怀疑，在您所说的期间①的一个长时期内，利润率是增长了，但这是随着国内外农业的决定性改进而来的，因为法国革命对于食物增产极为有利；这种情况同我的理论完全一致。我的结论是，资本已经迅速增加了，而食物生产方面新的便利条件阻碍了利息率降低。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需求造成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增加，有使流通增加的倾向，但流通的增加总是由于另一些商品的便宜。所以，商品的便宜是追加货币的直接原因。

我收到您的信后，②未回过家，我将看亚当·斯密书中您要我参阅的那段话，并考虑您信中别的内容，准备在我们见面时将我的理论奉上。

您从韦滕霍尔的表中抽出来的事实是奇怪的，几乎同任何理论都不一致。战争的范围和性质使欧洲陷入混乱状态，我将许多事实归咎于这种混乱状态。不考虑提到的时期内实际的和折算的汇兑的状况如何，而要根据这些事实来正确地说明道理，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请代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敬意，并相信我是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大概是 1793 到 1813 年；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2 卷，第 282 页，和本书第 180 页。——编者

② 马尔萨斯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44. 李嘉图致特罗尔

上布鲁克街

1813 年 11 月 8 日

亲爱的特罗尔：

读过你惠寄给我的小册子[①]后，真想来访，为我从它获得的快乐和知识向你道谢。但我目前的情况是，在我可以见到你的时刻，我却难得在这一部分城区。甚至昨天[②]——一般归我支配的日子，我也不得不在早餐后立刻离开家，直到今晚才回来。大约两周内我的一家将从拉姆斯盖特回来，那时我将生活得比较象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希望那时在府上和舍间看到你。

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读了你和莱克斯写的信。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能说的话双方都已精辟透彻地说过了。在读你的信以前，我的意见和你的不约而同，现在你提出的事实和论证大大巩固了这一意见。我非常高兴你的时间使用得这样有益。

你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45.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伦敦

1813 年 12 月 3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基督教在印度——1813 年 8、9、10 月〈泰晤士报〉上刊登的莱克斯与一位东印度产业主来往的书信》，伦敦，里文顿书店，无年份，共 102 页。在特罗尔所有(现为博纳博士所有)的那一册的扉页上，在“一位东印度产业主”后面写着“哈奇斯·特罗尔先生”字样；《致特罗尔书信集》的编者们，根据他家族的文稿，认定他就是“东印度产业主”的书信的著者和整个小册子的编者。他在这些信中反对使印度教徒改变信仰的企图，他认为这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编者

② 星期日。——编者

1	2	3	4	5	6	7
阿姆斯特丹的黄金价格每马克① 355盾的申水	一马克的价值合现行盾数	伦敦一盎斯标准黄金的相应价格*	伦敦一盎斯标准白银的相应价格	一盎斯标准黄金的价值合佛兰德斯现行先令数	一盎斯标准黄金的价值合银行发行的佛兰德斯先令数** 贴水 3 %	实际汇兑平价，一金英镑合佛兰德斯现行先令数
			便士			
平价f355	f355		68.00	137	133	35.20
申水 1%	358.55		67.32	138.4	134.3	35.55
2	362.10		66.67	139.8	135.7	35.90
3	365.65		66.02	141.3	137.2	36.25
4	369.20		65.38	142.5	138.6	36.61
5	372.75		64.76	143.9	139.8	36.95
6	376.30		64.15	145.3	141.1	37.31
7	379.85		63.55	146.6	142.5	37.66
8	383.40		62.96	148	143.9	38.01
9	386.95		62.39	149.3	145.3	38.36
	389.37	£3.17.10½	62	150.3	146.0	38.61
10	390.50	3.18. 1		150.7	146.3	38.71
11	394.05	3.18.10		152.1	147.6	39.06
12	397.60	3.19. 6½		153.5	149.0	39.62
13	401.15	4.—. 3		154.8	150.3	39.77
14	404.70	4.—.11½		156.2	151.7	40.12
15	408.25	4. 1. 8		157.5	152.9	40.48
16	411.80	4. 2. 4½		158.9	154.3	40.83
17	415.35	4. 3. ½		160.3	155.6	41.18
18	418.90	4. 3. 9		161.7	157.0	41.54
19	422.45	4. 4. 5½		163.1	158.3	41.89
20	426.	4. 5. 2		164.5	159.6	42.24
21	429.55	4. 5.10½		165.8	161.0	42.59

* 当荷兰的黄金价格有申水 10% 以上，而且英国的铸币厂向公众开放时，在伦敦，白银将成为标准，因而它的市场价格和铸币厂价格将会一致，黄金将在铸币厂价格以上。当申水在 10% 以下时，白银将在铸币厂价格以上，黄金将成为标准。

当荷兰的黄金价格有申水 9% 以上时，则英镑以白银估计，所以汇兑平价不变，继续是现行货币 38.61 和银行发行的货币 37.48，如果贴水为 3%。

**贴水是变动的，但为了便于计算，本表中假定贴水不变。

① 本表中的"马克"是金衡制中的重量单位，见表中李嘉图本人的说明。——译者

8	9	10	11	12
实际汇兑平价，一金英镑合银行发行的佛兰德斯先令数。贴水 3%	当伦敦一盎斯黄金价格合银行券数如下时	金银条块平价必须乘以	伦敦一盎斯标准白银的价格合银行券数	与阿姆斯特丹的汇兑平价合银行发行的货币数(贴水 3 %)
	£4.—	.973	5/ 2	37.48
34.17	4. 1	.961	5/ 3	36.88
34.51	4. 2	.949	5/ 4	36.30
34.85	4. 3	.938	5/ 5	35.75
35.19	4. 4	.927	5/ 6	35.21
35.54	4. 5	.916	5/ 7	34.68
35.87	4. 6	.905	5/ 8	34.17
36.22	4. 7	.895	5/ 9	33.67
36.56	4. 8	.885	5/10	33.19
36.90	4. 9	.875	5/11	32.72
37.24	4.10	.865	6/—	32.27
37.48	4.11	.856	6/ 1	31.84
37.58	4.13	.838	6/ 2	31.42
37.92	4.15	.820	6/ 3	30.98
38.27	4.17	.803	6/ 4	30.58
38.62	4.19	.786	6/ 5	30.17
38.96	5.—	.779	6/ 6	29.79
39.30	5. 2	.764	6/ 7	29.41
39.64	5. 4	.749	6/ 8	29.04
39.98	5. 6	.735	6/ 9	28.69
40.32	5. 8	.721	6/10	28.33
40.67	5.10	.708	6/11	27.99
41.02			7/—	27.66
41.36			7/ 1	27.32
			7/ 2	27.02
			7/ 3	26.71
			7/ 4	26.40
			7/ 5	26.11
			7/ 6	25.82

1 马克的重量＝金衡3,798 格令。

1 马克分为5,120亚森。

1 盾含 200 亚森纯银。

在荷兰，完全纯粹的金银按马克出售。

黄金——纯金11

英国标准 合金 1

白银——纯银11.2

合金18

本尼威特

从第 11 和 12 栏可以看出，白银是从伦敦流往阿姆斯特丹，还是从阿姆斯特丹流往伦敦。假定伦敦银价是6/7，与阿姆斯特丹的汇兑是28/—。与第 11 栏中的 6/7 相对应的汇兑平价，是第 12 栏中的 29.41，因而 28 是对阿姆斯特丹不利，白银从阿姆斯特丹输往伦敦能得 5% 的利润。如果在同样情况下汇兑是 31，白银输往阿姆斯特丹能得 5% 的利润。

第 8、9 和 10 栏表明，哪一个国家可以有利地输出黄金。假定阿姆斯特丹的金价有申水 16%，贴水 3%，与伦敦的汇兑是 31，伦敦的金价是 £5.10；哪一国输出黄金，利润多少？

与第 1 栏中的16%相对应的汇兑平价，是第 8 栏中的39.64。与第9栏中伦敦的金价£5.10相对应的乘数，是第 10 栏中的.708。39.64乘以.708 得 28.06，这是银行券的平价，所以当汇兑是31时，对荷兰不利，可以从那里输入黄金而有约 $10\frac{3}{8}$% 的利润。或者这样[:]当在阿姆斯特丹能按申水 16% 购买马克时，一盎斯标准黄金就值 154.3 银行发行的佛兰德斯先令（贴水 3%），按 1 英镑合 31 先令折成英国货币，即得 £4.19.$6\frac{3}{4}$，但它在伦敦可售得 £5.10，有利润约 $10\frac{1}{2}$%。

有一两个晚上我计算阿姆斯特丹的汇兑和黄金价格等等来消遣,现将我的劳动成果附上。只要那里的牌价是正确的,我就有种种理由相信我的计算是正确的,虽然算出来的从阿姆斯特丹输入黄金的利润使我有些迷惑。如果差数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归因于荷兰的货币不象铸币厂所规定的那样好,在目前的例子里,尽管荷兰盾是金币,却能够比在伦敦便宜 $9\frac{1}{2}\%$ 买到它。有人告诉我,虽然可供输出的黄金保持它的价格,不能输出的黄金价格已大跌。我深信国外的黄金将要下跌。

星期一以来,连日有雾,我们不得不在白天点蜡烛,而晚上回家则极为困难。希望您比较幸运,呼吸比较清爽的空气。

您下次访问伦敦,我们将在布鲁克街恭候。请在来的前一天写信给我。向马尔萨斯夫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4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

1814年1月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编了一张汉堡汇兑表,与业已寄上的荷兰那张相似,我想您也许愿意要一份。同那张一样,这张表中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例如,我相信目前与汉堡的汇兑牌价是28先令,美元的价格是6先令 $11\frac{1}{2}$ 便士。从表上来看,美元的价格[如此][②],则汇兑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手稿破损。——编者

平价应为25先令；因此，现在汇兑对汉堡不利达12%，我觉得这太高了。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与汉堡不会有往来，牌价一定只是名义上的。

李嘉图夫人和我明天一早离开伦敦去布雷德福德，[1]我们拟从那里去盖特科姆，[2]预定星期四回城。希望我们不久就能见到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47．特罗尔致李嘉图[3]

［由48回答］

哈利街33号

1814年3月2日

亲爱的李嘉图：

你关于资本的利润的文稿[4]很有趣，我不愿剥夺穆勒先生看到它的快乐，所以将它奉还，并多多致谢。你能不用它时，我真想再看看它，因为我喜欢沿着它提出的一些论点去思考。同时，送上我在考虑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做的一些笔记；但要请你明了，我把它拿出来是非常缺乏信心的，我希望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

① 在威尔特郡。无疑这次访问与李嘉图的女儿亨里埃塔和布雷德福德利的托马斯·克拉特巴克结婚有关，婚礼在1814年2月17日举行。——编者

② 李嘉图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买下了盖特科姆庄园。——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卫·李嘉图先生"。未经邮递。——编者

④ 可能是1815年出版的《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初稿。——编者

汉

一杜卡特①或53格令纯金的价格合银行发行的马克数	一盎斯标准黄金的价格合银行发行的佛兰德斯先令数	与伦敦的汇兑平价，一金英镑合银行发行的佛兰德斯先令数	伦敦一盎斯标准白银的相应价格合便士数	伦敦一盎斯标准黄金的相应价格合英镑数
5.39	119.33	30.60	70.97	
5.45	120.66	30.94	70.19	
5.51	121.99	31.28	69.43	
5.57	123.32	31.63	68.68	
5.63	124.65	31.97	67.95	
5.69	125.98	32.33	67.23	
5.75	127.31	32.68	66.53	
5.81	128.64	33.03	65.84	
5.87	129.96	33.37	65.17	
5.93	131.29	33.72	64.51	
5.99	132.62	34.07	63.86	
6.05	133.95	34.42	63.23	
6.11	135.28	34.76	62.61	
6.17	136.61	35.08	62.—	3.893
6.23	137.92	35.42		3.931
6.29	139.25	35.76		3.968
6.35	140.57	36.11		4.005
6.41	141.89	36.45		4.043
6.47	143.21	36.79		4.081
6.53	144.54	37.14		4.119
6.59	145.86	37.48		4.157
6.65	147.19	37.83		4.195
6.71	148.51	38.18		4.233
6.77	149.84	38.52		4.270
6.83	151.17	38.87		4.308
6.89	152.50	39.22		4.346

注意：3马克等于银行

① 杜卡特是从前欧洲若干国家使用的金币名，起源于十二世纪意大利的西西里。——译者

堡

当伦敦一盎斯黄金价格合银行券数如下时	金银条块汇兑平价必须乘以	当伦敦一盎斯美元的价格如下时	以白银计算的汇兑平价是
		先令便士	
£4	.973	4.11$\frac{1}{2}$	35.08
4. 1	.961	5. 1	34.22
4. 2	.949	5. 2$\frac{1}{2}$	33.39
4. 3	.938	5. 4	32.61
4. 4	.927	5. 5$\frac{1}{2}$	31.87
4. 5	.916	5. 7	31.15
4. 6	.905	5. 8$\frac{1}{2}$	30.47
4. 7	.895	5.10	29.82
4. 8	.885	5.11$\frac{1}{2}$	29.19
4. 9	.875	6. 1	28.59
4.10	.865	6. 2$\frac{1}{2}$	28.02
4.11	.856	6. 4	27.46
4.13	.838	6. 5$\frac{1}{2}$	26.93
4.15	.820	6. 7	26.42
4.17	.803	6. 8$\frac{1}{2}$	25.93
4.19	.796	6.10	25.46
5	.779	6.11$\frac{1}{2}$	25
5. 2	.764	7. 1	24.55
5. 4	.749	7. 2	24.13
5. 6	.735		
5. 8	.721		
5.10	.708		

当美元是 4 先令 11$\frac{1}{2}$ 便士时，标准是再多 2$\frac{1}{2}$ 便士。
6 先令 1 便士时，再多 3 便士。
7 先令时，再多 3$\frac{1}{2}$ 便士。

发行的 8 佛兰德斯先令。

你,多于我指望它是正确的。[①] 若有错误,你指出错在哪里,则不胜感激;时常会查出一处错误而导致发现一大堆错误的概念。

你永远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不用我说,我送上的笔记是十分粗糙的,因为你将看到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你得到马尔萨斯的回信了吗?[②]

48. 李嘉图致特罗尔[③]

[答 47]

上布鲁克街

1814年3月8日

亲爱的特罗尔:

我昨天到府上拜访,想告诉你,虽然我有意为自己的意见进行辩护,但目前事务繁多,不能予以必要的时间。既然你不在家,我必须"现在"告诉你。同时,必须指出,我相信我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于不知道马尔萨斯先生和我之间整个分歧的人来说,你读过的文稿不是清晰易懂的,我想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争论的问题。

我将力求说明这个问题本身,而不进一步深入它。在一国的资本增加而投资途径[④] 已经存在或以同一比例增加时,利息率和利润率都不会下降。

① 特罗尔的笔记尚付阙如。——编者

② 马尔萨斯的回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哈利街33号 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④ 原文为 means of employing capital,有运用资本的手段、方法和场所之意。——译者

只有当投资途径对资本的比例大于从前，利息才增长；而当资本在比例上大于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投资场所[①]时，利息才下降。我相信，在这些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我认为，在任何国家，新的[②]投资场所都不能以与资本相同或更大的比例增加，[③]除非耕作有所改进，或有了从外国输入食物的新的便利条件。总之，是农场主的利润调节所有其他行业的利润。倘若土地上的投资每增大一次而耕作上不同时改进，则农场主的利润必定减少，所有别的利润也一定减少，因而利息率一定下降。马尔萨斯先生不同意这一命题。他认为，虽然在进口或改进耕耘方面没有为食物的生产提供新的便利条件，投资场所还是可以增加，从而利润和利息也可以增长。他还认为，农场主的利润调节其他行业的利润，并不多于其他行业的利润调节农场主的利润，因此，如果发现了一些新市场，在那些市场上，我们能以自己的商品换得比发现它们以前更大量的外国商品，则利润会增加，利息会增长。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利息率和农场主的利润都会增长。你明白吗？

我说，除了一种真正比较便宜的取得食物的方式以外，没有东西能以同样的或增加了的资本来永远增加贸易的利润。马尔萨斯先生说，一种比较便宜的取得食物的方式无疑会增加利润，但是，另有许多情况也可以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利润。发现一处对我们的工业品有巨大需求的新市场就是一种这样的情况。

---

① 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马尔萨斯的《对人口原理第四版及以前各版的增补》中，1817年版，第111页："这个国家因土地辽阔和殖民地的富源，而有日益增加的资本的广大投资场所"；并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2卷，第293页。在这一争论中，马尔萨斯大概在一篇较早的论文里用过这种说法。——编者

② "新的"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③ 把下面这句话插进去：除非资本被从土地上抽走。[④]——作者

④ 特罗尔在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后用铅笔加上"因为投资取决于资本的存在"字样。——编者

请相信我是

你非常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在将必要的时间用于我的帐目后，这封信写得极其匆忙。字迹潦草和涂改务请原谅。

49．穆勒致李嘉图[①]

我亲爱的先生：

我同一两个人、特别是边沁先生谈话时，发现最近科·约翰斯通先生说的那段话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您收到他一封彬彬有礼的信而未回复。边沁先生说，如果他对双方一无所知，仅仅从公布的事情的表面来看，就会责怪您，所以他的意见是，您应当说明全部事实，使公众知道事情的真象。我认为应当让您知道，这大概是普遍具有的印象。我还要加上一句，现在我也认为解释并不是毫无用处的。

我要说的只是，由于科克伦·约翰斯通先生在报上公布了这件事，我认为您必须声明："我在短期离开后回到家里，发现了下面这封信（把信插在这里），因而我回复了下面这封信（把信插在这里），科·约翰斯通先生又回了下面这封信……，于是进行了会晤。"您可以说一下会晤的主要情况，不说也可以，只是您说时，要特别注意说的方式。

我亲爱的先生，永远是您的

詹·穆勒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卫·李嘉图先生"。邮戳上是"1814年4月18日"。——编者

皇后广场

星期一上午［1814年4月18日］

〔这封信谈的是1814年2月21日发生的证券交易所大骗局的调查过程中的一件事。那天一个装扮成参谋官的报信人从法国到来，并带来了伟大胜利的消息。担保证券立即上涨了$5\frac{1}{2}$点[1]，而戏法一戳穿马上就回跌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些人赚得了巨额利润，其中有代表威斯敏斯特的激进议员科克伦勋爵和他的舅父阿·科克伦·约翰斯通（边沁在皇后广场的邻居和房客；见《边沁全集》，第10卷，第449页）。李嘉图作为证券交易所保护财产防止欺诈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地促进对阴谋分子的侦察和后来的起诉（这可从证券交易所总委员会议事录手稿看出）。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约翰斯通写信给证券交易所主席说，一个名叫麦克雷的人愿意为1万镑的报酬揭露骗局的情况；一次会议考虑了他的信（《晨报》4月14日报道），并注意到，直到骗局的主犯贝朗热最近被逮捕以后，才使得麦克雷出面。约翰斯通在给《晨报》的信中指出，早在3月30日他曾写信给"上布鲁克街的大卫·李嘉图先生"（他附了一份信件复本），请求接见，以便提供一些情报，"如果证券交易所根据情报采取有力行动，也许能侦察出与最近骗局有关的人"；第二天他通知李嘉图，情报可以从麦克雷处获得；"自那时起，我从未得到李嘉图先生的任何来信。"约翰斯通的这两封信刊登在1814年4月15日的《晨报》上，它们就是穆勒提到的"那段话"；李嘉图的复信没有披露。

1814年6月，经埃伦巴勒勋爵审讯，发现科克伦勋爵、阿·科克伦·约翰斯通等人有罪，并严加判处。激进派把对科克伦勋爵

[1] 点是证券交易所表示有价证券价格的单位，它的大小因不同的国家和时代而不同，例如现在美国通常一股的价格变动一美元算作一个点。——译者

的判决说成政治上的报复，但普遍的意见是约瑟夫·休姆在1852年给他的信中所表示的:“在那件大家谈论的罪行发生的时候，我认识科克伦·约翰斯通先生，那时我确信，现在仍然确信，您是受他的贪欲欺骗的人，并因他的行为而受害。我常和大卫·李嘉图谈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是代表证券交易所的原告。”(见邓唐纳德伯爵[即科克伦勋爵]:《一个海员的自传》，伦敦，1860年版，第2卷，第389页;著者在脚注中误把李嘉图当作证券交易所的律师。)]

5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由51回答]

伦敦

1814年6月26日

我亲爱的先生:

昨天接到您自班戈的来信，[2]欣悉您旅途愉快，并已在一个美丽的地点住下。希望您遇到妨碍您舒适的事同旅行者通常会遭遇到的一样的少。

我记不清彭林阿姆斯的准确所在，我想那时我是在靠近水边的一家旅馆里。我猜想您是要把班戈，而不是卡纳文，作为您的大本营，象您在离开伦敦时所计划的那样。我预料威尔士的荒山秃岭会使您望而生厌，您将为英格兰较为富饶的乡村而欢呼。

希望下一年我更明了您对参加贷款股份的愿望。我已在今年担保证券最热门的时候，替您脱手了，使您得到一笔利息，因为我能毫不费事地重新买回您的1,000镑。如果我接到您来信之前价

① 信封上写着:“北威尔士 班戈 彭林阿姆斯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马尔萨斯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格不变，就有$1\frac{3}{4}\%$的利润，现在它只有申水$3\frac{1}{4}$。①

您若有意买回，请来信。我未得您来信，便什么也不做。

限制谷物进口有促使利息率降低的作用，您对此表示怀疑，而我却不怀疑。谷物的价格、或者不如说价值②增长，而资本毫不增加，必然使得对其他东西的需求减少，即使那些商品的价格未随谷物的价格一同上涨，而那些价格是肯定会（虽然缓慢地）上涨的。资本相同，而生产和需求将会减少。除了对需要的商品缺乏支付能力以外，需求没有别的限制。凡是促使生产减少的每件事物，都促使这种能力减少。利润率和利息率必定取决于产量与取得这种产量所必需的消耗量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又主要取决于粮食的便宜，在我们愿意承认的无论多长的时期内，粮食的便宜终究是调节劳动工资的重要因素。

拒绝输入我们平时接受的用来交换我们工业品的谷物和所有其他商品，就会减少国外对我们工业品的需求，没有比这更为有效的了。如果我们极力拒绝输入任何外国商品，我深信，不久我们就要停止输出任何商品，即使我们把黄金作为这一常规的例外。我们的货币将比别国的处于更高的水平，但它有不能逾越的界限。归根结底，一切贸易都是易货贸易，③没有一个国家会长期购买，除非它也能出售；如果它不购买，它也不会长期出售。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这种政策使它消费的原料（其中主要是谷物）的价值增加，它会因此而使利息率降低。如果它不是这样，它可能失去许多奢

① 1814年6月13日李嘉图等人订约出借的2,400万镑贷款的担保证券，或临时证券，在订约那天的牌价有申水5%，显然李嘉图在那时卖出了马尔萨斯的股份。——编者［李嘉图写信时申水已从5%下降到$3\ ^1/_4\%$，所以信中说有$1\ ^3/_4\%$的利润。——译者］

② “或者不如说价值”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③ 这是马尔萨斯的话。（见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1814年版，第24页。）——编者

侈品和使生活舒适的物品,或者在较不丰富的程度上享受它们,但利息率不会下降。

您会说这是老调重弹,而且我可以免掉您在200英里以外读我以前常向您讲述的意见的麻烦,但您既然使我开了头,现在只好忍受这种后果。

一个输入国限制谷物进口[1]有降低利润的倾向,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命题从未比对这一点更加相信。向马尔萨斯夫人竭诚问好。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5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2]

[答50—由53回答]

班戈

1814年7月6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是在一个这样大而和睦的家庭里,并可从班戈出发去作许多愉快的旅行,我预料不会很快就对山峦感到厌倦,特别是我们并非真正住在山里,而只是隔了相当距离遥望着它们,以致它们失去了所有的可怕之处,而仅仅显露出它们的美丽。我们有些人原拟今天去我还未见过的康韦,但为雨所阻,雨已经阻拦我们一两次了,虽然整个来说天气是过得去的。

由于相距这样遥远,我不打算重新开始做贷款的买卖和给您添麻烦,而满足于已经做的,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百分比,为此我对您至为感谢。然而担保证券会下跌使我相当惊讶。我不禁在

① 先写作"限制进口",后改为"一个输入国限制谷物进口"。——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想，年底以前它一定会上涨。①

关于限制谷物进口对资本的利润和货币的利息的影响，您还是没有消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虽然我并不怀疑这些限制有使一个国家贫穷和减少它的对外贸易这一总的影响。但是，您会承认，高额利润和利息随着贫穷而来比随着富裕而来更为经常。您说，在那种假定的情况下，资本相同，而生产和需求将会减少。但是，肯定是资本将减少得更多。谷物和所有其他商品的数量都将较少，每一笔货币积累都将支配较少的劳动和产品。看来问题是，究竟是生产还是需求减少得最快？我认为劳动的昂贵对于减少资本比减少收入，特别是地租，作用更大，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资本减少的通常后果却不发生。

我决不能同意您的这种想法，即凡是减少产品的每件事物，都促使对需要的商品的支付能力减少，或如您所说，减少有效需求。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战争开始、存货被毁的时候，利润反而增长？或者为什么利润不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象产品毫无疑问地增加那样？但是，您的意思一定是说，决定利润的是生产率，而不是产品的绝对量。但是，甚至这一生产率，或者更确切地说，产量与取得这种产量所必需的消耗量的比例，似乎又是决定于资本积累量（这一积累量是与对资本的产品的需求相对而言的），而不是决定于取得谷物的困难和费用。如果为了生产一定量的谷物必需使用100天而不是50天的劳动，则拥有一笔积累足够用作必需的垫支的人，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只应取得较少的对他资本的报酬。我认为，取得谷物的巨大困难所造成的结果，是资本减少、产品减少和劳动的实际工资或劳动以谷物计算的价格减少，而不是利润减少，虽然低额利润无疑会随着取得谷物的巨大困难而来，如果在这一困难存在的同时资本非常充裕的话。总之，我认

① 那时担保证券有申水3 1/2%，1814年底跌到贴水1 1/2%。——编者

为一切都取决于资本的状况，这一状况是与对资本的需求相对而言的。这是主要的动力，它决定投入农业的资本将提供的利润，而不论土地是天然富饶还是天然贫瘠，是精耕细作还是耕作粗放。

对资本的需求不是取决于当前产量的丰富，而是取决于对资本未来产品的需求，或取决于资本生产某种东西的能力，对资本的需求将大于对实际使用的产品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有效需求——拥有收入的人的消费欲望——这一重要因素必定经常起着重大影响。我认为您过于忽视了它。

衷心问候李夫人。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52. 李嘉图致边沁和穆勒[①]

大·李嘉图先生为阅读关于筹划中的学校问题的手稿，而对边沁先生和穆勒先生至为感谢。[②] 对于捐款以促进达到企望的目的，他乐意提供援助。[③]

---

① 边沁加上提要："1814年7月15日，实用知识学校，大·李嘉图致耶·边沁和穆勒，答应为实用知识学校捐款。"——编者

② 《实用知识》，1816年第一次出版的一本论文集，重印在鲍林编的《边沁全集》中，第8卷；它包括"实用知识学校"的计划，该校是要将兰开斯特教育制度应用于"供中等和高等阶层在生活中运用的知识的各个高级部门"。——编者

③ 1816年5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办实用知识日校，李嘉图同穆勒、普莱斯、欧文等人一起成为委员，并定期参加他们的会议。他捐赠了300镑，并在证券交易所他的下列朋友中募集了900镑，他们每人捐了50镑：F. N. 杜布利，乔治·贝斯维，约翰·斯派塞，雅各布·李嘉图，弗朗西斯·李嘉图，拉尔夫·李嘉图，詹姆斯·斯蒂尔斯，约翰·霍奇斯，威廉·霍奇斯，L. A. 德·拉·肖梅特，V. A. 米维尔，罗伯特·波德莫尔，小罗伯特·波德莫尔，查尔斯·波德莫尔，小威廉·哈蒙德，托马斯·布朗，戴维·沃尔特斯，理查德·斯梅勒。1821年这一计划被放弃时，钱退还给捐款人。(见英国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收藏的"记录簿"和其他手稿，"普莱斯报纸剪贴集"，第60卷，"实用知识学校"，第9、10、13号。)——编者

上布鲁克街
1814 年 7 月 15 日

5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51—由54 回答]

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附近
盖特科姆庄园，1814 年 7 月 2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盖特科姆写信给您，昨天下午西拉[②]陪我抵此。我为了使自己能在昨天离开伦敦，而不得不对各种事务予以不寻常的注意。虽然我在离开布鲁克街以前写了封信给您，回复您上一封来信，但我对它很不满意，未能决定寄出。我怕现在并不会更成功，但不管它会成什么样子，您将得到它，因为我要是再拖延写信，您可能在我的信抵达班戈以前离开那里。

我觉得您改变了我们最初意见不一致的那一命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您提出的命题是，限制谷物进口不会降低利润率和利息率。但现在您加上了，或者不如说，您的争辩引导到这一结论："如果这种限制的结果是资本大量减少。"这样修正后，我不反对那一命题，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原因应当分清，并将它们应有的结果归给各项原因。如果资本并未减少，限制谷物贸易就会使利润率和利息率下降。资本的减少与限制谷物进口无关，则有提高利润和利息的倾向。但这两种起作用的原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它们可能同时一起发生作用，或者发生完全相反的作用。

① 信封上写着："北威尔士 班戈 彭林阿姆斯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重寄往"赫特福德 海利伯里 东印度学院"，并标明"误送往艾尔斯伯里"。——编者

② 普里西拉，李嘉图的次女。——编者

依我看，资本日益减少，有效需求就不能扩大，或长期继续不变。我认为您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战争开始时利润反而增长？——与这一论点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如果需求减少，但不象资本和产品减少得那样快，那么在资本和产品减少的情况下，利润将会增加。根据相反的①理由，在资本和产品增加时，利润将会减少。这与生产率完全无关，而且我认为，这可能时常抵消掉日益增加或日益减少的资本通常会产生的、而在长期则几乎②总会产生的影响。

您说:“产量与取得这种产量所必需的消耗量的比例，似乎又是决定于资本积累量(这一积累量是与对资本的产品的需求相对而言的)，而不是决定于取得谷物的困难和费用。”依我看，取得谷物的困难和费用必然会调节对资本的产品的需求，因为需求必定主要取决于使产品可供出售的价格，如果谷物价格上涨，所有商品的价格必定上涨。一个资本家“可能发现，为了生产一定量的谷物必需使用100天而不是50天的劳动”，因而他不能为自己保留同样的份额，除非被雇佣100天的劳动者满足于以前被雇佣50天的劳动者得到的同量谷物来维持生活。如果您假定谷物价格加了一倍，投入的资本以货币来估计可能也增加了大约一倍，或不论怎样，将大为增加，而且，如果他的货币收入是从出售支付生产费用后留给他的谷物得来的，怎么能设想他的利润率会不降低呢？希望您在环绕着您的旷野风景中继续尽情享受。此间天气宜人，我同全家都分开了(西拉除外)，周围是室内装饰商和木匠等等，我则尽可能使自己快乐。我预料李嘉图夫人不会在两周内来，在整所房屋安排妥当以前，她是不愿意带孩子们到这儿来的。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① 先写作“同样的”。——编者

② “几乎”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我相信，在这个美好的地方，我不会怀念证券交易所和它的各种享受。

54.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53—由 55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 年 8 月 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的信从班戈误送往艾尔斯伯里后，于前天送来这里给我。我从威尔士回来后，几乎立即就去城里，并至布鲁克街拜访，希望在您离城之前见到您。我愉快地见到李嘉图夫人在家，她告诉我您和西拉的远征。我非常高兴听到她说，并得到您的信证实，您的休养对您十分相宜。我的确常想，您在乡间能使自己愉快，而不会常为证券交易所的扰攘和刺激感到后悔。顺便说一下，我在访问霍尔斯时发现，您在我的帐上付入了 50 镑。[②]您为我费心，使我万分感激，我真几乎感到好象是您送给我 50 镑，我恐怕这是取自本当是您自己的钱。担保证券这样下跌使我惊讶，虽然我不会在这方面冒险成为积极的投机者，却不禁在想年底以前它将会上涨。尽管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增加，似乎黄金在继续跌价，汇兑在继续上涨。不过我认为，尽管英格兰银行增发钞票，但由于乡村银行当中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担保证券 1,000 镑按申水 5% 出售的利润，见本书第 132 页。——编者

发生了恐慌,整个流通也许已经减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趋向于越来越证实我的旧想法。

关于我们目前的问题,我不觉得我将那一命题作了什么改变;因为我不是说限制外国谷物进口,如果使资本减少,就会提高利润。但是我说,这种限制必然使资本减少,所以一定是趋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利润。您似乎认为限制进口和资本减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地,我认为有绝对的必然联系,正由于这一联系,利润才不下降。如果棉花或羊毛织造业的资本家,由于对进口的限制,而不得不给他所雇佣的劳动以更多的报酬,他就不能以他的资本造出同量的货物;结果货物将涨价,他的利润将因资本普遍缺乏而增加。

您自己说得极其正确,如果需求减少,但不象资本和产品减少得那样快,那么在资本和产品减少的情况下,利润将会增加。但这正是资本减少的一切情况下都发生的事,并表明您在另一个地方说的话不是十分正确的,即:"资本日益减少,有效需求就不能扩大,或长期继续不变。"当然,需求总量将因价格提高而减少,但需求对供给的比例,对于决定价格和利润来说,总是问题的中心,它可能继续增长。在资本缩减的一切国家里都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里,与供给相比,有效需求永远是大的,资本的利润很高。如果谷物的货币价格加了一倍,而货币投资额没有完全加到一倍,您似乎承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那么,我就不说"怎么能设想利润率会不降低",而是要说怎么能设想它不是增长呢?在任何生产情况下,产品都不会和垫支的资本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此,我们决不能适当地提出一个与需求及资本的充足或缺乏无关的物质生产率。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坚信,是资本的状况,或资本的一般利润和货币的利息,决定土地上的特殊利润;而不是土地上的特殊利润或生产率决定资本的一般利润和货币的利息。根据

一般原则，只要资本有任何减少，劳动的实际[1]价格就应当微跌，或者产品涨价而劳动不同比例上涨也一样，这是最自然和经常发生的情况，这将使土地的生产率[2]发生巨大变化，并轻而易举地弥补了某些新增加的取得谷物的困难。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学中一些很基本的论点，我希望我们能圆满地解决它。

与奢侈品税及社会上层阶级的所得税比较起来，我反对必需品税是因为它一定使资本和产品减少，虽然我并不认为它会使利润和利息减少。

向尊夫人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55.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3]

[答 54—由 56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4 年 8 月 11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本星期日接到您来信，那天晚间李嘉图夫人和我家其余的人抵此。我带领他们观光了此地所有的美景，最近这三天我的时间真被他们占去不少。我常后悔没有早些知道您希望参加上次的贷款。在下次的名单里，我一定问您愿意投资多少。我相信，担保证券的下跌要归因于我们的连续不断的开支，和目前的贷款尚未偿还完毕就盼望再取得一次贷款。目前汇兑的状况似乎表明外国通

① 先写作“相对”。——编者

② 先写作“取得的利润率”，后改为“生产率”。——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货的价值实际上已经下跌；这不能归因于对某些商品的爱好有所改变，或任何别的变幻无常的情况。我预料和平会使外国通货的价值降低，但我承认不会降低到它有过的程度。[1]这使我们之间的问题——汇兑是否仅仅受到通货相对过多所影响——仍未解决。对于要完成的商业业务来说，和平已使大陆上的通货变得更加有用得多。

至于我们目前的问题，我们是在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上有分歧。我认为资本减少不是必然的而是可能的结果。对于资本减少带来的后果，我们是意见一致的，但是我要指出，资本确实减少，将减少要做的工作，从而将影响劳动工资和对食物的需求。在限制谷物进口这一假定的情况下，进一步耕种我们自己的土地就会受到鼓励。但是，如果资本同时减少，土地的耕种也就受到阻碍。我认为利润是增是减，取决于这些相反的原因起作用的程度。诚然，如果羊毛或棉花织造商不得不给他所雇佣的劳动以更多的报酬，他便不能以同样多的资本造出同量的货物，但是他的利润将取决于他的货物制成后的卖价。如果每个人必须以他的收益或所得为生，而不动用他的资本，则他货物的上涨将不会与劳动的上涨比例相同。因此，如果他按照一切货物由于劳动工资上涨而提高了的价值来估量他资本的货币值(这是他必须做的)，则他的利润率将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说，有效需求减少了，因为不能每年消费掉同量的商品。如果继续消费掉同量的商品，显然这一定是以牺牲资本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比需求减少得快，而这有助于保持利润。但是［人们］[2]将多久继续纵情享受奢华而以资本不断减少为代价呢？这是走向毁灭的道路，虽然少数个人常坚持走这条路，但并不常见国家

① 自巴黎和平(1814年4月30日)以来，黄金价格从每盎斯105先令跌到84先令，巴黎的汇兑则从19.30上升到23.40。——编者

② 手稿破损。——编者

做这种蠢事。相反地，如果有某些原因阻碍国家进步，如果各国对贸易的限制或开支浩大的战争促使各国的资本减少，在这种时候，更要厉行节约，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政府的浪费为个人的节俭所抵消。果真如此，那么我这样说就不会是不正确的：虽然在短时期内资本和产品可能比需求减少得快，可是在长时期内，资本日益减少，有效需求就不能扩大，或继续不变。您说："当然，需求总量将因价格提高而减少，但需求对供给的比例，对于决定价格和利润来说，总是问题的中心，它可能继续增长。在资本缩减的一切国家里都是这样。"这是我以前未明了您的意思而未承认的。但是，就连这种解释，我也不同意，我觉得它与我常听到您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出入，即：节约收入以扩大资本的诱惑总是与利润率成正比，如果由于资本积累而利润和利息真是跌得很低，积累将在那一点上几乎停止，因为它差不多成为没有目的了。我极其诚恳地同意这一意见，而且不能不认为，它与我从您信中援引的上面那句话有出入。我认为(我想您曾认为)，在资本积累得最多的地方，与生产相对来说，消费总是最多的。把英国的资本减少一半，利润无疑将会增加，但这不是由于需求的比例增大，而是由于生产的比例增大，与生产相对来说，需求几乎一定会减少。个人不是以物质生产来估计他们的利润，但国家一定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在1815年拥有的各式各种商品同现在我们在1814年拥有的在数量上恰正相同，则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并不更为富裕。但是，如果货币价值跌落，那些商品便要以更大量的货币来代表，个人就容易认为他们自己更富裕了。下星期或再下星期，我将在城里。希望您同我一起回到这儿来。我们可以在那浓荫的小树林里讨论这些重要论点。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我是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56.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55—由58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年8月1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写信比我原来预定的迟延更久;现在写得非常匆忙,使它不致在城里和您错过。来盖特科姆访您将使我感到异常愉快，但目前我根本无法这样做,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如此。要是您在城里的事务使您能有一两天空闲时间，等候某件事或某个时期的到来,您要知道,我们将极其高兴在海利伯里见到您,您能住多久就住多久。担保证券的状况是件奇怪而糟糕的事，恐怕它会使您蒙受严重损失。② 我真诚地感谢您关于未来贷款的恳切提议。如果您能肯定这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愿意参加5,000镑左右。

金银条块的价格和汇兑发生的变化，肯定大于人们所能预料的,我认为这证明,黄金和银行券之间的差别大部分是黄金的昂贵造成的，这个部分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要大。我总认为有许多差别是这样造成的，但这样造成的还没有已经产生的那样多。我原已预料,停止西班牙和大陆上军队的巨大耗费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现在在这些原因之外又加上了三、四个月以前我们的巨额出口货,也许还可以加上对欧洲商业往来的信心已有某种程度的恢复。由于政府在过去五年内作过巨大努力去取得贵金属，或许贵金属还会流入。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上布鲁克街56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那时担保证券已下跌到贴水1%。——编者

我总认为，实际需求量会因为取得谷物的困难增加而减少，象所有发生荒歉的情况下那样；但需求对供给的比例将会增大，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果。我仍然认为高额利润具有产生储蓄的强烈趋势；但当我谈到资本缩减时，必须假定这种趋势没有起到它可能有的作用；事实上这种情况无疑是发生的。有些国家的货币利息为 12 %，而资本却并不再增加。可是在这些国家里，与供给相对来说，对产品的需求是很大的，而且确实是利润高的原因。

我决不能同意您的这种想法：如果英国的资本减少一半，“与生产相对来说，需求将会减少”。我认为将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您肯定是没有充分考虑人的自然欲望，而这终究是一切需求的基础。在谷物缺乏时，对谷物的需求大于对劳动的需求，对产品的需求大于对人口的需求。

向李嘉图夫人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57．穆勒致李嘉图[①]

福德修道院

1814年8月28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渴望详知您的近况和盖特科姆使您多么愉快。我知道，除了奉告您我们分别以来我的近况以外，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我得到满足。我希望这将使我有权利要求知道您的近况。

我们在原定的那天或那天前后（我忘了哪一天）离开伦敦，并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已抵达此地,中途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我要象旅行者常做的那样,来描写这条路,但考虑到两点又不想这样做。一点是,您或许对这条路的每一英寸都比我熟悉。其次,您已读过一百种对它的描写,或者您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读。我以前从未穿过巴格肖特灌木林,它的美景是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奇观。我不知道它的占有情况,也不知道它归谁所有。我看,不是它的天然荒芜使它保持目前的状态。它邻近首都是显而易见的情况。

我们在索尔兹伯里睡了一夜,看了一下它漂亮的大教堂,经过两天的旅行(没有奇迹般的速度),抵达福德修道院。我们发现房屋是空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园丁和一个老妇人在里面。边沁先生和我带着我的小男孩,比我们其余的人先来,为的是与房主见面,同他就地解决某些不能在他地解决的事。预期上述房主会在我们之前到达这里,但他直到第二天晚间才到。现在我要告诉您这房屋是怎样一个地方。但是,首先,我预料会遭到反对。有一位现在叫做李嘉图小姐(只有上帝知道还能这样叫她多久)的青年女士,如果她读这封信就会说:那所房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描写一所房屋能使我们有多大快乐?那么,让我谦恭地提醒您,我答应过奉告我过去六周的情况,而描写这所房屋是近况的一部分。其次,一个人在奉献了他最好的东西以后,可以放纵一下。我在这里有什么比一所旧房屋更好的东西来加以描写呢?它是一堆不规则的建筑物,范围很大,原属于一批僧侣。它的寺院的外观仍大部分保留着,可是内部改成了房间,有舒适的设备,其中有些相当华丽,以迎合比僧侣俗气的人们的爱好。这是旅行者来参观的地点之一,我们有许多来访者。我恐怕他们会是一种麻烦,但我发现并不象我预料的那样坏。它临阿克斯河,在一个相当美丽的山谷底部,群山环抱,山与德文郡的相似,坡度和缓,高度适中,过多地而不是过少地为树木所覆盖。这房屋有回廊,是一片很漂亮的哥德式建筑,夏

天作为长而宽的走廊，冬天接受暖房植物，作为暖房和走廊；还有一个古老的哥德式大厅，看起来象一座教堂；有一个叫做客厅的大房间，是伊尼戈·琼斯显然为了容纳一些美丽的挂毯而建造的，那些挂毯仍装饰着它的墙壁，这个房间长50英尺，宽25英尺，高度与之相适应；有一个很漂亮的餐厅和会客室；有两个很舒适的房间叫做图书室和小会客室，都是平常的家庭住房；有一套房间，包括一间卧室、梳妆室和两个前厅，都很雅致，如果古色古香而不是现代的华丽可以叫做雅致的话；其余的，就有人居住的来说，包括一些相当好的卧室和其他必需的附属房屋。我不能忘掉，还有一个礼拜堂，以前这个家庭为它请了一位牧师，礼拜堂维修良好，并作为家庭的墓地。房屋就说这么多，如果我想到它会使我说这样久，我不该开始说它的。周围的园地并不难看，但最近没有做多少美化的事。有一个鹿苑，养了140头鹿，我们已杀了几头。

现在谈谈房主，他是一个古董，虽然是另外一种，同他的房屋一样伟大。福德修道院的采邑使他每年得到2,000镑左右，他在英格兰拥有另一处产业，一年得到1,500镑左右，另外在威尔士还有一处，一年得到1,500镑。然而他很穷，虽然他[没有]① 妻子和孩子。可是他有一个情妇同他一起来，边沁先生和我同他以及他那位美人过了一个星期。要形容他可真不容易。他受过英国所谓最好的教育。他在最好的学校之一和牛津读过相当长的时间，据这里曾和他同学的一位教士说，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者；但是，除了他时常吐露一两句他似乎懂得它意思的拉丁文以外，就很难找到一个更空虚透顶和脆弱得出奇的心灵了。他对待仆人和依附者喜怒无常，反复多变。他并不真正暴戾，而是相当好心肠的，对他周围的人却产生了暴虐的后果。我曾预料他的夫人修养不高却又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充满了嫉妒和骄傲，而她却是一个纯朴的

① 手稿破损。——编者

乡村姑娘,是他在附近弄来的,既腼腆又扭捏,但有姿色。关于福德修道院和它的主人,就谈这些。霍纳先生在环游途中经过这里,住了两天。[①] 休姆先生[②] 原在海边,从海水浴场来,现在正在这里。边沁将军[③] 及其家属启程去法国之前,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此外,我们没有来访者,无事可做,唯有读书。希望您承认,这不仅是封长信,而且充满了重要内容,所以希望您作相应的答复。我们知道您已将边沁先生关于学校等事的文稿寄还,[④] 请将您答应写的评语尽快交马车寄下,因为边沁先生希望在将文稿寄往布鲁厄姆之前看到评语。

我几乎没有留出地方来问好。我不得不向您们全体总问候一下。当您将你们的情况见告时,请将我们那些没有来的朋友们的情况也告知一二。别忘了告诉我您在学习时间里做些什么。如果您对手稿的评语多于一封信,寄包裹的从巴思和布里斯托尔去埃克塞特的马车很多(地址写萨默塞特,查德,福德修道院即可)。

请相信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① 见弗朗西斯·霍纳在他的《回忆录和通信集》中对这次访问的描述,伦敦,1843年版,第2卷,第178—180页。——编者

② 见本书第157页注①。——编者

③ 塞缪尔·边沁爵士,耶利米的兄弟。——编者

④ 见第52号信。——编者

九

5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 56—由 59回答]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1814 年 8 月 3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 4 天内迅速办完了我的全部事务后,于 19 日——您信到达伦敦的前一天——离开了那里。担保证券的状况[2]不足以使我延长逗留时间比绝对必要的更久。戴维[3]来同我们一起度假期,将您的信带来。您不能到这儿来,而我目前又无法访问海利伯里,我将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您,这使我感到遗憾。我曾期望在乡间会有许多空闲时间,但我却一点也没有。同我的家人以及访问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散步和骑马,把我的时间完全占去了。此外,由于他们安装书橱费时太久,我房屋内唯一没有收拾好的房间就是图书室。

我想,如果我们能一起谈谈,就不会在我们最近讨论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我们的主要分歧乃是关于影响的永久性。往往一种商品缺乏,或对它的需求不断增加,会在一个时期内使利润增加,但是并不因此而这样说就是正确的:在利润高的地方,利润高是因为,与供给相比,对产品的需求大。另外还有许多原因会使利润永远高。可能有两个国家,其中之一,由于治理不善,从而财产没有保障,或由于人民不大愿意储蓄,利润可能永远高,利息达 12%,而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那时担保证券已下跌到贴水 2%。——编者

③ 李嘉图的次子,那时在查特豪斯的学校里。——编者

在另一个国家,这些原因不起作用,利润可能永远低,利息为5%。当在两国供给是,或者可能是,恰正等于需求,而并不更多的时候,说对产品的需求的比例较大①是利润高的原因,肯定是不正确的。美国的利润比英国的高,我却毫不怀疑供给对需求的比例在前一个国家较大。我认为,在财富正在极其迅速增加的一切国家里,必定都是这样,因为财富只有从生产多于消费而来。在谷物缺乏和昂贵的时候,有时利润很高,但这是高物价给工业的刺激造成的。如果居民能够立刻适应供给不足的情况,这种影响就不会产生。事实上,利润继续很高,直到时间使利润逐渐均等。

我有时怀疑我们没有赋予需求这个字眼以同样的涵义。如果谷价上涨,您或许要把它归因于需求较大,而我却要把它归因于竞争更为激烈。我认为,如果消费量减少了,就不能说需求增加了,虽然购买较小的数量可能比购买较大的数量需要更多的货币。如果问英国在1813年和1814年对葡萄酒的需求如何,回答是,第一年它输入了5,000桶,第二年输入了4,500桶,那么,1813年的需求较大,可是为4,500桶支付了两倍的货币量也可能是真的。难道对这一点我们会意见不一致吗?

您读过上议院谷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吗?②它揭露了一些重要事实,但是看来那些提供证词的人对于这个科学的问题是多么无知。编者按语同他的报纸也很不相称。③

您下次来信时,告诉我您的矮马车是在哪里造的,则感谢之

① "的比例较大"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上议院指定调查谷物生长、贸易和消费状况委员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以及一切有关法令",1814年7月25日(《议会文件汇编》,1814—1815年,第5卷)。——编者

③ 这似乎是指刊登报告和证词摘录的报纸之一的编者评论。在报告的官方版本或里奇韦书店1814年的8开重印本中,都没有可以称为"编者按语"的话。——编者

至。我想这样一辆车会适合我在这里的需要。您是否认为它在上山时对马较为有利,但下山时较为不利? 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

我是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59.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58—由60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年9月1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并不奇怪您发现您的许多时间是用于在您那美丽的地方散步和骑马,用于一个乡绅的一般娱乐和关心的事,特别是在最初您的伦敦生活改变如此显著的时候。也许下一年您会多一点空闲时间;但我想您不会太空闲,您对休养也不会感到厌倦。

我的马车是在埃德蒙顿的一位布克先生那里造的。它的设计对于马匹,在上山时,或通过很难走的道路时,肯定是非常有利的。总之,拉起来较轻。但是马负担的重量较大,我想,这虽然在下山时并不把它向前推得太厉害,却可能使它易于跌倒,而且在平坦良好的道路上肯定使它相对地较为疲劳。我赶我那头雌马十年没有跌过一次,而我赶别的马却跌过,跌倒时,车身的低矮和车辕的长度使跌倒不致造成恶果。

我同意您这种想法:如果我们能好好地谈一下,或许我们在目前讨论的问题上不会分歧很大。我想您会承认,与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不管是由于财产没有保障还是浪费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的习惯，而不足的时候，利润将不仅暂时高，而且永远高。我不能不认为，高额利润总是说明需求相对地超过供给，即使需求和供给看起来恰正相等。有效需求包括购买的能力和愿望这两个因素。购买的能力也许可以由一国或大或小的产品量来正确地代表；但是购买的愿望总是最大的，与人口相比，产品越少，社会的欲望就满足得越不够。在资本充足的时候，对新物品不容易有充分的需求。在资本缺乏的时候，那就再容易不过了。在一个资本充足的国家，由于需求不足，全部产品的价值不能迅速增加。在一个资本较少的国家，由于需求大，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很迅速地增加。总之，我绝不认为购买的能力必然包含同比例的购买的愿望；我不能同意穆勒先生在给斯彭斯先生的答复中提出的那种巧妙说法：就一个国家来说，供给绝不能超过需求。①一个国家必定具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能力，但我却很容易设想它没有这种愿望。如果我们明年比平常再多生产一半谷物，它大部分将被浪费掉；如果所有各种商品都增加一半，也将如此。它们不可能补偿生产的费用。我认为您从未充分考虑人类的欲望和爱好。决定价格的不仅是各种商品相互之间的比例，而且是它们与人类的欲望和爱好的比例。

我读过上议院关于谷物法的报告。如您所指出，它含有一些很奇怪的报道。证词有些可疑，虽然许多证词是象我根据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马夫人问候李嘉图夫人。

永远您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詹姆斯·穆勒：《商业辩护论，答斯彭斯先生、科贝特先生等试图证明商业不是国民财富的一个来源的论点》，伦敦，鲍德温书店，1808年版，第83页。——编者

6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 59—由 62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4 年 9 月 16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承蒙见告关于您马车的事,至为感谢。由于季节已过了大半,我想推迟到明春才造一辆。

我同意您这一意见,即:与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无论由于什么原因而不足时,利润将是高的。至于利润高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当然要看原因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而定。然而,确定与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不足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确定以后,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把原因看作暂时的或永久的,是很重要的。

我是在探讨这一点时,开始相信土地的耕种状况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永久性原因。另有一些情况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具有暂时的影响,而且往往只对某些行业部分地起作用。与土地上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相对而言的土地生产状况,则对一切都起作用,而且只有它的影响持久。

有效需求包括购买的能力和愿望这两个因素,这我们也意见一致,但我认为,只要有能力,愿望就不大会缺乏,因为积累的欲望会同消费的欲望同样有效地造成需求,它只是改变需求的对象而已。如果您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人们将对消费和积累都变得漠不关心,那么您反对穆勒先生的这一观念——就一个国家来说,供给绝不能超过需求——才是正确的。但是,资本增加并没有使得对各式各样奢侈品的爱好增加。虽然在资本增加和利润减少的情

[1]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况下,积累的欲望应当减弱,这似乎是自然的,但是消费将以同一比例增加,这似乎也同样地可能。交换将跟过去一样活跃,只是交换的对象将会改变。如果在资本缺乏的地方,需求似乎更为活跃,这只是因为购买的能力相对地较大。如果整个国家普遍肥沃,则资本不足的地方生活必需品就便宜。由于资本和人口增加[①],生活必需品涨价,因而购买的能力虽然实际上增大了,却相对地缩小了。在资本相对来说极少的国家,年产品价值可以很迅速地增加。如果说这是由于需求大,我却要争辩说,在这样的国家,需求受到能力缺乏的限制不会达到资本充足的国家那样的程度;而这只是因为两国的粮食不以同一比例上涨。如果明年比平常再多生产一半谷物,无疑它将大部分被浪费掉,而且任何商品,只要我们有才能列举出来,都可以这样说。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明年货币保持同样的价值,任何人(如果他有货币)都不会有比他现在再多花费一半的愿望。如果他没有这种愿望,他就不想把他增加的收入加到他的资本上去,把它用作资本。总之,我把人类的欲望和爱好看作无限的。我们都希望增加我们的享受或能力。消费增加我们的享受,积累增加我们的能力,它们同样地促进需求。

李嘉图夫人和我今天上午要去距离我们 18 英里的切尔特纳姆,明天回来。我在府上见过的史密斯先生住在离这里大约 9 英里的地方。[②] 他和史密斯夫人对我们非常亲切和关怀。我猜想,我们的邻居们对我们的关注,我也应当感激他。坦南特先生在他家住了一个短时期,并曾来访,不幸我不在家,而且我不得不去伦敦,

① 先写作“由于资本增加”。——编者

② 托马斯·史密斯,李嘉图早在 1814 年 5 月在海利伯里见过他(见《霍兰邸宅的“教皇”》,第 56 页,并见关于史密斯一家的说明,第 6—9 页)。他是律师,但由于演说有障碍,不能开业,在伊斯顿格雷过乡绅生活,他的住所在马姆斯伯里附近;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钱德勒)都是一神教的教徒,他们同李嘉图一家变得很亲密,这从他们致李嘉图的未发表的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死于 1822 年。——编者 [一神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否定三位一体的学说,只信奉上帝为唯一的神。——译者]

直到他走后，我才去拜访史密斯先生。

希望您记得，我们距离巴思还不到28英里。我想您和马尔萨斯夫人可以在圣诞节假期里来和我们一起过几天，同时还可以访问您的朋友们。[①] 但是，您最近已见过他们，如果您能把全部时间都给我们，将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愉快。李嘉图夫人正站在我身旁，使我表达自己的意思比平常更为笨拙。她同我一起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非常诚挚的

大卫·李嘉图

61．穆勒致李嘉图[②]

福德修道院

1814年9月30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读过这封信后，会问写它的动机是什么。我想至少这封信很象是这种情形，因为值得写给您看的事竟是少得出奇。不过您信[③] 中有一部分，即您要我来盖特科姆庄园访您的盛意邀请，是必须在某个时候答复的；看来没有时间比现在更恰当了。啊！很好，来了个好主意，这里已经有一个写信给您的非常令人满意的理由，我很感谢它，因为我不愿意看起来我写信只是因为有同您通信的快乐。那对您的自尊心影响太甚，过于使您不安。

关于这次访问，现在我唯一能肯定地说的是，我渴望来访。我在这里逗留的期限当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已约好同边沁

① 埃克索尔一家，马尔萨斯夫人的亲属，他们住在巴思。——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③ 李嘉图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先生一起留在这里，不久除了我自己和家人以外，将没有人同他在一起，他觉得宜于在这里逗留多久，他是一天也不愿意单独过的。目前的打算是到圣诞节前不久才回伦敦，但是我很怀疑留在这里的兴致是否会在那时以前就已大减。至于说服边沁先生，除非有某种特殊的事造成一种动机足以克服他经常感到的不愿意访问陌生人的心情，而我觉得这种情况是靠不住的、无希望的，虽然您信中提出邀请的词句使他非常高兴。然而，我头脑里的计划是这样的。从此地经巴思回去所费不多，把一切事情都考虑在内，这是回家的最好方式。到了巴思，再来您的别墅，离开我们的路线不到20英里，我将心满意足地在那里住上一些日子。不幸的是，我来，不能不带着我的全部家室之累，包括一个妻子、五个小家伙和一名女仆。除了房间以外，我倒不怕我们在别的方面造成麻烦。我们需要的床不下四张，但是两个房间就很满足了。考虑到您拉来的人数，除非您确实设备齐全，我们需要的这个数量是很大的。至于质量，希望您相信我们毫不计较。虽然实现这一计划的机会不很大，因为可能打乱它的情况太多，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得到您的回音。我只有一项请求，我非常恳切地请求您，不要为了殷勤款待而给自己带来哪怕是最小的不方便；那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在盖特科姆见您以后不久，将在伦敦见到您全家，这次新的能使我感到满意的地方，只是看看您的新环境而已。

我很高兴从您处获悉，您们经过体验以后，全都对那个地方大为满意。我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那里的欢乐和事务，以及常去那里的人们的欢乐，不至于使您过不翻书本的生活，象您所抱怨的那样。如果您继续那样过日子，责备您的理由就很多了，我不在这封信尾谈它们，而留待我看是否需要它们的时候。我要同李嘉图夫人谈谈雄心壮志，她有一位能使自己闻名于世的丈夫，只要他的谦逊或他对声望的蔑视容许他这样做的话。他对一门热爱的科学

和实际政治中完全以那门科学为依据的最重要部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应当使他有足够的动机来每时每刻改进他不愿使他的舌和笔发挥作用的情况。

如果我能找到一些很精采的事情来说，现在我愿意同女士们谈谈。关于李嘉图夫人，我会遭到她责骂，除非我注意我正在做的事。我也很想巴结讨好。但她在盖特科姆的一切活动和欢乐我都不知道，同她谈些什么呢？我要是知道，该多好呢！我素来认为她是慷慨大方的，如果她是这样的女士，她就会拿起笔来，把她愿意说的事都告诉我，或者写一部分，再叫那两位高个儿的青年女士（一位已成年了，至少我相信是这样，另一位还没有）写上她们那一部分。接到一封出自这样三只手的信将是多么光荣和高兴！

休姆先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下星期三离开我们去切尔特纳姆，他在路过时拜访您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我已邀他访您，您将发现他是一个聪明和蔼的人。他热衷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有点容易误入歧途。①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6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 60—由 64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 年 10 月 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约瑟夫·休姆（1777—1855）同穆勒的友谊开始于他们在蒙特罗斯学院上学的时候；他曾在印度当军队的外科医生和军需官，发了一笔大财，1812 年回到议会，作为一个托利党人代表韦默思，1818 年作为一个革新派分子代表阿伯丁。——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您和李嘉图夫人恳切地邀请我们在圣诞节的假期来盖特科姆庄园,我们非常感谢,但恐怕无法接受。如果我们离开家，难免要去萨里;但我们最近曾经决定作长途旅行一年不超过一次,所以我想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海利伯里和伦敦。我们看到盖特科姆、特别是在它美丽的时候看到它的最好时机，是在某个暑假我们去巴思附近我们的朋友们那里或从那里回来的途中。也许明年夏季我们会在那一地区，能在我们的旅途中访您，将是一种额外的莫大快乐。

我接到您来信后，没有象我想要的那样快回信，因为怕占用您和我自己的时间太多。但是我想，时常有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信,对我们没有坏处,也许还会成为解决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有关的一些重要论点的手段。

您似乎认为，与土地上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相对而言的土地生产状况，几乎是调节资本的利润和有利的投资途径的唯一原因。我在论述过食物和人口问题以后，不大会被人认为我不承认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表明,无论农业或制造业都从未有过改进,农产品一涨价，土地立即重新出租,新的赋税立即征收,劳动和国内外每一种别的商品的价格都毫不迟延地以同一比例上涨，否则这一学说在实践中显然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些同时产生的影响不仅不会有，而且不可能有,所以即使作为理论根据而特别注重这一学说,也是完全无用的。依我看,关于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状况,能够妥当地提出来的几乎只有这一点:取得食物的便利,特别是占有大量好地，是利润高和资本、人口及需求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取得食物的困难,则是利润低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人口及需求无限扩张的最后限制。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有相当多的变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处于农产品价格提高而土地上的利润长期不增加的

情况。

资本的利润或有利的投资途径，可以说，准确地等于产品价格减去生产费用。因此，每当产品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时候，资本的利润必定增长。无疑，过去20年来我国土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不是与生产费用相对而言的产品数量决定利润（我认为这是您的命题），而是与生产的货币费用相对而言的那种产品的交换价值或货币价格决定利润。产品的交换价值当然并不总是与它的数量成比例。在土地肥沃的穷国，资本的利润一般并不象根据您的理论所应当有的那样高；在土地中等而商业日盛的富国，利润往往高得多。我觉得您在阐述利润高的原因时，几乎只考虑到生产费用，而未予产品价格以足够的注意，并大大低估了人类的欲望和爱好对价格的影响，从而对有利的[投]① 资途径的影响。

请问是什么使得外国商人能够把他输入的茶叶、糖和烟草按照比他为换取它们而输出的工业品更高的价格出售？那只是因为它们更适合于社会的欲望和爱好。购买它们的能力并不更大，但是购买的愿望更大了。国家从这些商品获得财富和这些商品的输入上有着有利的投资途径的根本原因，乃是存在着对它们的爱好。我认为穆勒先生的错误在于只考虑到各种商品相互之间的比例，而未考虑到它们与人类的欲望和爱好的比例。

我决不能同意您所说的："积累的欲望会同消费的欲望同样有效地造成需求[”]，以及"消费和积累同样地促进需求"。的确，我承认，除了与生产费用相对来说产品价格下跌，或者换句话说，有效需求减少以外，我不知道利润下降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相信您会承认，利润下降一般是积累引起的。这是我对有效需求这一词汇的理解，我想这也是亚当·斯密对它的解释。②这一解释是建

① 手稿破损。——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89—90页。——编者

立在有效需求较大意味着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较多这一假定上,按照这一解释,您一定会承认,在资本量相对来说最小或资本的利润最高的时候,有效需求总是最大的。

关于穆勒先生的命题,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愿意再多花费一半,而在于您是否能向拥有同样收入的人们供应大量追加的商品,而不使它们的价格与生产价格相对来说降低得太多,以致破坏对这样的供给的有效需求,从而妨碍供给以同样的规模维持下去。

我看目前问题的主要困难,是来自土地上和工商业中资本的增减具有很不相同的影响,特别是对价格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用的工具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一类工具是自然地越来越坏,另一类一般是越来越好。我已没有地方多写,再见。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63. 辛克莱致李嘉图[①]

亲爱的先生:

现在我离开了以前在爱丁堡的住所,同我的家属在哈姆康芒定居下来,在这里,我希望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完成一些艰巨的学术工作,特别是《农业辞典》[②],在形式上比业已出版的更为压缩的《健康辞典》[③],以及《金融辞典》[④]。

---

① 李嘉图的复信尚付阙如,但它的大意可从第65号信推测。——编者

② 《农业辞典,包括对菜园、果园、树林和种植园的考察》,伦敦,1817年版。——编者

③ 《健康与长寿辞典,或保持健康和长生之道的原则的简要说明》,4卷集,伦敦,1807年版;第3版合成1卷,伦敦,1816年。——编者

④ 这本辞典从未写过:参阅《约翰·辛克莱爵士通信集》,伦敦,1831年版,第2卷,附录第38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我自抵此以来，对我国的公共信贷、证券价格等等的状况甚感失望；我想同您及证券交易所另一些富有才智的成员谈谈这个问题。如果您能召集一个会来讨论这些细节，我愿在下星期的随便哪一天专程进城来，我们可以在英国咖啡馆、克拉伦登旅馆、伦敦酒家或任何别的方便的地方一起进餐。我完全让您来安排。

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

您非常顺从的仆人

约翰·辛克莱

萨里

里奇蒙附近

哈姆康芒

1814年10月19日

6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62—由67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4年10月2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上次写信给我的那天，我和李嘉图夫人正去伦敦，我的事务使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回来后才接到您的来信。真遗憾，您圣诞节不便来访；可是，盼望您不要让一般的事务妨碍您和马尔萨斯夫人明年暑假光临舍下。

希望您不要后悔为我树立了使用较大纸张的榜样。如果我的长信使您厌烦，那只有怪您自己。

我们对于取得食物的便利或困难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看法，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依我看,并没有重大分歧。您说我"似乎认为,与土地上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相对而言的土地生产状况,几乎是调节资本的利润和有利的投资途径的唯一原因"。这正确地说明了我的意见,而与您在信中另一部分所说的"与生产费用相对而言的产品数量决定利润"不同,这两种说法之间有着重大区别。您不承认取得食物的便利几乎是利润高的唯一原因,而认为可以妥当地说它是主要原因,并认为取得食物的困难是利润低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些说法没有什么区别。您推论说,我的学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农业或制造业中会有改进,土地可能不是正在农产品涨价的时候重新出租,而且劳动的价格可能不是毫不迟延地以同一比例上涨。但是,按照我的命题,农业或机械方面那些将会便利或扩大生产的改进,将使利润增加,因为"它将使生产与那种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相对来说扩大了"。与产品价格不以同一比例上涨的劳动工资也可以这样说。至于影响到这个问题的旧租约,您将看到,在计算农业利润时,我们必须按照计算时租约具有的价值来估计租约,而不是按照前一时期协议的价值来估计。如果问题是关于一家制造厂的利润,譬如说,一个酿酒商的利润,我们应当按照当时大麦的价值来计算这种利润,虽然个别的酿酒商可能幸运地在大麦便宜25%的时候购买了大麦。这几点那时已为我的命题所明确地承认,而且与它决无出入。您在自己的论述中加上了下面这句话:["]在(取得食物的便利或困难造成利润高或利润低)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有相当多的变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处于农产品价格提高而土地上的利润长期不增加的情况。"我同意会发生变化,因为取得产品的手段并不总是同样昂贵的。如果它们是同样昂贵的,产品本身可能变得更有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都将变动。但是,即使在发生这些暂时变动的时候,资本积累这一重要原因也可能正在为利润永远降低铺平道路。我看,确定什么是可

能使农产品涨价的原因是重要的，因为涨价对利润的影响可能恰好相反。资本逐渐积累可能使农产品涨价，因为资本积累造成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而给人口以刺激，从而促进劣等土地的耕种或改良。但这不会使利润增长，而是下降，因为不仅工资率将会提高，而且将有更多的劳动者受雇而不提供同比例的农产品收益。与获得的农产品的总价值相对来说，支付的工资的总价值将会增大。一个或更多的坏季节可能使农产品上涨，这无疑将使利润增加，因为产品价格上涨会在比例上大大超过短缺的数量，因而会比生产价格高出许多。通货价值下跌也可能使农产品价格提高，这会在一个时期内提高产品价格多于它提高工资，从而提高利润。您会承认，这两种都是暂时的原因，毫不影响原理本身，而只是在它的进程中打乱它。限制农产品进口可能使农产品价格上涨，而这将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则视决定限制法的那种坏政策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而定。在前一种情况下，利润将被提高，但它终将下降到它的原有水平以下。① 从我所说的可以看出，我认为，绝不是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是下跌，使土地上的利润率永远增长；虽然产品涨价可能提高利润，利润却一般②终将低于它开始的比率。关于产品价格低廉那一与此相反的情形，我认为是同样地正确。我愿意知道您对这一点的想法。价格高昂可能还有我目前没有想到的其他原因。

我承认，没有国家曾经处于或能够处于土地上的利润不增加的情况，因为没有国家不是容易损失或浪费它的一部分资本，没有国家不是容易遇到坏季节、通货贬值、贵金属价值实际下跌和其他意外事件，那些事件中有些将永久地、有些将暂时地提高利润。您说，在富国利润往往高得多，而在穷国比按照我的理论来看还要

---

①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1 卷，第 161 页及以下各页，那里对农产品涨价的四种原因的不同结果作了类似的讨论。——编者

② “一般”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低得多，对此我回答道，在穷国，利润是被巨额工资减低了许多；工资本身可以看作资本利润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新资本的基础。在富国，工资是低的，低得使劳动者无法过舒适的生活；总产品中被资本所有者作为利润保留的部分太大。

我未觉察到我低估了人类的欲望和爱好对利润的影响，它们往往在短时期内使某些商品有大量的利润，但我认为它们并不时常[①]对一般利润起作用，因为它们并不时常影响农产品的增长。亚当·斯密在第5篇第1章第134页，简明扼要地表述了需求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我看那是正确的。[②]在将影响归因于人类的欲望和爱好这一点上，我比您更前进了一大步——我相信它们是无限的。只要给人们以购买的手段，他们的欲望便难以满足。穆勒先生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假定上。它并不试图说明，由于资本积累而将被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相互之间的比例如何，但假定，只有适合于人类欲望和爱好的那些商品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对别的商品没有需求。

资本积累这一词汇意味着某处有雇佣更多劳动的能力，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增加，因而造成对更多的食物和商品的需求。您问："我们是否能向拥有同样收入的人们供应大量追加的商品，而不使它们的价格与生产价格相对来说降低得太多，以致破坏对这样的供给的有效需求，从而妨碍供给以同样的规模维持下去。"我们回答，这并不是我们的情况，我们是说更多的收入，而不是同样的收入[③]，并且预期商品价格上涨，而不是下跌，因为利润下降——这

---

① 在这里和14个字以后，"时常"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况且，需求增加，起初或许会提高价格，但终必引起价格的跌落。因为购买的竞争，会奖励生产，会增大生产者间的竞争。各生产者为使自己的产品，能以比他人产品为低的价格出售，会实行在其他情况下连想也没去想的新的分工和新的技术改良。"——编者

③ 先写作"较少的"，后改为"同样的收入"。——编者

一般是随着积累而来——是由于与产品价格相对来说生产价格增长了，虽然它们都毫无疑问地要上涨。您似乎认为，而且您确实说，“除了与生产费用相对来说产品价格下跌，或者换句话说，有效需求减少以外，您不知道利润下降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利润下降一般是积累引起的。”再从接下去的话来看，您似乎推论说，商品价格将不仅相对地较低，而且实际上较低，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就穆勒先生的理论发生分歧的基础。

现在您要感到够了，如果不是太多的话。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65. 辛克莱致李嘉图①

[由66回答]

亲爱的先生：

您终于放弃了证券交易所而去务农。这项计划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才会成功，否则一颗聪明活跃的心将会感到空虚。

您若寄下一份证券交易所里与之商讨金融问题最为恰当的人的名单，则不胜感激；因为您大概认识他们，还请寄下给他们的介绍信。在那种情况下，可能有一大包信件，您可将它寄交伦敦财政部，议员S. R. 勒欣顿先生转给我，他会将它小心地转来的。

您来伦敦时，我将乐于提供您希望要的有关农业问题的材料，现在农业学说已大为简化，几个月内您就可以获得成为一个好农场主所必需的一切知识。

我永远是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顺从的仆人

约翰·辛克莱

萨里

里奇蒙附近

哈姆康芒

1814年10月29日

大卫·李嘉图先生

66. 李嘉图致辛克莱

[答65]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1814年10月31日

亲爱的先生:

我没有完全放弃证券交易所,而只打算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享受乡村生活的宁静。

虽然我手里有几英亩土地,我还没有成为农场主。我将土地完全交给别人经管,且对经管情况未予以足够的注意来使我有可能精通农业问题。

参加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是对他们的业务悉心经营并熟悉业务细节的人;但那里对政治经济学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对金融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说,几乎毫不注意。他们考虑较多的是当前事务的直接影响,而不是它们的遥远后果。在最博学的人当中,我愿意举出——先生,——先生,——先生和——先生[①];

① 这封信已无原稿,这里转载自《约翰·辛克莱爵士通信集》。那本《通信集》略去了人名,"以防止令人不快的比较"。《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4页上的名单无疑包括这里提到的人中的某几个。—— 编者

但我不能保证他们能有时间，或足够的热情，来从事金融问题的讨论。我要写信给舍弟拉尔夫·李嘉图，他是证券交易所的成员，请他把您的愿望转告上述先生们，使他们对您可能向他们提出的请求有所准备。亲爱的先生，我是您卑贱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6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64—由70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年11月2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我们能在某一个夏季来盖特科姆访您，但我有点担心我们的假期一般会早于您开始在乡间居住，因此我们的来往必须主要是您在城里的时候。

您不必担心我因为读您的信而感到厌烦，虽然我有些害怕需要很多时间来回复它们。事实上，这些问题会引起许多有趣的讨论，甚至一封长信也难以将一个人要说的话全都说完。我宁愿在这里让您来批评我在较长的篇幅内能更好地发挥的内容。

我记得，我从未怀疑或否认过土地上资本的积累有使利润减少的普遍趋势。但是，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同土地的状况调节利润这种一般的见解，我看是很不相同的。

譬如说，没有比这一点更肯定无疑的了：土地的肥瘠和多少是工资高或工资极为菲薄的主要原因。但是说土地的状况调节工资，则仍然是极不正确的；因为有无数的例子，土地肥沃而多，可是工资却很低，人口则停滞或缩减。其原因是，虽然大量肥沃的土地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是劳动工资高的主要原因,但它不是唯一的或起调节作用的原因。浪费的习惯或一个坏的政府可能妨碍资本积累，而没有资本的积累，它就无从产生那样高的工资。同样地,虽然土地的状况——不论它是新开垦而肥沃的，还是已使用得相当枯竭的——是利润高和利润终将下降、乃至最后几乎消灭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土地的状况绝不是决定利润的唯一原因,并由于工商业的盛衰所造成的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和劳动工资下跌的经常趋势都有力地影响利润,把土地的状况说成是一般利润的*调节者*,是既不合乎理论,也不合乎经验的。要是说，根据与土地上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相对而言的土地生产状况,就能准确地推测一般利润的状况,那当然是绝不够的; 因为这只是在说众所周知的事，即: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所有的利润必定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但问题是，农业是否经常带头起决定作用呢? 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当对外贸易有新的发展,大量需求的新物品已输入市场时,这种贸易的利润一定比平时高;而您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可能从土地上抽走。但承认这一点,也就是同时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利润决定着土地上的利润，无论哪一种是最高的,就会带动另一种。

假定资本不从土地上抽走，需要的新物品投入市场就会增加国内全部商品的价值，无论价值是以货币还是以谷物和劳动来估计，因而将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去与农产品相交换。农产品价值的这种增长,必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提高农业利润;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内(美洲在刚开始时例外)，资本在土地上极其迅速地积累起来，农业也有了极大的改进。至于这样一个时期究竟有多长,这当然必须取决于各种情况,特别是贸易的规模和期限以及机械制造业的不断改进。毋庸否认，对外贸易无论怎样繁荣，与广阔的新开垦的土地相比，它的资本是更容易达到饱和状态的。可是,理论和经验都表明,经过一个利润较低的时期以后,农业、制

造业和对外贸易可能同时有一个利润较高的时期(也许有20年)。我认为这种时期对于各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因为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不能是绝对无限的,越是增长,就越接近极限。除了遭到最大的民族灾难——一种过早的但持久而有效的对资本积累的阻碍,或资本的巨大的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外,永久性的高额利润是不会有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伴随着高额利润的是低物价,而不是高物价,至少在农产品上是如此。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确定可能使农产品涨价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在一一考虑它们时,我不能不认为,您过于忽视那些自然的、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原因,那些原因使一蒲式耳谷物在地富人稠的国家比在贫穷的国家,支配着数量更大得多的工业品、外国产品和劳动;由于与您确定的原理相反的种种情况,那些原因在富庶和高度精耕细作的国家,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土地上雇用的全部人口的比例。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结论是:虽然我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承认,在土地上,同在每一种别的行业中一样,资本积累有使利润降低的趋势,可是我要说,自然地随着农业的不断改进而来的其他原因时常抵销掉这种趋势,以致在土地上的利润为8%的一个时期之后,往往接着可能有一个也许长达20年、土地上的利润为10%或12%的时期,而且这是资本不从土地上转移出去、耕种在继续进行时的情况,①在这些时期内,工商业的状况将调节土地上的利润。由于工资是人口增长的重要的调节因素,工资的减少比利润的减少是取得食物的困难更直接的必然结果。

我不能同意您这种想法:人类的欲望和爱好对一般的利润和农产品的增长都没有重大影响。就人的本性来看,积累总是有动机的,我相信,在这种气候条件和封建制度留传下来的财产状况下,与仅仅对必需品的需要不同,这些爱好和欲望是比没有它们时

① 这一整句的以下部分是后加的。——编者

我们多得了也许 $\frac{1}{3}$ 的农产品和 $\frac{2}{3}$ 的工业品及外国产品的原因。

除非积累的东西比它耗费的成本有更大的价值，否则产品的积累就不是资本的积累。如果您把我们所有的士兵、水手和仆役同时投入生产劳动，产品价格就要下跌10%以上，对使用同量资本的鼓励也将消失。

我认为我关于同样的收入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事实上，除非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新的和更合乎需要，或较为便宜，否则生产者只好自行消费他们生产的东西。别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增加消费。当我说我不知道别的原因等等时，我的意思当然包括，随着产品的上涨，生产价格上涨得更多。但我认为，价格的绝对下跌是投入更多资本的很普通的结果，而且在一笔非常数量的投资使产品增加而人类的欲望、爱好和购买力还未同比例增加的时候，价格总要下跌。没有地方多写了。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68. 穆勒致李嘉图[①]

福德修道院

1814年11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亲切的来信[②]给我以莫大的愉快。当一个人发现他所敬爱的人们给他以高度评价的时候，真是不由得不感到高兴。但我在说别的事之前，要先写这封信谈正事的部分。您所熟悉的那部杰作《政治经济学》的著者萨伊先生，现在正在本岛。您和他若不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李嘉图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见面，那就万分可惜了。所以我竭力安排使您俩会晤。我的一位朋友① 认识他。但目前他在苏格兰，去看望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那一地区的其他哲学家。然而，我已写信请敝友竭力劝他，在他回来时(那将在下月初)到盖特科姆庄园访您。② 我相信，会见一位在您所热爱的科学方面如此杰出的人物，一定深合您意；只要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爱好有他那本书的著者必须具备的一半，他一定高兴有机会同您谈谈。但这还不是计划的全部。其中还有一些为我自己的事。在同边沁先生谈到我使您和萨伊先生会见的计划时，他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好极了。他说，您若能劝萨伊先生去李嘉图先生家，也许我们能劝李嘉图先生和萨伊先生都到这儿来。我相信您不会对旅程考虑太多。从巴思来此地，不过50英里；如果萨伊先生在这儿离开您去伦敦，那么巴思至埃克塞特的驿车每天在几英里以外经过，您能随便选哪一条路回去。在这儿看到您，并看到您与萨伊同来，对我就是极好的款待。我毫不怀疑，对他来说，目的就是会见边沁先生；我确信您会高兴认识他的。他和我都很关心这项计划，如果它不成功，我们将非常失望。③

① 弗朗西斯·普莱斯。——编者

② 穆勒在同一天(11月24日)写信给普莱斯，建议应当“劝萨伊去访问李嘉图先生（虽然远在格洛斯特郡），因为他是一个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最为精通的人”。他还写道：“但我另有一种款待他的办法，如果他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他在这个国家所能得到的最高款待，就是去见一下边沁先生，无疑边沁是活着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果他愿意访问李嘉图先生——他会把他当作一位爵爷一样来款待，我想我能劝李先生陪他去那里，边沁先生会很高兴，或者不如说，极其盼望看到他俩，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一两天，或随他们高兴住多少天。”（手稿在英国博物馆，Add.35,152号，第110页；阿莱维援引在《哲学激进主义的形成》中，1901年版，第2卷，第349页。）——编者

③ 1814年12月4日穆勒自福德修道院写给普莱斯的一封信里援引了李嘉图的复信：“我收到李嘉图先生一封来信，它开头写道：‘我亲爱的先生：您所计划的萨伊先生和我的会晤，使我不禁喜出望外。我非常高兴得到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物对我认为尚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希望贵友能劝他来盖特科姆访我，我将竭力使他对于来访感到满意。’他还进一步答应陪他到这儿来。所以我现在写这封信使您能向萨伊先生保证，边沁先生和李嘉图先生都极其盼望有机会见他，并将非常高兴在他们家里接待他，还要请您竭力劝他来，并使葛德文先生同您一起影响他。”（手稿复本在英国博物馆，Add.35,152号，第117页；并见1814年10月7日威廉·葛德文将萨伊介绍给普莱斯的信，同上，第95页。）关于去福德修道院的访问，见本书第174—175页。——编者

至于您恳切地要求我们在回家的途中弯到您那儿去，我们却决定留在这里，我想大约同您打算住在盖特科姆庄园一样久。我们将在这里直到圣诞节以后，也就是最早要到1月的第一个星期。因此，我必须把我的好奇心推迟到另一个季度来满足。

休姆先生到过您家大门口，意欲访您，但在门房处获悉，您和李嘉图夫人已在那天上午动身去伦敦，因而他未造访。他写信告诉我，盖特科姆庄园有一所大而雅致、现代建造的房屋，屹立在一个山坳里，象这儿附近布里德波特勋爵的别墅板球山庄那样；所以我对您的环境有非常清楚的概念。至于您那里道路之陡，他却给我以可怕的概念。他说，我明了，盖特科姆的产业是买得很好的。我很高兴听到这一点。不过，当我听说您很少用它来经营农业时，我才会很高兴。那只会使您赔钱。我有些朋友因为经营农业赔了钱而感到很大的乐趣，不必因为在一个宠爱的情妇身上有点浪费而责备他们；但是您没有这种邪欲，所以您的损失是毫无报酬的。

您在伦敦时，听到什么值得复述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新闻吗？金银条块市场上说些什么？好象大臣们相当明确地表示，要继续对银行施加限制。有人在考虑引起公众注意这一问题的事，并使他们或至少试图使他们象他们应有的那样去想吗？关于谷物输入法要做些什么？主张禁止的先生们会重新推行他们的计划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会成功吗？马尔萨斯先生正在对他的亚当·斯密注释做些什么？我看到布坎南的书出来了。①您见过没有？

---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戴维·布坎南注释并附加一卷”，共4卷，爱丁堡，奥利芬特书店，1814年版。1813年11月10日马尔萨斯写信给弗朗西斯·霍纳，谈他自己计划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版本：“我最近看到亚当·斯密新版本的广告。它根据的计划同我拟订的肯定是恰好一样。如果它做得相当好，著者一定在某些点上比我占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的计划，只出版一卷论文集，而不是斯密的一个新版本。我想，我在作最后决定之前，还是等着看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好。整个来说，这种情况是颇为不幸的。”一年以后，计划

这次我不知道要对女士们说些什么，因为她们什么事都不愿意跟我说。啊，她们是谦逊的，不喜欢表现自己。象她们那样的女士们似乎都怕把自己的事告诉男人们。啊，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们认为什么事也不值得告诉可怜的我。不幸也就在于我毫无办法使她们因为她们的无礼而后悔。只要我能够，我就要不去喜欢她们，以示报复。再见。请相信我是

您真诚的

詹·穆勒

69. 普莱斯致李嘉图

伦敦，查林十字路广场

1814年12月7日

先生：

昨天我接到我杰出的朋友穆勒先生12月4日自福德修道院的来信，①他告诉我，您盼望在盖特科姆会见萨伊先生。我已见过萨伊先生，他答应在星期六下午4点乘驿车离开伦敦，我认为应当

的这一改变得到了证实，这从1814年10月28日惠肖自林肯法学协会寄给霍纳的信可以看出："马尔萨斯身体很好，几天以前曾在这里。他似乎放弃了他编亚当·斯密的计划（因为布坎南抢先了），并似乎有意出版一两卷关于政治经济学各部门的论文集。"（手稿均为兰曼夫人所有。）奇怪的是，迟至1815年1月，李嘉图仍在盼望马尔萨斯出版他的注释；见本书第181页。马尔萨斯的注释从未出版，手稿也未找到。剑桥马歇尔图书馆里存疑的手稿（博纳博士在《经济学杂志》1929年号第210页上假定这份手稿中包含这些注释）只是马尔萨斯在海利伯里向他的学生提出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一系列问题。——1812年9月3日马尔萨斯的一封信谈到计划中的版本，它"包括只需要简短评语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和另外附加的一卷较长的注释和论文，约在两年内完成"。信刊印在T. 贝斯特曼编《卡德尔和戴维斯出版社1793—1836年通信和纪事选》中，牛津，1938年版，第163—164页。（我感谢雅各布·瓦伊纳教授提供这条参考资料。）——编者

① 见本书第171页，注③。——编者

将这一情况奉告您,因为我怕信件从福德修道院转递会来不及。

萨伊先生是一位长者,外表朴素,性情敦厚,具有素有教养的绅士的安详风度。他一定会赠您一册他的著作,我想请您看一下该书第1卷第13章,并将您对那一章的意见交给穆勒先生,还望您请穆勒先生转请萨伊先生写封信给我,谈谈那一问题。那一章的许多部分我看是无用的,可以删去而无损于整个著作。①

我荣幸的是

先生,您顺从的仆人

弗朗西斯·普莱斯

7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67—由72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4年12月18日

我亲爱的先生:

自从接到您上一封信后,我曾被意外地叫离开家,而且还有朋友们和我在一起,使我不能早日奉复。我去过巴思两次,切尔特纳姆一次,并曾远抵德文郡,去边沁先生现在居住的那座古老的修道院。我陪同《政治经济学》的著者萨伊先生去访问他和穆勒先生,若不是淫雨霏霏,我们本可以有一次很愉快的旅行。③

① 《政治经济学概论》,第2版,巴黎,1814年,第1卷,第13章,"非物质的产品,或在生产时就被消费掉的价值"。看来普莱斯打算翻译这本《概论》,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关于普林塞普的第一种英译本,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15页,注②。——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③ "昨天晚餐时李嘉图和萨伊出乎意外地来到此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要象原先预定的那样明天就走。他俩都是很聪明而愉快的人,看来他们都非常高兴。"(1814年12月15日边沁自福德修道院致科的信,载《边沁全集》,鲍林编,1843年版,第10卷,第484页。)

萨伊先生应穆勒先生的请求，从伦敦来我处，穆勒先生希望我们相识。他拟在离开我国之前来看您。我觉得他并不善于谈论他写得很好的那门学科。的确，他书中有许多论点我认为是确立得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他是一个坦率而易于相处的人，我发现他是一个有教益的同伴。

我们拟于1月月中去伦敦，无疑我们回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在明年暑假接待马尔萨斯夫人和您，所以请您不要计划去别处旅行。

我看到我们在最近讨论的问题上，意见并不十分一致。我曾力图使您承认，除了必需品或者用劳动工资来购买的那些物品的贵贱以外，任何别的原因都难得永久地① 降低或提高工商业资本的利润。资本积累有降低利润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取得食物的困难总随着积累而增加，除非农业同时有所改进；在农业有改进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才没有减低利润的趋势。如果困难不增加，利润就绝不会下降，因为除了工资上涨以外，有利可图的工业生产并没有别的限制。如果每积累一笔资本，我们就能使我们这个岛屿增添一块新开垦的肥沃土地，利润就绝不会下降。②同时，我承认，商业或机械可能使商品丰富而低廉，如果它们影响到用劳动工资来购买的那些商品的价格，那么它们就会提高利润；但是这样，土地上的投资将要确实减少，因为支付给劳动的工资构成那种资本的一部分。

1815年1月15日普莱斯致穆勒的信记载了萨伊的印象："他兴奋地谈到你们各位，并谈到边沁先生的哲学。萨伊先生说：'他的心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仁爱'，他在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睛炯炯发光。他说，您和李嘉图先生都是渊博的经济学家，他从您两位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手稿在英国博物馆，Add.35,152号，第128页；阿莱维援引在《哲学激进主义的形成》中，1901年版，第2卷，第349页。）——编者

① "永久地"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参阅《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8页。——编者

产品的比例① 由于资本积累而缩小，并不完全由资本所有者来负担，而是由劳动者同他分担。支付的工资总额将会更大，但支付给每个人的份额大概将要略为减少。

我不记得我曾经承认过，对外贸易的扩展将使资本从土地上抽走，除非我们是一个谷物输出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即：除非资本从土地上抽走，否则利润率②绝不能永久地增长。这一原理即使是正确的，对于它有什么用处我却并不乐观；但那是另外一种考虑；它的用途与它的正确性无关，目前我急于确立的只是后者。

您说："假定资本不从土地上抽走，需要的新物品投入市场就会增加国内全部商品的价值，无论价值是以货币还是以谷物和劳动来估计。"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由于我认为不会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去与农产品或货币相交换，我得出结论，任何地方利润都不会增加。如果商品量增加了，那么与数量没有增大的东西相比，我们是减少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如果我们把袜子的数量，或者不如说，把制造袜子的便利增加一倍，那么与所有别的商品相比，我们是把袜子的价值减去一半。如果我们对帽子和鞋子也这样做，我们便恢复了袜子、帽子和鞋子之间原有的关系，但同其他东西的关系则没有恢复。我认为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希望不久就听到您提出有利于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意见。

我认为萨伊先生在他书的新版第1卷第99页上非常巧[妙地]③支持生产调节需求的学说。④需[求]总是以一种商品去交换

① "的比例"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率"字是后加的。——编者

③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④ "一笔储蓄无论是非生产性地加以使用，或生产性地加以使用，它总是被使用掉或消费掉；这粉碎了一种极其错误但极其流行的意见，即储蓄妨碍消费。全部储蓄如果再加以使用，不但一点也不减少消费，相反地，它会永远重新产生和重新恢复消费，而非生产性的消费则不会重复发生。"(《政治经济学概论》，第2版，1814年。)——编者[萨伊此书中译本是根据法文第4版的英译本转译的，与这里援引的版本不同，因而文字不尽相同。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6页。——译者]

另一种商品。当鞋匠以他的鞋子交换面包时，他对面包有着有效需求，而面包师则对鞋子有着有效需求。虽然很明显，鞋匠对面包的需求必定受他的需要所限制，但在他有鞋子以供交换时，他就具有对其他东西的有效需求。如果对他的鞋子没有需求，那表明他没有受到贸易的公平原则所支配，他没有把他的资本和劳动用来制造社会所需要的商品，更多的教训会使他在未来的生产中改正错误。积累必然使生产增加，同时也必然使消费增加。如果选择得恰当，产品的积累可以经常就是资本的积累，而且以谷物或劳动来估计，它的价值一定大于它的生产成本。我认为，即使我们所有的士兵、水手和仆役都投入生产劳动，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我看，对货币价值的考虑可能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发生分歧的基础。

我必须留出地方来提出一项请求，希望您不至拒绝。不久以前我在史密斯先生家进餐，我是在您府上第一次遇见他的。史密斯夫人告诉我，她收藏了许多著名作家的手迹，她希望我给她一封您写的信，以增加她的收藏。我知道我有许多不会使您令名有损的书信，便同意了；但我回家后想，我没有权利未经您同意便这样做，望您不要拒绝。使她失望，我将感到抱歉。如果我使她失望，向她道歉可真难为情，不过李嘉图夫人赞成我未经您同意不这样做的意见，您若不答应，我只好婉言拒绝。①

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我是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给史密斯夫人的信可能是前面的第62号信。——编者

71. 李嘉图致萨伊①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14年12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您寄给我看的法国通货计划②与我向我国英格兰银行推荐的计划③,除了您建议政府作为发行者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而从中取得好处以外,并无重大差别。

我认为,在一切国家中,都存在着不愿将纸币发行权交给政府的心情,当我们考虑到或许没有一个政府不滥用这种权力,那么这种恐惧心情普遍存在便不足为奇了。然而,我深信通货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如果采用了您的计划,即可保证数量不致过多,我对它的成功是毫不怀疑的。我唯一的疑问是,在各式各种诱惑之下,政府是否会严格遵守自己的规章。

公正地说,公众应当得到以纸币代替较有价值的通货而获得的利益,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利益都给了一伙银行家或商人,因为他们更处于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泰然无患地利用这样一种使人惊惧的机器来损害公众的利益。货币理论从未被人理解得象现在这样透彻,如果实际情况与理论相符,与纸币有关的一切都会继续进行得很好。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纳索街21号 米德尔塞克斯医院 让·巴·萨伊先生"。——编者

② 法国政府派萨伊去英国考察经济状况,并带回可能适用于法国的材料。(见"关于让·巴·萨伊的说明",载萨伊的《文选》,第11页。)通货计划可能是他未出版报告的一部分。——编者

③ 《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版)的附录中概括提出的金锭计划。——编者

您在最后一段中注意到一种无法完全防止的危险。它是银行制度所固有的，甚至只流通金属货币也不能完全免于遭受这种危险。

真遗憾，您不久就要离开我国。希望在您离开以前能在伦敦愉快地见到您。

希望您能满意地看到所有那些严重妨碍各国繁荣的法律都被废除，那些法律的弊病尊著曾有力地加以揭露。

谨祝快乐。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卑贱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7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70—由 73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4 年 12 月 2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目前我正忙于写作《论地租的性质和起源以及它所服从的规律》,[②]因此只能用一张普通的纸来写信。[③]如果我能做到，我想在议会开会以前，把它同我那本绝版已久的《论谷物法》第三版一起出版。[④]我曾想把它们同《论影响汇兑和贵金属价格的原因》(您以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见本书第 183 页，注③。——编者

③ 李嘉图在第 64 号信中说过用大张的纸写长信，这里马尔萨斯的意思是指写封短信。——译者

④ 《论谷物法的影响，兼论谷物价格的涨落对农业与国家总财富的影响》，伦敦，约翰逊书店，1814 年版（第 2 版，同上，1814 年)。1815 年 2 月初默里书店出版了第 3 版。——编者

前看过它的一部分)合在一起,那本书是为与银行有关的讨论而准备的;但现在我想,我将把后者推迟,而先出版与谷物有关的。

我们应当解释,我们所谓永久性的意义。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繁荣的商业所造成的(这是我的意见)、与生产价格相对而言的农产品的高价,能够真正是永久的。变得日益不利乃是所有这样的投资途径的性质。我所坚持的只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例如20年)是会有的,在这个时期内,商业利润将首先变化,并调节农业利润。

当您说不能同意我关于对外贸易增加全部商品的价值这种想法时,老实说,您确实使我非常惊讶。我确乎总是这样想,在康沃尔①的锡同挪威木材的交换中,两国全部商品的价值都肯定是增加了;我总觉得价值的这一增加是一切对内对外有利的交换的结果。

您是说利润完全决定于谷物的低价吗?那么,1720至1750年间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大为跌落,而且很低,同时谷物价格也在逐渐变得便宜,而1793至1812年间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很高,同时谷物价格变得特别昂贵,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并不认为繁荣的商业会有一种与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基本上很不相同的影响。但是,假定国外对我国农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农业资本的利润也不会增加,虽然投入土地的资本一定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与产品价格相比,生产工具会比较便宜,但是说资本从土地上抽走总是不妥当的。

我注意了您提到的萨伊先生著作中的那段话,我觉得他写得很好,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他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把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商品适当地区别开来——前者创造出对它们自己的需求,而后者则不然。

① 英国最南端的康沃尔半岛。——译者

我很同意您的意见，每增加一笔资本，我国就增加一块肥沃的土地，会阻碍利润下降。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增加的土地使人口数目增加，从而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这比它阻碍工资上涨来得更为重要，阻碍工资上涨的作用或许是它所不会有的。欢迎您如您所提议的那样使用我的一封信。衷心问候。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7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72]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1 月 1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欣悉您为了立即出版而忙于写作。公众对您写的东西都极为注意，如果您不利用这种情况来竭力消除普遍存在的、对您特别花费时间加以思考的问题的无知和偏见，那您就没有尽到您对社会的责任。希望您对亚当·斯密的注释[②]大有进展，使它不久能随着您正在准备的小册子之后出版。我预料它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仅给公众以正确的概念，而且会引起精通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人注意他们迄未考虑过的许多论点。

我不能不认为劳德代尔勋爵是错误的（我相信您和他持同样的意见），他假定[③]农场主由于没有垄断国内市场而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而许多别的行业却正在享受垄断的利益。您会同意，垄断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见本书第 172 页，注①。——编者

③ 在《关于谷物法的一封信》里，伦敦（为爱丁堡康斯特布尔书店印刷的），1814 年版，第 8—9 页。——编者

国内市场，对于享有垄断权的行业来说，终究没有多大益处。诚然，垄断杜绝国外竞争，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但这对一切消费者都同样有害，而且对农场主的压力并不大于对其他行业的压力。如果垄断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所有雇佣劳动的人一定都会感到不便，所以对农场主或地主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害的。如果立即取消了对国内市场的一切垄断，至少就会有输入谷物的意图；如果是这样，这些垄断就不会妨碍谷物贸易的自然过程。我认为劳德代尔勋爵关于各种垄断的影响的意见，同他建议征收谷物进口税是颇为一致的。

我想您曾主张，商业利润的高低完全不以土地上的投资额为转移；因而只要商业繁荣多久，高额利润就可以保持多久，不论是20年还是100年。现在我明了，您是说，商业利润可能首先变化，并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有20年)调节农业利润。

我总是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农业利润可能在短时期内偏离它的常规，所以看来我们只在这种利润的期限上有分歧；我是把它限制在大约4或5年，而不是20年。

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劳动从康沃尔的矿里取得双倍[的][①]锡，在价格达到它应有[的水]平以后，英国全部商品的价值会增加吗？我们将同现在一样，以一定量的锡从挪威换得同量的木材吗？虽然挪威市场和英国市场上的商品量会因锡或某种别的商品（如果用来开采锡的劳动转投在别的物品上)更为丰富而增加，可是两国所有的商品以谷物、货币或锡以外的任何东西来估计的价值，我看是继续不变的。在挪威购买木材比别的地方便宜，就足以使一部分对外贸易分配给那一地区，虽然它并不比别的行业产生更多的利润。

您假定国外对我国农产品有巨大的需求，根据这一假定，毫无

① 手稿破损。——编者

疑问将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而且我认为利润将会下降。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这样的需求是不会有的。农产品总是输入相对富裕的国家，除了发生粮荒饥馑的情况以外，从来不从这种国家输出。我毫不怀疑，如果允许谷物自由输入我国，这将使外国资本投入外国的土地，因而将促使外国的利润降低。如果全球的土地都以同等的技术开垦到同样的标准，则利润率将各地一样，虽然某些国家工业发达，技术精良，可以使它们取得更为丰富的其他商品。

我20日离开格洛斯特郡。我走后，李嘉图夫人和一部分家人将再逗留一两个星期。我希望抵伦敦后很快就可以在布鲁克街见到您。我想您的俱乐部[1]是在28日聚会，请在舍间下榻。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7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2]

[由75回答]

[伦敦

1815年2月6日]

我亲爱的先生：

现在我极其注意地读完了您关于地租的上涨和发展的论文，[3]目的在于选出可以为我们将来的讨论提供主题的段落。我完全同意论文中的一切主要原理，并认为它包含着许多独到的见

① "俱乐部之王"。——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马尔萨斯用铅笔注明日期"1815年2月"；伦敦邮戳，1815年2月6日。——编者

③ 《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规律》，伦敦，默里书店[另有一版是默里和约翰逊书店出版的]，1815年版。——编者[马尔萨斯已将书名作了改动，与他在第72号信中所说的不同。——译者]

解,这些见解不仅对于地租来说,而且对于其他许多困难的论点如赋税等等来说,都是重要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恭维您。

然而,您没有把地租与资本利润的关系和地租与劳动工资的关系分别加以考虑,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我认为,您因为论述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一起对地租产生的影响,而没有把问题说得象它可以有的那样清楚。

我不能同意论文中的某些部分。其中之一是农业耕作或农具的改进对地租的影响。依我看,它们直接产生的影响只对农场主有利,而对地主没有利。我认为,所取得的全部增加的产品,或取得同量的产品而有所节约,完全有利于农场主,地主则仅仅因为这可能鼓励积累和鼓励耕种更贫瘠的土地而很间接地得到利益。

我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地租都不创造财富,而总是业已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而且享用地租必然损害到资本①的利润,但是并不因此而对公众的利益较为不利。这样来看待地租,我就必须收回我曾想作的让步,②那时您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按照比我们生产谷物更为低廉的价格输入谷物,是否整个差价都积蓄起来,或者是否应该从这种好处中扣除一些来弥补地租的损失?"现在我肯定地认为整个差价将被获得而毫不减少。那些极力主张谷物自由贸易的人的论据仍然象原来那样充分有效,因为地租总是从资本的利润中抽取出来的。

如果我有一点空闲,我要试试看把我关于这一问题的想法写在纸上,并试图表明,就进口来说,赋税的影响和地租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谷物价格仅仅被赋税抬高,那么生产谷物也许是经济的,因为输入谷物将有一部分税款[输入]③国完全得不到。

---

① 先写作"贸易",后改为"资本"。——编者

② 在这套通信里,以前未提过李嘉图要作的让步。——编者

③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至于]损失的地租,则这种考虑不应当影响我们。

关于赋[税]对产品增长的影响,您知道,我也与您意见不[同]。您毫不含糊地承认,最后开垦的那部分土地所产生的并不多于资本的利润,没有地租,可是您又认为必需品税或农产品税是由地主而不是由消费者来负担,① 我觉得您不很一致。

祝马尔萨斯夫人身体健康。您的小男孩最近遭到了意外事故,希望他已复原。李夫人和我家其余的人已于上星期五安抵伦敦。

我付给韦滕霍尔 2 镑 8 先令,订阅两年的一览表,但我想起来我已付过他——您又付给我——一年,所以只应该付他一年。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我可以收回 1 镑 4 先令。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7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 74—由 76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2 月 12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注意阅读了我的论文,至为感谢,我很高兴同您讨论我们意见分歧的地方。您能来学院住一两天吗?无论您什么时候能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看到您。本星期五或星期六对您是否合适?

如果我按照您的建议来论述这个问题,我想我会过于纠缠在利润问题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它肯定需要另行讨论。我很惊讶,您竟认为农业耕作和农具的改进并不影响地租。当这

①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规律》,第 52—53 页。——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些改进为数不多而且是在当前的租期内进行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利益当然是归农场主所有。但是以后，我看它们就几乎只影响地租一项了。在苏格兰，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

地租无疑是业已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因此而就不创造财富。一个人租用我的一件工具20年，由于使用这件工具，再借助于他的资本，他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但是20年后我的工具的价值比以前加了一倍。同样的资本如果投入商业或制造业，就不会有这种情形。难道这不是创造价值吗?诚然，农场主在他的租期内以利润的形式享受到工具增加价值的好处;但是，如果这种高额利润在租期满后继续归农场主所有，则这种利润就成为财产，而与那些处于自由竞争下的行业的利润性质完全不同。我敢说，几年以前许多苏格兰农场主在他们长期租约的后期获得了30%以上的利润;但这当然不能看作资本的自然利润，而且在机器的价值已经增加了许多而重新回到它们的所有者手中时，也很难说这是靠牺牲资本的一般利润而取得的。局限于特殊地点的这些特殊情况不会使一般利润大受影响。利润会自然地定于一个水平。当一种特殊投资的利益继续比平常的大很多，一定是与垄断或地租有关。

我很愿意看到您关于赋税对耕作的影响的书面意见。您说得很正确，把货币从问题中撇开，有时会有助于把这些事情弄清楚。根据这一意见，我就要问，一个人要耕种一些贫瘠的土地，如果他在那块土地上生产的谷物每六个夸特① 中必须有一个夸特缴纳给国家，他是否立即不去耕种它。如果那块土地很坏，剩余的谷物可能不足以维持种地的劳动者或支付耕种费用。

关于由地主负担的赋税，我确实没有把我的意思说清楚。我

① 英国容量单位，等于8蒲式耳，1蒲式耳合36.349公升，1夸特合290.792公升。——译者

原拟在离城以前把它加以修改，但是忘了。现在已经改正。不过我想常有赋税由地主负担的情况，我所要说的是，那些没有由消费者负担的赋税，就要由地主来负担。

我发现我在去年2月付款订了两年的韦滕霍尔一览表。我想现在只该付一年。

祝李嘉图夫人身体健康。马夫人竭诚问好。

您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您对附录的意见如何？① 我怕地租太艰深难懂。

7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75]

伦敦

1815年2月1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将接受您的盛意邀请，并拟于星期六晚间平常的钟点同您在一起。那时我们可以谈谈我们意见分歧的地方。我将把您离开伦敦后我一直忙于写作的文稿带来，在那篇文稿里，我的反对意见比在一封信的篇幅内所能说的阐述得更为充分。③

苏格兰农场主在他们租约的后期以他们的资本赚得了这样大的利润，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在享受地租，这种地租不是从农业的改进得来的，而是从耕种更贫瘠的土地得来的。如果他们的租约早一些满期，那些农场上的地租早就增加了。要是知道

① 马尔萨斯的《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根据；拟作为〈论谷物法〉的附录》，伦敦，默里和约翰逊书店，1815年版。——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③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手稿，它在几天后(2月24日左右)出版。——编者

原来签订租约时那些农场上的地租若干,或者不如说,地租与那时投资的比例如何,以及地租与现在投资的比例如何,那就好了。

我认为,到了没有土地能被有利地耕种的时候,垄断的影响才会被感觉到。您曾说过,最后投入土地的那部分资本只产生资本的通常利润,而不提供地租,我非常欣赏那段话。[①] 如果是这样,谷物就同每一种别的东西一样,它的价格由生产成本来调节,投入土地的其他各部分资本都降低到同一个利润水平只是因为不能更有利地投入更多的资本,而且任何地方资本所提供的较多,那就是地租,而不是利润。

我也极其注意地阅读了附录,我不能不认为您有偏见,而您在《论谷物法》[②] 中我认为您是相当公正无私的。您坦率地赞成限制进口;对这一点我并不抱怨。要正确地估计我们可能遭到的危险是不容易的。赞成谷物自由贸易的人可能低估这些危险,而您却可能高估它们。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危险是极为困难的,但从节约的观点来看,虽然您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承认廉价地进口,而不是昂贵地进行生产,可以使我们得到好处,但您指出我们将因农业资本的损失和其他原因而感到许多不便。这看起来好象您认为,即使从节约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应当[③] 输入谷物。您表示赞同地援引了亚当·斯密关于农业在增加生产方面比商业优越的话,我却不能不认为这同您所有的一般学说都不一致。[④]

您关于资本所有者从谷物的低价获得利益(因而对其他阶级就不公平)的意见,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但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不应当妨碍大家得到好处。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时期受到许多损

---

①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规律》,第 3 页注;那段话援引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中,第 37—38 页。——编者

② 《论谷物法的影响》,1814 年版(第 3 版,1815 年)。——编者

③ 从文意来看,应该是"不应当"。——编者

④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37 页。——编者

失，如果现在把储备基金拨充其他用途，那么在一大串不公平的情形之上又要再加上一种显著不公平的情形。我本来只打算写几行，却写了一封长信。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7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78回答]

伦敦

1815年3月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认识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如此之少，以致我很少机会知道我的、您认为古怪的意见是否有支持者，或者是否有人确实读过它或注意过它。② 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或许它偏见太深而不值得注意，但我竭力不偏袒自己的意见而仍然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的确宁愿修改我说过的这些话：一方面由于财富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从外国进口或农业有所改进，谷物价格会有变动，在所有这些变动的情况下，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停滞不变。我没有考虑到一切工业品的原料的价值都改变了。③ 我认为工业品的价格会有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于工资的增减，而是由于工业品的成分中所包含的农产品的价格的涨跌，有些商品中农产品的成分绝不是微不足道的。④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李嘉图的《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已于1815年2月24日左右出版。——编者

③ "改变了"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④ 见《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20页；并参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117页。李嘉图在这封信里采用韦斯特的意见（见下一个注里提到的韦斯特的著作第38页）。——编者

我的说明谬误甚多,使我羞愧烦闷。我过于匆忙,没有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以致熟悉这些问题的人也不明白,草草浏览一下这些东西的人就更不明白了。

我见过您后收到爱德华·韦斯特先生的短柬,他就是那位以大学学院院士的头衔写作的著者,① 当然他赞成我的意见,因为我的意见同他的很相似。我注意地阅读了他的书,发现他的看法同我的非常一致。他是一位律师,一位青年人,看来他很喜欢研究政治经济学。我想他曾说过,布鲁厄姆先生答应把他介绍给您。

雅各布先生对待他和我都很粗暴,但他又不愿意屈尊来同我们辩论。② 如果他是对我进行攻击的最可怕的对手,我就处之泰然了,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科学部分似乎一无所知。

对这一提案的反对比我预料的更为可怕,但下议院表现得如此坚决,我猜想它终将通过。人民采取了暴动骚乱的行为使我感到遗憾。③ 我爱好良好的秩序,而不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获得成功。此外,我相信他们是破坏了而不是促成了他们和我都企望的目的。

希望您能在星期六同我一起进餐。我恭候菲利普斯先生④ 和杜蒙先生,您若参加我们的聚会,将使我喜出望外。也许您有意来伦敦,并在布鲁克街下榻。您若能来就来;若不能来,不必特意来

---

① 《论资本在土地上的应用,并说明对谷物进口施加巨大限制之失策和1688年的奖励金并未降低谷物价格》,"牛津大学学院院士著",伦敦,安德伍德书店,1815年版。参阅李嘉图在他所有的那一册这篇论文上所写的说明,《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6页。——编者

② 威廉·雅各布:《致议员塞缪尔·惠特布雷德先生的一封信,作为〈对英国农业所需要的保护的考虑〉的续篇;并附有对一位牛津大学学院院士、李嘉图先生和托伦斯先生的出版物的评论》,伦敦,约翰逊书店,1815年版。——编者

③ 3月6、7、8日伦敦发生暴动,反对拟议中的谷物法,该法禁止小麦在价格上涨到80先令一夸特之前进口;3月10日下议院终于通过了这一提案。——编者

④ 大概是威廉·菲利普斯(1773—1828),教友会书商和地质学家,地质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编者

信。当您来参加下一次俱乐部[①]聚会时，深盼来舍间住。

弗·伯德特爵士[②]等人认为，我国谷物价格高昂是由于有巨额赋税，在我国的债务减少以前，不对地主施加压力，谷物价格就既不会也不能下跌。我若能使自己相信谷物价格的某一部分是由赋税构成的，我就会赞成征收那一数目的保护性关税。但是，倘若他是对的，则高额地租和劣等土地的耕种就不会随着谷物的高价而来。我把这些看作财富和缺乏肥沃土地所引起的高价的明确标志。我的理论确实使我认为，除了直接向土地或土地产品征课的那些税以外，没有税会提高谷物价格，如果一切出口商品都按同样的程度征税，那么就连土地税等等也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谷物输入国的出口商品税所起的作用与谷物进口税并不是大不相同的。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7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③]

[答 77]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3 月[10 日][④]

我亲爱的先生：

我非常愿意参加您明天的聚会，但是我不能来。我还不能肯

① "俱乐部之王"。——编者

② 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770—1844)，代表威斯敏斯特的激进的议员。1815 年 3 月 10 日他在下议院发表演说，阐明了他对赋税和谷物法的看法(《汉萨德》，第 30 卷，第 97—102 页)。——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④ 手稿上是"9 日"；无疑是笔误，因为信中把 11 日星期六李嘉图的聚会说成"明天"的。伦敦邮戳，3 月 11 日。——编者

定下次俱乐部聚会时我是否到城里来,以及我来的话,马尔萨斯夫人是否将同我一起来。只要情况允许,我很高兴来布鲁克街同您在一起。

我未到过城里,没有见到政治经济学家,因而关于对您小册子[①]的看法我说不出什么来。我听到谈论它的、精通这一问题的人只有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我就在离城之前见过他。他认为它不够实际,很难帮助他构成一种议会的意见或论据。但他说,如果他要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他一定会读它的。他认为那些学说需要更充分的发挥。同您经常谈论这个问题,使我对您的小册子犯了同样的错误,正象我对自己论地租的小册子那样,以为我所熟悉的东西是别人也容易明白的。现在我看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错了。考虑到您在那篇论文上花费的时间很短,它的成绩是巨大的;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一定可以使它有所改进。

我曾想把《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根据》加上几个注,另出一版,[②]但我从城里回来后一直很忙,迄未开始。

老实说,我认为我在城里向您提起的那种计算方法,[③]说明了土地上的利润是怎样因为谷物相对价值的改变而肯定地会增长,从而说明了一般利润可由与投资途径相对而言的资本的一般供给来决定,而不是仅仅由投入土地的资本来决定。无论是理论或者经验都不能使我相信利润完全取决于谷物的价格。您固执己见使我惊异,但我不能从同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经验与它截然相反。

邮车已来,我只有时间说:虽然我认为国家会因谷价大跌而感到相当不便,可是尽管请愿书这样多,这项措施仍然实施了,这使

①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209页。——编者

③ 见本书第195—197页。——编者

我感到遗憾。当然不必去理会暴徒；但对这样多的请愿书置之不理可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坏的先例。①马夫人附笔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您何时能再来看我们？

79. 特罗尔致李嘉图②

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

[1815年]③ 3月10日

亲爱的李嘉图：

非常感谢你的论文，④ 我很感兴趣地阅读了它。我极其赞成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同意你对马尔萨斯某些论点的反驳。我觉得他很费力地证明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得到承认，却并不支持他的结论。无疑农场主的产品的价格越高，增加那种产品的鼓励就越大，但是，要是漫无止境，这一论点以什么地方作为终点呢？同样的论证是否可以同样适当地应用于制造业呢？这件事的道理毫无疑问是不利于他的，但我仍然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必需品需要某种适度的、暂时的措施，以防止使农场主们突然大吃一惊，并使他们不致过份失望。我相信，在目前的地租和价格的条件下，他们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但他们应当向他们的地主而不

① 按照格雷勋爵的说法，"呈递的请愿书的数目或许是议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请愿者一致说，这项措施将会产生影响，妨碍廉价地供应食物给劳动阶级"（《汉萨德》，第30卷，第127页）。——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格罗夫纳街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③ 手稿上漏掉了。邮戳辨认不清；纸上有水印"1814年"。内容使年份肯定无疑。——编者

④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编者

是向公众求援。这是自然的补救办法,就是现在它也在起作用。

你关于地租问题所说的话非常重要而有趣,你列的表也很巧妙。至于因农业有所改进和工资减低而产生的剩余究竟是属于地租还是利润的问题,老实说,我看不能硬说它是肯定地属于哪一种。如果在产生剩余的时候,农场主的平均利润同其他方面的投资的利润是处于同一水平,则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归入地租。但是,倘若农场主的利润低于总平均,则我认为它会归入利润。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分为地租和利润。我们报纸上各栏都登满了你们伦敦暴徒可耻而危险的[行]为,[1]对此我至为愤慨,我憎恨暴徒。如果我是以一个道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就要极力推荐公众勤勉从事的那种职业,那就是和平地从事农业,在农业里

沿着没有暴风雨骚扰的宁静河道

淌着家庭之乐的平静水流。[2]

两周之内我们将到城里来,希望那时能愉快地见到你。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谨向李夫人和全家致意。我永远是

你非常诚挚的

哈奇斯·特罗尔

8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3]

[由81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3月12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见本书第190页,注③。——编者

② 戈德史密斯的《旅行者》,第433页。——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您看到托伦斯先生出版的书了吗?①书写得很好，虽然我认为它有一些重大的错误。它大概会被普遍阅读，我想我必须就这些错误发表一点意见。

请您再考虑一下谷物相对价格的上涨对于从已耕种土地上得来的全部剩余的影响。老实说，我觉得这很清楚，剩余必定是增加了。由于能以较少量的谷物购买同量的固定资本和劳动者所需要的同量的茶叶、糖、衣服等流动资本，以谷物计算的费用将会减少；因而更多的纯粹剩余将以地租和利润(不拘是哪一种)合在一起的形式留在国内。请告诉我，对此您有何反对意见。②

您有我曾留给您的劳德代尔勋爵的小册子吗?③ 我要再读一遍。有些迹象表明，地租没有上涨得象人们根据理论所预料的那样多。我相信，地租的上涨在比例上并不比通货价值的下跌多许多。贫瘠的土地可以因为农业有所改进而被耕种。要是您有劳德代尔勋爵的书，希望您能在明后天交给两点半左右从霍尔本的“乔治和蓝野猪”④ 出发的马车寄下。

我想，我将给我的《根据》⑤写些注释，并对托伦斯先生出版的书作些评论。我还想就您的书发表一些意见。您是否希望我这样做呢? 我将按您的意思去做。

请尽快让我知道您关于谷物相对价值上涨对合在一起的地租和利润的影响的意见。

匆匆草上。

---

① 罗·托伦斯:《论谷物的对外贸易;包括对贸易这一重要部门一般原理的研究;对这些原理容易产生的例外情形的考察;并将限制进口和自由交易对生活、农业、商业及税收的影响作对比的阐述》,伦敦,哈查德书店,1815年版。——编者

② 见这封信末的注。——编者

③ 见本书第181页,注③。——编者

④ “霍尔本”是伦敦地名,“乔治和蓝野猪”是旅馆名。——译者

⑤ 参阅本书第209页。——编者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我很同意您的意见，雅各布先生对这个问题具有科学知识。①

[上面这封信第二段中提到的问题，是马尔萨斯首先在谈话中向李嘉图提出的(参阅本书第192页)。所以他们的通信中从未充分阐述最初的见解。下面这封迄未发表过的书信填补了这个空白。

马尔萨斯致霍纳②

东印度学院

1815年3月14日

我亲爱的霍纳：

你能够允许我向你提出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吗？我很愿意知道你的意见。

有一种普遍承认的假设：在一个富庶和进步的国家里，与工业品及外国商品相比，谷物是自然地会上涨。根据这一假设，是否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农场主垫支的实际资本不仅包括农产品，而且包括犁、大车、打谷机等等，还有他的劳动者所用的茶叶、糖、衣服等等，如果他能以较少量的农产品购买同量的这些商品，则留归农场主和地主的农产品数量就更大，也就有更多的从土地上获得的剩余来维持和鼓励工商业阶级。

经济学家们③计算出农场主获得的农产品的$\frac{1}{3}$交给了不生

① 无疑马尔萨斯是要说相反的话(象李嘉图说的那样，见本书第190页)。——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伦敦　林肯法学协会　议员弗·霍纳先生"。——编者

③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农学派。——译者

产阶级①。根据这一假定，如果一英亩的产品是8个单位，其中$\frac{1}{4}$归地主，农场主得到$\frac{3}{4}$，也就是2个单位归地主，6个单位归农场主，农场主又把6个单位中的$\frac{1}{3}$或2个单位花费在上述商品上。所以，农场主就保留4个单位作为他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利润，也就是，他保留总产品价值的一半。

现在让我们假定谷物价格上涨一倍，而工业品和外国商品的价格只上涨$\frac{1}{4}$。这样，全部产品就要由16个单位来代表，同以前一样，其中$\frac{1}{4}$或4个单位归地主，只有$2\frac{1}{2}$个单位而不是4个单位作为购买工业品和外国商品的费用；结果是，留给农场主的将是16个单位中的$9\frac{1}{2}$个单位，而不是8个单位中的4个单位，也就是大约$\frac{3}{5}$，而不是$\frac{1}{2}$。在这一增加的产量里，农场主或者按比例地获得增[加的]②利润，或者同地[主]分割利润。这样，[谷]价上涨似乎增加了所有以前投入土地的资本的生产力。

我觉得这一命题对于国内的需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很想知道你是否看出前提或结论里有什么错误。

李嘉图先生的奇特的表③的缺点是，农场主的垫支不应当以谷物来计算，而应当以资本所包括的实物或以货币来计算，货币是各式各种商品最好的代表。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大大改变他的结论。

有一天晚上你关于对银行施加限制的演说使我很满意。我很

① 重农学派所说的"不生产阶级"是指工商业者，并把工商业的雇工也包括在内。——译者

② 手稿破损。缺掉的字是（伦纳德·霍纳？）用铅笔添上去的。——编者

③ 在《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中，《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7页。——编者[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译：《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辑》中载有此表，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4—155页。——译者]

同意你的意见。我仍坚信我对于某些限制政策[①]的意见，虽然我不会向暴徒让步，但我却愿意向大量的请愿书让步，让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波拿巴真是在冒险。[②]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8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③]

[答80—由82回答]

上布鲁克街

1815年3月1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读过托伦斯先生的小册子，认为它整个来说写得很好。我与他第2编第2章中的大部分看法、第3章中的许多看法和全书其余部分的少数看法意见不同。我很高兴听到您要就它发表一些意见。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您动笔去对抗的敌手，而且热爱真理的人们一定会从讨论中获得教益。

至于就我的意见发表评论，您必须谨慎从事。如果那些意见是错误的，我愿意看到它们遭到反驳。但我认为它们在所有的要点上都是以正确的原理作为依据，我不要求别人怜悯。我不在乎它们遭到多么厉害的攻击。如果您说的话没有蔑视我的地方，我知道您对我没有那种感觉，那么您便不会就它们说出什么刺痛我的话来。所以，请把我当作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对待。至于是否提到我，您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

① 对输入谷物的限制。——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203页，注②。——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我毫不犹豫地同意您的意见，如果由于谷物相对价值增长，为固定资本和工资而支付的产品比以前少，则留归地主和农场主共有的产品一定比以前多。这的确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争论的事情。我不能不认为您忽视了一些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极为重要的情况。我的意见是，只有在谷物的实际生产费用增加的时候，谷物的交换价值才能永久地增长。如果总产量为5,000夸特，工资等费用需要2,500夸特，那么1万夸特的成本就要增加一倍，即5,000夸特，谷物的交换价值还是一样。但是，如果1万夸特需要工资等费用5,500夸特，那么价格就要上涨10%，因为费用增加了这样多。我认为，谷物价格上涨和以谷物计算的劳动价格下跌是互相排斥的，除非这是由于通货有某种情形，在这里我们不必研究这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并不怀疑每个劳动者个人可能得到较低的以谷物计算的劳动价格，因为我相信会有这种情形。但我怀疑，在谷物的交换价值增加的情况下，为耕种土地而支付的以谷物计算的工资等等的总额是否能够减少。如果不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而且谷价上涨，那么您的命题便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谷价上涨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生产费用增加了。

我遗失了劳德代尔勋爵的小册子，或者不如说，它被别人从我的办公室拿走了。要是我能另外找到一册，[将][1]同这封信一起寄上。我相信农[业]的改进在[降]低地[租]方面具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大的作用。根据我的理论，这些改进充分说明了地租并不更高的原因；而根据您的理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贝斯维先生[2]询问您对雅各布先生的小册子的意见时，您把它大[捧]了一阵，我看见您时原想责备您，不过我很高兴您承认他很缺乏科学知识。

①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② 老乔治·贝斯维；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0页，注1。——编者

您从我说的话可以看出，我认为，谷价上涨时，剩余的物质产品总要减少，但同别的东西比较，剩余产品可能仍具有同等的价值。在这剩余产品中，地主得到的份额是如此之大，以致虽然产品涨价，农场主的处境总是每况愈下。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8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81—由83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3月15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就您出版的书发表什么评论，它们将是以尊敬和友好的精神来写的，我对您总怀着这种感情。但是，说实话，最近打岔的事这样多，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做我想做的事。

我认为，您在答复我的论述时，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考虑。您似乎忘记了我想您以前曾经承认过的话：只有总量上最后增加的50万夸特谷物才需要较大量的资本来进行生产。您明确地承认，如果不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本，由于谷物的相对价格上涨，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或者剩余的地租和利润，将会增加。因而，在谷价由于人口日益增加或限制进口而上涨时，所有以前投入土地的资本都变得有较大的生产力，只有新资本的生产力较小。这就是说，您以为，以前生产1,000万夸特小麦的资本都将提供更多的物质剩余，而在总量中只有最后增加的部分才需要较多的劳动。按产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品价值的比例来说，甚至这些最后增加的部分也不比价格上涨以前1,000万夸特中的最后50万需要更多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清楚，谷物相对价值增长将使全部谷物以较少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来生产，从而将留下更多的剩余来维持和鼓励工商业阶级。如果这是正确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值得加以充分考虑。

如果贫瘠的土地仅仅因为利润下降才加以耕种，象您的表[①]所显示的那样，上述结果当然不会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谷物也不一定上涨，虽然地租将要增加。但是，如果象过去20年那样，贫瘠的土地加以耕种是由于价格上涨，我看土地上的全部资本的生产力必定日益增加。现在土地上雇佣的人数在全人口中的比例比从前小很多，这种情况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请告诉我，您认为我在什么地方错了。这个结论使我自己也有点惊讶。如果我是对的，它将证实谷物的高价对国内需求的影响。非常感谢您给我劳德代尔勋爵的小册子。马尔萨斯夫人向李嘉图夫人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8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82—由84回答]

伦敦

1815年3月17日

我亲爱的先生：

如果您的论述是正确的，就会由此而产生这种荒谬的结果：产

①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7页。——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品对其以谷物计算的生产费用的比例，将按照人口增加和耕种更贫瘠土地的比例来增加。如果我们现在有2,000万夸特，生产费用为500万夸特，那么当我们耗费1,000万夸特时，我们应当获得4,000万夸特以上，尽管在后期由于土地质量[①]更为贫瘠而用于耕种的人数比增加一倍还多许多。如果这是正确的，则人口原理便是臆造的，因为人口越增加，出现的剩余会越多。不过您的论述很巧妙，好象很说得通。但是您假定，在谷价上涨的时候，以谷物计算的全部费用对获得的产品的比例降低是可能的，我认为您错了。无论以谷物计算的全部生产费用是否增加，两者总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它们是互相排斥的，谷价将会上涨。但是，如果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我看不出谷价有什么理由要上涨。我承认，只有最后投入土地的那部分资本才会有较大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但是，除非土地上的资本按照增加了的费用来生产全部产品，否则产品价格就不会上涨。

假定整个国家的产量是1,000万夸特，每夸特价格4镑，雇佣的劳动者为250万人，每人每年得到2夸特谷物作为工资。再假定人口增加，需要再多500万夸特，但少于200万人的劳动就不能取得这一数量。如果我们假定价格按照雇佣人数的比例上涨，它将涨到4镑16先令，因为现在生产1,000万夸特平均需要300万人，而不是250万人。现在假定每人每年将1夸特用作食物，余下的换取其他必需品，那么对他来说，14蒲式耳的工资已足够了。对1,500万夸特的产品来说，以谷物计算的工资开支将是787.5万夸特，对1,000万夸特的产品来说，则是525万夸特。以前它只是500万夸特，因而剩余产品的比例缩小了。

我这样计算是大大迁就了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谷物价格不会按照雇佣人数增大的比例上涨，而是按照支付的工

① 先写作"数量"。——编者

资额增大的比例上涨。所以，它不会涨到 4 镑 16 先令，而是涨到 4 镑 4 先令，因为 $5:5\frac{1}{4}=£4:£4.4.—$。但是，如果价格只是 4 镑 4 先令，劳动者将需要多于 14 蒲式耳的谷物，因为那种计算是以谷物的更大交换价值作为基础的。

看来您的论述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现在土地上雇[佣][①]的人数在全人口中的比例缩小的原因，因为您总是假定[雇]佣的人数增加，而以谷物计算的工资减少。我[认为]绝不会有这种情形：谷价不上涨，利润却会下降，并按照我表中所假设的那样来鼓励耕种贫瘠的[土地]。所有别的利润都是由谷价的上涨按照农业利润来调节。如果谷价仍旧低廉，货币工资就不会上涨，一般的利润也不会下降。

如果土地上资本的生产力确实是日益增加，我认为这只能用这种假设来说明，即：农业中有了巨大的改进，而且以必需品供应穷人的那些制造业中的改进使工资保持在适中的水平，他们有一部分工资就花费在那些必需品上。

近几天来，我们的政治地平线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②]如果波拿巴自立为法国的君主，和平能保持下去吗？前景甚为暗淡。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② 拿破仑已从厄尔巴岛回来，那时正进军穿过法国；3 月 10 日他进入里昂。——编者

84.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83—由85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②] 3月1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的信几乎完全证实了我的见解。如果要反驳它[③], 必须假定从前需要250万人来生产的那1,000万夸特，由于对谷物的需求增加,将需要300万人来生产。这一假定可以认为已经成立,因为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来解释在完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完全同等数量的谷物需要增加人数。

根据您所作的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假定来作推论，也是不正确的。

真实的过程将是如何呢? 不是从1,000万一下子跳到1,500万,而是从1,000万到1,050万。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或限制进口,还缺少50万夸特谷物,其影响将首先是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将增加过去的全部投资的生产力。给予恰好同一数目的人的报酬不是2夸特，而只是14蒲式耳,则1,000万夸特中将留下更大的部分来维持和鼓励工业阶级。同时，生产工具更为低廉将使更多的贫瘠土地得以耕种，并使土地上雇佣更多的人。但是,这样仍然留给工商业阶级更多的剩余,因为不可能设想新土地上增加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会等于旧土地上减少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

谷物的自然价格完全取决于最后增加的那部分的价格。对于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邮戳上是“1815年”。——编者
③ 手稿上删去了“它”字。——编者

旧土地来说，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总共是50%，还是20%，都无关紧要。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土地上的谷物价格都与生产成本无关。

您关于人口原理所说的话并不使我吃惊，因为我很容易设想土地上再增加一个劳动者将得不偿失，虽然土地上所雇佣的不超过总人口的$\frac{1}{4}$。没有一种压力能破坏地租。您知道这是我所一贯主张的。

我现在的命题肯定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加以充分讨论。我写得非常匆忙。

请再来信。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

我们在星期六恭候惠肖和史米斯。我不到城里来参加俱乐部的聚会。

我无暇把这封信再看一遍。

85.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84—由86回答]

伦敦

1815年3月2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在最近讨论过的各个问题上，都不象在现在注意的这个问题上有过这样重大的分歧。您的见解如能成立，我想，将推翻您的地租理论和人口理论，因为我明了，您认为，由于较贫瘠的土地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上雇佣的人数较多,谷价涨得越高,不仅支付给劳动者以后剩余的产品将会越多,而且那一剩余产品对土地上全部投资的比率也将越大。如果这是正确的,人口增加就没有障碍,而且食物能以超过人类增加的比率来增加。您的论述要求每增加一个劳动者,获得的剩余产品应当不仅同比例地增加①,而且更大比例地增加。那样就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而不受限制,地租和利润必定不仅一起增加,而且按几何级数增加。我相信我这样阐述您的命题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如您所说,价格每上涨一次,每夸特以谷物计算的全部生产费用就越减少,剩余必定随着投资而按几何的比率增加。如果您的意思只是,土地上每积累一笔资本,剩余产品就越增加,虽然它与土地上投资的比率是在日益缩小,那么,我不仅是把这一点当作我理论的基础提出来,而且极力坚持下去,这也是我的表据以建立的基础。您误解了我上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确实从未说过,也从未想过,能够找到恰当的理由来解释在完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完全同等数量的谷物需要增加人数。我说的是,如果在一个时期生产1,000万夸特谷物需要的劳动者是250万人,而在另一个时期,由于需求增加,而且有一部分土地较为贫瘠,生产1,500万夸特所需要的劳动不能少于②450万人,在这后一时期,生产1,000万就需要300万人,因为15比$4\frac{1}{2}$同10比3一样。如果我们假定,在这种情况下,谷物价格按照$2\frac{1}{2}$比3的比例上涨,那么这个假定对于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对于我们所不得不承认的情况是更有利得多。可是它不会支持您得到的结论,相反地,它将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按照您认为更正确的方法来计算,从1,000万增加到1,050万,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这种假定所必需使

① 这里的"增加"和七个字以后的"增加"字样都是后加的。——编者

② 先写作"以较少的劳动",后改为"而且有一部分土地较为贫瘠,……所需要的劳动不能少于"。——编者

用的小数或分数会使我们迷惑。

我同意您的意见，“谷物的自然价格完全取决于最后增加的那部分的价格。对于旧土地来说，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和利润总共是50%，还是20%，都无关紧要。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土地上的谷物价格都与生产成本无关。”我不明白承认这一事实怎么就能对您的论点有所帮助，您的论点只与剩余产品对全部投资的比率有关。

我不能设想您能以什么样的论点来说明这一点是可能的：土地上再增加一个劳动者将得不偿失，虽然土地上所雇佣的不超过总人口的$\frac{1}{4}$。我完全承认没有一种压力能破坏地租，可是由于最后投入土地的那部分资本不支付地租，我不能设想，在劳动者平均生产比他们自己能够消费的多3倍的食物时，竟会没有诱导雇佣更多劳动者的动机。如果这全部剩余在极其节俭地维持资本所有者以后，都被地主当作地租拿去，而且他们当中有人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并按通常的利率出借，他们就可以增加收入，并在土地上雇佣更多的劳动者。

真遗憾，您不到城里来参加俱乐部的下一次聚会。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86．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85—由87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3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邮戳上是“1815年”。——编者

这是一次多么可怕的挫败！①我们正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前景！不经常想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去想它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以别的问题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好。

我认为您把我的原理应用得太广，而忘记了它必须受到的限制。首先，一切都以谷物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为转移，由于劳动和谷物都包含在一切商品的价格里，谷物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差别就不可能按照谷物货币价格上涨的比例来扩大。我曾假定农场主的垫支的$\frac{2}{3}$必须是农产品；即使固定资本和资本除食物以外的其余部分都能无偿地获得，其余的$\frac{1}{3}$完全成为利润和地租，人口原理也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旧土地上没有生产出更多的食物来。仅仅食物的分配有所不同，农产品中留作利润和地租的部分更大，其中当然主要是地租。从前农场主要支付货币工资和购买固定资本，必须出售较多的谷物。现在他能以较少的谷物来这样做，因而能有较多的剩余，但分配给公众的谷物数量相同，既未加多，也未减少，而且我们并未假定人民的生活状况恶化，所以旧土地正好维持同样的人数。

在因为需求增加而开垦的新土地上，按照与生产的谷物数量的比例来说，雇佣了较多的人，同时为了取得原有的产量而雇佣了同以前一样的人数，则按照与全部产量的比例来说，是雇佣了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与旧产量相比，新产量为数无几，我看，旧产量所减少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一定绰绰有余地抵销新产量所增加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同时，由于谷物的价值增加，土地上全部生产的货币成本在总产量的货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将要缩小。另一方面，如果新产量是如此之大，竟至需要200万劳动者去取得它，那么由于雇佣的人数增加而增加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将绰绰有余

① 3月20日拿破仑进入巴黎。——编者

地抵销由于谷物相对价值增加而减少的以谷物计算的费用。当然不可能设想谷物对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能够按照我们随意假定的土地上雇佣的人数增加的比例，来继续有规则地增加。事实上经常有一种反作用在阻止这种差别日益扩大。农业利润增加，而其他行业的利润减少，将使得与其他商品相对来说，农产品的数量增加，这同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合在一起，将使各种商品的货币价格继续提高，并使它们重新接近于一个水平。我还认为，按照事物的因果顺序来看，谷价上涨正是雇佣更多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价格上涨首先是由于需求增加，这种上涨使得与生产工具相对来说产品的价值增加，从而决定什么样的贫瘠土地可加以耕种。在价格上涨以前，不能以同样的工资雇佣更多的人。

我曾假定旧土地上可以拨出更大数量的农产品，供工商业阶级使用和鼓励他们，然而我错了。在旧土地上雇佣的人数相同、生产并不增加、生活同以前一样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事实上，某种资本的产品价值相对地增长，那种资本的生产力便增大，而某些资本的产品价值相对地降低，那些资本的生产力便缩减，或提供较少的利润。但是这样，国内的谷物就由于数量增加和价格上涨而货币价值大为增加，这一定会引起对工业品和外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以致鼓励这些产品的增长，并使得机器的改进特别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从经验知道，一般利润可能随着谷价的涨跌而增减，虽然这样的时期大概不会长久。这个问题很有趣，当我的原理比较成熟时，我想它会使这个问题更清楚一些。近来我没有什么空闲时间，我正在恭候客人光临舍间。我已经为《根据》的新版本① 写了一部分给托伦斯的答复，但我想它会太长，而

① 参阅本书第192和195页。马尔萨斯并未出版《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根据》的第二版。——编者

且我听到又有别人在攻击我,[1] 我恐怕，如果我开始回答，将使我卷入公开的论战，我宁愿避免这一点。您知道读托伦斯书的人多吗？我认为他在序言中对待我很不公正,他所举的不一致的例子，即使能够成立,也绝不能作为他肆意攻击我的正当理由。[2]

如果由于对我国谷物征税,而对外国谷物也征税,这同一原则对于使劳动价格提高的间接税是否也适用呢？由于地租不能被取消,当人口停止增加时,利润和地租合在一起一定很高。

永远您的

托·罗·马尔萨斯

下星期六您能来看我们吗？

8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3]

[答86— 由88 回答]

伦敦

1815 年 3 月 2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记得的政治事件都从未象最近这次可悲的挫败这样，造成了如此巨大的阴影。目前我们有着极其可怕的战争前兆和战争对我国金融造成的后果,实际上我们的勇气还没有鼓足,同别的事情

① 最近的攻击是 3 月 23 日《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的一本小册子，菲拉利西斯:《限制谷物进口的政策,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加以探讨，并证明它与英吉利民族的繁荣相抵触……答马尔萨斯教授的小册子》。伦敦,J.M.理查森书店，1815 年版。——编者

② "他[托伦斯]在教授的著作中找到令人思考的提示和发人深省的建议；但他寻找对以前未发现的原理所作的发展,或与已确立的原理相一致的演绎，都徒劳无功。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实,将它公诸于众并无不当之处,这一事实是：在经济科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几乎从未拥护一种原理而后来不予以放弃的"(《论谷物的对外贸易》,第 viii—ix 页)。——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一样，两周内我们就会对新局势处之泰然了。然而，我很愿意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问题上去。

我在论金银条块的小册子里说过，① 许多人说，他们把货币只是看作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也受供求使价值变动的规律支配，但他们在深入论证货币时，难免要流露出，他们实际上是把货币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使它变动的原因与影响其他商品的原因完全不同。您说："首先，一切都以谷物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为转移，由于劳动和谷物都包含在一切商品的价格里，谷物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差别就不可能按照谷物货币价格上涨的比例来扩大。"您说这话时，是否陷入了这种错误？如果货币是一种商品，谷物和劳动是否包含在它的价格或价值内？如果它们都包含在内，为什么与谷物及劳动比较时，货币并不象所有其他商品那样按照同一个规律变动？就输入谷物这个问题来说，对于保持商品的价值一致，您比我更感兴趣得多，因为如果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将提高我国商品的价格，象您所争辩的那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限制谷物进口的一个额外的理由，因为这将使我们在同外国人竞相销售商品时处于肯定不利的地位。然而，我不去详细讨论这个很重要的论点，我同意您的意见，谷价上涨使旧土地上产品的分配不同。这是通过降低利润来进行的。制造业主不再有能力维持对他的享受有所贡献的仆役或机械师，这种能力将转移给地主，而这是工业品以谷物计算的价值降低造成的。除了利润极少而使工业品的制造成为不可能以外，我真看不出工业品以谷物计算的价值下跌有什么限制。在地主将土地上几乎全部剩余产品以地租的形式归他自己所有以前，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依我看，财富的增长鼓励积累，同时又有产生这种影响的自然趋势，这同万有引力的原理同样确凿无疑。

①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3 卷，第 103—104 页。——编者

我认为您完全改变了您的命题。以前您认为，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和耕种更贫瘠的土地，土地上以谷物计算的全部生产成本在谷物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将要缩小，但是现在您说，土地上的货币生产成本在总产量的货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将要缩小。这两个命题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后一个命题是正确的，而前一个命题是谬误的。承认您现在的主张并不会动摇我的理论，您的主张好象是要证明，地主和佃户(一起)得到更多的货币收入，或者与货币投资相对而言的更大比例的货币收入，可是我认为佃户可能会得到一个较前为小的比例，所以利润率要下降。价格的这种状况同土地上雇佣的人数对获得的产量的比例增大是十分一致的；但它同谷物净产量在谷物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是我们以前争论过的原理。

我同意您的意见，按照事物的因果顺序来看，谷价上涨正是为了从新土地上取得同量产品而比平常雇佣更多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为这种投资的利润可能高于别的利润。但是，利润的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普遍下降，而不是由于[①]土地上的利润确实增高。我认为谷价上涨使工资增加，从而总使一般利润降低。我不相信一般利润会随着谷价的涨跌而增减，除非工资的增减使一般利润提高或降低，而且这只能是一个短时期。在正常情况下，由于谷物的高价是随着欣欣向荣的景况而来，劳动工资将实际上是高的，而且利润不会因为工资低而增加。

我深信托伦斯在他书的序言中对您的评论是不公正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您自从写过关于人口的论文后，在您的《论谷物法》[②]中改变了您对谷物法的意见。我还认为您一贯持有您现在

① 先写作“因为”，后改为“而不是由于”。——编者

② 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第一版，1814年，第3页。——编者

所持的意见，即黄金和纸币的价值之间的差别，部分地是由于黄金的价值增长。[1]他的批评是否大大歪曲了贬值这个字眼的用法？[2]但是，即使他的话都是对的，所举的例子也太少，不足以证明他的尖锐批评是正确的。有一天，他的书在地质学会俱乐部里备受赞扬。布莱克先生[3]和格里诺先生[4]都认为，他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论点是驳不倒的。我认为读他书的人相当普遍。[5]

您问："如果由于对我国谷物征税，而对外国谷物也征税，这同一原则对于使劳动价格提高的间接税是否也适用呢？"我认为不适用，因为谷物税将使谷物价格提高两次，第一次是由于赋税本身，第二次是由于工资上涨。但是这第二次上涨是所有包含劳动的东西普遍都有的，而且会被货币的新价值所纠正，所以它不会是长期的。我认为，仅仅使劳动工资提高的间接税同我刚才说的谷物价格第二次上涨产生同样的影响。每当一种税对土地具有不同的影响，而不影响到投入其他行业的劳动时，我认为也应当征收抵销性的进口税。恐怕星期六我不能同您在一起。您若星期三还没有收

---

① 按照托伦斯的说法(《论谷物的对外贸易》，第x页)，在金银条块论战进行的时候，马尔萨斯是相反意见的"有力支持者"。——编者

② 托伦斯(第xi页，注)指责马尔萨斯(在《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根据》中，第9页)谈到通货贬值的一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通货和金银条块之间的差别不是"通货下跌"造成的，而是"金银条块上涨"造成的。"马尔萨斯先生在提到我国货币制度时所使用的很不确切、不合哲理的语言，表明他对通货问题毫无正确概念。"——编者

③ 威廉·布莱克(约1774—1852)，皇家学会会员，论对外汇兑的著作家，1815—1816年任地质学会主席。地质学会自11月至6月每月在互济会酒家聚餐一次。(H. B. 伍德沃德：《伦敦地质学会史》，1907年版，第16和286页。)——编者

④ 乔治·贝拉斯·格里诺(1778—1855)，皇家学会会员，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地质学会的第一任主席，那时是学会的副主席之一。——编者

⑤ 可是后来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托伦斯的书销售量"很有限"(《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41页)。——编者

到我的信,就可以断定我不能离开家。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8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87 —由 89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4 月 2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最初您对我的命题的理解,比我的原意更为深远,而现在也许还不很够。虽然我假定旧土地上同样数目的劳动者并不生产更多的谷物,他们实际消费的谷物也并不减少,但我仍然认为,同以谷物计算的利润比较起来,以谷物计算的费用是减少了。从前每家每年从土地上得到 8 夸特,而现在只得到 7 夸特。在这两种情况下,每家实际消费的都是 4 夸特,余下的都花费在工业品和外国商品上。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谷物的相对价值增加了,余下的 3 夸特同以前的 4 夸特同样有效。留归农场主和地主所有的将不仅是更大的货币价值,而且是更大量的农产品。

我承认,我认为这样的假定基本上动摇了您的理论,因为它说明土地上的利润还有充分增加的余地。如果利润受到阻碍而不能增加,这只能是由于制造业的利润减少,因而似乎是制造业利润决定土地上的利润,而不是土地上的利润决定制造业利润。然而,我不能不认为,对工业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一定会阻碍工业品的利润长期下降。如果从前 4 件上衣可以买到的谷物,现在需要 5 件上衣去购买,是否可以由此而肯定地说,这个国家的全部谷物可以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比从前换得更多的上衣，因而该国既有能力也有愿望以自己的农产品去购买更大量的工业品和外国商品。我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希望您告诉我您对它的意见。如果与工业品及外国产品相对来说，全部农产品的价值降低，这种降低是否必然减少对工业品和外国产品的需求呢？

可以肯定地说，您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工业品和[农]① 产品在价格上的区分的必要限制。

如果 400 码衣料需要 10 个人来生产，100 夸特谷物（最后增加的）也需要 10 个人，两种各有 10 %的利润（最后增加的部分当然是没有地租的），那么人们继续食用同以前一样多的谷物，而用来生产 100 夸特谷物的劳动却要增加 $\frac{1}{3}$ 这样多，这在生理上来说是否可能呢？

我想当然不会有人在他的土地上增雇一个劳动者，如果他的工资大于他所增加的产品价值。根据这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假定，在土地上的利润只有 10%而且没有地租的时候，能够有利地用在土地上的人数是大受限制的。您在前一封信中所作的种种假定都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不能说，"现在假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 100 夸特谷物需要 25 人，而不是 10 人。[”]从生理上来说，这件事同我们所一贯假定的给予劳动者以同量的食物是不可能一致的。

由于使用纸币、矿井的距离较远和几年来的产品对市场的影响轻微，实际上贵金属不象其他商品那样受影响。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证明。

真可惜，您不能来。本星期六您能来吗？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① 字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8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88—由 90 回答]

伦敦

1815 年 4 月 4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认为，我承认旧土地上会产生更大量剩余产品和更大的货币价值，便动摇了我关于利润率由于必须耕种更贫瘠的土地而日益降低的理论。如果增加的数量或价值有一部分属于资本所有者，那么您这样认为才是正确的。可是您说得很清楚，这一增加的价值或数量“将留归农场主和地主所有[”]。必须先说明这一点才能动摇我的理论: 不是全部都留归地主所有，因为，如果农场主不得到一份，他的利润率就不能提高。

我同意您的意见，当谷物的交换价值增长时，“这个国家的全部谷物可以比从前换得更多的上衣，因而该国既有能力也有愿望以自己的农产品去购买更大量的工业品和外国商品。”我很容易设想，在一个先进的国家，这种能力和愿望以及它们所要购买的商品都要多一两倍; 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影响到利润问题。由于生产上没有新的困难，可能对国内外商品有巨大的需求，而不致使它们的价格永久地抬高。当美国变得在比例上同欧洲最富庶的国家同样的地富人稠时，它的谷物虽然在数量上增加了许多，是否仍将按较高的价值去同货币及商品相交换呢? 是否美国所有的国内外商品都比现在的数量多一两倍，而资本的利润却比现在减少呢?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有丝毫怀疑，一切理论和经验都有利于这一意见。

当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雇佣的 10 个人的劳动能生产 100 夸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特小麦时,那块土地上可以有利地再多投入$\frac{1}{3}$的劳动,不是用来仅仅生产 100 夸特小麦,而是用来增产比增加的劳动者所要消费的更多的小麦,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当 10 个人的劳动能生产 100 夸特小麦时,要假设利润只有 10%是困难的,要设想不能将更加多的人有利地用来增加这种土地上的产量就更难了。在理论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按照您的假定,将有越来越多的资本有利地投在它上面,而增加的产量则超过支付给增加的劳动者的数量。资本可以这样来使用,而资本的利润却不是 10%,而是 1%或$\frac{1}{2}$%。

由于您提到的原因,无疑货币比别的商品变动得更为缓慢;然而,同所有别的外国商品一样,它的价值取决于使它进入市场的劳动和费用。

星期六我恭候几位朋友来进餐,星期一有人约我去进餐,要是天气相当好,我将在星期日您离开教堂的时候同您在一起,但我第二天必须回家。如果这不很方便,请告诉我。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9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89]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4 月 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写一行奉告您,您星期日来访是绝对方便的,而且使我们很高兴,可是您不能多住些日子,使我们感到遗憾。

您来之前,请在某个时候到默里那儿去一下,告诉他,我在盼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望他回复我大约一星期前写的信，这会对您不方便吗？我希望知道，由于欧洲事态的新变化，谷物法问题是否已经完全结束，公众不愿意再听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在《论地租》的新版本中说我要说的话，而不直接答复托伦斯先生；或者在《根据》末尾的一个长注里对他的著作作一个答复是否更好。[1] 我近来常想这两种计划哪一种最好，再加上懒散和约会，两种计划都没有进行。我认为托伦斯先生的书在许多方面是很好的。同时，我认为他在许多重要的论点上是错误的，而且他对整个问题没有一种正确的看法。关于地租，他错误尤甚，他始终把地租看作生产费用的增加，而不是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尺度。

当我愉快地看见您时，我们再谈这些事。深盼您星期日来。

希望还有一点和平的机会，虽然恐怕我们的大臣们并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应该先开始进攻而给波拿巴以道义上的力量。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9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2]

[由 92 回答]

伦敦

1815 年 4 月 1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认为您同意托伦斯先生的意见,[3] 国内商品价格将随着谷价上涨而上涨。但是，您的理论要求劳动工资所购买的那些商品不要涨价，因为，如果它们与谷物同比例地上涨，以谷物计算的劳

① 参阅本书第 209 页。马尔萨斯的这两本小册子都没有第二版。——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③ 《论谷物的对外贸易》,第 81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动工资就不能降低。然而，国内所有的工业品都将上涨，而劳动[①]所购买的那些工业品却不上涨，这是否很不可能呢？肥皂、蜡烛等物虽然是外国商品，用来换取它们的那些本国货物的价格上涨是否必然影响到它们的价格呢？

可是，托伦斯先生的理论在问题的这一部分，我看是有缺陷的，因为我认为谷价的涨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极微。如果是这样，谷价每涨一次必定影响到制造业利润，而农业利润与之相差太多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愿意假定您和托伦斯先生都是正确的，谷价每增高一次，商品价格就上涨。同时，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也将增长。虽然旧土地上产品的货币价值将要增加，它与投资的货币价值的比例仍旧一样。由于这些产品将按照不同的比例在地主和农场主之间分配，农场主的利润率将要降低。为了考察结果如何，让我们假定，除了劳动工资所购买的那些商品以外，一切商品都随着谷价上涨而上涨，因而以谷物计算的劳动工资就下跌。假定谷物价格是 4 镑，在旧土地上生产 80 夸特谷物需要 8 个人的劳动，而且不支付地租，每个劳动者每年有 8 夸特作为工资，其中一半花费在商品上。在价格是 4 镑时，农场主的收益是 64 镑或 16 夸特，除了他的固定资本、马匹、种子等等以外，他还需要 64 夸特的价值或 256 镑来支付他劳动者一年的工资，因而他的利润是 25 镑对工资 100 镑之比，因为 256:64＝100:25。

现在假定谷物涨到 4 镑 10 先令，工资只有 4 夸特有 10 先令的变动，从而涨到每人每年 34 镑，或旧土地上的工资为 272 镑。但是 80 夸特谷物可售得 360 镑，余下 88 镑的产品[②]在农场主和地主之间分配，则 88 比 272 等于 32 比 100。

① 应为"劳动工资"。——编者

② 先写作"利润"。——编者

但是，在新土地上，要取得80夸特或360镑也许需要$8\frac{1}{2}$个人的劳动，给每人34镑，$8\frac{1}{2}$个人的劳动需要289镑，因而利润是71镑，它对全部费用360镑之比等于19.7镑比100镑。①

旧土地上100镑的资本或费用提供32 镑

新土地上100镑的资本或费用提供19.7

地租 2.3②

新土地上的利润调节所有其他土地上的利润，看来在谷物价格是4镑10先令时，它是19.7%。在价格是4镑时，它是25%。

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假定谷价涨到6镑，则利润将要增加，并大大超过25%，但是必须说明这种上涨的某种适当的原因，而这是不能随意假定的。您的理论还假定，在土地上雇佣的人更多而取得的产品却比例更小的时候，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同对谷物的需求以同一比例增加，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整个理论好象一座困难的迷宫，一个困难刚刚克服，另一个又来了，层出不穷。我请求您好好地考虑我简单的学说，您一定会承认它容易而自然地说明了所有的现象。

昨天我在菲利普斯先生家见到贵友史米斯先生和托伦斯先生。我很愉快地过了一天。史米斯先生极易相处，我很喜欢他。谷物问题偶尔谈起，因而我有机会说明我对托伦斯先生理论的一些反对意见。我没有理由认为我已经说服了他。我按照您使用贬值这个字眼时赋予它的意义为这个字眼的用法作了辩护；③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同意我的。我猜想他关于通货的书④中的论点是建立

① 这里李嘉图算错了。全部产量是360镑，全部费用只是289镑，所以按他上一段中的算法，应该是71:289=24.6:100。——译者

② 应为“12.3”。——编者[按上一个译注中的计算，地租应为32−24.6=7.4。——译者]

③ 见本书第213页，注②。——编者

④ 《论货币与纸币》，伦敦，约翰逊书店，1812年版。——编者

在他使用这个字眼时赋予它的意义上。我们还谈到他和您之间别的分歧。

史米斯先生、菲利普斯先生和托伦斯先生都同意星期三同我一起进餐，这使我提前一两天写信给您，希望您来参加。

您若愿来，我们将按您的意思晚些进餐。有一张床供您使用，您来将使我大为高兴是不用我多说的。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9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91—由93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4月18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很高兴于星期三参加您的聚会，但在一个星期的所有日子里，我在那天离开学院的可能性最小，因为那是我讲课的两天当中的第一天。我相信下周末我将同马尔萨斯夫人在城里住两三天，希望那时我们有机会见面。

您是否觉察到您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的结论，完全取决于这种随意的假设，即：加以耕种的第二块土地将需要$8\frac{1}{2}$个人去生产80夸特谷物。但您又明确地承认，由于需求使价格从4镑涨到4镑10先令，旧土地上的利润将从25%增加到32%。所以，在利润从32%到25%之间的各个等级，一定有土地可加以耕种，而利润为19.7%和没有利润的土地就不能被耕种，因为，如果上一块地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两个邮戳：赫特福德的无日期；伦敦的是"1815年4月19日"。这封信的日期大概是18日，星期二。——编者

提供 32% 的利润，紧跟着加以耕种的第二块地就不会只提供 19.7%的利润。在这个例子里，我假定谷价上涨是需求引起的，而且那是谷物的市场价格。新土地上将增投多少劳动，完全取决于各种情况和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各种因素。

我要告诉您，我已极其注意地重读过您的论文，因为我特别希望彻底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您的理论简单、正确而且前后一致；但我认为您在理论的应用上有错误，也就是，您想从基本上不同的前提得出相似的结果。这一错误的来源，依我看，是因为谷价相对上涨(也许不如说工业品价格下跌)总是随着资本积累和利润下降而来，而您却假定谷价的这种上涨乃是**原因**。实际上，只要是与土地有关，这种上涨的整个作用正好相反，有提高而不是降低利润的趋势，虽然在谷价上涨绝对是利润下降所引起的时候，利润下降必定会克服这种趋势。从谷价上涨得到的一切利益，正如您正确地指出，将归于地主。

除了利润下降以外，谷价相对上涨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国外对谷物的需求，限制进口使国内的需求增大，以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我们借助于这种贸易而能立刻输入大量的和巨大价值的外国商品。谷价相对上涨的这些原因(特别是前两种)都与利润下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新的土地可加以开垦，利润则从 32%到 26%不等(参照您的例子)。至于这种情况下的工业品，如果它们并不因为需求增加而立刻上涨，那么投入制造业的资本将有一部分转入土地，直到价格水平恢复以后为止。

现在您所陷入的错误，我看是在于把您简洁而巧妙的表① 应用到表中没有预计到而且不能应用的情况上去。您表中各个较早

①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17 页。——编者[并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译：《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154—155 页。——译者]

时期里资本的高额利润，不是由于谷物的相对价格低(实际上它有一种相反的趋势)，而是由于与投资途径相对来说国内的资本量小，特别是由于投入制造业的资本量小。制造业资本只有在供应非常不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土地上所能获得的那样高的利润。但是，不是由资本缺乏和高额利润造成的低廉谷价肯定不会使这种情况重新出现。如果谷价低廉不是由于这些原因，则其结果将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农业利润。不列颠岛增加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就会使您表中预计的情况得以实现。在价格开始下跌以前，资本将迅速从旧土地上和制造业中转移出去。与有利的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将会真正不足。工业品价格将因利润较高而上涨颇多，谷物则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而不上涨，谷物的相对价格就要降低；但这是高额利润的结果(请注意)，而不是原因。

如果您从不是由高额利润引起的——例如由港口的开辟或国外对谷物需求的中止引起的——谷价下跌开始，情况就会很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将不是为了高额利润而迅速转移，而是被低额利润慢慢地从土地上排挤出去。制造业将感到资本过剩，而不是资本不足。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附近才能使工业品价格上涨如此之多，以致利润普遍地高。

顺便说一下，我暂且将您的表所难以估计的采矿业从问题中撇开，我应当说，在您的表中，正规的进程应当是工业品价格因利润较低而下跌，谷物价格则停滞不变，而不是谷物价格上涨和工业品价格停滞不变。我认为这与经验最为符合。但是，也许除了可以用来区别需求所引起的上涨和利润下降所引起的上涨以外，这一点并无重大意义。

您没有告诉我，您是否喜欢托伦斯先生。我关于金银条块的意见是始终一致的，这一点您纠正他了吗？①

① 见本书第213页，注①和注②。——编者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9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92—由94回答]

伦敦

1815年4月21日

我亲爱的先生：

真可惜，星期三您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史米斯先生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有理由证实我第一次见他时我对他的好评。托伦斯先生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他在来之前把他论金银条块的书[②]寄给我，因而我们的谈话恐怕大部分是关于他和我对纸币和汇兑问题的意见分歧。我觉得他对汇兑理解得不正确。我坚持您过去和现在对金银条块问题的意见是始终一致的，并问他从何处获悉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克龙比博士和您曾专诚会晤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是从克隆比那里了解到您是把对金银条块价格的全部影响都归于纸币充斥。

他同萨伊先生一样，不善于在谈话中支持自己的意见和答复反对的意见，他说一切这样的讨论都将书面进行。

我们刚才接到通知，克拉特巴克先生和夫人将于星期一抵伦敦，而星期六我们的男孩子们要回家来，现在奥斯曼又正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无法请您和马尔萨斯夫人来舍间住。这使我深感遗憾，希望您以后尽可能地同我们在一起。

星期六[③]我将在“俱乐部之王”见您，惠肖先生邀我去那里。希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论货币与纸币》，1812年版。赠给李嘉图的那一册保存在盖特科姆的图书室里。——编者

③ 4月29日。——编者

望您和马尔萨斯夫人答应李嘉图夫人和我的请求，星期日来进晚餐。您若能来，我将请惠肖先生和史米斯先生会见您。也许您还愿意在星期六或星期日上午和我共进早餐。

我觉得我的表可以应用到谷物相对价格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动而上涨的一切情况上去，而在别的情况下，则无论需求多大，谷物相对价格都不会上涨，除非各种商品因为生产它们需要的劳动减少而价值降低。国内资本充足而谷物相对①价格将跌到资本很少时那样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是可能的，就会对利润和地租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这将表明只有土质最好的地才被耕种。您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不列颠岛增加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就会使我表中预计的情况得以实现。虽然我们在结论上意见一致，我们对于实现这种情况的手段的意见却有着重大分歧。您认为，"在价格开始下跌以前，资本将迅速从旧土地上**和制造业**中转移出去。"我认为资本将从旧土地上转入制造业，因为需要的只是一定数量的食物，那一数量不列颠岛所增加的肥沃土地能够生产出来，而使用的资本比旧土地上的投资少得多，因此，全部剩余将转入[制造]②业，去为社会取得别的享受，土地上的利润将靠牺牲地主的地租来增长，同时比较低廉的谷价将提高一切制造业资本的利润。在您所假定的情况下，谷物相对价值③将要降低，不是由于取得谷物方便，而是由于工业品价值增长，老实说，我看这是不可能的。您假定谷物将停留在原来的价格上，而工业品涨价。相反地，我认为工业品价格将继续几乎停滞不变，而谷物价格要下跌。这不是制造业投资增多而农业投资减少的自然结果吗？您是否过于一致地支持谷价下跌将使各种商品价格下跌这种意见？如果它们

① "相对"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手稿破损。——编者

③ 先写作"价格"，后改为"价值"。——编者

象您所设想的那样互相影响(但我并不同意这一点)，怎么能工业品涨价而谷价却停滞不变呢？我认为根据您的原理，这种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94.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93]

东印度学院

1815年4月2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将在星期一异常愉快地同您一起进餐，但星期日恐怕无法约定。我们在城里只住到星期二，您不必费心为我们备床。您和李嘉图夫人的盛情，我们至为感谢。我在城里的时候，将尽可能在一两天的上午同您共进早餐。

增加大片肥沃的土地将使您表中较早部分预期的情况得以实现，至于实现的方式，我们之间的确有着重大分歧。如果象您所假定的那样，由于不可能把资本有利地投入土地，投入制造业的资本将会更多，则情况会迥然不同。除了土地上继续吸收新资本来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以外，肯定没有别的东西能使一个工业国达到美国[的][②]状况。如果有某种原因使人口的迅速增加停止，资本的利润几乎立即就要降低。

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您所坚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与工业品相对来说，一定量食物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一半，而它换得的工业品将不仅同以前一样多，而且还要多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许多。在您所假定的情况下,工业品将保持它们的价格,而这是与供求原理相违背的。价格照旧,对工业品仍有这样数量的需求,是不合乎事物的本性的。

的确,我总认为在谷物涨价时,虽然其他商品也要涨价,但不会同比例上涨。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您所说,这一点是与我的原理相违背的,即:由于资本相对缺乏和从而引起的高额利润,工业品应当涨价,而由于使用的土地比较肥沃,同样的资本缺乏就不会提高谷物价格。您问,制造业投资增多的自然结果是否工业品价格停滞不变。我应当说,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利润下降,工业品价格不是停滞不变,而是要下跌。

这个问题我考虑得越多,越是认为,在积累的自然过程中,制造业资本的利润降低,与其说是由于货币工资上涨,不如说是由于资本积累造成工业品的大量供给,从而使工业品价格下跌。

铃响了,我只好停笔。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9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由 96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5 月 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可在第 298 页和以下两三页找到我向您提过的某些段落。低额利润和低额地租不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同意托伦斯先生的意见:在那种假定的情况下,虽然对国家不利,它们将是结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合在一起的。[①]当考虑到谷价下跌不会使劳动的价格同样下跌，更不会使农场主的其他垫支如木材、砖、皮革等等同样下跌，我承认，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可能的，即：尽管耕种减少很多，土地上投资的利润却不减少，特别是因为，人口众多引起的需求和造成的供给上的困难，以及赋税造成的价格必然的和永久的上涨，都使农场主的某些垫支不致下跌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同时降低是不矛盾的，虽然我把这看作国家的极大不幸。但是我们暂且不管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愉快地会见时讨论过的那种情况，我相信我们所假定的生产上的便利将只影响到工资，而不影响到利润。的确，我不能不认为，您用生产上的便利去衡量利润率，是基本上错了。实际上，生产上的便利是指什么呢？那是指一天的劳动不是生产两个单位而是4个单位的谷物、衣料和棉花。这种便利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4个单位的谷物、衣料和棉花仅值一天劳动的价格；除了与有利的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不足以外，没有东西能够阻止这种结果。但有利的投资途径绝不能与充足的资本、丰富的产品以及停滞不变的人口同时并存，因为这样一种情况必然使劳动的实际价格上涨。

生产上的便利(当然它包括生产各种资本物资的便利，因而有助于使得劳动以外的其他资本物资同为消费而生产的商品一样充足)主要影响到劳动的实际工资，而不是利润率；要是在社会早期的某一时候，人口停止增加，而积累继续进行，则利润会降得极低，虽然与此同时一个人的劳动可以生产10个人或20个人的食物。

---

① 托伦斯假定的情况是“自由的谷物对外贸易”。他宣称已经说明，第一，“在这些国家的目前情况下，不受限制的谷物贸易将使谷价降低，并压低战争所造成的垄断地租”；第二，“谷物价值减低使工资也减低”；第三，“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低廉使工业的生产力提高；这些提高了的生产力加速资本的积累；而这种积累使利润率降低。”所以，他得出结论，“自由的谷物对外贸易……将使地租、工资和利润减少”(«论谷物的对外贸易»，第298页)；以后几页阐述这种减少的有利结果。——编者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劳动以外，每种东西都会丰富而便宜；或许劳动者只要工作 $\frac{1}{4}$ 的时间便已生活优裕。这说明，虽然在生产上有很大便利的时候，利润往往很高，但是利润并不取决于生产上的便利，因为资本经常不足，在土地的生产力很高的时候，也一般是如此。

利润率取决于与有利的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的供给是不足还是充足。按照供求的一般原理，在人口和需求增加这一几乎必然发生的情况下，资本的减少、投资市场的扩张、新贸易渠道的开辟和工农业的改进都会使有利的投资途径增加。

只要每种商品都处于适当的比例下，需求完全取决于生产能力这一原理就始终是正确的，食物尤其是这样，因为人口不断增长保持着对它的需求。但当人口不能按比例增加时，这一原理就不正确了。如果假定人口停滞不变，资本的增加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把资本投入生产的能力。

邮差打断了我，只好结束。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希望本月内能见到您。

9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95]

[伦敦

1815 年 5 月 8 日][②]

我亲爱的先生：

我面前有一笔实际投入埃塞克斯一个 200 英亩的农场的资本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无日期。伦敦邮戳，1815 年 5 月 8 日。——编者

帐目。资本总额为3,433镑,约合每英亩17镑,资本中不超过1,100镑或1,200镑其价值变动与土地上的产品不同;另外的2,200镑则包括地里的种子、预付的工资、马匹和牲畜等等的价值。如果土地上产品的货币价值由于生产上的便利而下跌,它对土地上全部投资的货币价值的比例一定继续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资本和产品的货币价值同时下跌的时候,每英亩的平均产量将大为增加。①所以,地租、利润和工资都能同时实际上降低,就不能是正确的。

我总是明确地承认高工资或低工资对利润的影响。在人口增加到增加的资本能够雇佣的比例之前,工资将要上涨,并可占据全部产量的大部分。但是这种影响只有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产生,而与生产上新的便利无关。工资并不取决于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的商品量。您说,生产上的便利增加得这样多,以致一天的劳动将生产4个单位而不是两个单位的谷物、衣料和棉花,则其自然的结果将是4个单位的谷物、衣料和棉花仅值一天而不是两天劳动的价格,我不能不认为您是很不正确的。依我看,如果一天的劳动不是生产4个单位,而是能够生产10个单位,工资仍不会上涨,给予劳动者的谷物、衣料和棉花也不会更多,除非一部分增加的产品用作资本,那时工资上涨将与对劳动的新需求成比例,而根本不是与生产的商品增加的数量成比例。这种增加将完全②为资本所有者所享用。如果他在家里消费了全部增加的产品,而不扩大他的资本,则工资仍将停滞不变,丝毫不受生产上增加的便利所影响。

我不能同意您的这一命题,即:[“]有利的投资途径绝不能与充足的资本、丰富的产品以及停滞不变的人口同时并存,因为这样一种情况必然使劳动的实际价格上涨。”因为我认为工资上涨绝不是充足的资本和丰富的产品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可能随着取得谷

① 从“因为”开始的这两行是后加的。——编者

② 这里删去了“作为报酬”字样。——编者

物的新便利而来，那时工资①即使上涨也不会减少利润，而仅仅使利润比在别的情况下为低。在我们有一天晚上考虑到的那种情况下，如果每一位女士都自己做鞋，那么现在鞋匠用以制鞋的资本将有一部分投入别的方面。同样的劳动将用来生产这些女鞋匠所爱好的其他物品，她们由于进行生产性劳动而有积蓄，将有能力和愿望来购买这些物品。

资本积累的通常影响，和使同样资本有更大生产力的通常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前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地要使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而后者可能永远存在而不产生任何这样的影响。在机械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资本被解脱出来，投入别的行业，同时那些行业所需要的劳动也被解脱出来，所以对劳动的需求并不增加，除非机械的改进使产量增加导致资本的进一步积累，那时对工资的影响就要归因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归因于同样的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如果人口停止增加，而积累继续产生您认为无疑要产生的影响(但这是由于对劳动有需求，而劳动的供给不足)，则积累的影响会有力地发生作用，以致生产上的便利只是微微地阻碍它，但它绝不会是这种便利的结果。

利润率取决于与有利的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的供给是不足还是充足，这是正确的。如您所说，按照供求的一般原理，这些途径将因资本的减少或投资市场的扩张而增加。事实上，我们所研究的是，什么是市场扩张的原因，我认为最有力的和唯一永远起作用的原因乃是食物的相对价值减少。我觉得您在生产的能力调节需求这方面作了一点让步，但还远远没有在我要求的各个方面都让步。

希望我们将在本月内见面，但我还无法说我是否能离开伦敦。

① 这一整句的以下部分先写作“不会减少利润”。——编者

您非常真诚的

大·李嘉图

9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吉尔福德,韦斯顿邸宅

1815年6月11日

我亲爱的先生:

对波拿巴来说,五月广场上的大会②开得真不错。我认为他要作殊死的抵抗,所以我预料以后几个月内证券将是下跌,而不是上涨。我很可能完全猜错了;但有了这种印象,我自然有意及早抓住时机从您好意答应我的股份上得到一笔小小的利润。③可是,如果这是错误的,或对您不便,我就不这样做。无论发生什么,您可以放心,我总是感激您的盛情,而不会发牢骚的。

我们预计在这里大约再住一个星期。

假定两个国家有相同的人口和财富,以及相同的利润率;其中一国只有工商业,另一国则以农业为主。您是否会说,农业国将以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量的财富和维持一定量的人口,因而将有较大量可供支配的财富来维持较大的舰队和陆军?

邮差来了。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说,占有象土地这样的手段是没有什么用的。

---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6月1日拿破仑颁布新宪法的仪式。——编者

③ 见本书第144页。——编者

98. 李嘉图致默里①

亲爱的先生:

将于星期三投标的贷款② 您是否高兴参加一点? 您若愿意,请在今天或明天告诉我您希望参加多少。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上布鲁克街

1815 年 6 月 12 日

希望对您的袭击没有把您的身体弄坏。③

99.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④

[由 100 回答]

吉尔福德,韦斯顿邸宅

1815 年 6 月 1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明天离开此地去巴思乡间。我知道您现在很忙,不想多占用您的时间,而只是向您表示,您关于贷款一事的盛情和为我费心,使我万分感激。要是同盟国在这次战役中旗开得胜,担保证券一定大涨;但是另一方面,要是波拿巴开始得很顺利,我想可能会

① 信封上写着:"阿尔比马尔街 默里先生"。——编者

② 见本书第 234 页,注①。——编者

③ "阿尔比马尔街的书商默里先生于上星期三从斯托克纽因顿回到城里来,穿过田野时遭到两名匪徒袭击,他们把他打倒,抢走了他的钱,但没有拿他的表。"(《晨邮报》,1815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编者

④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56 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发生一阵恐慌而使担保证券迅速下跌。虽然整个来说上涨的可能性或许较大,可是您所做的已使我非常满意,特向您恳切致谢。①

昨天晚上我看见金勋爵。他谈到,他曾听说,全国的农场主和商店主普遍感到困难。老实说,我越来越相信,价格普遍跌落具有不可避免的坏处,而谷物和劳动的高价(在不是仅仅由生产上的困难引起的时候[)]则具有未被人觉察到的好处。我向金勋爵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他说他将加以考虑,并说我对这种价格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所持的看法,在他看来是很新的。

顺便说一下,我刚才获悉美国小麦和劳动的价格。在上一次战争以前,劳动的价格大约是4先令6便士或5先令一天,小麦大约是11先令3便士一蒲式耳。这些以硬币计算的价格使我感到惊讶。但我又在做我原来未打算做的事了。

马夫人向李嘉图夫人竭诚问好。

请相信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几天后我的地址将是巴思附近的克拉弗顿邸宅。

---

① 6月14日李嘉图等人订约出借一笔3,600万镑的贷款。大概李嘉图当天就售出了他为马尔萨斯保留的5,000镑股份,那时担保证券的牌价有申水2 $^1/_2$% 到3 $^1/_4$%。滑铁卢战役的消息(1815年6月18日)直到6月20日晚间才到伦敦,第二天担保证券就上涨到有申水6%。——编者

10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99—由 101 回答]

上布鲁克街

1815 年 6 月 2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滕布里奇韦尔斯住了两三天,今天抵伦敦时,欣闻由于惠灵顿公爵和他勇敢的军队取得了对波拿巴的伟大胜利,法国正在发生重大事件。波拿巴已被废黜,希望和平不再有障碍,我们所流的血和耗费的资财可以使我们终于得到长期的安谧,我毫不怀疑这还将保证长期的繁荣。我和惠特布雷德先生[②]都认为,大臣们因为他们在这场斗争的继续进行中显示的能力而有巨大的功绩。既已决定进行战争,他们便大规模地进行准备,使战争一开始就有成功的最大希望,我们似乎终于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作一次巨大的努力,而不是一连串微不足道的努力,每次仅足以使斗争继续进行而对于达到最终目的毫无进展。

担保证券的价格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于我们所预料的。[③]涨价没有使您获利使我感到遗憾。至于我自己,我有的全是证券,我的意思是说,我所有的钱都投在证券上,这次从上涨获得的利益正如我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大。我从贷款获得了可观的收益,首先是以低许多的价格买回我同大臣订约以前售出的证券,其次是从我冒险承担的那部分贷款和我的证券上获得适度的收益。这一部分证

① 信封上写着:“巴思 附近 克拉弗顿邸宅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塞缪尔·惠特布雷德曾于 4 月间在下议院抗议重新开战,这时(6 月 23 日)发表演说,支持给惠灵顿公爵 20 万镑的建议。7 月 6 日惠特布雷德自刎而死。——编者

③ 这时担保证券的牌价有申水 $11\ ^1/_2\%$ 到 13%。——编者

券我按申水3%到5%售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对证券交易所来说,也许没有一次贷款比这一次更为有利。

现在再谈一点我们的老问题。

依我看,可能引起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货币贬值,另一种是生产上有困难。后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社会不利。它经常是繁荣的标志,而绝不是繁荣的原因。货币贬值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一般是对愿意积累的阶级有利。但是我应当说,它是靠减少幸福来增加财富,它之所以是有利的,只是因为它给劳动阶级和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认为您是同意这种意见的,因为您说,您相信谷物和劳动的高价"在不是仅仅由生产上的困难引起的时候"具有未被人觉察到的好处。我想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如果生产上有困难,高价就不会有这种好处。

然而,这种意见与您一向支持的意见有些出入,因为您说过,本国谷物和劳动的高价在现在这个时候是有好处的,虽然大家都承认这种高价主要是由于生产上有困难。物价突然普遍下跌,可能使农场主和商店主普遍感到困难,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判断一个国家普遍或者永久繁荣的准绳。

我目前正在计算的帐目恐怕要使我留在伦敦直到7月底。您若离开巴思而不来看我,将使我深感遗憾。深盼您今年光临盖特科姆,并希望这能实现。我一定尽早离开伦敦。

我觉得,与小麦的价格相比,美国劳动的价格极高,但是我们应当记住,那里小麦的交换价值是多么的低,换取必需的工业品和生活上的舒适需要多少小麦。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0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00—由 103 回答]

巴思，克拉弗顿邸宅

1815 年 7 月 16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惠灵顿公爵的胜利将是给欧洲以永久安谧的手段。这是以巨大的牺牲购得的，我不大喜欢将波旁家族强加给法国的念头，但如果这会导致持久和平，那么对于已耗费的一切来说，这是值得的。我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路易必须解散差不多全部军队，这对欧洲的安全和安谧一定会作出有力的贡献，虽然各国君主这第二次成功的联合恐怕会不利于欧洲的自由和改进。

您售出担保证券的价格都不高于申水 5%，使我失望。虽然我失掉了高价，我希望您能高价售出。老实说，我曾认为第一次战役波拿巴有可乘之机，因为他采取了攻势；从惠灵顿公爵的告急文书来看，他曾一度接近于成功。可是，从那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法国人一定是没有象他们应有的那样作好准备。如果在捍卫他们的独立时，他们具有别人所期望的力量和热情，那么一次战役，即使血流成河，彻底惨败，也绝不能决定法国的命运。

我们将于 25 日离开我们这里的朋友，26 日必须到海利伯里，所以即使您在盖特科姆，这一次我们也无法访您，因而只好把这次愉快的会见推迟到有更好机会的时候。

我确实不是把生产上的困难本身看作是可取的；但我认为谷物的高价在不是由这种困难引起的时候，确有好处，而且在任何时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56 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候,都是克服生产食物的困难的最好补救办法,这种困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一大部分以金银条块计算的高额物价,除了被耕种的土地贫瘠以外,还有别的原因。我深信,如果我们开放港口,而能把我们的谷物和劳动同欧洲其余部分维持在同一水平上,我们在过去20年内就不能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去补贴欧洲和作那样超乎寻常的努力。如果劳动工资主要是由食物价格来决定,我不明白为什么货币价格上涨就会减少幸福。它无疑要损害到一些人,但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而且考虑到即使它是由生产上的困难引起的,谷物的高额相对价值经常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以谷物计算的工资降低的恶果,这是令人欣慰的。

美国的通货可以兑成硬币,而谷物和劳动的货币价格都高,对此您不感到惊异吗?

马夫人竭诚问好。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谷物的高额相对价格有许多原因——制造业中的分工、机器的使用、国外对谷物的需求、对进口的种种限制、繁荣的对外贸易,等等。这些原因中没有一种使利润减少。

102.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

[1815年7月23日左右]

亲爱的李嘉图:

我相信这封信将在你展翅西飞之前到达你处。现在你一定渴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大卫·李嘉图先生"。伦敦邮戳,7月24日;内容表明年份一定是1815年。——编者

望去乡间，而急于离开现代的巴比伦。我很高兴你明智地决定了要永远摆脱事业上的焦虑和烦恼。休息既有保障，你会每天都有机会赞赏你这一决定的明智；而且你对植物越熟悉，你就对它越入迷。深盼你将一部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农业耕作上，特别是农业最有兴趣和最重要的部门——树的生长和栽培上。记住把亨特博士编的、伊夫林著的《林木志》[①]和尼科尔著的《种植者日历》[②]带到乡间去。你将发现，注意这门学科会使你对地产格外感兴趣，并给你提供一项永无止境的、愉快的研究工作。

你问我，我的担保证券命运如何。我是在10%的时候卖出的，我若不是太自信，还可以得到更高的价格。[③]我相信结果会象已经证明的那样，并预料这种如此光荣而重要的结果将对基金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没有关于基金的论证，所以还是少去碰它为妙，**除非**在有好机会的时候，**办理得宜的**贷款一般都提供这样的好机会。

波拿巴成了俘虏；在后人的[眼][④]里，这个字眼将使他一生的英名扫地。[他]应当“战死沙[场”，否则]必定遗臭万年。他事业的终结确乎[使]他显得卑贱得近乎可笑和可[笑得]近乎卑贱。我[不知]道他将会怎样。但我能肯定，正义要求[他]上断头台去赎罪。欧洲[……]欧洲喊叫着要拿他的头来报仇雪恨。[他]应当给法国偿命。难道**我们**应当宽赦这个篡位者的性命吗？在事件**还有疑问**的时候，他不是被放逐了吗？现在**肯定的事实**已使他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对于采取行动还会犹豫吗？他向**我们**投降，实际上就

① 约翰·伊夫林著、A. 亨特注释：《林木志，或论森林的树木……》，两卷集，第4版，约克，1812年。——编者

② 沃尔特·尼科尔著、E. 桑格编：《种植者日历；或育树者和护林人在苗圃、森林和小林中作业的指南》，爱丁堡，1812年版。——编者

③ 担保证券于6月28日涨到有申水13%以后，逐渐下跌，这时有申水$8^3/_8$%。——编者

④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是向同盟国投降;同盟国应当把他交给法国政府,而他们应当让他见鬼去。为了法国的幸福和欧洲的和平，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只要他还活在地面上,无论你怎么处置他,他总会形成一个核心,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会围绕着这个核心聚集起来。再见,我亲爱的[李嘉图。我们]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全家]致意。我下次写信给你时,很可能[我将]宣布我家添了一口人。①

请记住,你无论何时来信,我都极为欢迎,我对它们的评价与你很不相同。

10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101—由110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年7月30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非常耐心地忍受了上两周在伦敦的疲劳，希望在我返抵盖特科姆时，可以在您回伦敦之前接待您住几天。当我获悉您就在我离开伦敦的那天去伦敦时，甚为失望。由于明年您的便利或愿望可能使您去我国别的部分，我看在相当时期内您来此地访问的机会是不多的。

我和您同样极其恳切地盼望，惠灵顿公爵的胜利将是给欧洲以永久安谧的手段。很可能它将带来那种幸福的结果。我希望最近这风雨飘摇的时期会给君主和人民以教益，并使世界免遭无政府状态、暴政和专制主义的恶果。

戴维身体不好,我们已把他从查特豪斯公立学校领回来,有人

① 手稿上漏掉了签名。——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特别劝告我们亲自照顾他。这项计划大大扰乱了那些增进我舒适的安排,但不能拿他的健康和安全来冒险。我认为,如果让他跟着一位只收少量学生的先生,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的母亲充满了恐惧心理,所以我只好请一位先生来当家庭教师,同我们住在一起。您不在的时候,我冒昧地拜访了惠肖先生,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史米斯先生。他们都给我许多有用的消息,并指出我请一位可敬的先生来担任这个职位会遇到的困难。我发现克服那些困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我终于成功了;我恭候一位任圣职的先生在几天之内到来,他在牛津是很闻名的,牛津玛丽堂学院的副院长[1] 极力推荐他来教导戴维和莫蒂默。他年约 24 岁,外表斯文和蔼。[2]

我在这里格洛斯特郡的邻居克拉克先生,是东印度行政长官克拉克的兄弟,他刚将他的儿子乔治[3] 送入东印度学院,他知道我和您过从甚密,曾来访我,要求我为他的儿子写信给您,倘若他[需][4] 要朋友般的劝告或帮助时,您[将]惠予协助。我请求您遵从他父亲的愿望,还望您勿嫌[我]过于冒昧。

近来我对事业的极度关心,使我几乎完全没有考虑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问题。那些使我关心的事现在都已办妥了,但它们使我到这里以来不断从事整理和平衡我账目的工作。然而,现在我很高兴重新考虑谷物、劳动和金银条块的问题。谷物的真正高价总是一件坏事;我想您会同意这一意见的,因为这经常是生产上的

---

① 约翰·拉德克利夫(《牛津大学 1815 年校历》)。——编者

② 家庭教师是牛津基督教会的詹姆斯·希钦斯(约 1790—1850)。他在李嘉图家 3 年,后来在温泽附近的森宁山任副牧师,那时他在自己家里收李嘉图较小的男孩子们做学生。——编者

③ 乔治·拉塞尔·克拉克(1800—1889),后来是孟买总督、印度事务部秘书(1857)和常驻印度国务副秘书(1858)。——编者

④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困难造成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而且您承认生产上的困难本身并不可取。在我们的情况下，谷物以金银条块计算的高价不是完全由于被耕种的土地贫瘠,但无论它是由于什么原因,我认为它并不能使我们比在别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补助金，因为补助金和为我们做的一切劳务都是以英国土地上的产品和人民的劳动来支付的。要是说,我们用以偿付那些劳务的产品减少了,而我们支配劳务的能力却反而增加了，这肯定是一种明显的矛盾。在局限于我们所垄断的或生产上有特殊便利的少数商品时，这一原理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般的命题,我觉得它与确立得最为完美的学说不符。

如果允许与美国自由地进行谷物贸易，我预期这里和那里的价格差异不会大于运输谷物的费用和利润，而美国的价格如此之高却真使我惊讶。我认为工资的货币价格高是很自然的。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104.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

塔普洛邸宅

1815年8月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谈到自己的资格时这样谦逊,使我更殷切地盼望您,在即将来临的秋季里，或者我不如说，在9月或10月银行董事会下次开会以前，愿意写一本小册子，论述我最近吁请议会注意的问题。①我深信没有人比您更有资格来写它了,我还同样确信,您作为论述

① 见格伦费尔于6月13日提议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决议”,《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36页。由于格伦费尔的建议，李嘉图写了《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这类问题的作家而享有的盛誉会同意您来写它的，而且它将受到公众欢迎。

然而，您若不愿写一本清晰易懂的小册子(它将是一本简短的和如您所说容易完成的作品)，则在您正在考虑的关于谷物贸易的著作① 中谈到这个问题，也将使我感到高兴。有一本阿勒代斯论银行业务的书② 载有许多细节和事实，如果您决定写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正如我殷切地希望您这样做)，您将发现备有这本书是方便而合意的。您若没有这本书，我乐于将书寄上，并附一些我自己的评论。马车每天经过我门口去武斯特和格洛斯特，我将按照您指定的路线寄上装这本书的包裹一件。

我认为，这种讨论和更普遍地宣扬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事实，可能起到对公众有利的作用(这是我发起它的唯一动机)，同时促使银行股东分割银行业已取得的巨额利润，毫无疑问，银行的章程和每一项公平的原则都使他们有权分割利润。

这封信写得很匆忙，因为一位亲戚的去世使我突然要到城里去。但我在离开乡间以前，先要感谢您来信，恳请您写那本小册子，并请您相信我是，我亲爱的先生，

您最真诚和忠实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③

大卫·李嘉图先生

---

① 这可能是指李嘉图"更详细地"重写《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计划。关于这一点，见本书第 249 页。——编者

② 关于阿勒代斯论银行业务的两本书，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103 和 106 页。——编者

③ 这里删去了一句附言如下："来信请寄伦敦，春园"。——编者

105. 惠肖致李嘉图[①]

林肯法学协会

1815年8月8日

我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见告您已满意地安排了令郎的家庭教育;[②]我很高兴听到这件事,而且我不必再为这个问题四下打听,我曾这样做,但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结果。

史米斯先生去切郡已经有些日子了;但我去信时,将告诉他您亲切的来信和您希望在盖特科姆会见他。如果有什么事引导他走上您那条路去,我相信他会拜访您的。至于我自己,现在我往返于城乡之间,有时去乡间旅行,而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我是被事务羁留在这里。上星期我本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几天,但有些事妨碍了我;我在离开伦敦去度假期以前,一定设法去拜访他。当他从巴思来,经过伦敦时,我曾对他说,他和马尔萨斯夫人未设法去看看盖特科姆和您那美丽的邻近地区,真是安排不当。

沃伯顿先生和我希望在下个月里访问伊斯顿格雷;我相信那时我们将来问候您。最近我接到史密斯[③]一家的来信,他们都很好,他们的爱尔兰之行使他们非常愉快。那时他们快要离开都柏林,现在一定是在爱尔兰南部,可能在科克或基拉尼。差不多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分散了。夏普先生已去荷兰和尼德兰,并在巴黎稍事停留而结束他的旅行。A.巴林先生及其一家上星期途经德国去瑞士;穿过法国南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见本书第241页。——编者

③ 不是上一段中提到的史米斯(Smyth),这是Smith。——译者

十六

在沃伯顿先生的帮助之下，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可怜的坦南特先生生平回忆录，刊登在汤姆森博士的《科学杂志》上。将印行少量单行本分赠他的朋友们；① 我拟寄上一册，并附上一些对帕克的《纪行》的增补，我正把它们合成一个新版本。②

谨向李嘉图夫人致意，我永远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最忠实的

约·惠肖

106．萨伊致李嘉图③

［由107回答］

先生，我请贝斯维先生④转寄给您一册《政治经济学问答》，它以通俗的形式阐明了我们的主要原理。⑤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

① 《已故的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化学教授史密森·坦南特先生简历》，伦敦，1815年版，共46页［根据汤姆森的《哲学年鉴》重印］。1815年2月坦南特骑马经过布伦附近的一座桥时，因桥身坍塌而死。——编者

② 芒戈·帕克：《一个传教团体1805年非洲内地纪行》，"前面附有《帕克先生传略》［匿名，约翰·惠肖著］"，伦敦，默里书店，1815年版，4开本（引言日期为1815年3月1日）。——《纪行》"修订增补第二版"，同上，1815年，4开本（引言日期为1815年8月1日）。第2版中对《传略》的《增补》还曾单独印行，无日期，无地点，共27页，4开本。——编者

③ 这封信不可能在8月14日以前送交李嘉图（见下一个脚注）。——编者

④ 纳夫塔利·贝斯维（1792—1869），李嘉图的朋友老乔治·贝斯维的儿子（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0页，注①）。纳·贝斯维致李嘉图叙述他访问巴黎的一封信同萨伊的书和信一起寄到。地址和日期为蒙塔居街，1815年8月13日，寄往盖特科姆庄园。——编者

⑤ 《政治经济学问答，或财富以什么方式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通俗说明；一部以事实为根据的著作，适用于各阶级的人们，它指出每个人能以他的地位和才能取得的利益》，巴黎，著者的寓所，埃斯特拉巴德附近，圣雅克沟路13号，1815年。——编者

要用各种形式把这些原理重新写出来，特别是因为在法国人们普遍不及贵国人士进步，而我可能在它们普及以前去世。然而，我相信，连茅屋里的人也终将知道所有这些原理，所以成绩将是巨大的。先生，您正在您那可爱的休养地盖特科姆庄园写一部杰作，来捍卫那些优秀的作品，和写下您自己的观点；您会过得非常愉快，并意识到您对人们有所贡献。

先生，我非常高兴知道别人告诉我的关于您可敬的家庭和您的好消息。您的金融投机数目庞大而有利，对此我很高兴；您运气好极了，只要它总是这样，您就总会走运。的确，这种运气也是难以得到您这样有把握的判断来支持的。

您放弃在今年访问法国，您做得很对。看到有些村庄在战争中遭到焚毁和蹂躏，有些城市因军队的捐税而破产，令人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如能出现一个好政府和平静的局面，尚可告慰；但我很担心至少不会很快就出现什么好结果。我愿意重新担任公职，但因为不可能把它干好而放弃了；当我们摆脱了军人的时候，我将组织某种企业。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和无限的忠忱。

让·巴·萨伊

巴黎，1815年8月2日

大卫·李嘉图先生

107. 李嘉图致萨伊①

［答 106—由 117 回答］

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8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

收到贝斯维先生转来您的书和信，至为愉快。听说您身体很好，我非常高兴，因为近几个月来法国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事件，在这期间我常想到您，担心它们可能影响到您的安逸和舒适。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样，使欧洲长期荒芜凄凉的军事暴行再度发生，使我感到遗憾，我曾希望这些暴行能终止多年。愿贵国早日从它正在遭受的浩劫里解脱出来，愿国泰民安、笑逐颜开的日子来补偿您所忍受的种种灾祸。

由于一大家人围绕着我，要想安排一次对巴黎的访问是有些困难的，不过我希望明春能够来访。我将很高兴看到您积极地担任某项公职，贡献您的能力和才华，为一个自由的政府服务，并确立一些正确完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那些原理尊著已作了很好的发展。

我以极为满意的心情拜读了您的《政治经济学问答》。我认为它好极了。一切主要原理都确立得明晰而有力，我相信，不仅研究者，而且初学者，都会因为阅读它而大受裨益。

就价值取决于效用这一点来说，我发现您将**价值**这个字眼的定义作了一点修改。我认为您还没有克服解释这个困难的字眼所

① 信封上写着："巴黎 让·巴·萨伊先生"。未经邮递（参阅后面第 117 号信的开头）。萨伊注明："9 月 10 日回复"。——编者

具有的困难，但我这样说是很缺乏信心的。效用肯定是价值的基础，但效用的大小绝不能作为估计价值的尺度。一件难生产的商品总比一件容易生产的商品更有价值，虽然所有的人都同意后者比前者更为有用。一件商品必须是有用的才有价值，但它生产上的困难才是衡量它价值的真正尺度。因此，铁虽然更为有用，它的价值却低于黄金。

财富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享受。一个人能够以他的商品换得的，不是那些他自己或整个世界普遍认为最合乎心意的东西（因为它们可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而是那些难生产的东西（这总是巨大价值的基础），那个人就最为富裕，他拥有最贵重的物品。所以，您在第95页上说，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或不费分文地取得他希望消费的东西，他就最为富裕，虽然他拥有的贵重物品很少，我看这是不正确的。他也许只希望消费面包和水，而无法取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如他的邻居那样富裕，那个邻居拥有许多贵重物品，可以换得他希望消费的一切奢侈品。财富是由一个人占有的贵重物品的数量来衡量的，而不是由节制他的欲望来衡量的。

请原谅我再发表一点意见。您在第21页上说，一个制造业主要确定他资本的价值是否增加了，必须盘点他拥有的一切，按现行价格估价每一件商品。这样一个过程将只是告诉他，他资本的货币价值是否增加了；这也许会使他满意，但这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判断资本增加价值的方式。在我们的通货（银行券）贬值的时候，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资本值更大数目的英镑，就认为他们资本的价值增加了，而那时它可能已经减少了。无论是金属货币或纸币都可能经常价值下跌，因而不能连续六个月正确地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资本的增加只有从它雇佣更多人的劳动和增加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这种能力来确定。我知道您充分认识到

这一原理,但我怀疑,您在上述段落里是否忽视了它。

我阅读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乐趣并未减少，如果我写作才能的欠缺不妨碍我的话，我准备花费时间来讨论那些我觉得需要阐明的论点。然而,尽管有这种缺陷,我还是冒昧地出版了我春天寄给您的那本小册子。① 我很高兴得到您对我的地租和利润学说的意见，那些学说与马尔萨斯先生的相反。我从穆勒先生处获悉,这里许多才智出众的人士认为我发挥得不够,因而不懂我的意思，可能您也会这样认为。穆勒先生希望我把它更详细地重写一遍。我恐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非常感谢您对我事业成功的祝贺,谨祝您快乐顺利。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非常尊敬您的

大卫·李嘉图

108. 李嘉图致[萨伊]②

[由 117 回答]

伦敦

1815 年 8 月 26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正要离开伦敦去盖特科姆庄园，而此刻舍弟拉尔夫·李嘉图通知我，他拟于下星期同乔治·贝斯维先生③(您最近见过的贝斯维先生④的兄弟)一起访问巴黎。我怕您会嫌我麻烦，但我不能拒绝给他们这封谒见您的介绍信，因为对一个访问外国的陌生人

①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编者

② 信的内容表明是致萨伊的；参阅第 117 号信(附言)和第 135 号信。——编者

③ 小乔治·贝斯维(1794—1845)，建筑家，李嘉图的朋友老乔治·贝斯维的儿子。——编者

④ 纳·贝斯维；见本书第 245 页。——编者

来说,认识一位可敬的人士是大有好处的。如果我太冒昧,那么这是您的过错,您亲切的来信[1]和您在我国时对我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更加自负了。

亲爱的先生,怀着崇高的敬意,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09. 穆勒致李嘉图[2]

[由 114 回答]

查德,福德修道院
1815 年 8 月 2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如果我听到一点关于您全家的近况,我看那就是好时候了。可是,我不知道在您自动告诉别人以前,我要等多久才能知道您的近况。对于这一点和我毫不怀疑的其他许多罪过,您很需要悔过自新。

自从上次在钦福德[3]进餐那天以来,关于您的消息我没有得到片言只字,那次要是能得到您和您的女士们来参加,我们正需要你们来,大家一起尽情享受。在那所住宅里,女士们和先生们都使边沁先生非常高兴;如果他还不高兴的话,那我应该认为他的兴味太差了。有些人会给您一种印象,使您立即相信他们有某些使您倾倒爱慕的地方,他们也很善于使您不得不喜爱他们,而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每天都能遇见许多这样的人。好吧,自从那天以来,我只

① 第 106 号信。——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8 月 26 日收到;见回信。)——编者

③ 大概是在李嘉图的兄弟拉尔夫的寓所钦福德哈奇。——编者

是猜测您的情况。我得出结论，您在城里至少又住了一个月；您在这期间赚了大量的钱；上帝保佑我们！简直没有人说得出您现在是多么富有了！

好，对这一点我希望的就是这样多。既然您已为整个家庭赚了许多钱，足以使他们幸福（幸福终究比优越的地位好），而满足于您已经赚得的钱，现在您就有空闲时间来从事别的工作了。我毫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安静沉着但百折不挠地献身于那些工作，因为这是您本性的一部分。即使我除了增进一个朋友的幸福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即使我不希望您名扬四海，受人尊重，我也要劝您这样做。卓越的才能和对一项重要问题的深邃知识所获得的声誉是受人尊重的。您不仅能获得那种声誉，而且您能很大地改进一门科学（人类幸福的增进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它），那时我就心满意足了。事实上，您远比别的注意这件事或可能这样做的人更能够改进如此重要的一门科学。上帝知道，多少年来我对您、对人类和对科学的友好情谊，都促使我不让您休息，直到您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政治经济学为止。

此外，我对您还有别的打算。现在您没有理由不进入议会，去尽您所能地改进那一最不完善的治理工具。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问题上，您都是举世无双；在那些问题上，您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此正确清晰，因而您将在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很有教益的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议会在目前的组织情况下，在无数方面，乃是弊政的工具，这您已经知道不少；只要您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阅读，或者不如说来思考，您马上就会每天都有许多新发现。要找出良好政治所必需依据的原则并不多么困难；当这一切在您头脑里已很清楚，而且您知道怎样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尽管您谦虚谨慎，您在议会里的作用将会非常之大。您诚实无私，除了您真正认为正确的事以外，别的事您是不会去做的。我以生命担保，我怀疑，我实在

怀疑,议会里是否还能找到另一个不预备出卖他国家的人(这就是议员们心怀叵测的情况和议会组织的情况),他们或多或少都准备卖国,他们几乎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阴谋,恐怕议会里没有一个人不在许多远非微不足道的方面损害他国家的利益,去赢得一个部或一个党派的恩宠,或者去达到某些别的个人目的,如果他轻视大臣们和各党派的恩宠的话。我承认,他们许多人具有与他们的实践相一致的成套意见,这使他们看起来诚挚亲切,但要虚构有利于一个人的腐朽倾向的意见是件容易的事。当一个人要想染指瓜分夺自人民的财物时,便采取一套旨在把他推荐给掌握分赃大权者的意见,这些意见的结果将是把良好的政治(这是人类的幸福)从地球表面除去。我也许并不怀疑他的信仰的真实性,但我深知这种信仰来自什么根源。大多数人的愿望有四分之三会产生这种信仰。有些人似乎最不希望直接参与掠夺,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去探索拥护弊政的意见以什么秘密环节与掠夺者的感情实际联系起来,也是很奇妙的;有些联系只是出于虚荣的模仿;在没有更强联系的地方,这种想法给他们以贵族般的气派。但实际上,我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喜欢不良政治原则的人,不在某一方面怀着从那些原则得到好处的念头。在教育产生了它全部影响的时候,才需要与利益观念的某种联系,来使人皈依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全人类永远成为奴隶的学说。可是,这些是英国99%以上的富翁和伟人所不断宣扬的学说,他们宣扬到这种程度,以致领导阶层的才智和道德被我们政治的不良原则的作用所腐蚀和败坏了。

但是,啊!谁想到突然说了一大堆关于良政和弊政、良好的国家原则和不良好的国家原则的话呢?我几乎没有留出地方来告诉您我自己的近况。很幸运,一行字就可以全部说完——我想我们是在两个月或者两个多月以前到这里的,这全部时间差不多每天都过得完全一样。同我们在一起的人寥寥无几。时间在读书和锻炼

中度过，年轻的和年老的一样积极。竭诚问候大家，深盼听到您的全部活动。请相信您的

詹·穆勒

11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03 —由 116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8 月 26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经过城里时，曾到布鲁克街尊府拜访，②可惜您已在前一天离开那里。我们的假期这样早，恐怕我们不容易在盖特科姆见到您；但我们仍希望将来战争结束以后能有更好的机会，那时您不会被巨额贷款羁留在城里了。与贷款有关的业务甚至追随着您到乡间，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办完了，您愿意评论萨伊先生吗？我知道，如果他不在《爱丁堡评论》中占一席地位，他会失望的。除非您来做，恐怕不会有人来做了。③

听说戴维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我很关心。上星期六惠肖在这里，他告诉我，您曾和他商量请家庭教师的事。我很高兴知道，您已请到一位大概合乎您要求的教师。

听说城里银根奇紧，证券似乎已表明了这一点。波拿巴在圣赫勒纳，我想证券价格应当更高，但我猜想人们认为，法国的事还没有迅速圆满解决的前景。的确很难预计事情如何安排才能达到和平与安谧这一合乎心愿的目的。恐怕必须承认，我们没有遵守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在 7 月 25 日；参阅本书第 237 和 240 页。——编者

③ 萨伊的书没有被评论。——编者

我们的保证,我们是在直接干涉法国的内政。

老实说,我不明白怎么能够拒绝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您的谷物和劳动的名义价格比周围国家的高出一倍,那么您交换每值100万的货物,或您给予每100万补助金,您就能支配象您的谷物和劳动与您邻国的价格相同时两倍那样多的外国劳动。但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仅仅受生产谷物的困难所影响。我实在不明白,生产谷物必需更大量的劳动,怎么就能使一国贵金属充斥,并使它的一切商品按高价流通。我的意见是:谷物和劳动与别国相对而言的永久性的高价,只能是由于工业品或某些特殊自然产品在生产上有很大的便利,因此实际上是生产上便利的结果,而不是生产上困难的结果。没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生产上的困难或对劳动的赋税就不会与别国相对来说永久地提高物价。在我们的情况下,我认为,限制进口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增加了生产谷物的困难,同时由于阻碍国内竞争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降低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而使我们制造业的劳动比在别的情况下有更大得多的生产力,并大大超过了生产谷物的困难的些微增加所造成的微小不利。因此,您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① 下,我是把给予补助金的能力归因于生产上一般的便利,而不是归因于生产上的困难。您认为,与别国相对而言的高额物价,纯粹是由于生产上有实际困难,我很不同意您的意见。诚然,这些物价可以由于资本物资的高价而上涨,但绝不总是由于需要更大量的劳动。在一个没有土地的国家里,什么来决定资本的利润呢?铃响了,匆匆草上。

您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①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111.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①]

塔普洛邸宅

1815 年 8 月 2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星期五我匆匆忙忙地口授了一封信给您,[②] 那时我正准备离开城里,因而正在整理我的文稿。我没有时间再读一遍写好的信,所以请您原谅仓促的口授造成的不妥之处。

现在附上 4 份议会文件，它们载有关于英格兰银行问题的许多有用的材料和细节——适用于英格兰银行公家存款的原则、章程等等[③]。由于这些是议会文件，我的特权使我可以把它们免费寄上,而不论它们有多么重。您读完后，请同样地寄还，封套两端开口,地址上写明“议会议事录”字样。倘若可能,希望在 9 月月中将这些文件掷还;对我来说，它们是很珍贵的，因为我没有复本。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您非常诚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收到这些文件后，请赐知。

大卫·李嘉图先生

又及:我还附上 3 封我自己的评论,这是我为了向议会中的一些朋友说明银行与印花税有关的情况而写的。这些文稿可以说明它们本身。当我在下议院说明您可在第 1 号文稿里找到的那些事

---

① 这封信是口授的;只有签字和它下面那一行,以及附言的最后两行,是格伦费尔的笔迹。——编者

② 8 月 25 日星期五的第 113 号信,本书第 257 页。——编者

③ 与英格兰银行有关的大量账目，包括银行手中的公款结余账，经格伦费尔提议，下议院于 1815 年 5 月和 6 月命令刊印。(见《议会文件》, 1814—1815 年，第 10 卷。)——编者

实时，银行经理萨姆·桑顿先生(他的记忆似乎不很正确)大胆地硬说，1799年与皮特先生议定应缴的印花税款时，显然有一种谅解，银行在货币流通上并不足额缴纳印花税，所以在那种场合，事实上银行享有额外补贴。[①]当时我无法反驳桑顿先生，而且我确实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若没有根据，不会举出这一事实来。可是几天以后，我查阅议会文件和其他材料，发现1799年皮特先生不但没有给予银行任何额外补贴，而且那时规定的40先令以上的钞票应缴的印花税款2万镑，大大超过了那一时期那种钞票的流通所实际达到的税额。我在第2号文稿里作了述评来证明这一点。我并且一有机会就在下议院我的席位上当面纠正桑顿先生的错误言论。他很勉强地解释了他在上次发言中的错误。[②]

这些文稿也请掷还。请原谅我用秘书，对我来说，写信是件苦事。

帕·格

112.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③]

[片断]

[1815年8月29日左右]

[……]它们的流通。一位私人银行家可以发行5万镑(当然必须为这一数额缴纳印花税)，而他长期的平均流通额也许不多于4万。

① 1815年6月27日关于印花税提案的辩论。(《汉萨德》，第31卷，第1012—1013页。)——编者

② 在1815年6月29日的同样的辩论中。(《汉萨德》，第31卷，第1057—1058和1060页。)——编者

③ 这封信只有最后一页保存下来；纸上有水印"1814年"。关于日期，请参阅下一个脚注和第115号信的开头，从那里来看，李嘉图在9月2日写了回信。——编者

我将我上星期五的信[1]和一份刊印的流通中钞票的统计一起寄到布鲁克街您府上。我想现在它大概在那里。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大卫·李嘉图先生

我要求得到关于银行发行钞票问题的文件，而您可以想象得到，银行对于满足我的要求不大热心，在接到命令交出文件时也不大积极。附上的关于银行汇票流通的文件，是在印花税提案的讨论结束以后才呈递上来，在会议结束以后才刊印的。[2]

113.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3]

春园

1815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请我的书商巴格斯特先生寄给您阿勒代斯的书，[4]他认为他可以在今天做到，在这种情况下，请您将我的书寄还给我。但如果他做不到，您可以将我的书带出城去。巴格斯特将把您的书寄给我，您下次进城时我们可以将书交换一下，我书的开头有铅笔写的参考资料，使我比较喜欢自己的那一册。

---

① 8月25日星期五的第113号信，本书第257页。——编者

② “1814年7月1日流通中银行汇票余额账目……”，1815年7月11日下议院命令刊印。（《议会文件》，1814—1815年，第10卷。）——编者

③ 这封信是口授的；只有签字是格伦费尔的笔迹。

这封信是在李嘉图在伦敦时写的（见第103号信的开头），一定在他去盖特科姆以后才送到布鲁克街他家里，看来到8月29日信还在那里（见格伦费尔8月27日和29日的信，本书第255和256页）。——编者

④ 见本书第243页。——编者

现在附上我提议的关于银行的文件之一，这篇文件是为了计算去年银行要为银行券的流通缴纳多少印花税，假定银行使用过印花。[①]我这篇文件所依据的计算在塔普洛我的文稿里，我将从那里寄上一份。数学演算的结果表明，假定银行券持续流通3年，银行应当按照银行券的流通率（而不是银行券的发行额，因为您要注意到银行券发行额和所谓银行券长期流通额之间的差别）缴纳印花税80,879镑，[②]银行汇票的印花税还不在内，关于那笔税，我没有清楚的账目。[③]我计算后发现，银行缴纳的不是那一数额，而是不多于42,000镑。

我还根据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的议会文件进行计算，得出
1799—1815年银行券流通的印花税金额应为………£1,076,183
而几笔规定的应缴税款银行
在那期间实际缴纳了不多于………………………………542,000
差额为 £534,183

由于1804年西德默思勋爵和1808年珀西瓦尔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与银行订立了不明智的协定，公众损失了这笔差额，而银行获得了这笔差额。要不是下议院在上次会议中进行了讨论，这一制度无疑是会继续存在的。自从讨论开始以来[④]，银行经理们和财政大臣都说了与会议相反的意见。

(我正要离城)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① 大概是"1814年6月1日至1815年5月15日期间每月1日和15日流通中银行券金额账目；银行券金额按下列分类划分……"，1815年6月7日下议院命令刊印。(《议会文件》，1814—1815年，第10卷。)——编者

② 先写作"99,572镑"。——编者

③ 参阅第112号信的附言。——编者

④ 关于印花税问题，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94—95页。——编者

114.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09—由 134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8 月 3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曾不得不到伦敦去三、四天，在从伦敦回到这里时,[②]看到您的来信,即使我没有收到这封信,我也会很快就奉告您我们的活动情况。我确实开始认为，除了先写信给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获悉您的一些情况。我曾认为，或许您已下定决心这次应当由我先走一步；您这样决定，我并不见怪，因为您的确有权利期待我先写信。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愿意从好的方面来看待我的懒散,我把自己懒于执笔看作值得您怜悯的不幸，而不是我需要悔改的许多罪过之一。如果您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那么您缺乏仁慈之心使我感到遗憾。

关于您离开伦敦以后我们的行动,您的结论有些部分是对的。您走后,我们在伦敦至少又住了一个月。在那个月里,我忙忙碌碌地挣钱,但钱数并不象您说的那样多,虽然我已富裕得足以满足我的一切欲望和我周围所有人的合乎情理的欲望,我却不是“上帝保佑我,多么富有啊!!”根据这种原因,我没有理由不花费时间来研究您认为只要我百折不挠就能使自己闻名于世的那些项目。您知道成名的欲望对于使人努力奋斗和发挥才能是多么有效，所以为了以您大肆渲染地向我展示的和我也敏锐感觉到的报酬，来鼓励我

① 信封上写着:“萨默塞特郡　查德　福德修道院　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② 8 月 26 日;见第 108 号信。——编者

努力和考验我的能力,您是在玩弄技巧使我相信我确有一定才能,还是您对我有那种才能真的感到满意,那我还不能肯定。但是,如果您的意见是后者,您就完全受骗了,这却是我能肯定的。如果您能看到我在写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上很少进展,您就会相信自己是错了,而且,作为我的朋友,您会劝我满足于私人的职位,而不要以我力所不及的尝试去追求不愉快和失望。不过我愿意试验一下,我将尽可能多花时间来思考和写我喜爱的问题,我要给自己以成功的机会。如果得不到别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从事的这件事本身将会给我以教益和娱乐。我发现在今年的这一季节,朋友们的来访大大侵占了我的时间;好天里到户外去的诱惑也常把我拖离开书本,但只要适当安排,无疑我可以有空来实现所有这些目的。您的另一项打算——您关于议会的计划——对我尤其不合适,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愿望。演讲!我确知我不能连贯地说上三句话。如果我试一下,也许我会因为懊恼和失望而永远不进议院。您对我的诚实的好评,与您对现在组成下议院的那些人的诚实的看法,截然相反。我常认为您过于严峻,而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议会里有许多贪图钱财的人,他们进入议会不为别的,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是没有人能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具有比您愿意承认的更多的美德。也许没有别的集体受舆论的影响有这样大,而您也会承认,舆论乃是美德的巨大保证。私人利益的偏见总有它的影响。我认为人类的集体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听不到私人利益的声音。所以,我们应当这样努力来组织议会,使得特殊利益不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不如说,使得没有人能更好地为他自己服务,或更好地促进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我很怀疑这一点是否可以做到,但我相信,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促使达到这样合乎心意的目的,那就是大家都有知识。所有的人都明了他们的幸福和福利取决于什么,他们就更有可能达成一项

明智的协议，按照协议每人放弃极少一点，将使他自己尽量获得最大数量的可以得到的好处。

我的兄弟姊妹们给边沁先生留下了这样好的印象，使我非常高兴。我以前知道，您对他们很偏爱。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互相团结友爱，我常私自庆幸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热爱他们，并希望为他们所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们更不自私，更愿意为了相互的舒适而自我牺牲。如果您看到我可怜的妹妹萨利所受的痛苦，您会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如果您看到我的兄弟姊妹们每天对她的关怀，您的同情心会更为加深。但如果您看到舍妹埃丝特为了减轻萨利的痛苦而牺牲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娱乐和休息，您会在别的感情之外更添上羡慕之情。热烈地赞扬我的近亲也许是不可原谅的，但我记得边沁先生和您的这一论点：有助于阐明人类心灵史的东西是不应当被抑制的，而在这个例子里，这种东西以惹人喜爱的形式出现。

今年您和边沁先生拟来这里回访我吗？我这里可以引诱您的东西很少，只有准备竭诚欢迎，并尽量使您住得满意。

您看到萨伊先生的《政治经济学问答》吗？他请在巴黎见过他的小贝斯维把书寄给我。我很喜欢这本书，虽然他没有修改去年您和我反对的那些定义。祝穆勒夫人身体好，请代我向她竭诚问好。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115.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

春园

1815年9月8日，星期五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收到您2日的来信，我所有的文件也已安妥地寄回来了。

我在这里还看到我的阿勒代斯的书。我的书商说，他经过许多困难终于为您另外找到一册,他把那册寄给了我,我已把那册寄到城里您府上。如果您希望在进城以前先得到它，可以叫人把它从家里寄往乡下。

1 镑钞票的旧税是 4 便士， 2 镑钞票的是 8 便士。

1 镑钞票的新税是 5 便士, 2 镑钞票的是 10 便士。

换句话说,旧税率是每镑 4 便士,

新税率是每镑 5 便士。

下一类包括 2 镑以上到 5 镑的钞票,这一类的旧税是 1 先令，新税是 1 先令 3 便士。

所以, 3 镑或 4 镑的钞票要和 5 镑的钞票纳同样的印花税,也就是旧税 1 先令，新税 1 先令 3 便士。但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就][1] 我所知)都从未发行过 3 镑或 4 镑的钞票。

如果承认 2 万镑(1799年 2 镑以上的钞票的应缴税款)是当时流通的这一类钞票的公平的税额,那么1804 年的税为 50%必然使应缴税款增为 3 万镑。1808 年的税为 33%，就要使 3 万镑增为 4 万镑,即使假定这一类钞票的流通额并未增加(可是事实上增加了几百万)。请注意,这只是 5 镑及以上钞票的税， 5 镑以下钞票的税未计在内。

然而,银行没有为它 5 镑及以上的钞票缴纳 4 万镑,也没有为 5 镑以下那一类钞票缴纳公平的应缴税款（这一类比所有其他各类总加起来缴纳更多的税),自 1808 年以来,银行为它全部钞票只缴纳了 42,000 镑!

由于政府方面这一可耻的疏忽，1804 年和 1808 年的财政收入损失了 535,000 镑,银行把它装进了腰包!

[1]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上次会议通过的法案所规定的应缴税款[①]是根据这一原则——银行要根据以前三年的平均流通额，按照每100万镑纳税3,500镑的比率纳税——而不论总流通中所包含的钞票的种类或价值。所以，银行在讨论期间交出了现在附上的账目，[②]得出平均数为25,102,600镑，根据这一平均数，今年银行要缴纳约87,500镑。

我极力主张银行应当按照它去年的平均流通额纳税，这将使应缴税款成为99,572镑，银行汇票的税未计在内。出席下议院的人数不多，但我被一个微小的多数所击败，因为下议院里赞成和反对我主张的人各约一半。[③]

明年将以包括今年在内的3年来计算平均数，当然税额将每年变动。[④]

我把这个问题向您说清楚了吗？

我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

您最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大卫·李嘉图先生

---

① 1815年的印花税法案(乔治三世第55号，第184条)。——编者

② “截至1808年4月5日的三年和截至1815年4月5日的三年流通中银行券平均数账目，包括银行汇票在内”；1815年6月13日下议院命令刊印。(《议会文件》，1814—1815年，第10卷。)——编者

③ 见1815年6月29日的辩论，载《汉萨德》，第31卷，第1057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④ 李嘉图将以上三段用在《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中，《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95页。——编者

11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 110—由 126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9 月 1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没有比我们今年互相错过更为不幸的事了。我想明年不会有事妨碍我们早些离开城里，希望那时我们终将有在盖特科姆见到马尔萨斯夫人和您的快乐。

这里的人们都说，从未有过比这更好的季节。一般总是夜间下雨,我们的确缺少雨水,而雨后的日子是风光旖旎的。享受好天气的引诱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不断地和一些同我住在一起的朋友出去,或是骑马,或是步行,这侵占了我许多时间,我发现我在这里比在伦敦用于读书和研究的空闲时间更少得多。

我来此之前，时常见到格伦费尔先生，他很热衷于银行问题、银行经常与政府订立的有利的协议、经理国债、迄今为止银行已缴的印花税款，以及政府因为它在银行里的巨大平均存款额而以贷款形式获得的补偿。我很赞成他的意见，而且我走得更远得多。我认为银行是一个多余的机构，它靠本当属于公众的利润发财致富。我不能不把发行纸币看作完全属于国家的特权。我把它看作一种君权。我相信,如果通货的原理被正确地理解,委员们就可以被指定而不受大臣的一切控制,他们应当成为纸币的唯一发行人,我认为这可以使公众获得 200 万到 300 万的利润，同时使我们免受乡村银行滥用职权的危害，乡村银行是整个王国许多不幸的原因。这些委员们还应当经理公共债务，并应当对各个公共部门起银行家的作用。他们可以把公家存款的平均数 1,100 万投资在国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库券上,需要时可以售出一部分国库券。在1833年银行章程满期以前,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生效(至少不能全部生效),但对重要原则予以应有的考虑绝非为时过早,这些原则可先予以认可,虽然还不付诸实施。在翻阅经常呈递给议会的各种文件时,我认为可以清楚地证明,银行的利润是巨大的,我认为银行一定拥有与它资本几乎相等的积蓄。银行的章程规定,银行必须每年分配它的利润,并向股东公布账目,但银行似乎违反了一切法律。我总赞成对银行的任何攻击,只要我有足够的勇气,我就会参加攻击。①

虽然最近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对我们的老问题——农产品的高价的利弊——的兴趣未尝稍减。如果我同意托伦斯先生的意见②——各种商品的价格都随着农产品的高价而上涨,并认为这种上涨不会妨碍平常与外国进行的交换,那么我当然应该同意您的意见:在价格普遍高昂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以我们一定量的商品换得更大量的外国商品。但是,首先,我不能承认商品会因为谷物上涨而上涨。其次,如果商品这样上涨了,那么我们能够按照提高了的价格售出给外国人同等数量的商品就寥寥无几了。如果我们卖给他们的较少,我们能够购买他们的也就较少,因而我们一般的贸易就要受到损害。我看到物价普遍低廉具有巨大的好处,而物价高昂却一点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概不会意见一致。

希望您勤奋工作,使我们能在今年早些看到您写的一些新东西。我有点好奇,想看一下一本刚登广告的小册子,它的扉页上提到了您的名字。③

---

① 见1815年12月21日他在银行董事会上的发言,本书第321页和《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第463页。——编者

② 《论谷物的对外贸易》,1815年版,第81页。——编者

③ 《关于农业和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把它们改进到它们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的方法致全国的公开信;兼评马尔萨斯先生最近提出的关于地租的性质和地租与国民收入数量的关系的学说……》,《论国债、对和平的看法……等等》的著者著,伦敦,朗曼书店,1815年版。广告登在9月6日的《晨报》上。——编者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看到萨伊先生的《政治经济学问答》吗？他略微改变了但没有取消那些会引起异议的定义。

117．萨伊致李嘉图[①]

[答 107 和 108]

先生，您托斯托克斯和贝利[②]两位先生转交给我的信已经收到，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信中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细节和讨论，它们对我来说总是适宜和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从您那儿来的。当我通过贝斯维先生写信给您时，由于我未同您讨论过尊著《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我真不知道从何谈起。在这期间我收到了这本有趣的小册子，我阅读它而获益甚多，我把它列入您的贡献，并在我正在准备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中引用了它。[③]同时，我要告诉您，对于您所确立的一切原理，我同意您的意见，而且我很高兴找到拥护贸易自由的内容充实的新论点。同穆勒先生一样，我认为，如果您以一些实际的应用和例子来发挥每个抽象的命题，您就更容易使人明白。但我不能设想，您竟会相信这项工作是您力所不及的，因为您已经完成的(我指确立那些原理)正是比较困难和需要最大努力的工作，请允许我把它叫做一项意义非常深远的工程。

① 见这封信尾的注。——编者

② 查尔斯·斯托克斯和弗朗西斯·贝利，都是证券经纪人；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4页。——编者

③ 第3版(直到1817年才出版)，第1卷，第264页。——编者

您说我同意您的意见，而我却要告诉您，您也同意我的意见，虽然您就拙著《政治经济学问答》中价值这个字眼对我作了一番评论。我发现，您竟相信，我把效用（也就是，能够服务的性能）看作物品的价值的唯一基础，因为我为了不使初学者迷惑而没有立即说明这一命题应当受到的限制；但我把那些限制放在稍后一些，在第 31 和 33 页上。总之，得到的结论是：效用不是价值唯一的但是首要的因素；因为一件没有任何用处的物品，终究是毫无需要的，人们决不会给它以价格，它也就决不会有价值。但是，物品的效用使人们给它的价格必须足以支付它的生产费用（您把它叫做生产上的困难），而且它的价格不能跌到那一比率以下。所以，同您一样，我说一件物品的生产费用决定它价格的最低限度；但生产费用不是人们所给的价格的首要因素。

我看这与您确立的原理毫无矛盾之处。

至于您对第 95 页的意见，恐怕您对我理解得还不够。您说：他也许只希望消费面包和水，……他不如他的邻居那样富裕，那个邻居拥有许多贵重物品，可以换得一切奢侈品。但我要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无偿取得的不仅仅是面包和水，而且是他希望消费的一切物品，**甚至奢侈品**，那么他就最为富裕，无论他拥有的价值是多么的少。我看这个命题是无可否认的。

我并不象埃皮克梯特斯那样说，[①] 越是节制欲望，财富就越多。但是，人们希望有的东西越是便宜，财富就越多。

总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而财富就是价值，所以也是相对的。

至于用盘点的方法来估计一个人拥有的财产，我要告诉您，我并不要求他在估计时使用某种商品，而不使用另一种商品，使用铸币或纸币，而不使用谷物。为了把他去年的财产同他今年的财产

① 埃皮克梯特斯是公元一世纪希腊的禁欲派哲学家。——译者

相比较,他还是用白银那样每年价值变动很少的商品来估价好,而不要用纸币那样变动很多的商品来估价。盘点不过是把许多性质不同的价值归结为同一性质的价值。在说资本的增加只有从它雇佣更多人的劳动这种能力来确定时,这是采用了斯密提出的价值尺度,即劳动价值。劳动是一种具有价格的商品,如果人们希望的话,可以利用它的价格来进行估价;但我相信这种价格比白银的价格更容易变动,更难以清楚地确定,而且运用起来更麻烦。

先生和可敬的朋友,这就是我对您的评论的意见。它使我不得不修正这个问题,当我重印我的《问答》时,我将注意到更清楚地说明您指出的那些地方。如果您还发现许多可加以批评的段落,而您想到它能够传播的许多正确观念还完全被忽视或受到攻击,想到它由于这些知识的传播和得自我们原理的唯一自然结果——每个国家都关心所有其他国家的繁荣——而将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好处,那么请您原谅我。

先生,请接受我非常诚挚的敬意和始终不渝的感情。

让·巴·萨伊

正当我结束这封信时,我看见令弟① 走进我家来了。在我国,我将尽力为他效劳。

巴黎,1815年9月10日

大卫·李嘉图先生

[上面这封信以前未发表过。另有一封答李嘉图第107号信的回信刊印在萨伊的《杂文和政治经济学通信集》中,第97—100页,和《文选》中,第411—413页,并重印在下面;萨伊的编者一定是在他的文稿中找到它的,但手稿已不复存在。可以这样猜想:萨伊忘记了他已在9月10日回信,又写了这第二封信,当他发现自

① 拉尔夫·李嘉图。——编者

己的错误时(参阅本书第247页,注①),未把这封信寄出。

萨伊致李嘉图

巴黎

1815年12月2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未早日奉复,深感歉仄。您和我一直顺利地做着各种事情,而现在的事情却令人不快,虽然有人给人民以盛大的节日使他们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同时,他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掠夺他们;有些人野心勃勃,另一些人要报仇雪恨,而都使人民痛苦;人民缺乏知识和勇气来及时地进行抵抗。

诚如您所说,价值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我的主张连才智最为平常的人也能明白,而最为杰出的人却不能完全理解我,这使我有点迷惑不解。一定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因为您指责我把效用说成价值的尺度;而我相信我经常说的是,人们加在一件东西上的价值就是他们发现它所具有的效用的尺度。您说:"财富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享受;拥有最贵重物品的人就最为富裕",您和我正是使用同样的语言。我同您一样地承认,一件产品的价值不能跌到它生产上的困难所需要的成本以下。如果人们估计它的效用值那一价格,他们就生产它;如果人们估计它的效用不值那一价格,他们就不生产它。

我看到我在另一个地方(第95页)又没有把我的意思说清楚,我说:"一个人能够无偿地取得他希望消费的一切物品,他就最为富裕,无论他拥有的价值是多么的少。"我并不希望象禁欲派哲学家那样,也不象您指责我的那样,说一个人欲望越少就越是富裕。但是,一个人能够越便宜地得到他希望要的东西就越是富裕,而不

论**是什么东西**,如房屋、仆役、马匹等,如果他都希望要的话。事实上,在这一假定下将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费用上的困难将减少到极少,甚至减少到完全没有。我知道这一假定不容许过分引申;但是,这并不是指距离绝对的便宜或**近**或远的**便宜**的不同程度。

您这样说很有道理:在贵国纸币贬值时,一个制造业主以英镑为计算单位来进行盘点,可能相信他的资本是增加了,而实际上他的资本是减少了。很清楚,当我说一个人只有靠盘点才能知道他拥有的资本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时候,是具有这一必要限制的:**假定盘点所使用的通货的价值没有改变**。现在我感到必须把在我看来已经清楚的地方再加以解释,我还要在拙著《政治经济学问答》的以后各版中注意解释这种地方,如果公众欢迎这本小册子的话。

关于您同马尔萨斯先生的论战,我和您谈些什么呢?您研究**地租和利润**的问题无疑都比我深入得多;老实对您说,我对得自资本或土地的利润的看法,使我感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任务非常困难。我在估计这些利润时,会情不自禁地很重视那些善于利用一块土地或一笔资本的人的才干和技能;而我把利润本身,即那两种生产资料所固有的利润,却看得较不重要。至于剩余,我很怀疑自己的意见,恐怕我要采取您的意见来阐明它。所以,我和穆勒先生都希望您发挥您的思想,**特别是**在一部著作里予以发挥。我和公众都将从那部著作里获得教益。您在您那优美的休养地盖特科姆庄园研究政治经济学,我多么羡慕您的好运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那里度过的短暂时刻和您那娓娓动听的谈话。

我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情。

让·巴·萨伊]

118.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①]

春园

1815 年 9 月 2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17 日来信收到。我现在无法回答您的计算。摩根先生关于 1793 年银行的现金和金银条块的计算在什么地方?[②]银行在 1797 年暂停支付现金以前,以高于铸币厂的价格购买金银条块,无疑它一定损失了一笔巨款;当议会在 1797 年检查银行业务时,银行已经蒙受了那项损失,那时银行报告有剩余资本 3,826,890 镑,所以我们要考虑自 1797 年 2 月 25 日以来,这一剩余可能增加了多少,呈报给议会的账目就是这一时期的。我不相信议会有什么账目可以一眼便看出银行每年因经理公共债务而得到什么,但您一定知道对每年现存债务每 100 万收费的比率和给每一笔贷款及彩票的津贴的比率。1810 年以来流通中银行券金额可以在任何议会文件集里找到。

我不记得看到过 1800 至 1807 年间每年公家存款额的统计。

在 1806 年福克斯先生执政期间,所得税提高到 10%,在那以前我想是 $6\frac{1}{4}$%。我同您一样地相信"老股东"[③]把银行的开支整个来说估计得过高,但桑顿先生在下议院说过,银行职员的人数

① 这封信是口授的,只有签字和附言是格伦费尔的笔迹。——编者

② 关于威廉·摩根及其计算,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416 页。——编者

③ 那时正有一系列这样署名的信件在报刊上发表;后来这些信汇集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一个老股东致银行股东们的书信集》,伦敦,1816 年版。老股东在他 1815 年 9 月 7 日的信中估计英格兰银行的各项开支如下:"1,000 名职员的薪水 20 万镑,财产税假定为 15 万镑,建筑物、经理薪水、文具、差役、煤以及这一机构的所有其他开支共 15 万镑"。——编者

已增加到1,000。[1] 给议会的4,000镑津贴没有止付，并继续支付给经理“南海资本”1,898镑;当我在下议院这样说时,[2] 至少梅利什先生没有否认这一点。明天召开“考虑分红”的全体董事会。我没有看到刊登通告，直到昨天偶然听说才知道这件事。我拟不出席，除非有别的事使我到市里来。不过我听说将就分红问题大肆讨论。您星期日[3] 的来信今天上午从塔普洛转来，因为我从星期一起就在城里。这封信不能多写了。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我认为我不宜参加明天分红问题的讨论，我看我还是不去的好。

大卫·李嘉图先生

119.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4]

春园

1815年9月21日

我亲爱的先生:

今天上午我既然在市里，就出席了银行董事会，与会人数很少。有人提议半年的红利为5%，一位青年人,布弗里先生[5]，拉

---

① 见1815年6月13日塞缪尔·桑顿就格伦费尔关于英格兰银行利润的动议发表的演说,载《汉萨德》,第31卷,第770页。——编者

② 见1815年4月26日格伦费尔就他自己关于英格兰银行手中余额的动议发表的演说,载《汉萨德》,第30卷,第873页,并参阅第875页。——编者

③ 9月17日。——编者

④ 这封信是口授的,只有签字是格伦费尔的。——编者

⑤ 菲利普·普莱德尔·布弗里(1788—1872),福克斯通勋爵的兄弟,伦敦河滨路的布弗里和安特罗伯斯银行的合伙人。——编者

德纳伯爵的儿子，在提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议会文件后（他这样提到这些文件，证明他对文件或整个问题懂得极少），提议半年的红利应当是10%，而不是5%。除了一位特里或彻里先生①以外，没有人附议这样修改。我知道特里是一位银行股票大经纪人，他抱怨经理们没有向股东公布账目，并发表意见说，应当分配更大得多的红利，然后作为修正意见提出应当以6%代替5%；这一修正意见为布弗里先生所附议，并经举手表决后通过了，这使掌柜先生们相当沮丧。然而，那时他们发现，除经投票表决外，不能增加红利。如果特里先生和布弗里先生很机智，他们就会要求投票表决，但大家没有投票，而是漫谈了一阵，在漫谈中，投票的事似乎已忘在九霄云外。总裁将5%或6%重付表决（我认为这是最不正规的处置办法，因为这一点已经决定了），两边人数相等，我想是每边12人，总裁的决定性的投票当然是赞成他自己的5%的提议；他宣布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从未见过象今天上午这样的事，一方处理得这样笨拙，而另一方又那样随便。我认为董事会里$\frac{2}{3}$的人不愿为任何一方举手，但我能肯定，只要有人非常精通这一问题，并有公开演说的习惯，就可以使董事会跟着他走，而使经理们成为少数。我在进入会议室以前，已经决定不参加可能会有的任何讨论，在两次弄清董事会的意向时，我都没有举手；我的想法是，我在完成我在下议院担任的工作以前，最好不要在银行里参与有关红利率的问题。附上今天早晨报上刊登的“一个老股东”的第三封信。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大卫·李嘉图先生

① 克里斯托弗·特里，一个证券经纪人。——编者

120.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由 136 回答]

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

1815 年 9 月 21 日

亲爱的李嘉图:

当我看到你信[②]上的日期时,感到惭愧,我竟这样久未写回信。事实是前些时候有朋友们住在我这里,那种情况经常打乱我们的正常习惯。我妻子的分娩也浪费了我一些时间。她给我们家添了一个小女孩,我很快乐地告诉你,她们母女都很好。

我很高兴知道你仍在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它让位给耕作和种植那些次要的事,我感到十分可惜。在空闲时候做那些事很好,但它们无权侵占更需要思考的地方。

你已把大部分空闲时间贡献给你喜爱的学科,现在你有更多的机会却不把你以前思考过的东西加以汇集、压缩、综合和阐述,那就不可原谅了。你谈到的写作上的困难是所有青年作家都有的,只有养成练习写作的习惯和勤奋劳动才能加以克服。艾迪生[③]和吉本[④]都曾感到、遇到和克服了这种困难,那么李嘉图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很想知道你打算用什么补救办法来消除流通媒介的数量骤然波动所引起的恶果。银行已经拥有这种手段,如果它知道怎样正确使用它们的话。我承认银行靠牺牲公众利益而过份自肥,我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李嘉图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译者

④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衷心赞成银行应当吐出来。但是，老实说，一台象银行这样的强力发动机直接放在政府手中，我是深怀疑惧的。滥用它的引诱强烈而经常，办法也容易。这一机械在银行手中可能由于无知而运用得不恰当，甚至有害，但不必害怕它会由于不诚实而这样做。

你认为上一期《爱丁堡评论》如何？我听到了使它推迟出版的情况，觉得很有趣。它刊登了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写的一篇冗长费劲的文章，毫不留情地痛骂反对法国的同盟，预言同盟国将彻底毁灭和蒙受耻辱，而波拿巴则将取得胜利。这篇文章已经印好了，可是，啊呀！滑铁卢捷报传来，它必须撤销这篇文章，重印新版本！

关于从布鲁厄姆到麦金托什这些北方的冒牌预言家们，就说这些。这次废弃的版本将成为收藏家们图书室里的珍本！

我很欣赏你为波拿巴作的巧妙辩护。"一个人后来的过错不能抹煞他的光荣。"我认为，这句话里有些诡辩。每一个个别的行动，就其本身来考虑，必须根据它的功过来看它能否站得住脚，而不论与它无必然联系的种种情况如何。但是一个人的品格、名誉和声望却必须参照他的整个行为来评价。一个人是品德高尚，还是劣迹昭著，不是由一个单独的行动来决定的。一个人一生的习惯和实践一定在他的品格上打上烙印。我们必须把他优秀和恶劣的品质都记上账，再结算差额。没有人会坏到无时无刻都毫无德行；恐怕也没有人会好到白璧无瑕。波拿巴将怎样经受这一严峻考验呢？我觉得全世界都过份推崇他，我这样说对他绝不是不公正的。他的丰功伟绩灿烂辉煌，使我们眼花缭乱而看不到他的缺陷。他无疑赋有天才，伟大的天才，而这正是这一智慧的时代特别崇拜的神威。所以，我很怀疑波拿巴的拥护者是否能够从现在起成功地感动后世的人。

请代我们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并请相信我是

你非常诚挚的

哈奇斯·特罗尔

我们这里的植物正在迅速消失,如果干旱的天气再继续很久,我们将烧成灰烬。

121.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①]

塔普洛邸宅

1815年9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27日[②]来信收到,我很高兴您正忙于研究银行业务,我很有兴趣地期待您通过来春园的马车告诉我您的意见。现在附上一些议会文件,它们对于您确定过去几年的流通金额也许有用,特别是标明C字的那一份,您可以在第6页上找到1761到1810年间每年的金额。[③]您得到了1810年以来的账目吗?如果还没有,我去城里时就能供给您那些账目,免却您去学会[④]找文件的麻烦。同时,您可在这些文件的D、A和B里找到1812年4月到1815年2月的流通额,因此现在您只缺1810到1812年的账目。

我必须麻烦您当心和归还我A、B、C、D这4份文件,因为我没有复本。您可以留下另外一份,那是银行提供的3年平均数的文件;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一份我以前曾寄您。[⑤]

① 这封信是口授的,只有结尾和附言是格伦费尔的笔迹。——编者

② 笔误,可能是“22日”。——编者

③ “英格兰银行。关于流通的银行券以及金块和白银的价格及销售量的账目”,1811年2月22日下议院命令刊印。(《议会文件》,1810—1811年,第10卷。)——编者

④ 伦敦学会,它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编者

⑤ 参阅本书第263页,注②。——编者

我自从上次写信给您以来，充分考虑了您17日的前一封信里计算银行利润的根据，它很明白易懂，而且原理正确和巧妙。① 可是，计算它以求得正确的数学结果，就需要知道只有参与银行机密的人才能提供的许多细节。但这些细节的特性是，它们可以被相当准确地猜得，以适应这种计算的目的。

1797年的存款账目包括公家的和私人的存款。如您所说，最近呈报给议会的账目说明，1800年的平均数是5,625,000，这是仅就公家存款来说的。

我想，您是假定到1801年为止的4年内分配的$10\frac{3}{4}$%的红利，包括了银行在那期间赚得的全部利润，但我很怀疑这一事实。

所得税是从1798年开始征收的，但我认为它在1803年不是10%。我毫不怀疑委员会说的是正确的，1807年的职员人数是450人。② 然而，我认为委员会是把法律开支和伪造货币的损失低估为1万镑；但银行一定每年从银行券的损坏和遗失获利甚多；我听说聪明的人们竟认为，银行因此而获得的利益一定等于银行机构的全部开支！我明了委员会所说的金额是指1807年银行的全部开支，对于开支的增加我确实不能贸然发表意见，因为桑顿先生告诉我们，现在职员人数是1,000人。③ 但我相信"老股东"是大大高估了银行的开支。④

我毫不怀疑银行可以根据它目前的利润率分配20%到25%的红利。

除了参照每年的国债金额和计算佣金以外，我不知道计算每

① 见《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的附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19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见"联合王国财政支出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银行"，1807年8月10日命令刊印，第71页。(《议会文件》，1807年，第2卷。)——编者

③ 见本书第272页，注①。——编者

④ 见本书第271页，注③。——编者

年经理国债的年收入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从1791到1808年每100万的佣金是450镑，从1808年以来是340镑。此外，还必须加上贷款和彩票的津贴。我明了1807年的津贴比1797年的[津贴][①]多155,000镑。珀西瓦尔先生提议，给议会的4,000镑津贴应当停止,但当银行反对时,他让步了。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请原谅我用女秘书和很快地口授,我没有时间把它重读一遍。

大卫·李嘉图先生

122.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②]

塔普洛

1815年9月2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自切尔特纳姆的来信已经收到，我同一天写的信[③]谅您也已收到。我希望明天抵达春园时看到您的手稿。[④]我将把我在阅读手稿时所想到的毫不迟疑地按照您建议的方式奉告您。您到城里时,手稿将送到您办公室奉还给您。我想在那时同您见面。我预定10月11日星期三到城里去。我们约定那天一点钟在保险办事处[⑤]见面如何?

①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经格伦费尔签字,免费寄自梅登黑德。——编者

③ 9月24日星期日的第121号信。——编者

④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⑤ 皇家交易所保险办事处，格伦费尔是该办事处副主任。(见A.约翰斯通的«伦敦商业指南»,1817年版。)——编者

我星期日寄上的文件可以使您增加一些关于银行纸币流通的知识，我还将供给您问题的这一部分可能还需要的东西。自1808年以来经理国债所收的费用是6亿以下每100万收340镑，6亿以上每100万收300镑。为了这样收费而确定的年金的资本额是按照25年的购买期限来考虑的。借出的每一笔贷款是每100万收费800镑。每一份彩票合同收费1,000镑。我在初夏寄上的我的文稿之一——第3号文稿① ——说明了这一点，以及最后两年每年收到的最低金额。您没有许多年来每年的债务金额吗？下议院提出的年度财政文件说明了这一金额，您使用换算率(在1808年以前是全部债务每100万收450镑)即可求出得自这一来源的收入的准确数字。

我认为(但未计算)，自1797年以来，银行一定增加了剩余利润700万以上。然而，如果您的估计1,000万是正确的，则情况不是这样。

您从我上一封信可以看出，我完全明了您的计算原理和根据。

您若明天或星期五写信，请寄往春园。我在星期六以前不会离开城里回到此地来。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如果您是一位农场主，象我断定的那样，那么希望这场雨也下到了您那里，使您高兴。

我仍盼望您在议会开会以前出版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东西。

① 参阅第111号信的附言。——编者

123.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

塔普洛

1815 年 9 月 2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昨天我寄出给您的信后,收到马车从春园带来您的手稿[①]。晚间我非常贪婪和满意地读了它 60 页左右,我将读完它,并在星期日从城里回来以前再读一遍。同时,我情不自禁地要告诉您,按照我的判断,我读过的部分好极了。您将纸币兑成金银条块而不是兑成铸币的想法,对我来说很新鲜,而且现在我看是很可取的。如果您还记得,以前您曾跟我谈过在每一季度前夕节约使用通货的权宜办法:在分红日期前若干天发行红利证书,但象现在这样,到期时可以兑现。我知道没有真正反对这种权宜办法的意见。看来它旨在达到您希望它达到的目的。[②]

您过份夸奖了我在议会所作的努力。[③]您低估了银行在 1799 到 1815 年间银行券流通的印花税上赚得的和公众损失的金额。[④]根据我的准确计算,这一金额超过了 534,183 镑。我说超过了,是因为我为了简化计算而在计算里舍去了 10 万以下的零数。我还感到,在给了银行这种好处以后,计算结果仍表明,公众在这一项下损失的金额大得足以适应我的目的。我提出的数字没有未经计算的,这可以使您满意。现在附上我的 3 份原稿,它们包含着我的计算的根据,这些计算(我指按比例计算的实际演算部分)是由我手下一个很精细的人做的,由另一个人核对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计

①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74 页。——编者

③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54 页。——编者

④ "这一金额略少于 50 万镑";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95 页。——编者

算的准确性。我怀疑您是否看得懂我的计算的根据，但我特别希望您看一下我标明X的文稿，因为它列有1799到1815年间每年银行券流通额的正规序列。第一栏是1镑和2镑的钞票数目，第二栏是各种面额的钞票和银行汇票的数目，1镑和2镑的也包括在内。在大多数情况下，10万镑以下的零数都舍去了。另有一份文稿和这三份在一起，您用过后，请掷还。我正拟出发，不多写。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帕·格

大·李嘉图先生

124.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①

春园

1815年9月28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正在穿衣服，只能问您，在附上的文稿标明G字那一页的顶上是否有错误。您应该②写75万镑，而不是25万镑，因为那是300万的第四部分。③我一路看来，它使我大惑不解，而且我最初并未理解它也是计算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我以75万镑代替25万镑，我认为它是正确的。如果这是您的疏忽，那么它影响到1801年以后的整个一系列计算，但改正的结果将表明年度的利润大于您所说的。

① 这封信是口授的，由格伦费尔签字。——编者

② 原文是"不应该"，从文意来看应当是"应该"。——译者

③ 在已出版的《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里没有这一部分计算（从下面所说的来看，这似乎是指1800年银行借给政府的300万镑；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21页）。——编者

请将所附的文稿寄到塔普洛还我，今天上午我从那里寄给您两封文稿,我将在那里直到星期一邮件来后,那时我将回到城里来。

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大卫·李嘉图先生

125.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①]

春园

[1815年9月30日]星期六

我亲爱的先生:

昨天报上刊登的“老股东”的另一封信[②]刚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得到了两份报纸，附上一份以增加您的收藏。除了把桑顿先生说成了秘书以外,我认为他很正确地报道了事情的经过。

我正要出发去塔普洛,星期一回到这儿来。

您永远真诚的

帕·格

又及:

我写完上面的话后，收到您昨天自切尔特纳姆的来信。您回家时，将发现我星期四[③]寄上的3封文稿。我查阅了您提到的下议院文件。20万的自愿捐款是怎么回事?[④]

① 关于日期,见下面注③。——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271页,注③。——编者

③ 9月28日(第124号信;参阅它的第二段)。——编者

④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19页。1798年英格兰银行自愿捐款20万镑作为国防费。(见A.阿勒代斯:《再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们》,1801年版，第8页。)——编者

126.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16—由 127 回答］

［1815 年］10 月 1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敢说您已尽情享受了最近的好季节，而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我感到自己夏天在克拉弗顿处于同样的困境，结果什么也没有做。我正在考虑《人口论》的一个新版本，[②] 默里希望我在做别的事以前先弄完它。我正在整理关于农业体系和商业体系的各章，使它们更直接适合于主要问题；但是关于奖励金的那一章该怎么办则感到茫然。我仍然认为那一章的绝大部分是相当正确的，所以不愿删掉，恐怕这会引起别人说我改变了意见，而我并未感到有这种改变。我真正改变的意见确实是很局部的。

现在气候转变了，希望您已开始做些什么。我很同意您的这种想法：政府应当更多地分得纸币流通的利润。但从过去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我承认，我很怀疑把庞大的纸币流通与贵金属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而不使通货的整个数量发生巨大和恶性的变化的实际可能性。已经发生的情况清楚地证明，在战争和动乱的时期，对贵金属可能有巨大的需求，因为它们特别方便；而这种需求对拥有少量贵金属的国家发生作用就一定使物价大涨，或者使通货异乎寻常地减少，并造成极大的不便。要把纸币与贵金属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而不使通货价值发生巨大的波动，恐怕我们必须有储备和部分地流通金属货币。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邮戳上是"1815 年"。——编者

② 《人口论》的第 5 版直到 1817 年才出版。——编者

对于我们的老问题,我考虑得越多越不能同意您的新看法,您认为资本在取得利润方面是取决于生产上的便利,而不是象您过去所设想的取决于数量和竞争。由于与投资途径相对来说资本的数量少总是同生产上的便利相伴而来,您便把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高额利润归于后一种原因,而不是前一种原因,虽然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与需求相对而言的充裕资本是伴随着生产上的巨大便利而来,这种便利只能表现为地租和工资增加了,而不可能以利润的形式出现。在奥塔海蒂[①],生产上的便利也许是我们知道的国家中最大的,那里几乎不需要任何资本,差不多全部产品都成为地租和工资。毫无例外,凡是土地数量有限的地方,土地上生产的便利主要成为地租;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是这样肥沃,以致能有60倍而不是8倍或10倍的产量,而资本的利润却只有6%,劳动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也都很低;总之,只够维持一个停滞不变的人口。

我觉得您忽略了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事实上它们是很不相同的,也许除了最后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外,它们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最后投入土地的资本里,劳动的生产力最终限制着资本的生产力。在制造业里,它们彼此实在很少有联系;在土地上,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它们也难得同比例地增加或减少。我毫不怀疑常有这样的情况:对于两个国家里最后投入土地的资本来说,一国的土地可以有10倍的产量,而另一国的土地只有8倍,但在后一国家,由于对谷物的需求较大和谷物的相对价格较高,资本可以提供较高百分比的利润。

当您谈到生产上的困难或便利时,您是就劳动还是资本来说呢?如果您是就资本来说,那么生产上的困难或便利必定同低额或高额利润具有同样的含义,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字面上的。

① 奥塔海蒂现名塔希提,是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岛屿,位于西经149度,南纬17度。——译者

如果您是就劳动来说，那么分歧是确实存在的，恐怕我对这个问题不会与您有同样的看法。请在下次来信中给生产力下一个定义。

您关于高额利润取决于谷物低额货币价格的学说，我看比利润取决于生产上的便利的学说更要引起反对，而且与经验更相抵触。土地上生产的便利并不总是**必然**使货币价格便宜，因为高额利润时常抵消掉这种便利；同样地，低额利润也时常在价格上抵消掉生产上的困难。在爱德华三世在位①以后的150年里，谷价继续下跌，在1640到1750年间也是如此，利润也同时下降。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在继续开垦贫瘠土地的过程中，谷物价格与工业品相比将大为上涨，我们肯定是都错了。我很怀疑原料价格的自然的和必要的上涨是否一般都与增加投入土地的劳动量差不多成比例。就羊毛、皮革和亚麻来说，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其他特殊原因起作用的情况下，谷物生产上的困难应当使一国有大量廉价的贵金属，并与其他国家相比大大提高劳动的价格，这是可能的吗？至于货币价格，我们肯定是过多地归因于生产上的困难了。

我们曾请年轻的克拉克②来喝茶，他看来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他干得很好。马夫人向李嘉图夫人竭诚问好。

请相信我是您最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于1327—1377年在位。——译者

② 乔治·克拉克；见本书第241页，注③。——编者

12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126—由128回答]

1815年10月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不仅把土地的生产力，而且把同土地的自然肥力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机械和劳动，都看作生产上的便利。所以不能得出结论说，由于奥塔海蒂[②]有大量肥沃的土地，那里的利润率就应当最高，因为在欧洲，技术和缩减劳动的手段可能弥补奥塔海蒂自然的优越性而有余。问题是，如果英国的一部分[③]技术和资本投入奥塔海蒂去生产10万夸特谷物，投资者是否将在奥塔海蒂比在这里为同一目的投入同样多的资本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且那里的地租是否将比这里的更低呢？无论如何，您必须承认，假定使用同样的技术，以一定量资本生产的谷物数量，在那里一定比在这里更大，否则土地的肥沃就没有意义了。您还必须承认，虽然奥塔海蒂的生产率高，它的地租之低却同土地的肥沃以及土地与人口相比的广阔程度成比例。我很容易设想，由于现在奥塔海蒂的人民对土地实行粗放耕作，人口数目可能刚够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因而他们就要负担地租。但是，让仅仅100个精通耕作技术的欧洲人带着我们的经过改良的机械去参加他们，立即产生的结果将是他们$\frac{3}{4}$的土地在一个时期内[④]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用的，因为$\frac{1}{4}$的土地生产的食物可以比全体居民能够消费的还多。现在我问，是否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信是在盖特科姆写的,在伦敦寄出的(邮戳上是“10月9日”)。——编者

② 在这里和下面,李嘉图把“奥塔海蒂”拼写错了。——编者

③ “一部分”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④ “在一个时期内”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可能一个国家$\frac{3}{4}$的土地可以从耕种的状态过渡到荒芜的状态而不使地租下降？如果对土地的需求减少，地租是否必定下降？如果您说不是，那么价值取决于供求之间的比例这一命题就不正确了。

现在假定英国处于我所幻想的奥塔海蒂的那种状况，而且它确实是处于它的全部或大部分①土地都已被耕种的状况；再假定另有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国家，它的耕作技术和机械超过我们的程度犹如我们的超过奥塔海蒂人的那样。如果该国有100个人带着他们的资本、技术等等来到我们中间，是否会产生我刚才说过的同样结果？现在机械的每一项改进还只是小规模的，而我在这里假设的改进是大规模的。我非常惊讶您竟认为："毫无例外，凡是土地数量有限的地方，土地上生产的便利主要成为地租；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是这样肥沃，以致能有60倍而不是8倍或10倍的产量，而资本的利润却只有6%，劳动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也都很低。"同别的东西一样，土地也按照对它的需求的比例涨跌；每项改进将使您能在较少的土地上生产同量的产品，或者在同量的土地上生产较大量的产品也是一样，这种改进并不能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因而不能提高地租。

我不能清楚地看出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之间您认为重要的区别。每一种缩减劳动的机器都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但也增进资本的生产力。英国用机械和一定量的资本将比奥塔海蒂用同量资本而不用机械获得更多的实际净②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产品都是这样。英国会这样，是因为它使用少得多的人手去取得同样的产量。劳动的生产力越大，资本的生产力也就越大。

① "或大部分"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净"字是后加的。——编者

在我看来，一种就是另外一种的必然结果。我所提出而您反对的意见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凡是与土地有关，劳动的产量总是不断减少，而不以技术和机械的一切改进为转移，因而资本的生产力也就降低。产量的这种减少对一切土地所有者都有利，但是这损害到制造业主(我把农场主也包括在内)的利益，因为首先这使他们制造的商品对谷物的交换价值比以前减少，其次这提高劳动的价格从而提高生产成本。

我明天到伦敦去几天，我将在那里把这封信投入邮局。我已把我对银行利润和单纯使用纸币的好处的意见，用我那不连贯的和受局限的笔调写了下来。① 我对它并不满意，不想出版。全部内容对于作为一个小册子来说也嫌太少。我想格伦费尔先生很盼望在议会开会以前有人谈论银行问题，我也希望有一位能手来担任这件事。

我总是高兴听到您正在准备出版书籍的，因为我虽然并不总是同意您的意见，却深信您的著作对我极感兴趣的科学的进步会有所贡献。要是我们没有这样重大的分歧，我就更高兴了。如果说，我是太注重理论(我确信情况正是这样)，那么我认为您是太注重实际了。在政治经济学中有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情形和发生作用的原因，要以经验来证明某一学说是有很大危险的，除非我们确知变动的一切原因都已明了，并适当地估计到它们的影响。

惠肖先生和沃伯顿先生在史密斯先生家住了些日子。不幸我不在家，很少看见他们。昨天我同惠肖先生一起进餐，他谈到即将离开史密斯先生。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

您的

---

①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大卫·李嘉图

感谢您照拂克拉克。

12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27—由 130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10 月 11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家兄[②]离开英国去意大利之前，同他一起在城里过了几天，昨天才回来。真遗憾，我在收到您信时才发现，我在城里错过了看见您的机会。希望您能在回盖特科姆以前来住两夜，以弥补我的损失。那时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您对银行的评论，然后决定出版它是否适宜。如果您现在能来住两天，那么只要我能做到，我将试试看在圣诞节的假期在盖特科姆也住两天。我想明年夏季我们可能走另一条路。

您有些误解了我的奥塔海蒂的例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由于缺乏技术，他们的资本只提供很少的利润，虽然土地极为肥沃；而是说，由于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土地上自发生长的果实，几乎不需要任何资本形式的垫支，因而土地的一切赋予一定都归地租和劳动，但主要是归地租。

我总是明确地承认，而且将来也承认，任何促使对土地的需求减少的原因也将减低地租。我只是要使您承认，根据供求这同一重要原理，任何促使对*资本*的需求减少的原因也将减低*利润*；但我

① 信封上写着:“格罗夫纳广场　上布鲁克街 56 号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西德纳姆·马尔萨斯。——编者

觉得您是把利润放在对所有其他商品都起作用的规律之外，而不承认使地租和劳动工资低的同样理由也会使利润低。

您感到惊讶我竟认为，在土地数量有限的时候，土地上生产的便利主要成为地租；虽然土地可以提供60倍而不是10倍的产量，利润也许只有8%。现在我要明确地问您，一个国家只有10万英亩全都是最肥沃的土地，但人口和资本增加到了它的产品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利润将会怎样？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是否都将很低，虽然一定量资本提供的产品数量*包括地租在内*可以是100%？我记得曾向您提过，在苏格兰的某些农场里，产品价值对投资的比例为56%；我相信大不列颠的全部农产品也远在投入土地的全部劳动和资本的20%以上，而农业资本和其他一般资本的通常利润却不超过10%。这些不就是地租从我们土地的肥沃和农业技术获得利益的例子么？如果两者都大为改进，只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人口增长到更丰富的产品所能容纳的限度，地租是否就要大为增长呢？事实上，土地肥沃是高额地租的主要原因，而低额地租是土地贫瘠的必然结果，无论谷物是多么缺乏。如果土地不能维持多于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就不可能有地租。

我很惊讶，您竟看不出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之间的区别，我仍认为这种区别是最重要的。它们常常是、但绝不总是一起变动的。一台能做5个人工作的机器往往并不比一件最普通的工具提供更多的利润。

我没有时间把这封信再读一遍，只好就这样寄上。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129.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由 130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10 月 1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现在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只要我能做到，我不打算因此而进行报复。我是否能来还有问题，即使我能来，也不会多于两三天，而且马尔萨斯夫人不能同来。我们没有家庭女教师，不能离开我们的孩子。[②]我的男孩子也将从学校回家来，所以我只能离开一个很短的时期。因此，您不要对我寄以希望，也不要为我预先约定别人。但是，倘若我能够安排，而且那时对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将尽可能来盖特科姆访您几天。

我注意地阅读了您的手稿，认为它很重要，值得公众注意；但我怀疑它在文笔和编排方面是否写得象您头两本小册子那样好。至于内容，我几乎完全同意您的意见，除了下面这一点以外：我认为您没有考虑到您建议采用的通货必然要经历的一切变动，特别是巨大的变动，对金银条块的骤然需求对不足的供给发生作用就可能引起巨大的变动，而按照您的计划，金银条块的供给可能会不足。如果范西塔特先生象某一年那样，突然要把 400 万硬币送往西班牙，我不能不认为，按照您的制度，这将使通货极度紧缩。如果您还记得，我们根据计算，发现在半岛战争的某些时期我国黄金的价值比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高 10% 和 15%。[③]我毫不怀疑，在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李嘉图先生”。

这封信答复李嘉图一封业已遗失的信，那封信是和《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的手稿一起寄去的。——编者

② 马尔萨斯有 3 个孩子，那时亨利 10 岁，另有两个女孩。——编者

③ 见本书第 124 页。——编者

纸币盛行的国家里，银行没有特别多的储备时，由于骤然的需求，贵金属价值的变动总是最大的。我毫不怀疑，近10年来，与商品相对来说，贵金属在法国比在我国经历的变动少。

我还不能肯定我是否应当建议以白银而不以黄金作为本位，以防止两种贵金属相对价值的改变造成到银行挤兑的现象。

我很满意您提出的一定季节市场上货币暂时短绌的补救办法，并认为它完全适用。您很清楚地说明了您关于银行的方案；但我预料经理们将坚持他们的章程。

我将把手稿交给明天3点钟去霍尔本的“乔治和蓝野猪”的马车带去，写明交给您收，留在那里等您自取。我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文笔方面，当然采用与否悉随您意。我上一封信写得那样匆忙，我简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而我现在差不多同样匆忙。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13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128和129—由137回答]

伦敦

1815年10月17日

我亲爱的先生：

马尔萨斯夫人不能陪您一同光临盖特科姆，使李嘉图夫人和我都感到遗憾。我们本来可以很快乐地引导她去观赏敝郡的某些美景。您来时可以把枪带来。虽然我不是运动员，我将尽可能使您得到最好的运动。

非常感谢您对我手稿的关怀。我充分意识到文笔和编排方面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的缺陷；这些是我永远无法克服的毛病；可是，我愿意竭尽全力把它提高到您用来同它比较的那种很低的水平。练习得越多却写得越坏是不可原谅的。

我预料到您不会完全同意我的从流通中取消金属的计划，但我认为可以回答您反对的理由，并希望消除您的反对意见。您怕如果没有金属货币流通，我们就不能在紧要关头供应巨额金银条块，以应国家的急需。然而事实与您的看法相反，因为在金属完全退出流通的时候，我们曾经供应过巨额金银条块。在整个半岛战争期间，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按照我的制度，银行确实能够在它的钱柜里保存较少量的金银条块来满足公众的需求，那么反对意见才有充分根据。但是，区别仅在于，在一种情况下，银行的储备全部是金币和银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全部是未铸的金属。但在两种制度下，如果银行券兑现而且金银都变得更有价值，通货数量必定同样地减少。于是那种论点可以用来反对一种可以兑成硬币或金银条块的通货，但对于硬币或金银条块都不适用。我同您一样地认为，整个来说，白银是一种比黄金更好的本位，特别是只用纸币的话。认为白银体积较大的一切反对意见都会消除的。

我发现我的确误解了您关于奥塔海蒂的利润的例子；但我们的分歧仍很严重。我极其明确地承认，任何促使对资本的需求减少的原因也将减低利润。但我认为，除了食物和劳动的相对高额价格以外，无论资本多么充裕，没有原因能在任何长度的时间内使得对资本的需求减少。我还认为，利润并不**必然**随着资本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因为对资本的需求是无限的，它同人口受同一个规律支配。食物价格的上涨，从而劳动价值的增加，都阻碍它们。如果没有这种上涨，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人口和资本无限增加呢？我承认供求这一重要原理在每种情况下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食物和农产品方面没有困难，我看需求将与供给以同样的比例

扩大。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土地肥沃是高额地租的主要原因，而低额地租是土地贫瘠的必然结果，无论谷物是多么缺乏。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一个国家只有10万英亩全都是数量[①]最肥沃的土地，但人口和资本增加到了它的产品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都将很低，虽然一定量资本提供的产品数量包括地租在内可以是100%。但我要问，如果由于某种奇迹，那种土地的产量能够一下子增加一倍，地租是继续象从前那样高，还是可能上涨呢？我们是说立即产生的而不是最终的影响。技术和机械的改进可能在1,000年内对地主有利，但在900年内则对佃户有利。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我一直很忙，现在还是很忙，要到星期五[②]才能回盖特科姆。

13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③]

[由132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年10月16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昨晚写信时，[④]深信下午的马车是去霍尔本的"乔治和蓝野猪"的。可是，今天上午我发现我弄错了，手稿已去雪山"萨拉逊头"[⑤]，希望您派去的人能在那里找到它。我怕发生错误，没有吩

① 应当是"质量"。——编者

② 10月20日。——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④ 第129号信。——编者

⑤ "萨拉逊头"是旅馆名，可能旅馆招牌上画有萨拉逊人（阿拉伯人）的头像。——译者

咐把它从“萨拉逊头”寄往“乔治和蓝野猪”，我想您的人在霍尔本找不到它，或许会到另一家旅馆去问。

我认为您不必去理会银行的忿懑不快。这本书的出版[①]无疑会使经理们勃然大怒。顺便说一下，股东们也许不会要求分配赚得的利润，并反对政府参加分配；但我想您的看法是瞻望将来，而不是回顾过去的。目前的纸币制度容许银行赚得的巨额利润，无论如何公众应当分得一些。

请问最近有关于流通中英格兰银行钞票数目的什么账目吗？就我所知，据说最近钞票数目大为减少，这是物价下跌的一大原因。是这样吗？我在城里听说，一切国内贸易都极为清淡。

一半以上的国民收入大为跌价而不影响到需求和另一半国民收入，这是可能的吗？老实说，我毫不怀疑，目前贸易清淡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和农场主的收入都减少了。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品总是可以售出的，卖者的损失就是买者的利得；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它的产品是按照鼓励生产还是妨碍生产的价格来出售，则根本不同。依我看，在价格下跌的时期内，各种生产都大受阻碍；经过七、八年的价格下跌或七、八年的价格上涨之后，一个国家的财富状况将大不相同。

我同意您给生产上的便利所下的定义，[②]但我认为您从它作出了错误的推论。我也同意您的这种想法：在开垦土地的进程中，土地上劳动的生产力有减少的正常趋势，正如劳动的实际工资有减少的正常趋势一样。但我认为由此推论说，在这一进程的某些一定长度的时期内，资本的利润也许不会象劳动工资那样增长，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在人口比资本增加得快的时候，不论技术的改进等等如何，土地上的利润总是增长的。

---

①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② 见本书第286页。——编者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13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131—由137回答]

伦敦

1815年10月1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收到您昨天的信之前，已将我的信[2]付邮。您寄下的包裹已经安全抵达。您为它如此费心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对银行的看法纯属瞻望将来。我想，流通中的银行券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比以前任何一次的都大。我在伦敦没有文件，但我想那时(1815年)银行券的流通额已达到2,800万,或者更多一些。

听信关于贸易兴旺或清淡的报告是危险的。我相信上一季度的收益肯定是异乎寻常地多，而这不是贸易缩减的迹象。由于您承认卖者的损失就是买者的利得，我看您是把影响过多地归因于最近农产品的下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物价都低,生产将受阻碍。如果在一个国家急剧繁荣起来的时候,货币价值大跌,虽然物价也下跌,生产就不受鼓励吗?

我并不想否认,如果人口比资本增加得快,土地上的利润可能增长,但这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利润在一有限的时期内局部地增长,而与各行各业的利润普遍增长很不相同。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动摇我的原理。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第130号信。——编者

我应当道歉在同一天内两次写信给您。

133．格伦费尔致李嘉图

塔普洛

1815年10月17日星期二

我亲爱的先生：

我奉还马尔萨斯先生的信，①我希望他说的话会使您决定，把您对通货和银行业务的思考付印，使公众受到裨益。马先生喜欢用白银而不用黄金作为本位，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我急于看到您关于货币市场上季度性短绌的补救办法公诸于众，并希望在它已是众所周知的时候会被采纳。

我决定于星期六去切尔特纳姆。我将从那里寄上一行到盖特科姆，约定一天来看您。

梅利什先生的第二项决议中有一部分声称，②到1815年4月为止的那一年红利证书的数目是565,600，您特别注意到那一部分了吗？这一数目远远低于我所想象的，并证明拥有股权的人数大大少于一般所猜想的。这一数目当然包括四个季度发出的全部红利证书，并假定没有股东在他的名下有一种以上的股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一年里按照他的股票发给他两张红利证书，结果是（那一数目除以2）股东不多于282,800人。但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许多个人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股票，这就进一步减低这一数目；另一方面，在委托办理的情况下，一张红利证书又往往属于许多个人。无论如何，账户数目不会超过282,800。这一数目比您想象的大还是小呢？蒂尔尼先生和我都觉得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

① 无疑是第129号信。——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38页。——编者

我将在这里直到星期五晚间或星期六上午。

我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是

您最真诚的

帕斯科·格伦费尔

大·李嘉图先生

134.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114—由135回答]

查德,福德修道院

1815年10月10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不同意我关于上下两院议员们的美德的意见。我决未期望您立即同意我。我是渐渐得出这些意见的,我自己并不愿意这样,而您也将如此。这些意见是从我的研究中自发得出的,我并未寻求它们。无论推论的根据看起来多么正确无误,我是对前提都早已熟悉才允许自己作出结论的,或者才能够相信结论可能是正确的。这种弱点(因为这是一种弱点)来自我们最常有的偏见之一,即身居高位的人具有美德,位卑职微的人具有恶行。假使一群位卑职微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权泰然无患地出卖他们的国家,并颂扬卖国行为,那么谁(至少在上下两院议员们当中)又会有丝毫犹豫来假定他们会这样做呢?但是,由于他们都是伟大崇高的人物,——啊,在那种情况下,这样怀疑他们便是一种罪过。可是,对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教育、环境和行为知之甚少的人,谁又把美德同那种地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李嘉图已于10月8日去伦敦(见本书第288页),直到他大概在20日回到盖特科姆时才收到这封信(见本书第294页);见他的回信。——编者

位联系起来，或者发现那里竟有美德而不视为奇迹？您曾否见过一个仆人对您奴颜婢膝，对您最卑鄙的任性行为和恶劣行径阿谀奉承，正象王公们普遍看到要人们做的那样？关于他们贪污腐败的情况，请读一下温德姆反对改革的演说，①在那里您将看到要人们的卑鄙龌龊被揭露无遗；您还将看到他描绘两院议员们的贪得无餍——他们靠牺牲公众利益来生活和掠夺人民钱财来花费的难以满足和寡廉鲜耻的欲望，如果我力求在激烈程度上超过他所使用的语言，那根本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不过是人类本性的规律的牢固作用而已。给任何其他人以同样的不良教育、同样的掠夺他们国家的权力、同样的出卖良好治理原则的动机，并因支持弊政而予以金钱和颂扬；如果他们拥护良好的治理原则，则不但不予以金钱、权力和颂扬，反而冷眼相待，加以申斥，那么他们就会象上下两院议员们一样地去做。所以，造成这种恶果的乃是两院的政治制度；在人们的利益和职责不一致的时候，应当只看到恪尽职责的情况；但是恰恰相反，职责肯定要遭到破坏。——啊，但是，如果这是在于两院的政治制度，您说说看，您要怎样组织两院来补救这种弊端呢？首先要承认补救办法是需要的，而且良政和弊政之间不堪细述的差别使得这种补救办法非常迫切需要。我确信有这种需要，您的研究不久也会使您确信这一点。我还要向您展示一项计划，您将承认这项计划将会卓有成效和轻而易举地补救那一弊端，而且除了堵塞未来获得不义之财的通路以外，并不改变任何人的境遇，或者不如说，那时您无需我指引便会自己看到这件事。孟德斯鸠说："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得以滥用权力，而且极度滥用权力，这是一项永恒的经验。"②在根据他这段话大讲其道的同时，我只

---

① 1809年5月26日的演说；见《尊贵的威廉·温德姆在议会中的演说集》，伦敦，1812年版，第3卷，第236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论法的精神》，第11篇，第4章。——编者

是在观察的直接的和不可抗拒的引导之下应用这项永恒经验的成果。您或者承认这项永恒的经验，或者表明上述议员们无权出卖良好政治的各项原则，而且他们这样做毫无报酬;或者表明他们的行为与这种理论不符，如果您谢绝进行这种试验的话。

在这一类情况下，我们也很容易以宽容彼此过错的念头来欺骗自己。在私生活的一切私事中，不必更加专心致志于培养美德。但在一切滥用权力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经常考虑到，容忍一个或少数人的不正当的欢乐，乃是置千百万人的痛苦于不顾。纵情滥用权力是最不人道的事。

上面的话是在您来信到达后不久写的。我几乎忘了您信中的话。您信中谈到波特夫人,[①]使我也很难过。我从离城以前所听到的得出结论，她在复原中。从和蔼可亲的病人以及同她一起深受痛苦的那些人这两方面来看，这是一件动人的事。

我盼望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一些您在尊著上所作的进展。现在我认为您已经决心承担这一任务了。议会的工作将接踵而来。您谈到的足以妨碍您的一切紧张情绪，我也有，而且同您一样严重，但是坚强的决心和熟悉那种场面以后，会逐渐克服它的，您也将如此。

您若经常来信谈谈家庭近况，将使我很高兴。关于我的近况，只有两个字——如常。我们读书、散步、吃喝和睡觉，如此而已。那本老故事——我的印度史——(感谢上帝)现已将近结束,[②]但最近写评论的事折磨着我。顺便说一下，最近贵郡一位高僧的访问使我家的近况有了一点改变，您猜不到他是谁——格洛斯特的主教。他每年都到这邻近地区来，他作为韦尔斯的副主教在这里有一份产业。他应邀来修道院进餐，使我们都很爱他。

---

① 李嘉图的妹妹萨拉。——编者

② 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从 1806 年开始写作，于 1817 年底出版。——编者

休姆先生同他的新婚夫人去游览各大湖，约在本月月中到达切尔特纳姆。您允许我命令他取道盖特科姆去伦敦吗？

请问，马尔萨斯先生怎样了？您同他通信还象往常那样迅速吗？现在他的意见如何？在出版方面他在做些什么？

谨向您炉火周围的人致敬(我们这儿还没有火，虽然已相当冷了)，我是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135.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134—由138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年10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伦敦将近两周，其中大部分时间您的信在这里等着我回来。我毫不耽搁地感谢您来信，并奉上我的回信。您所说的关于上下两院的话，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毫不怀疑您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您把它应用得太死板。我看您是把金钱的刺激和对王公们的颂扬估计过高，而把舆论的影响和值得赞许的自觉精神估计过低。有些人把这后两种报酬看得如此宝贵，以至为了取得它们而不顾一切困难，这说明，两院也许组织得不好，而不能保证每一项动机都是从恪尽职责出发，可是拥有各种形式自由政治的每个国家都有一种自然的矫正办法，这种办法将大大改善它制度上的弊端。我不是提出这一点来作为使弊端继续存在的论据，

① 信封上写着："萨默塞特郡 查德附近 福德修道院 詹·穆勒先生"。——编者

而是用来证明，当您说没有美德会和恶行混杂在一起时，您的判断过于苛刻。总之，在类似的情况下，出身高贵的人会比出身低贱的人做得不同和较好，这样的假定并不是一种偏见。如果受过教育的人不是美德较多，如果教育不在某种程度上教导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提高到不贪图金钱，那么教育又有什么好处呢？孟德斯鸠说，不仅所有的人都打算滥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而且**极度**滥用权力，他这样说是否过于苛刻？

现在谈一点家庭近况。我在伦敦期间，舍妹萨利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孩。我们都担心，在她身体虚弱的情况下，这一严峻考验会使她受不了，但她夜里睡得比较安逸，她的皮肤已不象分娩前那样过敏。她的精神也已好转。很幸运，孩子健康茁壮，无瑕可击，在她内心引起的兴趣给她的前途增添了新的色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她还能康复，而且，由于孩子的状况，将与其呱呱落地前的令人沮丧的状况大不相同，她必将比我们任何人更愉快地体验到健康的可贵。

我离开伦敦后一天，拉尔夫从巴黎回来。我还未看见他，但我知道他这次旅行很愉快。我曾给他一封致萨伊先生的信，[①]萨伊先生对他关怀备至。

我们在盖特科姆和往常差不多，总是宾客满堂，他们有些人侵占了我许多时间。我常说我必须去伦敦休养，因为在这里我不仅要款待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来访者，而且格洛斯特郡住在离我们10英里以内的四面八方的邻居们都很爱交际，我们为了访问他们，并且为了路程，都要花费时间。现在我们大有人满之患。昨晚我们有一次舞会，坐下进晚餐的不下49人，大家到今晨4时才散。我睡了4小时已满足了，但我的客人们并不如此，这使我有机会写信给您。贝斯维先生和夫人都在这里，他们在切尔特纳姆有一所房屋，

① 第103号信。——编者

现在回家来住几天。克拉特巴克先生和夫人也在我们的客人当中，我很高兴告诉您，后者比她好多个月以来看起来好一些。

既已奉告您我们活动的详情，您听说我在读或写的方面做得极少就不会感到惊讶了。由于下次会议将考虑银行事务，我已把我对银行业务的想法都写在纸上。我力图表明，一种调节得宜的纸币，其价值变动比金属通货小，所以更为可取。我推荐了一项简单的计划来避免货币短绌，这种现象总是在国家支付红利以前发生，而使商界感到苦恼。我再次指出了纸币可以兑成金银条块而不是兑成硬币的好处。在这一点后面，我根据格伦费尔先生提出的理由，力图表明，政府上次与银行达成协议，分割从公家存款和经理公债所得的利益，是替公众订了一项毫无远见的协定，我建议在即将订立的协议上要多加小心。最后，我试行计算银行现有的财富，并坚持银行股东有权分配银行的巨额收益(我是毫无私心的，因为我只有银行股票 500 镑)。我曾把它给格伦费尔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看过。前者催促我出版它。[1] 后者几乎同意我的全部内容，但同我一样地认为，它写得甚至不如我头两本小册子。[2] 因此我不大想出版它，但我在最后决定以前，愿意得到您对它的坦率意见，我确信您是不会给我别的意见的。如果可能，我将在把它改好一些(我想我能做到)以前，让它带着各种缺点，于本周末或下周初从巴思寄上。

我认为我已在《慈善家》和《爱丁堡》上认出您的文章来。我很高兴您的历史已将近写完，希望它给您带来盛誉和一笔巨款。

我确实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休姆先生和他的新婚夫人。您若写信给他们，请为我用最恳切的词句向他们这样说。同时，我自己将去信切尔特纳姆，提出同样的请求。

---

① 见第 133 号信。——编者

② 见第 129 号信。——编者

马尔萨斯先生和我继续通信，但不象我们有时那样积极。我们的分歧几乎同以前一样多。在我看来，他对地租、利润和工资问题所持的意见里，真理和错误惊人地混杂在一起。啊，我要是能写一本书该多好！他正在准备他《人口论》的一个新版本，预备付印。他应当坦白地承认，他在关于农业体系、商业体系和奖励金的那几章里犯了很大的错误。

希望边沁先生身体好。谢谢他将他的小册子寄到布鲁克街给我。[①] 我希望不久就能读它。谨向他和穆勒夫人致意。请相信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我将把我的手稿寄交查德附近福德修道院您收。

136. 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答 120—由 141 回答]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1815 年 10 月 29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我衷心祝贺特罗尔夫人和你增添了家口，并希望这将增进你们的幸福。

你说得很对，有朋友同我们住在一起便打乱了我们的正常习惯。我发现这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当一个人有了预定目标，读或写就应当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不要长期间断，因为经过一

① 大概是《动机表》，共 32 页，伦敦，泰勒书店，1815 年版。——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萨里 戈达尔明 昂斯特德伍德 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个时期我们的思路转入了新的途径，我们不容易回忆起自己心中模模糊糊地萌发过的思想。我自从到乡间以来，几乎没有一周没有来访者，我把我在写作方面做得极少这一缺陷归咎于这一点。我没有仿效你为我树立的光辉榜样，也没有边做边改进，所以每一次新尝试都不如前一次成功，我最后一次完成的必然是最糟糕的。迄今为止，我所做的不过是写了一本很小的关于银行事务的小册子，[①] 两周以前我不得不到城里去几天，已把它带去了。我不大想出版它，但我认为还是问问我的朋友马尔萨斯对它的意见好。他的意见对于内容并没有什么不赞成，但明确地表示它在文笔和编排方面都不如我头两本小册子。[②] 所以你看，除了研究本身给我带来的乐趣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来鼓励我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我的意见无论多么正确，我决不会幸运到写出一部使我享有盛誉的著作来。然而，我下定决心不被一般的困难所吓倒。我将重新开始工作，竭力改进我刚写完的东西的文笔和编排。这并不是说，我已经确定，如果我获得成功，便出版它，但至少它将给我以机会来运用我绵薄的能力。马尔萨斯先生和我对地租、利润和工资等原理的看法仍有分歧。这些原理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每一点都有联系，我把对它们的正确看法看得最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大权威不同，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全部才智集中起来，不仅为了确立我认为是正确的原理，而且为了从它们作出重要的推论。为了满足我的心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也许我终于写出一些可以使人理解的东西来。

你告诉我的关于有篇文章原拟插入上一期《爱丁堡评论》的奇闻很有趣。这说明没有比充当预言家更危险的了，除非我们使用

①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② 见本书第 291 页。——编者

模棱两可的语言,略加引申就可以适合一切事件。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家们并不象我期望的那样谨慎,这从他们关于西班牙战争和根本不可能打败波拿巴的预言已可看出,更不用说关于银行限制法案等等的预言了。

至于刚才提到的那位人物,我很同意[你][①]的意见,一个人的品格和声望必须参照他的整个行为来评价。"我们必须把他优秀和恶劣的品质都记上账,再结算差额。"我要以这条准则来衡量波拿巴,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将以这条准则来衡量他。他有过20年的光辉业绩,由于一场经过奋勇搏斗的败仗而沦为囚徒,你就说他英名扫地,我认为你离开了这条准则。我所争辩的只是差额,我仍认为它是在账的贷方。

既已把我的工作详细地告诉你,请允许我问一下你的如何?你是在随便阅读以自娱,还是在注意某一特殊问题呢?如果是后者,那么我希望你的思想转向出版方面,因为一个善于敦促别人努力奋斗的人,应当自己为名扬四海的愿望所激励。你在闲暇和资历方面具备各种有利条件,却只是宣扬你自己并不付诸实施的教条,那就不可原谅了。

穆勒先生写信给我,他已将近写完他的印度史。[②] 今年秋季他在去年秋季住过的地方,同边沁先生在萨默塞特郡的福德修道院,他们在那里大有空闲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我相信马尔萨斯先生正在准备他《人口论》的一个新版本,以便出版。[③] 那部著作里有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说需要修正。我希望它们将得到彻底修改。李嘉图夫人和小女同我一起衷心问候特罗尔夫人,我们希望她的健康已大为恢复。

---

① 手稿破损。——编者

② 见本书第300页。——编者

③ 见本书第283页。——编者

你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3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30 和 132]

[1815 年]10 月 3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相信现在您已回到盖特科姆。由于谈话比一封信更能畅所欲言,您不能到我们这儿来过一天,使我感到遗憾。您知道我总是承认经验的权威的,我不能不认为,在您提到的那一点上,经验与您正相抵触。我毫不犹豫地承认,国家的确输出金银条块,虽然它并不流通。但在这种情况下,对它的需求和它的输出肯定造成了它价值的很大波动。我所要说的是,如果全部通货由于按比例减少而致经历同样的波动,商界[将][②]深感苦恼。我不相信,战争期间在汉堡、阿姆斯特丹或法国,贵金属价值的波动都一样。如果您还记得,在我们的某些调查研究中,看来这里的黄金价格有时比汉堡的高出 10%以上很多,我想有一个时期是在 15%以上。我并不是要把我的考察应用到您的支付金银条块而不支付铸币的制度上去,而是应用到只拥有少量贵金属的国家可能会遇到突然的需求的各种制度上去。

我总是承认,在资本和人口不受取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而能够一同增长时,它们的增长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但是我极其明确地否认,在人口受到限制的时候,对资本的需求却不受限制;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邮戳上是"1815 年"。——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我看这好象是您所主张的命题。您似乎完全根据关于土地和利润的不同原理来争论。您说对资本的需求将与供给以同样的比例扩大，而您又认为土地的适量供给,或与之相当的产品的适量供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有降低地租的作用。您说耕作的改进在1,000年内对地主有利，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少数的这类改进使得产品增加了一倍,在5年、20年或50年内，人口将同比例地增加,地租也会加倍，而利润仍同从前一样,尽管生产上的便利已增加了。在革命战争以前，利息率不到4%,而利润与之成比例,能否说以前机械的改进几乎全都对地主有利呢？您是说，如果一半的土地将生产同量的产品,地租将要降低吗？根据同样原理,如果一半的资本将生产同量的产品，为什么利润却不降低呢？其余一半资本能投到哪儿去呢？也许您会说,虽然起初可能有些困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需求将与供给成比例;那就是说，对于利润您要求有一段间隔时间，而对于地租则您说:“我们是说立即产生的而不是最终的影响。”您承认，如果人口比产品增加得快，土地上的利润会增长;如果产品比人口增加得快，土地上的利润会降低;但在生产上突然有巨大便利的情况下，就肯定可以说产品比人口增加得快。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不增加，则利润必定降低;在人口同比例地增加以后,生产上的便利将对地主有利。所以,我仍然坚信,“毫无例外,凡是土地数量有限的地方,土地上生产的便利主要成为地租。”① 我不能不认为，您关于无论人口是否同比例地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总是无限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设,直接违反了供求这一重要原理，并与经验完全抵触。地租取决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对土地的需求。在生产力既定的情况下,地租随着需求变动;在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地租随着生产力变动。同样,利润取决于劳动的生

① 本书第287页。——编者

产力和对资本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忽视对需求的考虑是同样错误的。我十分惊讶，您[竟][1]看不出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之间的重大区别。也许您还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或无偿取得的大机器必然提供高额利润。

请问，您是否认为目前整个来说通货是减少了？

您真诚的

托·罗·马

138. 穆勒致李嘉图[2]

[答 135]

福德修道院

1815 年 11 月 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一个多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在盼望收到手稿，[3]因为您来信中曾给我以这样的希望。我在伊尔敏斯特也问过，我想去巴思的马车可能把邮包留在那里。现在我开始担心也许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现在写信是为了询问一下。除非邮包在这个期间寄到，否则最好是听到有什么事就误了把它从盖特科姆寄出。如果是这样，我希望它将不再被耽误，因为我急于看到它。虽然我热爱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好多年来，除了您富有教益的谈话或著作使我受到鼓舞的时候以外，我都无法考虑它。您在写作上毫无障碍，而只是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为什么您竟叫嚷："啊，我要是能写一本书该

①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李嘉图夫人的笔迹在背面写道："我把这封信附寄给范妮"（即摩西·李嘉图夫人）。那时李嘉图在伦敦；见本书第 311 页注①和第 140 号信的开头。——编者

③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多好!”以最容易使那些知识贫乏和不大关心的人明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技巧您还需要练习，而它只要稍加练习便一定能够获得。由于我惯于利用教师的权威，所以我真诚地运用这种可敬的资格，命令您开始写您计划中的著作的三个主题——地租、[1]利润、工资——当中的第一个，即地租，一个小时也不要耽搁。您若把它交给我审查，您可以放心，我将迫使您在住手之前把它全部写好。

我收到我们巴黎朋友[2]的一封长信，他说，我告诉他现在您大概要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政治经济学，这使他很高兴。他说，他正在为他书的第三版修改论货币的各章，使之与您的看法一致，第三版可能在明年问世。[3]他还说，他曾写信给您。他为他国家的状况喟然长叹；对英国政府则至为愤慨，英国政府对人类和良好政治的爱，充分表现为他们热衷于采取种种措施来按照他们的爱好在法国建立一个政府。然而他说，在提到他的意见时，必须瞒掉他的姓名，因此您可以看到，我在写了他的名字以后，又把它涂掉了。

我没有打算把这封信作为您来信的答复，而只是询问一下，而且我被叫下楼去同教区的牧师闲谈，几乎把整个上午都用去了，只好就此搁笔。等我奉还尊稿时再同您详谈。

您谈的波特夫人的情况，使我甚感欣慰。衷心问候您炉火周围的人。我们在谈本月底左右离开此地，决定之后将不象去年那样再逗留下去。我想您回伦敦不会比2月早很久吧。

请相信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

① 这里删去了“工资”字样。——编者

② 先写作“萨伊先生”，后来涂掉了。——编者

③ 《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版，1817年。——编者

139.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11 月 1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将万分高兴在星期六见到您。如果没有什么不便，也许您愿意为马尔萨斯夫人做件事，陪伴她的姊妹(埃克索尔小姐)来海利伯里，我相信她准备在那天同我们在一起。请掷下一行告诉我这是否方便，因为这可以免却我们去接她。她将在布卢姆斯伯里，伟人拉塞尔街 57 号布雷夫人[②]家，您指定那天的任何时候对她都是合适的。可能我的外甥R. 布雷先生能够陪伴她，但还不能肯定。他若能来，我确信您不会反对他作为同乘马车的第三者。但是，倘若这项计划对您有些不便，那就不要考虑它，因为我们能够毫无困难地另行安排。

您没有充分考虑到需求，又不承认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之间非常显著的区别，我们的重大分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如果产品无人购买，[您][③]对于提供 60 倍而不是 10 倍产量的土地如何想法呢?一种情况下的利润会比另一种情况下的大 6 倍吗?

邮车在等着。

您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马尔萨斯的姊妹,爱德华·布雷的寡妇。——编者

③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140. 李嘉图致穆勒[①]

[由142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年11月2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从伦敦写给您上一封信之后不久,[②]李嘉图夫人竟同我在那里会合,使我大为惊讶,这一方面因为她想探望她那久染重病的姊妹,另一方面因为她不愿意远离我100英里之遥。今天上午我们在摩·李嘉图夫人的陪同下回到盖特科姆,她虽然经不起旅途劳顿,却因为我们这里的纯净空气有益而陪我们来。我们旅行得很慢,途中历时3天。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您给李嘉图夫人的信,您24日的信也在今天白天递交给我。李嘉图夫人要我感谢您写信给她和信中的好意。虽然这样迟才收到,它还来得及阻止克拉特巴克先生去为手稿费心,因为我们不在的期间他和小女留在盖特科姆照料一家,还没有机会去打听遗失的手稿。[③]

我必须非常恳切地感谢您从您的工作中省下这样多时间来考虑我手稿的内容,显然您已经这样做了。虽然我深信您希望鼓励我坚持写作而对我的作品过于恭维,可是我确知,如果您认为我出版它会使我的虚荣心大受损害,您便不会鼓励我出版了。

您建议,把考虑一个问题时所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之后,在每一段的边上加注,然后再检查这些边注,全部编排一下。我很容易设想,这种方式一定大有帮助,特别是对一个缺乏经验的著者来

① 信封上写着:"萨默塞特郡 查德附近 福德修道院 詹·穆勒先生"。——编者

② 李嘉图的这封信和下面提到的穆勒24日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见本书第309页,注③。——编者

说。我在以后的作品里一定要运用它。您将我论文的内容作了一番完整的分析，如果要使作品① 更为细致和更好地被消化，您给每一节拟定的标题是再好不过了。但我请您考虑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每一节的内容是否与它的题目很不相称，或者这样说是否正确：题目大而内容少？我充分认识到分节的好处，它们是有用的歇足点，而且从问题的一部分转入另一部分不会感到突然。但是，在不同的节上加以尽可能短的题目不是更好吗？您比我更知道哪一种办法最好；同时，我深信您不会拒绝考虑我的反对意见。不是12 月里，就是 1 月里，我一定会在伦敦，那时我将有机会把我的作品以它所能具备的最完善形态拿给您看。然后我们再最后决定各节的标题。同时，您将手稿寄交巴思附近威德科姆邸宅托马斯·克拉特巴克先生，则不胜感激，他会立即转给我的。

我不在家期间，同马尔萨斯先生很愉快地过了两天。我们象往常一样，大肆讨论，我认为整个来说意见分歧减少了。我忘记在上一封信里提一下，不幸我又使休姆先生的来访失望。他在我给他的信寄到切尔特纳姆以后很久才到那里。那时他来信说，他和休姆夫人将在回伦敦时同我们一起过一两天。正在那一天我不得不去伦敦，而且已来不及去信阻止他绕道而行。我又一次失去了同他聚会的机会，甚为惆怅。贝斯维先生要来这里住些日子。这些来访对我的工作颇有影响。谨向穆勒夫人和边沁先生致意。

我是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手稿上将“作品”一词拼写错了。——编者

141.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136—由 147 回答]

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

1815 年 11 月 26 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常叹息我们彼此相距这样遥远，不能象我们以前那样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而我对那些讨论很感兴趣。可是，我很高兴知道你决心努力不懈地研究它们，这不仅应当而且将会获得成功。让我知道你所作的进展和你对这一学科的进一步考察得出了什么新看法，将给我以莫大的愉快。你所抱怨的困难是写作方面的，无疑练习将使你能克服它们。同时，如果你从未特别注意过写作问题，那么稍加注意就会大有帮助。我既有这种看法，就应当建议你阅读布莱尔博士《文学演讲集》中有关写作和文体的部分，[②]我想在句子的结构和联系以及问题的编排和分节方面，你会得到一些有用的启发。

你要我告诉你我研究的情况。啊呀！恐怕这是一件难事。关于我的工作，谈起来容易一些。这些工作真是种类繁多，杂乱无章。我的时间有些用于研究耕作的实践和理论；有些用于种植和与之有关的问题；有些用于改善我居住的地方；有些用于射击和履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爱丁堡大学教授休·布莱尔著:《修辞学和文学演讲集》，两卷集，4开本，伦敦，斯特拉恩书店，1783 年版。亚当·斯密也曾讲过这个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断言，布莱尔博士大量利用了他关于句子结构和文体的一般特征的话"(J. 希尔:《休·布莱尔的生平和著作》，爱丁堡，1807 年版，第 55 页)。布莱尔承认他采用了斯密给他看的手稿中的"几种看法"(《演讲集》，第 1 卷，第 381 页；参阅雷:《亚当·斯密传》，第 33 页)。——编者

行乡绅们常尽的义务。我的工作和习惯的彻底改变,清楚地说明,我们是多么受环境支配的动物。要是我继续留在伦敦,处在积极精神的中心,活动在业务和忙乱中,那么竞争的兴奋和勃勃的野心可能会刺激我努力。但是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不再受那样强烈的刺激所逼迫,而且考虑到现在我是,

象一株植物固定在我特定的地点,

吸收营养、繁殖和腐烂,[1]

我满足于从我的周围去得到乡村生活所提供的消遣。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后悔,一点也不。我高度赞赏我的选择,因为思考和经验都使我深信,

沿着没有暴风雨骚扰的宁静河道,

淌着家庭之乐的平静水流。[2]

我完全同意培根勋爵对野心所作的不很文雅但却生动有力的描写,他把野心比作经常感到刺痒和搔挠的状态。[3]

可是,不要因此而以为我漠视那些一向使我深感兴趣的重要问题。不。我毫不忽视眼前经过的事;我渴望听到你对金银条块价格和汇兑所发生的变化的意见。我看到银行学派都在兴高采烈,但我认为他们是毫无理由的。依我看,目前的症状与金块学派的意见没有不符之处;相反地,与那些意见完全一致。我毫不怀疑,金银条块的下跌主要可归因于我国流通额大为减少。因为,银行的流通虽可照旧不变,但许多乡村银行家事业失败,以及国内外贸易经受的困难和停滞,一定都使流通总额大为减少,并减低流通速度,而这又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劳动和食物价格正在下跌(随着

---

① 波普:《论人》,第2卷,第63页。——编者

② 特罗尔喜欢引用的这句话,见本书第194页。——编者

③ "同怒气一样,野心如果不被遏止,也是一种使人积极、诚恳、充满活力和兴奋激动的气质"(培根:《论文集》,"论野心")。——编者

金银条块一同下跌),这是金块学派的理论正确的又一证明。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可能回复到一种正统的、极少困难的流通,并因我们逃出了危险而感谢苍天。我对事物的看法很乐观。我看我们有着繁荣的前景。证据是令人满意的。金银条块、食物和劳动的价格下跌都是准备步骤,我相信它们将导致一种自然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我国的财富、活动和技术,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一定能保证我国获得成功。我们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请相信我是

你永远诚挚的

哈奇斯·特罗尔

142. 穆勒致李嘉图

[答140—由143回答]

福德修道院

1815年12月1日

要使边注最为有用,应当把它们只写在纸的一面。您可以一眼便看到较多的边注,这很有用,因为较易看出各段落之间的联系如何:是否有些段落与别的段落内容一样;是否有些段落与别的段落互相矛盾;是否有些段落连在一起,而分开更为有用,等等;是否还缺少什么东西来说明一节所要阐述或证明的论点。①

您将看到,在写我现在寄上的边注时,我总在写的地方旁边留出一栏空白,以便插入我对前一栏的内容也许要加的评语。

正文和边注上都标明段落号码,使您容易互相参照。

① "我的父亲要我做一种练习,……这是边沁先生在他的一切著作上都做的,即做他所说的'边注'——每一段落的简短摘要,使著者较易辨别和改进思想的顺序及表述的总的特点。"(约·斯·穆勒:《自传》,第62页。)——编者

也许您会认为重写第一节是适当的，写时要注意您想在这一节中确立的独个论点。因此，写作需要确定方向，要有条理和针对性，写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作品就绝不会具备这些。一般来说，把任何东西写两遍的好处就在这里。在初稿中，一般都是研究问题，注意各种想法，当时还谈不到目标的一致和方向的确定。好处是，当一切想法都已写在纸上，把它们按部就班地摆在一起，使每一部分都形成一个清晰的条目，再逐个单独地写这样区分开来的各条，然后达到完善的地步。您对皇皇巨著必须这样做。在初稿中，除了写下您认为与问题有关和有助于说明问题的一切想法以外，对别的东西勿存奢望。做完这一步，我们就没有多大困难来引导它们，把它们放在一定的部位，使每一种想法都最能得到其他想法来说明，并最能说明其他想法。

开始写时，您会发现，您假定自己是在写给一位朋友看，他的理解力平常，而您很想把正在写的问题的全部知识都传授给他，这对于创作有不小的帮助。您应当假定他具有您读者的通常智力，并写下您认为将您的全部想法都介绍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先是他大概会知道或领悟的东西，然后再过渡到其他东西上去。同时，您会发现，开始写之前，先把您的想法搭成一个骨架是有用的。例如，先从地租问题开始，您应当试试看您能把似乎构成地租学说的各种想法纳入什么命题，例如：什么是形成地租的原因；那种原因的作用取决于什么情况；什么使它起的作用具有较大或较小的生产力；它的结果也变成了原因，这要加以解释，等等。当这些内容都已写成简短的注释，它们留在您眼前，很有用地发挥作用来启发您的想法。

再回到手稿上来。我还没有停下来对文字表达发表意见。总的来说，它们是很好的。可是，在您将手稿付印以前，我愿意把它通读一遍，这只是为了保证您不放过不妥当的词句，对一个不老练

的著者来说，他很难肯定他已避免了这一点。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危险，您不久也会摆脱的。

我充分注意到您反对在短节上加长标题，而且不喜欢您结论的人也会这样反对，但我认为不必去理它。如果短标题无损于指导意义，使标题简短总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害羞而牺牲我们主要目的赖以实现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我从未认为我拟定的标题可以成立，它们只是一些粗糙的词句作为例子来解释我的意思。您必须在每一个场合自定标题。也许您甚至可以赞成一种不同的分节和编排。在那种情况下，您就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您甚至可以谦逊地为您的标题道歉。您可以在引言中说：一个比较老练的著者较有把握恰如其分地表达和突出他的思想，可以挥笔直书，无需分节和标题这些指导性的帮助，而您却不能放弃经验证明有助于说明问题的便利方法。您的目的并不在于流畅，所以您著作中那些指导性的便利方法不应被视为一种缺陷。[1]法国作家比英国作家更懂得经常分节和清晰的标题的用处。请看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多么常用标题和分节，而且标题往往几乎同节一样长。

休姆先生写信告诉我您的关注使他多么高兴。他将于10日偕夫人去大陆，拟在回来之前游览法国和意大利的主要部分，他说回来时再同您交往。他要到初夏才回来。我们将在这里过两周，也许三周。我很高兴不久就可以在伦敦见到您。我本想拿尊夫人的迅速往返开玩笑，但是，如果摩夫人[2]的健康处于这样的状况，事情就太严重了。

上帝保佑您全家。

詹·穆

① 李嘉图未采纳这一建议。——编者

② 摩西·李嘉图夫人。——编者

143. 李嘉图致穆勒[1]

[答 142—由 145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12 月 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为我的手稿费心，给每一段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分析，使得一眼便能看到许多内容，这向我清楚地表明，这种方法对于处理一个困难的问题有很大用处。

您鼓励我前进，使我以新的力量投入工作。当我看到小节和标题对于使问题明白易懂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时，我变得很赞成它们了。我发现重写一节或写您所建议的任何新内容都很困难，但我决心百折不挠地克服一切障碍，继续前进。可是，我想起一种新障碍来，我认为它将使我完全停顿。在看珀西瓦尔先生与银行经理们的通信时，我发现，1808 年订立了允许银行因经理国债而收费的新协议，那时他似乎公正地承认，由于以前的协议，对于达成协议以来尚未清偿的债务，银行可以坚持那项协议给它规定的收费率。但是，那时以来构成的那部分债务在全部债务中占的比例很大，由于可以就那部分债务订立新协定，他便有权来达到他的预定目的，即把对全部债务的津贴减低到一定标准。

如果银行现在坚持 1808 年的协议，那么能够给它的唯一答复乃是珀西瓦尔先生的答复，即 1808 年以后构成的那部分债务可以订立新协定，可是现在那部分债务在全部债务中只占一小部分。我确实怀疑现在给以那样的答复是否公正，因为 1808 年的协议与

---

① 信封上写着："萨默塞特郡　查德附近　福德修道院　詹·穆勒先生"。——编者

以前所有的协议不同，它考虑到债务的增减，收费也按比例增减。我的目的不是要取消任何现有的协约，而是为了公众来公平地调整那些将要重订的协约。所以，我要建议修改银行章程的条款，象这项协议的条款那样。

对于对公家存款的补偿没有同样的反对意见，那将在明年4月以前经议会讨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范西塔特先生似乎持有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而我没有得到丝毫好处，却造成了一大帮敌人，这值得吗？对于这种敌意，没有人比我更不在乎，在这方面它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因而我完全置之不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是在为自己争光，我就会坚持不懈，但实际上似乎没有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您还不会离开福德修道院，如果您那儿的天气同我们这儿的一样好，您可能会延长逗留时间：我还不能肯定是否将比您先到伦敦，但是只去一夜而已。然而，我希望不必作这次旅行。现在让我在停笔之前告诉您，您为我的手稿多所费心，至为感激；您给我非常诚恳的帮助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已受过这种帮助，而您鼓励我再去寻求它，这是您失策之处，但您的政策不是一种只顾自己的私心。谨向穆勒夫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4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由 148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12 月 24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写信提醒您，您曾给我以希望，我几乎一定可以在这儿愉快地见到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甚至我上次看见您时，您还答应过，如果方便的话，您要来同我一起度过您的一部分假期。天气美好，我同以前一样殷切地盼望见到您。来吧，来呼吸我们山里的纯净空气，别怕您的来访会耽误您现在注意的事，因为您可以自由地写、读或研究，随便您高兴一天多少个小时，没有人会闯进来打扰您。

我遗失的手稿已找到了。[2] 穆勒先生建议出版它，但劝我写篇引言，并把它分成小节。我曾经几乎决定把它搁置一旁，但我又在为它工作了。虽然我不能使它具备令我满意的形态，但我认为它已比您看到它时好多了，现在我可能冒昧地出版它。

有一天我出席了银行董事会，[3] 本来不打算发言，但对方某些很不高明的论证和完全离开了问题使我站了起来。我说了 5 或 10 分钟，内心颇为激动，但没有犯什么明显的错误。同我的著作一样，我的发言也是压缩得太紧。我太容易把许多困难的内容挤在很短的篇幅内，以致一般读者都不明白。我看到《晨报》报导了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　东印度学院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的手稿；参阅第 138 号信。——编者

③ 12 月 21 日。辩论菲·普·布弗里(下面提到的"发言者")的动议："将本公司剩余利润金额账目呈交全体董事会"。——编者

它听到或以为是我说的话，但它把我既未感到也未说过的话强加在我身上。隐约提到了金银条块问题，据说有人预言，如果银行经理们贪污了，他们可以用他们发行纸币的权力造成公众最大的不幸，不过这样的不幸还从未有过。我在回答时指出：这种制度的好处未为不曾发生的不幸所证明；发言者只是称赞经理们廉洁，董事会里没有人会比我更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经理们贪污了，我仍认为他们拥有造成不幸的权力；虽然我准备声明我相信经理们的廉洁，银行制度的许多部分我却不敢赞同，等等。这与《晨报》上的报导很不相同，但我知道记者们都被很小心地摒诸董事会的门外。

希望学院的事已解决得使您满意，最近不愉快的骚乱事件的结果将给您一些保证，防止它今后再度发生。[1]

我断定您已完成了您打算为尊著[2]的新版本所作的修订。我想，我上次见您时，您已颇有进展，所以可能已把它付印。下一步您将注意什么？希望象萨伊先生说的那样，您将经常工作。

谨向马尔萨斯夫人致意。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① 由于最近发生的暴行，督导东印度学院的董事会开除了许多男孩子(《泰晤士报》,1815年12月1日)。——编者

② 《人口论》；参阅本书第283页。——编者

145. 穆勒致李嘉图[1]

[答 143—由 149 回答]

福德修道院

1815 年 12 月 22 日

我亲爱的先生：

虽然您自己最善于判断，因为您最熟悉情况，而您的来信却似乎暗示要我发表意见，我认为必须把我想到的奉告您。

关于您在论文中提出的三个实际论点，我看，第一点不仅最为重要，非常重要，而且您最注重它，即规定以金银条块而不以铸币兑付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这一点未受珀西瓦尔的任何协定的原则所影响。关于(在股东当中)分配银行积蓄的最后那一点，同样未受它的影响。所以，只剩下关于银行得自公众的剩余支付额的那一点。

现在如果珀西瓦尔订一项协定来批准这种不适当的、对公众来说不公正的报酬，那么就应当揭露那项协定，并表明绝不应当订这样的协定。我若处于您的地位，还要进一步说，这项协定应当取消。在个人之间订立严格的协定是有益的，除非其中设有骗局。使公众和个人之间一切牺牲公众利益的协定都归于无效，也是有益的。甚至法律也承认这样的原则，因为，根据国王所给予的恩赐已经使国王上当受骗这样的说法，当权者所给予的看来会牺牲公众利益的一切恩赐都可以减少。但不论您是否提出大臣所给予的恩赐已经使他上当受骗这一点来，银行应当为顾全体面而受到鞭策，并应被告知，它既以一项无远见的可耻协定欺骗了公众，再利用这项协定谋求私利是不光采的。银行还与那些企图靠掠夺人民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而发财致富的人同流合污：他们年年公开地从公众取得他们不应得的巨额金钱。如果公众的利益受到适当的关注，就可以很好地防止他们得到那些钱。礼仪——普通的礼仪——将会促使他们放弃这种不应得的好处，这种好处不利于公共负担重压之下的人民。银行为公众服务所应得的报酬以外的多余部分，我都看作凭借虚构的借口取得的钱，而这在法律上则看作欺骗。我认为您可以有力而生动地说明对这件议论中的事的全部看法，而与您温和容忍的性格不相违背。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您最善于判断公众大概会注意什么，从而更好地去做什么。在您加以判断的事情当中，我所能做的，或冒充能做的，只是作如上的建议。

我为您的手稿做了点事，您对此表示的感谢远远超过了您从它得到的益处，甚至超过了它给我的麻烦，但却使我很高兴，因为我高兴得到机会来改善您对我的关心。

现在再谈点老问题。我预料不久即可收到巨著的一部分手稿，在期待过程中，我重读了一遍您的上一本小册子。[①] 它使我奉劝您，要始终把您的读者当作不懂这个问题的人，绝不要摆出重要命题而不立即加以证明，或者某一页上已经证明过而不指出那一页来。您绝不要把这样的命题留给读者自己去从一些遥远的原理经过许多步骤来加以论证。这使现在谈到的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不清楚的，而这样看待它并不是不公正的，几乎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如此。因此，我决定要您做一个练习。您一再论述这一命题：农业的改进(假定处于英国目前的状况)提高资本的利润，而不立即产生别的影响。[②] 但您在任何地方都未予以证明。您留待别人从您的一般学说来加以论证，如地租就是如此。增加的

① 《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第11页注和第19页注。——编者

产品不能成为地租，地租是受到另一种情况限制的。它也不能成为工资，因为工资也受到别的情况限制。所以，它一定成为利润。但我希望您做的是，不要满足于这种推论，而要说明，实际上分配是通过什么步骤来进行的。例如，由于农业的改进，英国土地上全部投资的生产力都变大了，而在耕种土地的过程中只消费了同量的谷物，因而获得更大量的产品。按照它们的顺序，接着会产生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命令您做一个练习——一个学校里的练习：换句话说，写封信给我。那就是说，倘若您明了我的建议，我的意思是，您应当连续回答这一问题：下一步怎样？首先是农业的改进。下一步怎样？答：产品增加。下一步怎样？答：谷价下跌。下一步怎样？如此等等。那时我再看向您建议什么。由于您已经是政治经济学方面最优秀的思想家，我决心要使您也成为最优秀的写作家。这只需要能力和勤勉，而我确知您两者兼备。所需要的只是，您应当谢绝一些极其无聊的社交访问；您一生为了事业而谢绝这种访问，现在您应当为了研究而予以谢绝。譬如说，您从未认为必须为了朋友把您上午的时间交给他们而不去证券交易所。所以，现在把午餐以后的剩余时间全都愉快地交给您的朋友们。当您必须去他们家探望他们时，还必须加上您前往所必需的时间。但您在早餐和午餐以前的时间应当是您自己的，用于研究，象从前用于事业一样。人们一旦知道这是您的惯例，便不会有人见怪了。他们知道您正在做很少人能做的事，就会更加敬重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应当形成一种惯例，绝不要在任何人家里逗留得很晚。如果有人在您家里逗留得很晚，您不必告诉任何人而到一定的时刻就走开。不要因为觉得有点古怪而怕难为情。对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来说，古怪总是软弱的表现；对一件确实值得古怪而且不古怪就做不到的事来说，古怪却总是坚强的表现。

千万不要告诉李嘉图夫人我是在怎样扮演您的导师。她会认

为(我自己也认为)我脸皮真厚。我们还在这儿，您的信若在两周之内写好，还可以稳妥地寄到这儿来。我在我们走之前再写信给您,使您可以确实知道。祝您全体都好和圣诞节快乐。

您真诚的

詹·穆勒

146.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由 150 回答]

东印度学院

1815 年 12 月 22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今天我在报上看见您的名字,您是银行股东当中发言的人,我认为我很可以从这一点断定您在城里。我恐怕星期六没有机会在这儿见到您,但我预料下星期二、三要在城里过几天,如果您不是立即离城，我将非常高兴，我可以有机会在您[离开]② 之前会见您，特别是因为我担心这次假期里我无法来盖特科姆。

我早就该写信,但被学院的事缠住了,由于那些愚蠢的骚乱和必须经常开会、报告等等，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这学期是结束了,我可以喘一口气;但最近我对自己的新版本做得极少。③

我认为,关于我们上次讨论的问题,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您的意见是，一般利润的降低绝不是由于与劳动相比物价普遍下跌,而是由于与物价相比劳动普遍上涨。我承认,我看不出这种意见有什么道理。这种意见只有对于贵金属的运用来说才是正确的,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证券交易所 大·李嘉图先生”；重寄往“格洛斯特郡 明钦汉普顿附近 盖特科姆庄园”。——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③ 《人口论》的新版本。——编者

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在从外国购买贵金属时，如果购买国的劳动和资本下跌，就要为贵金属支付更多的劳动和产品，劳动价格将是下跌，而不是上涨或保持不变。

我部[分地][1] 同意这一命题，即在继续开垦较贫瘠土地的过程中，劳动价格将同谷物价格一起上涨。可是，当谷价上涨完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必须耕种较贫瘠土地的时候，现在我相信这一上涨必定很小，而且由于劳动的实际价格必定下跌，我看不出为什么劳动的名义价格应当上涨。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购买贵金属来使劳动价格普遍上涨呢？当然，我假定这样的上涨对于制造业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如果有的话，该国的谷物和劳动可能由于一种不同的原因而都上涨。这如果是正确的，将改变您对利润的看法。

希望您的发言成功，并使您感到满意。可惜报上登得太短了。

小册子[2] 怎样了？希望您已找到它，并准备付印。马夫人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147. 李嘉图致特罗尔[3]

[答 141 一由 154 回答]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12 月 25 日

亲爱的特罗尔：

---

① 被图章盖住了。手稿上将"部分地"字样拼写错了。——编者

②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萨里 戈达尔明 昂斯特德伍德 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我收到你来信以后,到过伦敦。我出席了银行董事会,甚至还对讨论的问题冒昧地发表了意见,我发言时相当激动,但我相信,听我发言的人都没有明显地感到这一点。①在我看来,你已克服了公开演说的最初困难,②而我却要遇到它们,它们确实太可怕,使我不敢去同它们搏斗。由于我打算出版而为我的手稿忙碌,③而且你从那里可以看出我对银行业务的看法,我不把它们作为这封信的主题。金银条块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想还是少谈那个问题好。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表示,我完全同意你对金银条块的价格和其他事情的意见。

我并不怀疑货币价值已经大为增长,我认为这是许多乡村银行的失败造成的,这使乡间增加使用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既作为流通媒介,又作为储备,来防止乡间广泛的失败经常造成的恐慌。我也相信金银条块确实下跌,这也促使金银条块与纸币价值更加接近。金块学派,包括我在内,把金银看作比它们实际上变动更少的商品,他们肯定是大大低估了战争对这些贵金属价格的影响。1814年和平时金银条块价格下跌,波拿巴进入巴黎而战事再起时它又上涨,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④绝不应该在今后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被忽视。但是,承认这一切,并不会动摇金块学派的理论。

你向我描述了你消磨时间的方式,使我没有为你遗憾的地方。你身心都得到锻炼,又住在有益于健康的乡间,不知道什么是厌倦,还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围绕着你,你一定是个幸福的人。可是,

---

① 见本书第321页,注③。——编者

② 特罗尔常在东印度公司股东会上发言;见《致特罗尔书信集》,第4和11页。——编者

③ 《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编者

④ 1814年和平时黄金价格从每盎斯108先令(3月1日)跌到90先令(6月28日);1815年拿破仑回来时,它从89先令(2月28日)上涨到107先令(4月4日)。——编者

不要以为好胜心和野心已在你心中熄灭，它们只是潜伏一个时期，也许只是改变了施展的场所。成名的愿望对人来说是这样自然，如果他清楚地看到他有把握一举成名，绝不会放弃他的权利。尽管你现在不求闻达，卓有成效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报酬却在鼓励着你，而且你还在各种场合鼓励别人。

我很高兴没有听到你抱怨产品价格低廉，虽然这样的低价一定使你同一切其他土地所有者一起蒙受损失。我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地产的人不会重新获得有利的地位，而在战争期间，与社会其余部分相比，他们曾经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我觉得谷物价格低得不自然，整个来说，他们的处境将从目前一蹶不振的状况得到改善。每次从和平转变为战争，从战争转变为和平，资本的分配一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定有许多个人遭遇到不幸。在目前情况下，我完全预料得到，将有一个迅速而辉煌的繁荣过程接踵而来，尽管巨额债务的压力使我们在不利的条件下劳动。我对基金制度的敌视与日俱增。除了它的其他坏处以外，它还严重地扰乱商品价格，而使我们在所有的外国市场上都大为不利。如果供给的物品总是在当年内生产出来，从而一个阶级的人民不得不向另一个阶级借债，来缴纳他们的赋税定额，象现在这样大的债务才可能存在，但我认为它的后果的害处却无可比拟地要小得多。

但是，我在信尾谈起重要事情来了，几乎没有留出地方来请你代李嘉图夫人和我问候特罗尔夫人。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4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44 —由 150 回答]

伦敦

1815 年 12 月 2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报上看见您的名字，立即写信去证卷交易所，[②]希望在您离开伦敦之前赶上您，我确曾认为我有可能在这个星期在城里见到您。我从您来信上推断，您第二天就离开了;而我的信还未送到您处。

我向您保证，来盖特科姆践约将给我以莫大的愉快，但各种情况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和马尔萨斯夫人以及孩子们在城里，在他们回去之前不可能离开他们;到他们回去时，我又有自己的许多事情要办，大概还要卷入学院的事务，恐怕不可能离开这邻近地区。学院的事已侵占了我许多时间，我从上次见您以来，在我的新版本上极少进展，我发现它需要的时间比我预料的多。顺便说一下，您发现这部著作中哪一部分的哪些段落值得商榷，望您见告。至于我应该对您看过的新章节作一些补充，我仍有所怀疑。如果我要把问题论述得完整，把我对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和高额价格对国外贸易的影响所要说的话都说出来，恐怕我会拉得太长。可是，如果我把它缩短，或许会被人认为没有说清楚。在许多方面，也许还是把关于奖励金和限制的全部实际问题撇开不谈好。

欣闻您已找回了手稿和它大概不久即可问世。您第一次在董事会上发言自然会感到有点激动，但是您说话时惯于说得很正确，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大·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第 146 号信。——编者

而且一般来说您善于运用词汇，您会做得很好这是我绝不担心的。

我在城里写信，孩子们都在我身边高声朗读，我简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在寄往证券交易所的上一封信里谈了些我们的老问题。我很怕有人要叫我写点关于学院的东西，那对我很不方便。马夫人向李嘉图夫人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149.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45 —由 151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15 年 12 月 30 日][②]

我亲爱的先生：

我上次写信时，忽视了珀西瓦尔先生与银行通信中的一段话，经您向我指出后，那段话就使他与银行达成的协议具有这样的局限性，现在我毫无顾虑地建议废除它，所以我又在为手稿工作了。我对它的许多部分作了补充，现在它在等待您友好地审阅，我希望由不友好的，或者不如说，毫无偏见的判断来决定它是否要送交出版商。如果出版，它应当在 2 月 1 日左右(议会开会时)问世，这很重要。我从您上一封信断定，您将在伦敦有足够的时间让它在那一天印出来。您若认为不是那样，我可以从伦敦把它用包裹寄上，再下一周——大约 1 月 9 日——我又将在伦敦。您在我离家之前寄一行来此，则不胜感激。

① 信封上写着："萨默塞特郡 查德附近 福德修道院 詹·穆勒先生"。——编者

② 穆勒写道："无日期，1816 年 1 月 2 日收到"。明钦汉普顿邮戳，无日期。参阅第一段的末尾；12 月 30 日是星期六。——编者

感谢您向我建议可以说些什么话表示赞成废除这项协议，如果它具有长期性，象我最初以为的那样。事实上，有两项与银行的协议，一项明年满期，仅与存款有关；另一项与经理债务有关。后者，虽然是浪费国家资财的，还不足以因为它是一项无远见的可耻协定而被取消，而前者我认为更具有那种性质。您看手稿时，请告诉我，您认为我就这一点所作的简短论述如何，也许您还可以建议对问题的这一部分作些补充。

指定我一项作业要我去写的想法使我很高兴，要不是我急于修改手稿，会立即开始做您给我的作业的。手稿在我身边时，我不断重读它，看看我是否能为它再多做点事。① 我看的次数太多了，有时候害怕我是在破坏它，而不是在修改它。我一摆脱它，就开始写您要我证明的命题。

我知道不久价格这个字眼将会阻碍我，那时我一定要请您提供意见和帮助。我的读者必须先理解通货理论和价格理论，然后才能理解我要提出的证明。他们必须知道商品价格受到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改变，这几乎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另一种是某种商品的价值改变，这除了[含有]② 这种商品的东西以外，并不影响其他东西的价值。除了由于仅与贵金属本身有关的特殊原因如供给和需求以外，贵金属的价值是不变的，这种不变性乃是我一切命题赖以建立的最后凭借。有人认为谷物价值的改变将改变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而不论它对那些东西的原料的价值影响如何，事实上他们是否认这一关于金银价值变动原因的学说。您将发现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而且我希望是一个勤恳的小学生。

我收到您来信之前，已开始运用把我自己关一个上午的权利。

---

① 手稿上把“事”字拼写错了。——编者

② 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我的几个弟兄在这里住过，但他们难得在早餐和午餐之间看见我。我相信，如果我容许别人在上午来打扰我，就什么工作也做不成了。

舍妹波特夫人又病倒了，几乎同以前一样坏，她遵照朋友们的愿望，请肯特郡布朗利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斯科特先生诊治，他在皮肤病方面的成就我们听说过不少。她在那里已两三周，看来她的复原进展神速。她所有的包扎物都已解除，鸦片已停服。她一天能步行三、四英里，身体各部都已痊愈，只有两个手掌除外，它们正日见好转，她的指甲也在生长。她亲笔写了封信来盖特科姆，使我们都很高兴。您可以想象她是多么快乐，那个可爱的女孩子埃丝特是多么快乐，埃丝特仍是她的经常伴侣。我们都很高兴。

您的

大·李嘉图

通信者索引

1810—1815年

詹姆斯·穆勒

约翰·默里

斯潘塞·珀西瓦尔

弗朗西斯·普莱斯

让·巴蒂斯特·萨伊

约翰·辛克莱爵士

乔治·蒂尔尼

哈奇斯·特罗尔

约翰·惠肖